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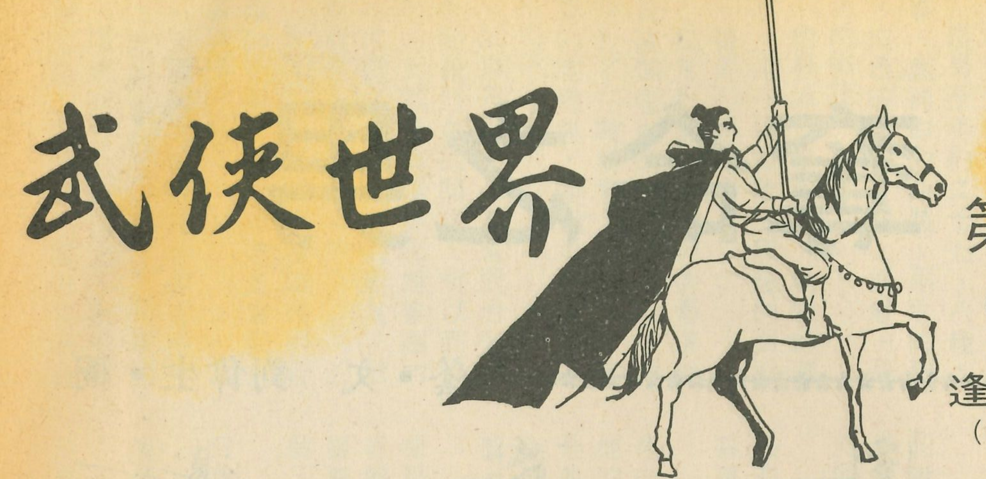
一期完巨型奇情小説

「奪命之男」

第38年

44

$20.00



第38年
第44期
(總號195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2月23日)

86.3.3

編者話 林蔭先生乃香港資深作家，從事創作逾三十年，作品聞名中港澳三地。今期他爲本刊撰寫了一篇香艷查案故事。島太郎是名流設計家，但與他認識的女朋友均離奇死亡，背地裡人們替他取了「狗頭鍘」綽號……

三而樓主先生撰著的「水火劍」文情並茂，是一篇難得的佳作，包君閱後拍案叫絕。

張靈先生的「青靈八女俠」已漸進入高潮，希望讀者細賞。

環球誠意爲你推薦

席絹

新書介紹

女作家的愛情冒險

。原茵、練華是時下流行小說市場的二大閃耀名人：
。可是她們都很聰明的婉拒了出版社舉辦的書友簽名會！
。別以爲她們是因爲長相「安全」才羞於見人，
。相反的，她們可都是大美人一個……
。不曝光的原因呢？
。會是怕情海生波？
。恐怕沒那麼「單純」吧？
。該不會是……
。嘿！不可說！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現代奇情查案故事

奪命之男

林蔭・文　劉偉生・圖

島太郎哀傷地向倪冰的遺照鞠躬。

一名男士走進靈堂來的時候，引起了在場參加喪禮的人一陣小小的哄動。

人們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語。不知誰衝口而出的說：「『狗頭鍘』來了！」

這男子年約二十七、八歲，穿着一套純白的西裝，黑色的襯衣，白色的領帶，襟上插着一朵黑色的絹花。

他那油光水滑的、貼服的頭髮下，是一張粉雕玉琢般的白淨的、俊美的臉孔。

他走到靈台前，神情憂傷地向裊裊燭煙後的一個漂亮女子的遺照行了三鞠躬禮，接受了死者家屬的謝禮後，他就退到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因爲死者倪冰是電視台著名的新聞報道員的關係，所以到來致祭的大都是傳媒界和娛樂圈的人。他們之中有當紅的影星、歌星或藝員。

因此，倪冰的喪禮頗爲引起傳媒的注重，紛紛派遣記者到來拍攝現場的盛況。

喪禮的大殮儀式準備在中午十二點鐘舉行，但從十點鐘開始，殯儀館外的街道上，就有看熱鬧的路人在圍觀，警方要派員在現場維持秩序。

在星光熠熠的靈堂內，那年輕男子竟比其他大名鼎鼎的歌星或影星更吸引記者和在場人士的注目，由他走進靈堂開始，鎂光燈向着他閃個不停。

「他是個甚麼人？」一個坐在死者家屬旁的座位上的男子，向身邊另一個襟上戴着黑紗的年輕人好奇的問道。

「他叫島太郎，是個香港很著名的時裝設計家。」這年輕人悄聲答道。

這年輕人叫倪雷，是死者倪冰的堂弟。而向他問話的漢子是他的表兄藍宇。藍宇身邊坐着的是他的新婚太太祖兒。祖兒是個金髮碧眼，美艷動人的美國女郎。

藍宇和祖兒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最近因與國際緝毒組聯手，偵破了一個新崛起的販毒集團及緝獲有史以來最大批毒品，而獲得當局嘉許。

藍宇沒想到趁新婚蜜月假期回港省親竟遇上了喪禮。

「島太郎？」藍宇好奇地問：「他是日本人嗎？」

「不，他是香港人，但有少許日本人的血統。」倪雷說。

「少許日本人的血統？」藍宇有點兒不明白地問。

「聽說他的外祖母是個日本藝妓。」倪雷說。

「哦。」藍宇恍然地點點頭：「看來他很崇尚日本，不然他不會改了一個日本的名字。」

「時裝界和娛樂圈裏的人還背地裏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他做『狗頭鍘』。」倪雷把嘴湊到藍宇的耳邊悄聲說。

「『狗頭鍘』？」藍宇大惑不解地問：「那是甚麼意思？」

「你在美國有沒有看過『包青天』片集？」倪雷問。

藍宇搖搖頭。

「『包青天』目前是港、台，甚至國內都大受歡迎的劇集。」倪雷說：「其中一種刑具叫『狗頭鍘』，給判刑『狗頭鍘』的人必死無疑。」

「但是……」藍宇不解地問：「爲甚麼要給他起這個可怕的綽號呢？難道他很兇的嗎？」

「你聽過『劏猪櫈』這個名詞嗎？」倪雷問。

藍宇搖搖頭。他自小在美國接受教育和生活，所以對於許多中國文字，鄉土俚語等都不熟悉。

「聽說從前鄉間的人，把一次又一次尅死丈夫的女人稱之爲『劏猪櫈』。」倪雷再次把嘴靠到藍宇的耳畔低聲說：「意思是說，凡爬過她身上的人，必然會短壽死去。」

「哦，我明白了！」藍宇恍然大悟地說：「島太郎被稱『狗頭鍘』，是因爲與他上過床的女人都會死去，對嗎？」

倪雷點點頭，神色突然變得黯然。

這時候，藍宇突有所悟地問：「倪冰是島太郎的女朋友嗎？」

倪雷說：「她一意孤行地愛他。」

聽着倪雷說話的時候，藍宇的目光不期然地望向靈台上倪冰的遺照。

倪冰咧着嘴在微笑，明眸皓齒，在晃動的燭光中栩栩如生。

藍宇轉頭望向坐在前排座位的島太郎，只是他垂着頭，神色憂傷。

「這男人俊得像個女孩子。」祖兒對藍宇說。

祖兒沒有留意倪雷跟藍宇的對話，她的目光一直留在島太郎那張俊美的臉上。

「他是倪冰的親密男朋友。」藍宇輕聲對祖兒說。

「噢……」祖兒低聲輕嘆了一下。

大殮儀式開始，在瞻仰遺容的時候，島太郎呆呆地望着靈柩中臉上經過濃厚化粧的倪冰，眼眶裏噙住玄然欲滴淚水。

旁觀者不禁爲之惻然慟容。記者的攝影機的鎂光在閃個不停。

在靈柩給送往墳的時候，島太郎跟隨着送殯行列，坐在旅遊車的最後面的座位上。

他戴上了一副深綠色的太陽鏡，目光一直望向車外，神情茫然。

藍宇及祖兒一直留意着島太郎的動靜。

從島太郎臉上的惘然若失，神色憂傷的表情，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深愛着倪冰。

倪家的人似乎並不接受他，沒有人上前跟他說一句話，甚至表露了敵視的態度。這當然是把倪冰的死，歸咎這被諢稱「狗頭鍘」的他的身上。

當仵工把靈柩徐徐地放到墓穴下，鮮花紛紛擲在靈柩上。

仵工把黃泥鏟進墓穴，一時間塵土飛揚。

藍宇和祖兒跟着倪家的人離開墳場的時候，發覺島太郎仍然默默地垂着頭站在墓前。

「他是一個痴情的男人。」祖兒望着島太郎，感慨地對藍宇說：「他們不能在一起，眞可惜！」

離開墳場，在回程的途中，藍宇告訴祖兒有關中國婦女的「劏猪欖」，及島太郎的「狗頭鍘」綽號的傳說。

祖兒聽完後表情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那是你們中國人用以侮辱婦女的迷信觀念，我從來不相信尅夫這回事。」祖兒微感着眉頭說。

「對於每一個曾跟島太郎做愛的女子，就會意外死亡，你的看法又如何？」藍宇問。

「共有多少個女子因此死去？」祖兒納罕地問。

「剛才在殯儀館裏倪雷悄悄告訴我……」藍宇說：「倪冰已是第四個與島太郎相戀而不幸死去的人。」

「哦……」祖兒感到有點錯愕：「眞有這麼巧合的一回事？」

「你認爲是巧合嗎？」

「我是個反對迷信的人，所以，唯一的看法就是『巧合』。」祖兒聳了聳肩說：「我相信香港警方一定已經調查過，幾個女死者的死因無可疑之處。」

「我總覺得太多巧合的事碰在一起，就不再是巧合了。」藍宇沉吟地說。

* * *

這一天傍晚，「鄭雄私家偵探社」社長鄭雄在灣仔一家五星級大酒店裏，設宴爲藍宇洗塵。

鄭雄在退休創辦私家偵探社前，是香港皇家警察重案組的總督察。

他當年曾在藍宇及祖兒的協助下，偵破一宗國際間諜案和一宗肢解兇殺案。（見作者此前發表過的「諜網迷情」及「摧花者」）。

另外，在去年藍宇被中央情報局委派，潛進一個國際販毒組織裏作臥底，結果破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毒品，案中被逮捕的販毒頭子康吉，更是保險公司委托鄭雄去調查的，疑是已死去的人。

藍宇在希臘愛琴海一個小島上，曾發現鄭雄失踪了半年的當攝影記者的兒子鄭煒，並令他獲救脫險回港。（見上篇「活幽靈」）。所以，鄭雄這次設的洗塵宴其實稱之爲「答謝宴」更爲貼切。

洗塵宴上，除了藍宇夫婦及自己家人外，鄭雄還邀請了他的舊同僚，也是藍宇的表姐夫，現任重案組的總督察林剛夫婦作陪。

席間，大家在傾談中，話題由黃色笑話扯到「劏猪欖」的迷信傳說上。

「你們有沒有聽過，傳媒和時裝界流傳過『狗頭鍘』的傳說？」藍宇若有所思地向在座的客人問道。

各人面面相覷。

「你是說『包青天』片集裏的『狗頭鍘』嗎？」藍宇的表姐海倫問。

藍宇搖搖頭。

「我知道！」坐在父親鄭雄旁邊的鄭煒說：「你說的一定是『狗頭鍘』島太郎，對嗎？」

「怎麼你會知道？」祖兒納罕地問。

「我是攝影記者，最近更由港聞記者轉爲娛樂記者。」鄭煒笑着說：「整天都泡在那圈子裏，有甚麼緋聞或流言不知道？」

跟着，鄭煒還把有關島太郎被諢稱「狗頭鍘」的綽號的原因告訴大家。

「最近的一個女死者倪冰是我的親戚的女兒。」最後，藍宇補充

一句說。

「你們警方對這些死亡案件有沒有進行調查？」坐在藍宇身旁沒作聲的祖兒這時候忍不住向林剛問道。

「這些不是我處理的案件，我不太清楚。」林剛說：「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每一宗死亡案件，無論是病死或意外死亡，都是需要醫生的檢驗，簽署証明書證實無可疑之處，生死註册署才簽發死亡證的。」

「難道你們認爲她們的死因有可疑嗎？」鄭雄問。

「我總覺得幾個女孩子的死都跟島太郎連在一起，似乎有點不尋常。」藍宇沉思地說。

「我也是這樣想……」祖兒附和說：「我不相信迷信的事物，但太巧合的事情更令人不易置信。」

「老弟，別忘記你們這次到香港來是渡蜜月，別再想些與自己無關的事！」鄭雄笑着說。

鄭雄說完，舉杯向藍宇和祖兒敬酒。

翌日上午。

藍宇和祖兒吃過早餐，兩人正在酒店房間的陽台上瀏覽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景色的時候，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藍宇接聽。

「你們有興趣欣賞島太郎的時裝表演嗎？」是鄭煒的聲音。

藍宇把他的話轉問站在陽台上的祖兒。祖兒聽了點頭答應。

「好的，在甚麼地方？」藍宇問。

「就在你們住的酒店的宴客大廳裏，是午餐派對的形式。」鄭煒說：「我有兩張貴賓券。中午一點鐘舉行，到時我會打電話給你們。」

藍宇放下話筒走出陽台的時候，祖兒轉過身來，雙手摟着他的脖子，湊過嘴去在他的嘴上輕吻一下，笑着問道：「你在想着些甚麼？」

「你認爲我在想着些甚麼？」藍宇反問道。

「『狗頭鍘』！」祖兒用手指摸了摸他的鼻子，笑着說：「對嗎？」

「知夫莫若妻。」藍宇笑着伸手捏着她挺秀的鼻子說。

「你眞的對這事情有興趣嗎？」祖兒凝望着他問道。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倒想去了解一下倪冰表妹和其他死者的死因。」

「祇要你是喜歡做的事，我都不會反對。」祖兒深情地說。

藍宇感動地摟着她……

十二點三十分，鄭煒在酒店的三樓大廳打電話到二十二樓藍宇和祖兒的房間來，叫他們下樓去。藍宇和祖兒乘升降機下樓。

當升降機在八樓停下，活動門打開，一個穿着米白色麻質上衣，白色西褲，脖子上繞着一條淡藍色絲巾的男子走進來。

藍宇和祖兒都不禁怔了，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們眼前的這個身上散發着古龍水氣味的俊美男子正是島太郎。

島太郎有意無意地向祖兒和藍宇望了一眼，然後轉身背向他們，仰着頭望着升降機內的燈號的閃動。

升降機在酒店的二樓停下。升降機的門打開，島太郎走了出去。

祖兒想跟着走出去的時候，藍宇伸手拉住她留在升降機裏。

當升降機的門緩緩地關上之際，他們瞥見島太郎回過頭來望他們。

「鄭煒不是在二樓等候我們嗎？」祖兒問藍宇。

說話間，升降機已降落到酒店地下大堂。藍宇牽着祖兒的手走出升降機。

「就是因爲鄭煒在二樓等待我們，我們才不要跟島太郎一起走出升降機。」藍宇低聲對她說。

「爲甚麼？」祖兒大惑不解地問。

「我們不是準備揭開『狗頭鍘』之謎嗎？」藍宇說：「因此，我們應該盡量避免引起他對我們的注意。如果剛才我們跟在後面走出升降機，我恐怕鄭煒站在走廊上向我們打招呼時被他見到。」

「被他見到有甚麼問題？」祖兒仍有點不太理解地問。

「鄭煒是娛樂記者，島太郎一定認識他。」藍宇說：「我就是怕他知道我們跟鄭煒認識，對以後我們的調查工作沒有好處。」

「哦……」祖兒恍然，跟着說：「你見到嗎？他剛才走出升降機後回過頭來望我們。」

「他是個時裝設計家，見到像你這樣一副模特兒身材，又有一張天仙般臉孔的女孩子，怎能忍得住不轉過頭來欣賞一下！」藍宇打趣地說。

「誰能擔保他不是對你有興趣！」祖兒低聲輕笑着說：「聽說時裝設計家許多是同性戀者哩！」

「如果他是同性戀者的話，就

不會有四個女孩子因與他做愛後而致意外死亡了。」藍宇說。

兩人在酒店大堂內站了片刻，然後乘升降機到二樓去。

當藍宇和祖兒走出升降機的時候，見到鄭煒站在升降機的門外等候他們。

「我還以爲你們走錯了地方！」鄭煒瞧瞧腕表，笑着說。

「剛才我們故意到地下的酒店大堂站了一會才再上來。」藍宇說。

「爲甚麼？」鄭煒納罕地問。

「避免跟一個人走在一起。」祖兒笑着搭訕說。

「是誰？」鄭煒揚了揚眉，更加感到好奇。

「『狗頭鍘』。」祖兒與藍宇相視而笑後答道。

「噢！」鄭煒恍然地說：「我剛才見他從升降機裏走出來。他還跟我打招呼！你們爲甚麼避免跟他走在一起？」

「怕你會介紹他跟我們認識，因爲，現在還不是認識這個人的適當時機。」藍宇說。

鄭煒沒想到他們要找適當時機才跟島太郎認識。他望望藍宇，又望望祖兒，臉上不禁浮起大惑不解的神色。

藍宇伸手拍拍他的肩膊笑着說：「我們有興趣準備研究『狗頭鍘』島太郎是否眞的這般邪門，明白嗎？」

「哦！」鄭煒聽了不禁興奮地說：「如果有甚麼需要我幫手的地方，儘管告訴我！」

三人走進宴會廳的時候，鄭煒故意走在前頭，裝作跟藍宇和祖兒不認識。

宴會廳裏衣香鬢影，場面熱鬧。

一個供時裝模特兒表演的舞台，成「Y」字型伸展到嘉賓們的面前。

表演雖然尚未開始，但空間迴盪着節奏輕快的音樂，令人們沉浸在輕鬆的氣氛裏。

到來欣賞表演的以仕女居多。她們本身也似乎是爲了炫耀自己身上的名牌服裝而來。

所以，祖兒此刻舉目四顧，瀏覽看週圍仕女們的身上的時裝，像花朶般爭妍鬥麗的情景，眞有點目不暇給的感覺。

表演開始了，近十個年輕貌美的模特兒在舞台上隨着音樂的節奏，在婀娜多姿地走動。

她們身上穿着的夏季時裝，設計大膽而暴露，不時引起台下觀衆交頭接耳的小小的哄動。

鄭煒舉着照相機，不停地在舞台下從不同的角度拍模特兒不同的姿態。

藍宇和祖兒坐的餐桌挨近舞台邊，近得台上模特兒在轉身時，裙襬差點要拂到鼻端來。

祖兒全神貫注地欣賞表演的時候，藍宇卻發覺一雙目光在舞台的佈景板後，偷偷地窺望着他們。

而台上的模特兒和坐在藍宇和祖兒附近的來賓，也給他們這對俊男美女吸引了，不時投向他們羨慕的目光。

其中一兩個模特兒每次走過藍宇的面前時，還向他嫣然地笑拋媚眼。

場內一些男賓，卻不時趁身邊的女伴不察覺，把眼睛悄悄望向清麗脫俗的金髮女郎祖兒的身上。

當表演完畢，與會觀衆站起身來，熱烈的鼓掌聲中，島太郎從舞台後風度翩翩地走出來。

他在模特兒們的簇擁中頻頻向觀衆們揮手致謝，臉上浮現着躊躇滿志的表情。

藍宇發覺島太郎多次有意無意間把目光投向他和祖兒。

在藍宇和祖兒隨人們走出宴會廳的時候，有一個女孩子走到他們面前來。

「你們好！」這女孩子向藍宇和祖兒點了點頭，臉上堆著笑容說：「我叫白蓮達，在獵頭公司工作的。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談談嗎？」

說着，她分別遞給藍宇和祖兒一張名片。

白蓮達年約二十三、四歲，充滿陽光的膚色，樣子秀美，頭髮短得像個男孩子。她穿着牛仔褲，象牙色的襯衣。耳朶上掛着兩個用白色貝殼嵌成的耳環，是她外表上最女性化的東西。

藍宇把白蓮達說的話用英語向祖兒說了一遍，兩人交換一下眼色，答應了白蓮達的要求。白蓮達領着他們走到酒店內的咖啡座去。

待坐下來叫了飲品後，白蓮達這回笑着用英語對他說道：「剛才在宴會見到你們，驚爲天人，把我本來欣賞時裝表演的目光吸引了。」

藍宇和祖兒聽了相視而笑。

「說這樣的恭維話，大概是你們職業上的需要吧！」藍宇笑着說。

「這是我說的眞心話！」白蓮達收斂了笑容，一臉認眞地說：「廣東有一句俗語這樣說：『冬前臘鴨隻帶隻』，這句俗語的意思通常是比喻一個美麗的人往往是配一個醜陋的人。但是，像你們這樣金童玉女般的一對，我還是首次遇見到。」

「你是準備介紹我們當模特兒嗎？」祖兒問。

「如果你們願意當時裝模特兒，那絕對沒有問題，因爲，我跟島太郎很熟。」白蓮達說。

「島太郎？」藍宇故作好奇地問：「他是個甚麼人？」

「他是香港最負盛名的時裝設計家。」白蓮達說。

「他的名字這麼怪，是個日本人嗎？」祖兒搭訕問。

「他是香港人，有日本人血統。」白蓮達說。

「你的意思是找我們當時裝模特兒嗎？」藍宇問。

「不，是準備請你們拍一輯國內的地產廣告。」白蓮達說：「一個廣告商委託我們獵頭公司，爲他們找一對俊男美女，而且指明女的一定要金髮女郎。所以，剛才我見到你們，簡直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感覺。」

「我們是從洛杉機到香港來渡蜜月旅行，逗留的時間不會太長。」藍宇說。

「祇要你們肯答應，時間方面可以商量。」白蓮達說。

「我們須要考慮一下才能答覆你。」藍宇說。

「你們會在香港逗留多少天？」

「四天。」藍宇說：「以下的旅程還到桂林、上海、北京、哈爾濱等地。其實，我們還有三十多天假期。」

白蓮達聽了登時面露喜色說：「那好極了。如果你們試鏡成功後，我做你們的經理人，向廣告商提出到上海或北京拍攝外景，到時你們不是可以寓工作於蜜月旅行嗎？」

藍宇與祖兒交換一下眼色然後說：「這倒頗有吸引力，值得認眞考慮一下！」

兩人與白蓮達握手道別的時候，白蓮達再三叮囑他們儘快回覆她。

藍宇和祖兒離開咖啡室回到酒店的房間，甫進房就聽見電話的響聲。

藍宇拿起話筒來聽，對方是鄭煒。

「我可以到你們的房間來坐坐嗎？」鄭煒說。

「好極了！我們有些事情正要請教你。」藍宇說。

過了五分鐘左右，鄭煒到他們的房間來了。

「剛才跟你們到咖啡座去的漂亮的女孩子是誰？」鄭煒還沒有坐下就好奇地問道。

原來剛才在宴會廳裏，白蓮達前去認識他們的情形，鄭煒都見到了。

藍宇把白蓮達邀請他們試鏡，希望做他們的經理人的談話內容告訴鄭煒。並且把白蓮達的名片給鄭煒看。

鄭煒看完名片後說：「這家獵頭公司是頗有名氣的，專爲一些外國到香港或中國大陸投資的大集團搜羅商業奇才，料不到她也爲廣告商找適合的面孔。你們準備答應她嗎？」

藍宇正想回答，祖兒搶着說：「我們沒準備答應，祇在敷衍着她而已。」

「想調查一下那幾個與島太郎相好而先後去世的女孩子的死亡眞相。」藍宇補充說。

「哦。」

拜訪表親　瞭解倪冰

翌日。藍宇、祖兒在倪雷的陪同下去拜訪倪冰的父母。

藍宇雖然與倪雷是表兄弟，但與倪雷的這兩位叔父母沒有來往，所以彼此有點生疏的感覺。

倪冰的父親倪玉書本來是個大學教授，近年來因健康欠佳，已經退休賦閒在家。倪冰是個獨生女，她的死對於倪玉書夫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當藍宇和祖兒向他們慰問，並且說出想查明倪冰的死亡眞相的時候，倪玉書搖頭嘆息了一聲說：「人都已經死了，就算查到了眞相又如何？難道她會復活嗎？我們現在最希望是早日忘記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悲哀。」

「人死當然不能復活，但是，我們不能讓活着的人繼續無辜地死去。」藍宇一臉誠懇地說。

倪玉書夫婦聽了不禁面面相覷，似乎不明白藍宇這句話的意思。

「我聽到一些有關島太郎的傳聞，每一個與他相好的女孩子都會意外死亡。」藍宇繼續說：「我是在中央情報局工作的，根據我

們做情報工作的經驗……太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其中必另有蹺蹊。所以，我們必須早日查出眞相，不讓更多女孩子遇害。」

「你們認爲阿冰是被人謀殺的？」倪太太睜大眼睛望着藍宇，驚愕地問。

「現在還未查出眞相不敢肯定。」藍宇說：「不過，這是極有可能的。」

「但是，警方已經查過，阿冰是死於意外。」倪太太說。

「聰明的犯罪者往往會騙過執法者的。」坐在一旁的祖兒低聲向身邊的倪雷問了倪太太說話的意思後，打岔道。

經過了一番對話後，倪玉書夫婦終於同意把女兒與島太郎之間由認識至她意外身亡的經過說出來……

倪冰跟島太郎第一次見面認識，是在去年夏天一個晚上。

那晚在電視台報道完「最後新聞」後，她跟十多個同事一起，參加一個燒烤的聚會。燒烤的地點是在紅歌星洪濤的位於西貢的一幢臨海的別墅裏。

其實她不太喜歡燒烤，她怕弄得雙手髒兮兮、油膩膩的。又怕肉類燒得不夠熟，吃了會拉肚子。

不過，整個新聞組的同事都興致勃勃的應洪濤的邀約赴會，她不便獨自推辭。

別墅的游泳池旁邊是一個偌大的草坪，充滿了歡樂氣氛的燒烤晚會就在這草坪上舉行。

洪濤在彈着結他唱着校園民歌娛賓。在空中迴盪着的雄渾的歌聲裏滲着燒熟了食物的香薰氣味。

倪冰去完洗手間後，走到草坪邊緣的鐵欄前，憑欄遠眺漁火點點的海上夜景。

一輪皓月掛在夜空銀樣的月光下，海上泛起的波浪像無數白色的天鵝在游戈。

浪濤捲上沙灘的「嘩啦嘩啦」的聲音依稀地傳到別墅的草坪上來，髣髴是在爲洪濤唱着的抒情的民歌拍和。

倪冰給眼前的一切陶醉了。

她渴望着有一天，自己能夠擁有這樣的一幢別墅，黃昏的時候悠閒地牽着小狗在沙灘上散步。

鐵欄河旁有一條石級小路，迤邐地伸展到沙灘下去。倪冰不自覺從這小路往下走。

平日她絕少到沙灘去，因爲，她怕火辣辣的陽光把她細嫩白晰的皮膚灼傷。

此刻，她脫下鞋子，踏足在幼細的沙粒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愜意的感覺。

她走到海邊，浪濤捲上沙灘的時候貪婪地舐着她的足踝。

她用腳踢着浪花，快樂得像個調皮的小女孩。

這當兒，她忽然聽見不遠處傳來一陣陣狗吠聲。

倪冰循狗吠聲的方向望去，月光下她見到不遠處有一隻白色的小狗，在向着沙堆上一個黑色球體的東西狂狺。

那是甚麼東西呢？倪冰暗忖着。

她信步往那邊走過去。當她走到距離那黑色球體的十五呎的時候，那白色小狗見到她，搖頭擺尾地向她跑過去。

牠繞着她的腳團團轉了兩個圈，又跑向那黑色的球體，似是示意她走過去。

倪冰遲疑一下，快步跑前，俯着身子朝那黑色的球體望去。

「啊！」她大吃一驚，登時給嚇得魂飛魄散。

她雙腳一軟，整個人倒在沙堆上。她連忙手腳並用地爬行了十多呎遠，才能站起來惶遽地往那石級小路跑回去。

她見到的那個黑色的球體原來是一個頭顱。

銀色的月光中她發現那頭顱，濕漉漉的黑髮下是一張蒼白的臉孔。那雙眼睛睜得大大的，似是死不瞑目的樣子。

她氣喘咻咻地跑回別墅的草坪上，愴惶的表情引起正在燒烤的同事們的注意。

洪濤停了唱歌，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倪冰的身上。

「發生甚麼事？」洪濤趨前去扶着不停地在喘着氣的倪冰問道。

「人頭！」倪冰指着沙灘那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沙灘上有一個可怕的人頭！」

「吓！」所有在場的人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

「在哪裏？」幾個男同事站起來，向倪冰問道。

倪冰驚魂未定，一時間再說不出話來，祇用手指朝沙灘那邊指去。

幾個男同事拿着照相機、攝錄機飛快地沿石級小路跑下沙灘去。

倪冰在兩個女同事的攙扶下，走到鐵欄河前，往沙灘張望。她們見到那幾個男同事在沙灘上到處搜索。

過了一會，那幾個男同事從沙灘的另一邊跑到沙灘的這邊來，其中一個把雙手放到嘴前作喇叭狀，仰着頭向山腰的別墅草坪上向他們高聲喊道：「倪冰！我們找不到那個人頭！」

倪冰聽了，在同事的慫恿和陪伴下走下沙灘去。

她領着同事們朝剛才發現頭顱的地方走去。

可是，找遍了沙灘上每一個角落，那裏有沙灘頭顱！連那隻白色小狗也不見踪影！

「你不是頭昏眼花，看錯了石頭當是人頭吧？」一個男同事笑着問。

「不會的！」倪冰堅決地說：「我當時瞧得很清楚有一雙睜開的眼睛，怎會是一塊石頭呢？」

「那麼，人頭跑到哪兒去了？」各人面面相覷，不約而同地說。

「會不會是給那小狗啣走了？」有人說。

於是，各人再度分頭在沙灘上搜索，但始終找不到倪冰所說的頭顱。

各人回到別墅的草坪上繼續燒烤。不過經剛才一陣子忙亂後，大家的興致已經索然，結果提早散會。

回到家裏，倪冰的腦海裏仍不斷地浮現那個頭顱，那雙睜着的眼睛……

第二天，她昏頭腦脹，渾身像是一團篝火在燃燒，她病倒了。

倪太太發覺女兒的額頭燙手，不禁暗暗吃驚，連忙帶她去見醫生。

醫生診斷後，發覺倪冰一〇四度高熱，提議她入院療養及接受觀察。

過了兩天，幾家報紙的娛樂版刋載了倪冰沙灘遇鬼病倒的消息。倪冰在病榻上看到這段新聞，不禁啼笑皆非。因爲，醫生診斷她是着了涼，患的是重感冒而已。當倪冰在醫院住了三天，倪玉書夫婦到來結賬準備接她出院的時候，花店的小廝送來了一個大花籃。這花籃比這三天裏所有送來慰問的花籃都要大，不多不少，足足一百朵粉紅色的玫瑰。

倪冰打開放在大花籃裏的一張慰問卡來看。

卡上除了上款有她的名字外，下款沒有具名，中間寫着「對不起！」三個字。

看完慰問卡，倪冰皺着眉頭在沉思：這人是誰呢？爲甚麼他(她)送這麼昂貴的花籃呢？爲甚麼他(她)祇寫上「對不起！」三個字呢？

「是誰送來的花籃？」倪太太見女兒看完慰問卡後在凝神思索，不禁納罕地問道。

倪冰聳聳肩膊，把慰問卡遞給母親。

倪太太看完順手遞給剛到醫院會計部結完賬走進來的倪玉書。

倪玉書瞧了瞧，向女兒問道：「這人爲甚麼向你道歉？」

「不知道。」倪冰搖搖頭說：「我甚至不知道這人是誰。」

這當兒，一個穿着西裝革履的青年推開門匆匆走進病房來，口中忙不迭地說：「對不起！對不起！剛剛遇上了塞車，我遲到了！」

這青年叫劉斌，是個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見習律師。

他是倪冰的追求者。倪冰並不喜歡他，因爲這人性情古板，任何事情都講原則，沒有生活情趣。

不過，倪玉書夫婦倒挺喜歡這個年輕人，認爲他老實可靠，心地善良，受過高深教育，是個理想的東床快婿人選。

倪太太聽見他一進門來就頻說「對不起！」，想起慰問卡上寫着同樣的句子，於是指着那個大花籃向他問道：「這個大花籃是你送的嗎？」

劉斌愕了一下，納罕地問：「爲甚麼你認爲是我送的？」

「因爲……」倪太太笑了笑說：「慰問卡上面寫着的，也是一句『對不起！』。」

劉斌聽了，臉上紅了起來說：「你們應該知道我是絕對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倪冰聽劉斌這麼一說，心頭反而感到一寬，情緒不禁輕快起來。

她實在不想劉斌對自己獻慇懃，因爲劉斌不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朋友。

送大花籃的人是誰呢？

在劉斌駕車送他們回家的途中，坐在劉斌旁邊的倪冰不禁呆呆地想着。

「你在想甚麼？」劉斌發覺倪冰在凝神思索，不禁納罕地問。

「沒有想甚麼。」倪冰淡然地答道。

「我知道你在想甚麼！」劉斌笑了笑，說道。

倪冰沒有吭聲。

車子在十字路口紅色燈號前停了下來。

劉斌轉過臉來牽强地笑着說：「你在想着那個送大花籃給你的人，對嗎？」

「你既然如此懂得猜測別人的心理，那麼，你應該馬上住口。」倪冰用白眼瞪他一下說：「你應該知道我最討厭的，就是你在耳邊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完！」

「是的，是的！」劉斌傻憨憨地笑着說：「我不再說話就是了！」

坐在車廂後面座位的倪玉書夫婦互望一眼，心裏都覺得女兒的話過份了些。

倪太太暗暗伸手按了按女兒的肩膊，示意她別再用話來頂撞劉斌。

回到家裏，倪冰逕自走進自己的房間，不理會劉斌。

劉斌已經習慣了倪冰的冷漠對待，他不以爲忤，跟倪玉書在客廳裏下圍棋。

在睡房裏，倪冰把那張慰問卡拿在手中，看了一遍又一遍。

「對不起！」，那三個字寫得並不太好，但可以看出寫字的人很用心機地小心翼翼地去寫。

從字體筆劃清楚，字與字之間排列整齊，可以看出執筆者的誠意。

當她把慰問卡放在胸前凝思時，突然聽到兩下敲門聲，跟着門給推開，母親伸頭進來輕聲對她說：「聽電話，是男人打來的。」

倪冰聞言，伸手拿起擱在床頭櫃上的電話分機。她待母親把頭縮回去，掩上了門，才開聲說話。

「喂！」

「對不起！」是一把陌生的男人的聲音。

「請問你是那一位？」倪冰問。

「我……」那男人猶豫一下說：「我是沙灘上你見到的人，我……」

「啊！」倪冰給唬得一跳，連忙放下話筒不敢聽下去。

她的腦海浮現出沙堆中的頭顱。

她跳下床，跑出客廳去。

「媽媽！」倪冰撲到母親的懷裏，惶遽地哭了起來。

正在下棋的倪玉書和劉斌停了下來，錯愕地望着驚惶失措的倪冰。

倪玉書走過去，伸手撫摸着女兒的頭納罕地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沙灘那人頭跟我說話。」倪冰依偎在母親的懷裏嗚咽地說。

倪玉書、倪太太和劉斌三個人面面相覷。

「他說的是甚麼？」倪玉書問。

倪冰接過母親遞給她的紙巾，一邊揩拭着臉上的淚水，一邊說：「他說『對不起！』」

「你怎知道他是沙灘的那個人頭？」劉斌問。

「他在電話中說的。」倪冰說。

「會不會有人閱讀過報紙上的報導，故意惡作劇打電話來唬妳？」劉斌說。

「對，一定是有人惡作劇！」倪太太附和說。

他們花了一番唇舌，才把倪冰恐懼的心理稍爲消除。

這一晚，倪冰要母親到她的睡房來陪她睡覺，但她還是輾轉反側，直到窗外露出魚肚白色的時候，才迷迷糊糊地入睡。在睡夢中，她在沙灘上漫步，見到一頭小狗，這小狗啣着她的裙襬，把她拉到沙灘的另一邊去。

夢中的一切是重覆那天晚上在沙灘上的情景。倪冰瞥見那個擱在沙堆上的頭顱。

那頭顱霍地飛了起來，在她的頭上空盤旋。

倪冰給嚇得高聲驚叫，雙手抱着腦袋，直往海中奔去……

「阿冰，你怎麼啦？」倪太太伸手撫摸着她冒着冷汗的額角，關切地問。

「媽！」倪冰從夢中驚醒，睜開眼睛，見到母親坐在床沿，連忙撲到母親的懷裏嚎啕起來：「那人頭又來追逐我！」

「傻孩子，你是在作夢！」倪太太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膊說。

倪冰在家裏休息了一個星期才銷假上班。在這一個星期裏，每天都有花店的小廝送來一大束鮮花。而且，每天送的鮮花的種類皆不同，有時候是玫瑰，有時候是鬱金香。每次都令人有新鮮的感覺。

附在花束上的慰問卡，卻都祇是這一句——「對不起！」

在第二天收到花束的時候，

倪冰覺得事有蹊蹺，送花來的小廝又不肯透露送花人的身份，所以第三天開始她吩咐母親拒絕接受鮮花。

可是，花店的小廝還是每天到來按響了門鈴，然後把花束放在門外就匆匆離開。這送花人是誰？他(她)爲甚麼老是寫着「對不起！」這三個字，始終是一個謎。

倪冰回電視台上班後，每天仍接到花店送來的鮮花。這事情一下子傳遍了電視台。娛樂記者在八卦周刊及報紙娛樂版上揭露了這個秘密。

有記者曾到花店查問送花人的身份，但花店老闆告訴記者，他們祇是收到寄來的現鈔和一疊寫好了的慰問卡，每天照指示送花到電視台給倪冰而已。這一天，倪冰接到上級的通知，公司準備安排她擔任一個大型節目的司儀，並且指定了香港最負盛名的時裝設計家島太郎爲她演出的服裝設計。下了班後，她去找事前在電話中約好在時裝店見面的島太郎。可是，島太郎不在店子裏。

倪冰在島太郎的時裝店枯坐了三十分鐘，那個日本籍的女店員告訴她，島太郎有事未能回來，他吩咐司機來接她去見面。

日本籍女店員的話剛說完，就聽到店門外響起了兩下汽車的喇叭聲。一輛歐洲名貴房車停在島太郎時裝店門外的馬路邊。

那司機從車裏鑽出來，繞過車頭，走到車旁拉開後邊的車門，微躬着腰向店內的倪冰示意，請她上車。

倪冰上了車後，那司機從後望鏡中望了她一眼，用生硬的廣東話說道：「島太郎先生吩咐我先向你道歉，他因爲有點重要的事情要辦，未能準時與你見面。」

倪冰發覺這司機很年輕，大約二十六、七歲。他的眼睛是單眼皮，有一個高挺而秀氣的鼻子。

他說廣東話的時候，語氣像是在說日語，聽起來的時候怪怪的，倪冰忍不住莞爾地笑着問：「你是日本人嗎？」

「係。」司機恭敬地答道。

「叫甚麼名字？」

「井野。」

車子經東區走廊駛往東區海底隧道。然後經過將軍澳隧道往西貢方向駛去。

「島太郎先生在哪兒？」倪冰望望窗外，納罕地問。

「他在家裏。」井野答道：「他從前天開始，就在家裏親自動手縫製一簇晚裝，昨晚通宵未睡，這是他從來沒有試過的。」

「那一定是一件很貴重很華麗的晚裝了！」倪冰說。

「它貴重在每一針一線都是島太郎先生親手縫製的。」井野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如此戮力，親自動手縫衣服的。」

說話間，井野把車子往右拐進一條小路。車子在小路上行駛了五分鐘左右，在一幢西班牙式的別墅前停了下來。

井野用遙控器打開別墅園子前的大鐵柵，然後把車子駛進去。

倪冰鑽出車子，發覺這幢別墅是面海而建，站在別墅前園子的草坪上，清楚地聽到海浪捲上沙灘的聲音。

井野把倪冰引到別墅的客廳裏。

客廳裏的佈置很日本化，長條的柚木地板光亮照人。牆上掛着一幅日本書法家的大字畫。

靠牆的地櫃上，放着一把銀光閃閃的東洋刀。

一個樣子醜陋的菲傭走出來向倪冰奉了茶後，悄然地退了出去。

井野向菲傭問過話後出來對倪冰說：「倪小姐請稍候一會，島太郎先生到沙灘散步去了。」

井野說完後也退出客廳去。

此刻偌大的客廳裏祇賸下倪冰一個人。她屈着雙腿，坐在矮桌前用茶實在有點不習慣。她發覺客廳面海那邊有一個陽台，於是爬起身來走出去。

她站在用雲石砌成的陽台上，憑欄遠眺。原來陽台下就是一個黃澄澄的沙灘。

這時候時間是下午五點鐘左右，太陽已經西斜了。

沙灘上的人並不多，祇見兩個男女躺在黃沙上，用草帽蓋着臉孔在曬太陽。

另外一對外國男女在湧上灘岸來的浪舌上追逐。

倪冰忽然感到這個沙灘有點兒熟悉。她張望週遭的景物，終於猛然地想起，眼前這個沙灘就是那天到洪濤家裏燒烤的晚上，在沙堆上見到頭顱的沙灘。

她的目光向當晚見到頭顱的地方望過去，心裏不期然地產生了一股恐懼的感覺。

這時候，她瞥見兩個白色的影子從沙灘的另一邊跑過來。

她定睛一看，認得跑過來的是穿白色運動衣的島太郎。他牽着一隻全身雪白的小狗。倪冰忽然覺得，那白色的小狗很像那晚她在沙灘上見到的，不斷狂吠的小狗。

倪冰正感狐疑，瞥見島太郎在向她揮手。

她不期然地揮手回應。

倪冰跟島太郎並不相識，祇是從報紙、雜誌上見過他的照片，或偶爾在電視螢屏上看過他接受訪問。

認識太郎　意亂情迷

這個俊美得令人目眩的男人此刻向她微笑揮手打招呼，使她的心兒怦怦亂跳起來。這是她從來沒有過的感覺。

倪冰望着島太郎牽着小狗，從別墅旁邊的一條小路走上來，在視野內不見了。

過了一會，倪冰聽到兩聲狗吠聲在客廳外響起來。她從陽台走回客廳裏，見到島太郎牽着小狗走進來。

島太郎放開了小狗的皮帶，小狗搖頭擺尾地撲向倪冰。

「啊！」倪冰嚇得一跳，驚叫一聲轉身躲避。

「你不用害怕，牠是對你表示親熱。」島太郎笑着說。

倪冰聞言站定了，畏怯地望着這白色的小狗。

小狗對她果然沒有惡意，搖着尾巴，用鼻子去嗅她白晰的小腿。

「雪兒比我還有眼光，牠永遠不會錯過親近美麗的女孩子的機會。」島太郎打趣地笑着說。

「牠叫雪兒？」倪冰一邊俯低身伸手撫摸着小狗的腦袋，一邊問道。

「嗯。如果你叫牠的名字，牠會對你更加親熱幾分。」島太郎說着，蹲了下來，輕輕地撫着小狗的背脊。

「雪兒。」倪冰也蹲低身來，輕呼着，雪兒驀地豎立起來，撲前伸出舌頭來舐她的粉臉。

倪冰想別過臉閃避，蹲得不牢，島太郎連忙伸出手去扶她，結果兩個人都倒在地板上。

倪冰滿臉赧紅地爬起來。島太郎却仍躺在地板上哈哈大笑。

雪兒跳前去舐他的臉。

島太郎抱着雪兒，爬起身來，向倪冰伸出手笑着說：「我們還未作自我介紹哩！我叫島太郎。」

「我叫倪冰。」倪冰跟他握手，嫣然地笑着說：「你是大名鼎鼎的時裝設計家，你不用作自我介紹，我也認識你。」

「你是香港最漂亮的新聞報導員。」島太郎裝得一臉認眞地說：「香港六百萬人都認識你！」

島太郎說完，捉住她白晰而柔軟的手，在手背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倪冰的心兒一盪，一股熱流湧上她的秀美的臉上，渾身的血脈裏彷彿有無數毛蟲在爬行似的酥癢感覺。

她一時間竟然不知所措，臉蛋紅彤彤的像燒熟了蟹殼。

「你穿過我設計的時裝嗎？」島太郎問道。

他說話時深邃的眼睛凝望着她，彷彿要窺探她心靈深處的秘密。

倪冰靦覥地搖搖頭說：「沒有穿過。因爲，你設計的時裝不適合我們穿的。」

「爲甚麼？」島太郎納罕地問。

「祇有富家的小姐太太們，或者那些被富豪豢養的明星、歌星們，才有資格穿着你設計的昂貴的時裝。」倪冰苦笑着說：「若要我花一個月薪金去買一套，我才沒那種豪氣。」

島太郎俯身放下抱在臂彎的雪兒，伸手往客廳旁的偏廳指了一指，雪兒服從地跑了出去。

「牠眞乖巧聽話！」倪冰不禁讚嘆道。跟着，她突有所悟地問：「你有沒有放牠獨個兒在沙灘上玩耍？」

「我從來不會讓牠獨個兒在沙灘上跑。」島太郎說：「因爲，我怕牠被人抱走，又怕牠野了性子。」

聽島太郎這麼一說，倪冰心裏不禁暗忖：難道那天晚上我在沙灘上見到的白色的小狗不是雪兒？

「你在想着甚麼？」島太郎發覺倪冰在凝神思索，不禁納罕地問。

「我曾經見過一隻白色的小狗，跟雪兒很相似。」倪冰說。

「在哪兒見過？」

「在這別墅外的沙灘上。」

「哦……」島太郎莞爾地笑了笑說：「也許你見到的就是雪兒！」

「我相信你不會在晚上帶牠到沙灘去吧！」

島太郎聳聳肩膊，不否認也不承認。跟着，他掉轉話題說：「很榮幸，我能有機會替你設計一襲在大型節目中亮相的晚裝。」

「你太客氣了！」倪冰受寵若驚地說：「你是鼎鼎大名的時裝設計師，我祇是個每天在螢幕上亮相的新聞報導員，作夢也沒想過你會爲我設計時裝。」

「你別小覷自己。」島太郎凝望着她，一臉誠懇地說：「我認爲你很有潛質，相信他日你一定會大紅大紫的！」

「你誇獎了。」倪冰羞赧地垂下頭。

「這不是誇獎，是你天生有吃這行飯的條件。」島太郎繼續認眞地說：「不然，我跟陸先生提起該讓你當大型節目司儀時，他怎會毫不考慮就同意了。」

「是你向陸先生推薦我當司儀的？」倪冰睜大眼睛望着他。

島太郎微笑着點點頭說：「我在一個酒會裏碰見陸先生，閒談中我提起你。也許不算得推薦不推薦，你遲早會出人頭地的！」

「謝謝你！」倪冰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動。她知道，電視台的主席陸先生，是不輕易親自御點一個藝員擔任要職的。

「你指日可待當電視台的大紅人了！」島太郎打趣地笑着說：「所以，我不能不爭取叨你的光，要求爲你設計晚裝。」

「我不知該如何感激你！」倪冰一時感動得鼻腔一酸，眼眶熱了起來。

「從現在起，我們交上了朋友，別說見外的話好嗎？」島太郎說。

跟着，島太郎領着倪冰，從客廳旁的弧形桃木樓梯拾級而上，到二樓他的工作間去。

工作間在二樓的小客廳的左邊，裏面地方寬敞，面積大約有五、六百平方呎。天花板上懸掛着攝影用的照明設備，向門口的那堵牆上嵌有活動彩色布幔，其他的牆上都嵌着高達天花板的鏡子。

右邊有一張大得可作裁床用的辦公桌。辦公桌旁邊豎着幾幅繡畫的薄紗屏風。

屏風旁的牆上嵌着銀光閃閃的圓鋼管，掛滿了彩色繽紛的時裝。

島太郎走到辦公桌旁，從一個塑料模特兒身上脫下一襲黑色的晚裝，遞給還在好奇地張目四顧的倪冰說：「你試穿上這件晚裝，如果我的眼光不失準的話，應該尺寸是不會有太大誤差的。」

倪冰從他手中接過晚裝，把它放在胸前比一比，轉身往牆上的鏡子瞧瞧。

「你把它換上，我去拿攝錄機。」島太郎說完，走出工作間去。

倪冰猶豫一下，走到繡畫薄紗屏風後，匆匆脫下身上的衣服，穿上那襲黑色的晚裝。

在換衣服的時候，她顯得有點狼狽。因爲，到底她不是職業模特兒，雖然躲在屏風後，仍恐怕被人推門進來見到自己在更衣。

她穿在身上的是一襲長及足踝的黑色連衣裙。除了下胸部至腰腹用法絲料子外，其餘上胸連長達手腕的袖子，及腹下的裙襬，都是用黑色嗜士縫成。

倪冰在鏡子前望着鏡中的自己，整個人不禁呆了一陣。

她發覺自己忽然間變得高貴而冶艷，彷彿是一個連自己也感到陌生而驚艷的美人。

她對着鏡子轉身又轉身，奇怪這襲晚裝如此貼身，簡直像是量度過她身上每一寸地方才縫製的。她想起司機井野說過，島太郎先生是通宵不眠親手縫製這件晚裝的。

他怎會如此清楚我的身材尺寸呢？倪冰望着鏡子中的自己暗忖。

島太郎已經走出去好一會了，仍沒有回來。

這時候倪冰忽然想起劉斌七點鐘的約會。她瞧瞧腕錶，連忙走到辦公桌前，拿起電話來打。

當她在電話中告訴劉斌，因爲有點事情，要更改見面時間的時候，目光接觸到辦公桌一個拉開了忘記推閣的抽屜，不禁楞住了。

她見到抽屜內有一疊慰問卡，投進她眼簾的是慰問卡上寫着的「對不起！」三個字。

「喂喂！你怎麼啦？」那邊廂劉斌不知道倪冰爲甚麼突然住了口不說話，詫異地叫道：「你怎麼啦？爲甚麼不說話？」

倪冰似乎聽不見他的話，把話筒放回電話機上。

她伸手把抽屜裏那疊慰問卡拿起來，逐張細看。每一張都同樣寫着「對不起！」三個她熟悉的字。

原來是島太郎先生送花給我的？她疑信參半地在暗忖。

這一刹間她被錯愕、驚訝和疑惑佔據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如果他是對我展開追求的話，爲甚麼不在慰問卡上寫上自己的姓名，而祇寫着「對不起！」三個字呢？

正在怔忡地思量間，她聽到工作間外傳來一聲輕微的咳嗽聲。

她連忙把慰問卡放回抽屜裏去，轉過身，見到島太郎提着攝錄機推門走進來。

「對不起，要你久候……」島太郎說到這裏突然住了口，目光直勾勾地打量着倪冰，臉上浮現出驚嘆的表情說：「噢！簡直是天衣無縫！」

倪冰給看得忸怩地漲紅了臉。

「這襲晚裝穿在你的身上，神秘、冶艷、高貴，比我想像中還要好看！」島太郎向她豎起大拇指，志得意滿地說。

倪冰向鏡子中望望自己，羞赧地向島太郎溜一瞥眼波問道：「你的司機井野剛才在車上告訴我，昨天晚上你整夜沒有睡覺，親手縫製這件晚裝，是嗎？」

「嗯。」島太郎走到辦公桌前，一邊撳着桌子旁的燈光掣鈕，一邊漫不經意地說：「我們幹這行業的，夤夜加工趕貨是常有的事情。」

這時候，工作間的燈光煌亮起來。

倪冰不自覺地用雙手輕輕撫摸一下腰肢，裙子一分不差地貼着她的身體。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身體的尺碼？」她紅着臉瞟他一眼問。

「這是職業本能。」島太郎笑了笑說：「我對女孩子的身材特別敏感。」

說完，他按動一個掣鈕，工作間內響起了「沙沙」的聲音。祇見牆上那幅白色的佈景板徐徐升起，另外一幅淡紫色的徐徐地降下來。

「你站到佈景板前面去。」島太郎向站在鏡子前的倪冰說：「我覺得紫色使人感到高貴雋永，適合你的外貌和內心。」

倪冰羞怯怯的如言站到佈景板前。

島太郎按掣鈕調校幾道投向倪冰身上和佈景板上的燈光。

跟着，他把攝錄機扛在肩膊上，將鏡頭對準倪冰說：「你隨意做動作吧！」

倪冰曾經學過芭蕾舞和儀態訓練，所以對於做優美的動作可以應付自如。

島太郎一邊從不同角度拍攝，口裏一邊不斷地叫着「Wonderful！」

拍攝了十多分鐘，他才意猶未盡似的停下來。

他把錄像帶從攝錄機裏取出來，放進辦公桌旁的放映機裏去。

跟着，他按動掣鈕，把淡紫色的佈景板換上白色的。

工作間的燈光驟然熄了。放映機把一道强光投向白色的佈景板。美艷動人的黑天鵝似的倪冰出現在佈景板上……

島太郎站到倪冰身邊，一起觀看着白色佈景板上的影像。

倪冰看呆了。

她幾乎有點不相信眼前所見到的，影像中充滿了艷光，魅力四射的女孩子是自己。

「你是所有穿我設計的時裝的女孩子中，最能夠表達我創作意念的一個。」島太郎把頭凑到倪冰身畔，輕聲地說：「也是最漂亮、最迷人的一個。」

他的聲音溫柔得像一陣薰風吹進倪冰的耳鼓，令她的心神不禁爲之一盪。

「祇因爲你的設計實在太好了！」倪冰赧然地說：「你可以把一隻醜小鴨變成美麗的天鵝。」

「過份謙虛就是驕傲，你不要妄自菲薄。」島太郎突然把手搭在她的肩膊上說：「你肯穿上我設計的時裝，那是我的榮幸。」

倪冰一時感動得不知該說些甚麼，羞澀地低下頭來。

「如果你不嫌棄，我極願意當你的形象顧問。」島太郎繼續說：「我能夠有這份榮幸嗎？」

「島太郎先生，你令我受寵若驚。」倪冰抬起頭來望他一眼。

黝暗裏，她發覺島太郎正在凝望着自己。

在佈景板上反射的光線裏可看見，他的眼神是如斯地攝人心魄。倪冰感到一陣迷亂，連忙低下頭來不敢與他迷人的目光接觸。

她的心兒在怦怦亂跳，一時間幾乎連站也站不牢。她的身體往後移動的時候，島太郎的手及時而適當地攙扶在她的纖腰肢上。

「以後，我們交個朋友好嗎？」島太郎溫聲軟語地問。

倪冰點頭，髣髴有一團篝火在她的臉上燃燒。

錄影帶這時候放完了，島太郎重新撳亮了工作間的燈光。

燈光下，倪冰的臉蛋紅彤彤的，一副像不勝酒力，滿臉酡醉似的表情。

島太郎這時候忽然退後了幾步，微偏着頭打量倪冰。

倪冰不知他爲甚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不禁垂下頭來瞧瞧自己豐滿的胸部。

「我看……」島太郎趨前她的面前，伸手在她的脖子上摸了一下說：「他日出鏡時，該掛上三串並排的珍珠項鍊，這樣會把你顯得更加高貴了。」

倪冰聽着他說話，目光留在他的俊美的臉上，但她的眉心緊蹙着。

「你在想着甚麼？」島太郎發覺她的表情有異，納罕地問道。

「……」

倪冰欲語又止。

「你不喜歡我這件晚裝嗎？」島太郎柔聲說：「如果你不喜歡的話，不妨坦白告訴我，我可以給你另外構思一件。」

「我想的不是這些。」倪冰期期艾艾地說：「我……」

「說吧！」島太郎捉住她的手誠懇地說：「我絕對不會介意你說些甚麼。」

「我的心在想……」倪冰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說道：「你爲甚麼對我這麼好。」

「這……」島太郎一時語塞起來。

倪冰愈發用狐疑的目光望着他。

「因爲，我發覺你是可造之材，而且……」島太郎說到這裏又支吾起來。

「而且甚麼？」倪冰追問。

「我希望對你作些補償。」島太郎的臉上浮起了歉意的笑容說。

「對我作補償？」倪冰感到意外，眼睛睜得大大的問：「爲甚麼？」

「因爲，我曾經做過一些令你受驚的事情，心裏總感到過意不去。」島太郎說：「實在對不起你。」

「喔……」倪冰恍然地指着他說：「原來送花的人果然是你！」

「你已經知道了？」

「剛才我無意中發現抽屜裏的慰問卡，心裏已經感到懷疑了。」

島太郎仍是一臉充滿歉意的笑容。

「但我不明白，你做過甚麼令我受驚的事情？」倪冰問。

「我從報紙的報道中，知道你進醫院留醫，懷疑是因爲在沙灘上遇到了鬼。」島太郎對倪冰說：「所以，你遇鬼受驚是因我而起。」

倪冰聽了他的話，更加感到大惑不解。她眨眨明亮的眼睛，狐疑地問：「我遇鬼受驚是因你而起？」

「嗯。」島太郎點點頭，深邃的眼睛定眸地望着她。

「告訴我……」倪冰捉住他的手說：「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難道當晚你也在現場遇到了鬼嗎？」

「我就是你所見的『鬼』。」島太郎微笑着說。

「吓？」倪冰鬆了捉住他的手，退後了一步，惶惑地望着他，一邊用手按着胸膛，一邊嗔笑着說：「你別唬人吧？」

「不是唬你，我眞是你當晚見到的『鬼』。」島太郎一臉認眞地說。

倪冰聽了，不自覺地又退後了一步。驚懼和疑惑的目光落在島太郎那張白淨俊俏的臉上。

「你知道爲甚麼『雪兒』見到你會這麼親熱？」島太郎問。

「爲甚麼？」倪冰反問。

「因爲……」島太郎說：「你們是舊相識，你當晚在沙灘上見到的白色小狗就是牠。」

「剛才你不是說過，你不會讓牠晚間獨個兒在沙灘上亂跑的嗎？」倪冰疑惑地問道。

「不錯。我不會讓牠獨個兒在沙灘上亂跑。」島太郎點了點頭說。

「如此說……」倪冰指着他，疑信參半地問：「當晚你是在沙灘上，見到了我的一切情形？」

島太郎點點頭，含笑不語。

「你也見到沙堆上那個人頭嗎？」

島太郎又點點頭，仍是含笑不語。

「當時你給唬跑了，對嗎？」

「不，我沒有跑。」

「你躲在哪兒？」

「沙堆裏。」島太郎作鬼臉說。

「……」倪冰又給唬得退後了一步，惶恐地審視着島太郎。

「當時，你還沒有看清楚我的樣子，狼狽地摔了一跤，跟着慌張地跑了。」島太郎聳了聳肩膊笑着說：「我想喊住你，向你作解釋的機會也沒有。」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倪冰搖搖頭說：「你說你是那個『人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

「你放心吧！我不是鬼。」島太郎見倪冰神色驚惶，不禁「噗嗤」一聲笑起來說：「我祇是那個『人頭』而已。」

倪冰搖搖頭，表示不明白他的意思。

島太郎示意她在牆邊的一張沙發上坐下，給她端了一杯冷開水。然後在她的身邊坐下來，向她揭開沙堆上的「人頭」之謎……

原來那天晚上，島太郎領着小狗雪兒到沙灘去游水。當他游累了，從海裏走回沙灘上準備休息一會的時候，不愼誤踏中了頑童在沙堆中挖的陷阱。

當他從陷阱裏爬起身的時候，見到雪兒似懂人性，不斷地狂吠，像在大聲向人們呼救。

島太郎見狀，一時玩性大起，索性把塌倒在陷阱內的草蓆、竹枝重新架搭起來，把身體藏在陷阱裏，只把腦袋露出沙堆上面。

他想瞧瞧雪兒如何表現像電影裡的「義犬救主」的機智行爲。

他沒想到牠當時見到倪冰，會跑過去繞着她狂吠，引她向埋身在沙堆下，只露出腦袋的他走過來……

聽完島太郎的叙述，倪冰深深地吁了一口氣恍然地說：「原來是這樣！」

「當時，在月色下我沒看清楚給我嚇得魂飛魄散地逃跑的女孩子是誰，」島太郎繼續說：「只覺得自己闖了禍，連忙從陷阱裏跳出來，匆匆牽着雪兒回家。」

「沒想到鼎鼎大名的時裝設計師島太郎先生是一個如此調皮的人！」倪冰莞爾地笑起來。

「事後我很懊悔，心裏在想：不知道那女孩子有沒有給自己唬壞了。」島太郎說：「很想有機會向她道歉，可惜不知道她是誰。」

「但後來你怎麼知道那女孩子是我？」倪冰納罕地問。

「從報紙娛樂版上報道的有關你沙灘遇鬼的新聞中知道的。」島太郎說。

「哦……」倪冰恍然大悟地指着辦公桌說：「抽屜裏的慰問卡是你故意讓我發現的，對嗎？」

「嗯。」島太郎點了點頭打趣地說：「我就是希望你逐步把疑團解開，恐怕你一下子無法接受與你一起的，原來是沙灘上的一個人頭。」

「你這人蠱惑多端！」倪冰嗔笑着伸手去用粉拳搥他兩下。

島太郎「呵呵」的笑着，捉住了她的雙手。

他攝人的眼神深情地凝望着她。

倪冰感到一陣迷亂，心兒「怦怦」的亂跳，彷彿要從口腔裏跳出來。

島太郎突然把她擁進懷裏。他那俊俏的面孔、那迷人的眼睛緩緩地移近她。

她羞澀地閉上眼睛。

一張軟濡的嘴印在她的嘴上，滑溜溜的舌頭鑽進她的口腔裏。

她感到渾身起了微微的顫震。

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接吻。

當她從一陣昏迷似的感覺中醒來，連忙掙扎地離開島太郎的懷抱。

她怯怯地偷望島太郎一眼，兩頰通紅，羞赧地把臉孔埋到胸前，幽幽地說：「你常用這種方法向人家道歉的嗎？」

島太郎捉着倪冰白晰的雙手，俯下頭去分別在兩隻手背上吻了一下，然後說道：「我常常面對着許多漂亮的女孩子，能夠令我傾心的祇有一個。」

「我不習慣聽男孩子的甜言蜜語。」倪冰輕輕地甩脫了他的手站起來說。

此刻，她感到自己一陣意亂情迷，連忙自我警惕起來。

倪冰的話令島太郎俊俏的臉上露出了靦覥的表情。

「不知道我的樣子是否太不討人喜歡，我說眞心話被人當是假話。」島太郎苦澀地笑了笑說。

「你常對人說這樣的眞心話？」倪冰睜大眼睛望着他問。

「……」島太郎窘困得一臉通紅，期期艾艾的答不出話來。

倪冰感到自己的搶白有點過火，連忙道歉說：「對不起！我說笑而已。」

跟着，她低頭瞧瞧腕表，表示另有約會要告辭了。

島太郎沒有挽留她。他退出工作間，讓倪冰更衣換回自己的衣服。

欲離開時，倪冰向島太郎借了剛才拍攝的那盒試鏡的錄像帶，準備帶回家裏讓父母欣賞。

「那好極了。」島太郎說：「假如倪老伯、伯母對這襲晚裝有甚麼意見，或者，你再欣賞過後，

如果不喜歡的話，馬上打電話告訴我，我替你另外設計一襲，時間還來得及。」

島太郎堅持親自駕車送倪冰離開。

從西貢區經清水灣道出市區途中，島太郎一邊駕駛着車子，一邊興趣盎然地聽倪冰暢談電視台裏的趣事的時候，突然向她問道：「電視台裏有許多男孩子追求你嗎？」

「沒有。」倪冰搖了搖頭說。

「像你這樣美麗動人的女孩子沒有男孩子追求，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島太郎轉過頭來望倪冰一眼說。

「也許他們都知道我不會跟圈內人談戀愛，所以不想浪費精神和時間吧！」倪冰笑着說。

不聽勸告　意外身亡

「你現在赴約的男朋友是幹那一行的？」島太郎問。

「你怎知道我是赴男朋友之約？」倪冰溜他一瞥眼波問。

「這是男性追求女性時的直覺。」島太郎聳聳肩膊笑着說：「我猜你這男朋友一定是個條件不差的專業人士，不然他怎會配得起你。」

「他是個見習律師。」倪冰說。

「噢！」島太郎拍了拍駕駛盤，感嘆了一聲說：「果然是一個强勁的對手！」

倪冰望望他那煞有介事的表情，忍俊不禁抿着嘴笑了起來。

島太郎照倪冰的吩咐，把車子駛到尖沙咀碼頭停下來。

當倪冰從車廂裏鑽出來的時候，在停車站台上等候的劉斌錯愕地怔了怔，連忙朝倪冰跑過來。

他跑到島太郎的車子的旁邊，俯低身來往車廂裏瞧了瞧。

「你好！」島太郎向劉斌伸出手，笑容可掬地說：「我叫島太郎，未請教貴姓大名？」

「我……」劉斌沒想到對方會跟自己握手自我介紹，一時間有點忙亂地說：「小姓劉，劉斌。左文右武的斌。」

島太郎跟他寒暄了一兩句，從車窗伸頭出來向倪冰道別，就駕着他的法拉利跑車絕塵而去。

劉斌回過頭來，見到倪冰的目光仍在望着遠去的跑車，心裏不禁一絲酸溜溜的感覺。

「這人油頭粉面的有點面善。」劉斌皺着眉頭思索着向倪冰問道：「他是誰？」

「人家的樣子生得英俊，衣着時髦而已，你怎能說是油頭粉面呢？」倪冰用白眼瞪他一下說。

「他是誰？」劉斌不以爲然，但仍追問道：「剛才我沒聽清楚他的名字。」

「他叫島太郎。」

「島太郎？」劉斌搔搔腮幫說：「這名字怪熟的，像是一個日本相撲手的名字，他是日本人嗎？」

「日本那著名的相撲手叫曙太郎。」倪冰說：「他叫島太郎，是香港著名的時裝計師。」

「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劉斌問。

他的語氣裏充滿了醋意。

「你又怎會跟我在一起？」倪冰有點不高興，故意反問他。

「我跟他怎能相提並論？」劉斌紅漲着臉說：「我和你是好朋友。」

「我跟他也是好朋友！」倪冰說完，負氣地轉身往文化中心那邊走去，不再理睬他。

劉斌啣尾跟了上來。

「你跟他甚麼時候認識的？」劉斌鍥而不捨的追問：「爲甚麼從來沒有聽你說過？」

倪冰一聲不吭，加快步子跑過對面馬路去。

劉斌亦步亦趨地跟在她後面跑。

一輛計程車從遠處駛來，倪冰揮手截停了它，拉開車門鑽了進去。

劉斌也一聲不響地跟着鑽進車廂裏。

倪冰向司機說了家裏的地址，便轉過臉去望着車窗外，不理不睬他。

劉斌伸手想搭在她的肩膊，但給她撥開。當他想跟她說話的時候，發覺那樣子猥瑣的司機，從後望鏡裏偸偸地窺望着他們，他連忙把溜到嘴邊的話嚥回去。

一路上，兩人默然無言。

那司機嘴角泛着幸災樂禍的笑意。

劉斌忍不住偸偸伸手去握住倪冰的手。倪冰大力地甩脫他，啐道：「討厭！」

跟着，她叫司機停車。

司機把車子倏然煞停了。

倪冰推開車門，跳下車去。

劉斌想跟着鑽出去，不料給司機大聲喝住了：「先生，你還沒付車費哩！」

劉斌聞言，連忙掏出銀包

來，從裏面拈出一張百元鈔票來付賬。

　那司機接過鈔票，故意慢條理地亮了車頂的燈光，舉起鈔票來照照，辨認它的眞假。然後，打開一個小鐵盒，從裏面取出鈔票來逐張找贖。

　「你快點找贖好不好？」劉斌焦躁地催促他說。

　劉斌好不容易才等到司機把找贖的錢交到他的手中。他匆匆地鑽出車廂，準備向倪冰追上去。

　可是，正當他鑽出車廂的時候，倪冰在不遠處截停了另外一輛計程車，望也不望他一眼就跳上車，車子絕塵而去。

　劉斌站在路邊，望着那輛載着倪冰的計程車在視野裏消失，心裏有點懊悔自己剛才對她查根問底，惹惱了她。

＊　＊　＊

　倪冰乘計程車回到家裏。開門的倪太太納罕地問：「你不是跟劉斌在一起嗎？」

　「我願意跟他一起才怪！」倪冰說完，逕自走進睡房去。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正在看電視的倪玉書聞聲轉過頭來望望負氣地跑進睡房去的女兒，跟着與老伴交換一下眼色，微笑着搖搖頭後繼續把目光投向螢光屏上。

　倪太太待女兒關上房門後，坐回丈夫身邊，悄悄地笑着說：「阿斌不知幹了甚麼，又惹我們的刁蠻女生氣。」

　語言甫下，他們聽到門鈴聲響了起來，倪太太起身開門，見到劉斌滿頭大汗地站在門外。

　「伯母，阿冰回家沒有？」劉斌沒待倪太太打開鐵閘，就急不及待地問。

　倪太太打開鐵閘讓他進來後，指了指女兒的睡房，點點頭，示意她在房間裏。跟着低聲地問：「你們怎麼啦？」

　劉斌一邊用手背揩拭着額角上的汗水，一邊苦笑着說：「是我不好，對她嘮嘮叨叨的查根問底，惹她生氣。」

　「查問些甚麼？」倪太太好奇地問。

　「一個駕車載她的男人。」劉斌猶豫一下，把嘴湊倪太太身邊，悄聲說。

　倪太太聽了，莞爾地笑了笑說：「你別神經過敏吧！也許是她的同事，順道載她，那男子是怎麼模樣的？」

　「油頭粉面的。」劉斌低聲說。

　倪玉書聽見劉斌的話，把目光從螢屏移到他的臉上。

　「阿冰有介紹你們認識嗎？」倪太太問道。

　「阿冰還沒給我們介紹，那斷已經向我作自我介紹了。」劉斌說：「他說自己叫甚麼太郎……」

　劉斌伸手敲敲自己的額角，思索着，一時忘記了對方的姓名。

　「太郎？」倪太太納罕地說：「這麼奇怪的名字？是日本人嗎？」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不過他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看來不像是日本人。」劉斌指指睡房說：「阿冰說他是個時裝設計師。」

　「哦……」倪太太恍然地說：「我知道了！他叫島太郎！對嗎？」

　「對，對！是島太郎！」劉斌納罕地反問：「你們認識他的嗎？」

　「他是個很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常在選美會作評判。」倪太太說：「怎麼你說他油頭粉面？我一點也不覺得。只覺得他太俊俏，美得像個女孩子而已。」

　聽到這裏，倪玉書把目光重新移回電視機的螢屏上。

　劉斌沒想到倪太太對島太郎的印象並不差，自己對他的彈劾有枉作小人的感覺，不禁感到有點沒趣。於是坐了片刻，他就借故告辭。

＊　＊　＊

　倪冰由於有島太郎作他的形象設計，穿上了他精心設計的晚裝，在一個大型節目上當司儀亮相後，馬上好評如潮。

　報紙的娛樂版和八卦周刊都用倪冰的照片做頭條和封面。

　幾家電影公司各爭相請她拍片，甚至唱片公司也要求她簽歌星合約。

　倪冰一兩個月間紅透半邊天。電視台方面也馬上給她開拍兩齣長劇。

　為了方便回電視台拍戲，倪冰從家裏搬出來，獨個兒在電視台附近居住。而她與島太郎相戀的緋聞就因此而傳了開來。

　劉斌見到倪冰的機會愈來愈少了。

　而且，他也發覺倪冰對自己的態度也愈來愈冷淡，每次他想約她單獨去看一場電影，或者吃晚飯，她都以工作太忙而婉轉地拒絕了。

　試過有一兩次，他駕車到拍

倪冰約劉斌出來，說：「我們完了……」

外景的地方去接她下班，她都對他說要趕第二組戲，乘坐島太郎的跑車走了。

　這一天下午，劉斌從高等法院走出來，接到倪冰的電話。

　她約他六點鐘在中區皇后碼頭見面。

　劉斌聽完電話不禁大喜，他壓根兒沒想到倪冰會主動打電話約自己會面。

　但他心裡不禁好奇地想：她為甚麼要約我在皇后碼頭見面呢？

　他在五點四十五分就到達皇后碼頭。

　皇后碼頭有些遊人在乘涼，也有些人在垂釣，還不時有遊艇泊岸，有的從海上遨遊回來，有的跳下遊艇準備出海去。

　劉斌以前曾經跟倪冰約會過不少次，但從來沒像此刻這麼緊張。

　也許，現在的倪冰已經不是從前只當新聞報導員的倪冰了。

　現在的倪冰已經是個凡有她出現的地方，都會引起哄動的人物。

　劉斌在碼頭上踱來踱去，見到碼頭外的路邊停着一輛車子，他就走近去，俯低身掏出一把小梳子來對着車窗的玻璃，小心翼翼地梳理一下給海風吹亂了的頭髮，然後再整理一下領帶。

　六點十五分了。太陽已經漸漸在西環的海面墜下，維多利亞港的海水給染得一片彤紅。

　一艘髹着酒店標誌的大遊艇泊岸，一羣襟上掛着旅行團標記的遊客魚貫上岸，在擧着小旗的導遊帶領下，走上一輛停泊在碼頭旁的旅遊巴士。

　大遊艇響了一下汽笛聲，駛離碼頭去了。另一艘白色遊艇緩緩駛近來。倪冰還沒有到來。劉斌低頭看了幾次錶，擧目向四處張望，瞥見一輛名貴轎車駛過來。

　劉斌馬上走到碼頭前的路邊，只見轎車在他面前倏然停下來。

　轎車的窗子玻璃是茶色的，劉斌一時間看不清楚坐在裡面是甚麼人。

　這時候，轎車鑽出一個年輕的司機來，他繞過車頭走到車子的另一邊，必恭必敬地拉開車門，哈着腰伸着手裡請面的人出來。

　車裡鑽出一個戴着闊框太陽鏡，腦後束着一把馬尾般的黑

髮，身穿在腰間打結的白色襯衣和白色熱褲的女孩子來。

「冰！」劉斌興奮地上前捉住她的手，這女孩子正是倪冰。

倪冰輕輕地甩掉他的手，低聲說：「別這樣好嗎？讓人家看見多尷尬哩！」

劉斌靦覥地笑了笑，不自覺地把雙手收到腰後。

他也發覺倪冰已經跟以前的她是另外一個人了。

以前他可以牽着她的手逛公司，可以在她的耳邊喁喁細語。可是，現在她跟他的距離似乎愈來愈遠了。

既然親近一點也不准許，她約我來見面究竟為了甚麼呢？劉斌怔忡地暗忖着。

那年輕的司機向倪冰鞠了個躬，然後退回車裡去駕車離開。

劉斌發覺司機拉開車門，鑽進車廂去的那一刹那，向他望了一眼，嘴角牽着一絲輕蔑而嘲諷的笑意。

他的眼神和冷笑令劉斌感到有一陣窘迫的感覺。

「你知道我為甚麼約你見面嗎？」站在他身邊的倪冰突然低聲問。

劉斌搖搖頭，傻楞楞地望着她。

「我想告訴你……」倪冰猶豫一下，下了決心似的毅然地說：「我們完了。」

「……」髣髴頭頂滾過一串響雷，劉斌楞呆得說不出話來。

「其實，我們由頭至尾都沒有開始過。」倪冰垂下頭不敢與他那錯愕的目光接觸，幽幽地說：「你別花心機追求我了。」

「你愛的是島太郎那廝嗎？」劉斌紅漲着臉問道。

「嗯。」倪冰點點頭說：「原來你都已經知道了。」

「但你不是對記者們否認你們相戀的嗎？」

「我簽我經理人合約中，有條文規定我在合約期內，不能對傳媒承認任何有關戀愛的問題。」倪冰說。

劉斌髣髴給澆了渾身冷水，一時間腦海一片空白，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哈囉！」這當兒，碼頭的另一邊有人高聲喊道。

劉斌和倪冰不約而同地朝聲音的方向望過去。原來碼頭岸邊停泊的那艘白色的遊艇甲板上，有人向他們揮手示意。

那人原來是島太郎。

倪冰向他揮手回應後，回過臉來對劉斌說：「他等着與我出海了。你有興趣一起去玩嗎？」

劉斌木然地搖搖頭，一陣酸溜溜的感覺泛上心頭。

「那麼再見了。」倪冰向他伸出手說：「我們仍是朋友，是嗎？」

劉斌苦笑着與她握手。

倪冰感覺到他掌心滲着冷冷的汗水。他呆呆地望着倪冰在島太郎的攙扶下跳上白色的遊艇。

「喂！你不介意的話，歡迎你一起來玩！」島太郎向呆站在那裏的劉斌高聲叫道。

島太郎面上露出勝利者的笑容。

劉斌沒有回答島太郎。

他呆呆地望着水手鬆了纜，白色的遊艇徐徐離開碼頭。

他見到島太郎與倪冰站在甲板上向他揮手。他擧起手機械地回應，臉上浮起僵硬的苦笑……

遊艇滑出海中心的時候，倪冰的目光還留在碼頭上。她見到劉斌垂着頭踽踽地離開碼頭。

島太郎雙手按着船舷上的鐵欄杆，偏過臉來望望倪冰。

他見倪冰仍望着漸漸遠了的皇后碼頭，臉上露出了惻然的神色。

「那可憐的失敗者！」島太郎伸手把倪冰摟進懷裏，幸災樂禍地笑着說。

「剛才他聽到我愛的是你的時候，他整個人楞呆了說不出話來。」倪冰感慨地說：「看着他那失望的表情，我心裏感到有點不忍。」

「那祇能怪他自己不自量力，他憑甚麼當我島太郎的情敵！」島太郎把嘴凑到倪冰的耳畔說。

說完，他朝她的耳鼓輕輕的呵了一口氣。倪冰感到一陣痕癢，伸手推開他，刮他的耳朵說：「臭美！」

島太郎伸出手來搔她的腋窩。倪冰「咭咭」的笑得花枝亂顫地走避着。兩人在甲板上嬉戲地追逐起來……

倪冰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夜深。在客廳上看電視還沒有睡覺的菲傭瑪姬告訴她，她母親曾打過電話找她。

「她找我有甚麼事？」倪冰問。

「倪太太沒有說甚麼，祇叫你有空打電話給她。」瑪姬說。

倪冰瞧瞧腕錶，知道母親這個時候還在看電視深夜播放的粵語片。

於是，她走進睡房，踢甩了鞋子，躺在床上，拿起擱在床頭櫃上的電話來。

倪太太一聽到她的聲音，第一句就問道：「你剛才跟島太郎出海是嗎？」

「嗯。是誰告訴你的？」倪冰納罕地問。因為，跟島太郎出海的事她沒有告訴瑪姬。

倪太太沒有回答她，繼續問：「你當眞跟島太郎談戀愛嗎？」

「媽，你怎麼啦？」倪冰有點不高興地說：「你打電話給我，就是問這些事情嗎？」

「劉斌是個很有前途的律師，人品也不錯，你應該……」

「哦……」倪冰恍然地打斷母親的話說：「我知道了！原來是劉斌在你面前說我的壞話。」

「他不是說你的壞話，祇是關心你而已。」倪太太說：「你應該給他機會。」

「他關心我的話，就應該因我找到了我愛的人而高興。」倪冰說：「他應該悄然引退，不應該在你們面前說三道四。」

「乖女兒，你聽我說……」

「媽咪，我不是個小女孩，我懂得如何去為自己的幸福着想。」

倪冰打斷了母親的話，打了個呵欠說：「我很累，要洗澡和睡覺了。晚安！」

說完，她不讓母親再說下去，連忙放下話筒，吁了一口氣……

過了幾天。

倪冰從電視台回到自己的家裏，見到父親和母親都在等候她。

他發覺他們的神情嚴肅，不禁納罕地問：「發生了甚麼事情？」

倪玉書嘴裏咬着煙斗在吸着煙，沒有吭聲。

倪太太指了指茶几一本册子對她說：「你瞧瞧裏面的東西。」

倪冰好奇地在沙發上坐下，捧起册子來翻閱。

原來，册子裏全是一些有關島太郎的緋聞的剪報。

倪冰草草地翻了兩翻，就把册子闔上擱回茶几上，笑着向倪太太問道：「這又是劉斌耍的手段，為你們搜集的資料嗎？」

「你為甚麼不仔細地閱讀一下剪報的內容？」倪太太說。

「這樣的册子島太郎自己也有一本，是他委託剪報公司為他剪貼的。」

「他那本册子裏，有貼着那些有關他的綽號『狗頭鍘』的傳聞嗎？」倪玉書吐了一口灰煙，正色地問。

「那是八卦周刋為增加銷量故作誇大報導而已，他才不貼那些無聊的東西。」

「你應該仔細地讀完這些有關島太郎與他以前三個女朋友意外死亡的報導，才考慮應不應該與他來往！」倪太太捧起册子，再次塞到倪冰的懷裏，氣惱地說。

倪冰把册子重新扔在茶几上，跺了跺脚負氣地說：「我已經不是小女孩了。我相信自己的選擇！」

「島太郎有沒有向你提起過他以前三個女朋友意外死亡的事？」倪玉書問。

「提起過。」

「他自己有甚麼表示？」倪玉書問。、

「他表示難過。」倪冰說。

「就祇是表示難過？」倪玉書睜大眼睛問。

「她們的死都是屬於意外，警方調查後也肯定這一點。」倪冰攤了攤雙手說：「事情完全與他無關，除了表示難過外，他還能表示些甚麼？難道要他向人們大聲宣佈：三個女朋友都是他害死的嗎？」

「事實告訴我們……」倪太太伸手拍了拍茶几上的册子，情緒有點激動地說：「三個女孩子都是因為與他戀愛而死，算是意外也好，巧合也好，他都應該相信命運，避忌一下。暫時不應該再與女孩子戀愛。不能夠因為死的不是自己，就一次又一次去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死亡上！」

對於母親喋喋不休的話，倪冰感到厭煩，不禁負氣地打斷她的話：「要死的是我，不是你們，你們別囉囉嗦嗦令我心煩好嗎？我很累，要休息一會，晚上還要拍外景！」

說完，她轉身走進睡房，「彭」的一聲關上房門。

倪玉書與太太面面相覷，一時間給氣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對倪冰一向嬌生慣養，百般呵護，形成了她刁蠻任性的性格。但像今天這樣在言語間頂撞雙親，她還是第一次。從這一點倪玉書和太太知道，女兒已經深愛着島太郎，任何人都不能令他們分開了。

倪玉書夫婦是虔誠天主敎徒。

他們因爲女兒與島太郎相愛，恐怕她會有不幸的事故發生，所以，他們每天都向天主禱告，祈求天主保祐女兒的平安。

可是，噩耗終於還是來了！

這一晚，他們剛入睡不久，就給電話鈴聲驚醒。倪太太在黝暗裏伸手拿起放在床邊的電話。

「請倪玉書先生聽電話。」是一把女子的聲音。

倪太太用手肘推了推丈夫，把話筒遞給他。

睡意惺忪的倪玉書接過話筒，語態含糊地問：「喂！是那一位？」

「倪玉書先生，我是香港皇家警察，你的女兒倪冰剛才遇到交通意外，現正在伊莉莎伯醫院進行急救，情況危殆……」對方說。

「吓！」倪玉書還沒把話聽完，整個人從床上跳起，留在身上的睡意頓時消失了。

他突然跳起床的動作，把身畔的倪太太嚇得一跳。

倪太太連忙伸手撳亮了床頭燈。

「快換衣服到醫院去！」倪玉書臉色凝重地對太太說。

「發生了甚麼事？」倪太太惶惑地睜大眼睛問道。

「阿冰交通意外受傷，正在醫院裏接受急救！」倪玉書一邊說着，一邊匆匆地更換衣服。

倪玉書夫婦趕到醫院的時候，醫院急救室外的走廊上站滿了記者。他們的出現，馬上鎂光閃個不停。

跟着，記者們蜂擁似的上前包圍着他們。

「倪先生，令千金遇交通意外時是跟誰在一起？」一個電視台記者把咪高風遞到倪玉書面前來向他作現場訪問。

强烈的燈光令他們夫婦兩人幾乎無法睜開眼睛。

倪玉書用手撥開咪高風，牽着太太的手，要從記者叢中擠出去。

「倪先生，倪冰小姐出事之前，是在西貢跟島太郎在一起嗎？」另外一個電台記者問道。

幾支咪高風和小型錄音機同時伸到倪玉書夫婦面前來。

「我們甚麼也不知道！」倪玉書搖着頭說。

他們好不容易才擠到急救室門外，兩名警員擋住記者，其中一個問明他們是倪冰的父母，就開門讓他們進內。

急救室內一個穿白袍醫生正在跟一個交通督察談話。

「我們的女兒怎麼樣？」倪太太神情緊張，惶遽地向醫生問道。

這醫生年約四十歲，他望望倪太太，又望望倪玉書，一臉疚歉地對他們說：「對不起！我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了。」

「乖女！」倪太太聽了大叫一聲，發了瘋似的撲向手術床。

三個女護士正在準備把倪冰的屍體包裹移走。倪太太撲前扯開白床布，撫着屍體，呼天搶地的嚎啕起來。

倪玉書走到床前，見到女兒額角有傷口，血流披臉，臉孔扭曲，看來死前曾受到很大的痛苦。他不禁眼眶一熱，潸然淚下。

倪太太撲到丈夫的懷裏，悲傷地放聲大哭……

探員問話　調查死因

在醫院的警方辦事處內，交通警察告訴倪玉書夫婦，倪冰的交通意外是發生在西貢至市區的路上。

倪冰駕駛的跑車，懷疑在高速行駛中失去控制，撞破路邊的石欄，令車彈起翻落五十米高的斜坡下，跑車車頭毀爛不堪。倪冰被駕駛盤夾住，要消防員幾經艱難才能把她救出來。

交通督察還告訴倪玉書夫婦，倪冰在救護車送院途中，曾大量吐血，奄奄一息。送院後，終於疑因內臟嚴重受損，流血過多不治。

交通督察表示，倪冰的眞正死因還要等待法醫官的驗屍結果，及交通部工程人員詳細檢查失事車輛，才能夠公佈。

「那輛失事的跑車不是我們的女兒所有的！」倪玉書說。

「你怎麼會知道？」交通督察納罕地問道。

「因爲我們的女兒才考到駕駛執照不久，還沒有買車子。」倪玉書說。

「我們已經調查過失事車輛的資料。」交通督察說：「車主是島太郎先生，你們大概跟他認識吧？」

「我們跟他沒見過面。」倪玉書搖搖頭說：「因爲，我們一直反對女兒跟他來往。」

「爲甚麼？」交通督察好奇地問。

「因爲，我們夫婦倆都不喜歡

他！」

「島太郎是一個鼎鼎大名的時裝設計師，成功的專業人士，又是鑽石王老五。」交通督察說：「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釣到這樣一個金龜婿，而你們竟然不喜歡他？」

交通督察說着的時候，臉上露出了疑信參半的表情。

「因爲，我們知道女兒跟這斷在一起，遲早會出事！」在飲泣中的倪太太抬起頭來，淚流滿面地打岔答道。

「爲甚麼？」交通督察聞言頓時覺得事有蹊蹺，連忙追問道：「爲甚麼跟島太郎先生一起會出事？」

倪太太正想回答，但被倪玉書搶先說道：「沒甚麼，我太太不喜歡島太郎這個人而已。」

倪玉書說完，拉着太太的手向交通督察告辭。

當他們走出走廊的時候，發覺鎂光閃閃，記者們正圍着一個人拍攝和採訪。

倪玉書夫婦走近去的時候，發覺這被記者們圍着採訪的，原來是島太郎。

「島太郎先生，倪冰是駕駛你的跑車出事的，出事之前，她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一名女記者問。

島太郎沒有回答，臉上露出了凝重又厭煩的表情。

他在記者們的包圍下，舉步維艱地朝急救室這邊走過來。

「島太郎先生……」另外一個男記者把咪高風伸到他面前來，問道：「倪冰已經是第四個與你戀愛而不幸意外死亡的人，你有甚麼感想？」

島太郎仍沒有吭聲，他用厭惡的目光瞪那男記者一眼，猝地撥開咪高風。

這當兒，他驀地發現倪玉書夫婦正擬從走廊的橫門走出去。於是，他大力推開攔在面前的記者，匆匆地追前去。

記者們啣尾跟着他。

「倪世伯，伯母，倪冰她……」島太郎跑到倪玉書夫婦身旁問道。

倪玉書用敵視的目光望他一眼，鼻腔裏重重地「哼」了一聲，別過臉去不理睬他，牽着太太的手，加速了脚步從橫門走出去。

「你這害人精！」滿臉淚痕的倪太太回過頭來，詛咒地罵他一句。

島太郎呆站在門口，目送倪玉書夫婦離開。記者們又重重把他包圍了……

兩日後，失事跑車的檢驗報告證實，雖然車子當時撞破石欄墮落斜坡，全車毀爛不堪。但仍可驗出跑車出事前機件性能良好，煞車系統正常。

所以，跑車失事並非機件故障，而是人爲結果。

而法醫官的驗屍報告，證實倪冰是因駕駛盤猛烈碰撞和緊壓胸腹，令內臟嚴重受損，大量失血而死。

同時，還驗出死者胃液裏有酒精和混有興奮劑的藥物成份。而且，法醫官還從死者陰道裏發現有男性精液，相信死者在出事前曾經發生過性行爲。

警方因接到死者倪冰的父親倪玉書的投訴，認爲這宗交通意外事件有可疑，要求警方進行調查。於是派重案組督察姚華負責調查此案。

姚華審閱過由交通部的意外調查組交來的資料後，率領兩名男女探員，前往西貢島太郎的別墅。

他們在別墅外的路邊停下車子，鑽出車廂，站在別墅的大鐵柵往裏面望進去，見到大草坪的旁邊停着一輛名貴轎車。

一個大約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正赤着上身在洗車。

姚華向身旁的女探員杜麗點頭示意。杜麗伸手按門鈴。

他們見到那在洗車的年輕人聽到門鈴聲，轉過頭來向鐵柵外的他們望了望。

但他却沒有理會他們，繼續洗擦車子，似乎沒有見到他們的存在。

「喂！開門！」站在姚華身旁的探員羅根大聲喊道：「我們是香港皇家警察！」

但那洗車的望也不再望他們。

「他媽的！」羅根緊握着拳頭，大動肝火地罵道。

這當兒，祇見一個菲傭從別墅的台階走下，朝鐵柵前打量一下他們，用英語問道：「你們找誰？」

杜麗掏出證件來揚了揚，道明來意。

菲傭臉上露出驚訝而猶豫的神色說道：「我的主人正在午睡，不知道他會不會接見你們？」

「馬上去喚醒他，不要阻礙我們的調查工作！」姚華神情嚴肅地對她說。

「這個……」菲傭囁嚅地答道。她回過頭來望望那洗車的青年。

那青年却在專心致志地用毛巾在揩抹着車子，沒有向他們這邊望過去。

「你們等一下。」菲傭向姚華他們說完，匆匆走到那青年面前去。

他們見到菲傭在跟那青年說話，那青年一邊聽着，一邊瞪着他們。

他們見到這洗車青年聽完菲傭的話後，伸手拉開車門，探身從車內取出一具手提電話來。

他一邊打電話，一邊仍望着鐵柵外的姚華他們三個人。

打完電話後，他向菲傭點點頭示意。菲傭得到指示後，匆匆走到鐵柵前，把鐵柵上的一扇小鐵門打開，讓姚華他們走進園子來。

「這洗車的是島太郎先生甚麼人？」姚華悄聲向菲傭問：「叫甚麼名字？」

「司機。」菲傭答道：「叫井野。」

她領着他們走上台階。當他們走過井野身邊的時候，井野祇顧在揩抹車子，望也不望他們一眼。

菲傭把他們領進客廳。

客廳裏的日式佈置，令他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菲傭請他們在矮桌前坐下後退了出去。

半晌，菲傭捧了茶出來。給他們奉過茶後，就沿客廳旁的弧形樓梯往二樓走去。過了十分鐘，他們仍然不見島太郎下來。

羅根有點不耐煩，而且，在矮桌前盤腿而坐有點不習慣，終於按不住一邊嘀咕着一邊站起身來。

「對不起！要你們久候了！」這當兒，一把聲音從樓梯上傳過來。

他們轉頭循聲音的方向望過去，見到一個穿着絲質晨褸的俊美男子從樓上沿樓梯走下來。姚華認得這人正是他經常在電視、報刊上見過的設計師島太郎。島太郎趨前來跟姚華握手的時候，一陣陣濃郁的古龍水香味撲進他們的鼻孔。姚華向他道明來意。

他招呼他們重新在矮桌前坐下。

「倪冰是我的親密女朋友，我們還準備結婚，不料……」島太郎先打開話匣子，但說了兩句就神色憂傷地喟嘆一聲，再說不下去。

「根據我從交通意外調查組得到的資料，出事車子是屬於你所有。她駕駛你的車子，事前得到你的同意嗎？」姚華問。

「當然是得到我的同意啦！」島太郎睜大眼睛說：「我們親密到準備結婚的程度，我會不同意嗎？」

「當晚出事之前，倪冰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姚華問。

「嗯。」島太郎點點頭。

「在哪兒？」

「在這裏。」

「你們曾經喝過酒，對嗎？」

「是的，我們喝香檳，吃魚子醬。」島太郎說。

「之後，你們曾經做愛，是嗎？」姚華在記事册上作了記錄後，盯着他問道。

島太郎略一猶豫，點點頭。

跟着，他端起面前的茶杯喝茶。他這個動作似乎是掩飾自己臉上的窘態。

「做愛之前，你們曾吃過興奮藥物嗎？」姚華緊接着問。

「沒有。」島太郎搖搖頭，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

「可是，根據驗屍報告，在死者的胃液裏，除了含有酒精成份外，還有令人興奮的藥物成份。這一點，你如何解釋呢？」姚華直勾勾地盯着島太郎問道。

「如何解釋？」島太郎怔了怔，跟着聳聳肩膊笑着說：「我認爲這句話應該是由我問你，因爲，你是負責調查死因的警探，我不是。我祇能告訴你，當晚我沒有讓她服用過藥物。」

「難道是倪冰暗地裏服了藥物？」姚華沉吟地說。

島太郎又聳了聳肩膊表示不知道。

這時候，羅根和杜麗都站起來，表示要去找菲傭和司機問話。

杜麗瞥見菲傭在偏廳幹活，就走到偏廳去。而羅根則走出園子去找那年輕的司機井野。姚華待兩人離開客廳後，思索一下，繼續向島太郎發問：「倪冰在出事的當晚，是甚麼時候到這裏來？」

「晚上八點三十分左右。」島太郎想了想說。

姚華在記事册上記錄後繼續問：「是她自己駕車來的嗎？」

「不，是我派我的司機去接她。」

「就是在園子裏洗車的那個井野？」

「嗯。」

「到哪兒去接她？電視台？」

「不，到上水。」島太郎說：「她在那裏拍外景。」

「駕那一輛車子去接她？」姚華問：「是那輛後來失事的跑車，還是園子裏那輛房車？」

「房車。」

「你共有多少輛車子？」

「兩輛。」島太郎說：「本來，我已經訂了一輛紅色的保時捷跑車送給倪冰，作爲訂婚禮物，不料……」

說到這裏，島太郎嘆了一聲，略帶蒼白的臉上浮起了黯然神傷的表情。

緘默了半晌，姚華繼續問：「失事的那輛跑車平日很少使用的嗎？」

「比房車使用少，通常都是在假日，井野放假的時候，我自己駕駛用的。」島太郎答道。

「井野可靠嗎？」姚華突然問。

「你認爲他可疑嗎？」島太郎蹙了蹙眉頭反問道。

「不，隨便問問而已。」姚華跟着問：「他是日本人嗎？」

「嗯。」

「他本來是在香港工作的日僑？」

「不。」島太郎搖了搖頭說：「三年前我在日本開時裝表演時認識他的。他本來是東京一間時裝設計學院的學生。認識我後要求我收他爲徒，但給我婉拒了。不料，時裝表演結束後，我飛回香港的時候，在飛機上發現他。原來他鍥而不捨地要跟我到香港來。我告訴他我不會白花時間教人設計的。他表示祇要我肯收他爲徒弟，他可以爲我做任何工作。我見他苦苦哀求，於是就答應了他。但條件之一是要當我的司機。」

「他是住在這別墅裏嗎？」姚華問。

「是的，他住在三樓的一個房間裏。」島太郎答道。

「那晚，倪冰甚麼時候駕車離開這裏？」姚華握着筆，準備紀錄他的答案。

「大概是晚上十一點到凌晨這段時間吧！」島太郎苦苦思索一下，模稜兩可地說。

「你不可以說得確切一點嗎？」姚華皺了皺眉頭問。

「或者……」島太郎撫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又思索了一下說：「是晚十一點三十分至十二點吧！」

「這麼晚了，倪冰爲甚麼不留下來，而要離開呢？」

「因爲，她在第二天早上要乘飛機離開香港到外地拍外景。」島太郎說：「她要回家收拾行裝，所以她堅持要走。」

姚華想了想，拿着筆桿在桌子上輕輕地敲了敲，盯着他問道：「你爲甚麼不親自駕車送她，而讓她這個才領了駕駛執照不久的沒有黑夜駕駛經驗的女孩子獨個兒駕駛一輛大馬力的跑車離開呢？」

「因爲……」島太郎嘆了一口氣，雙手在抓着頭頂油光水滑的頭髮，懊悔地說：「那晚，我跟她做愛後，因爲帶着酒意，感到有點暈眩，而且很疲憊。我勸她留下來不要走，但她堅持要走，迷糊裏她走了我也不知道。」

「你爲甚麼不吩咐你的司機井野開車送她？」姚華問。

「那晚井野載她回來後，就離開別墅到市區找女朋友去了，他整夜沒有回來。」

姚華在記事册上作了一些記錄。抬起頭來時，他發覺島太郎的目光在注視着他的記事册。

姚華遲疑一下，問道：「島太郎先生，你介意我問一些你與倪冰小姐之間的私人問題嗎？」

「那要先聽聽是甚麼問題？」島太郎正色地答道。

「你說準備跟倪冰小姐結婚，她的父母會答應你們的婚事嗎？」

島太郎怔了一怔，然後聳聳肩膀笑着說：「要結婚的是我和倪冰，不是她的父母。他們同意不同意沒有關係。」

「你的意思是……」姚華用筆桿輕輕地敲着記事册，盯着他問：「就算倪冰的父母不同意，你也肯定會與倪冰結婚是嗎？」

島太郎堅定地點點頭，跟着嘆了一口氣說：「可惜天妒紅顏！」

說完，他傷感地垂下頭。

在偏廳那裏，杜麗站在落地長窗前，向正在抹窗門的菲傭問話。

「這別墅裏有多少個人居住？」杜麗攤開小記事簿問。

「三個。」菲傭停下工作，一邊用抹布抹着手，一邊答道：「島太郎先生、井野和我。」

「妳在這裏工作多久？」

「差不多三年了。」菲傭答道。

「妳晚上睡在那裏？」

「在花園旁的小屋裏。」

「你的工作是『一腳踢』？」

「甚麼『一腳踢』？」菲傭納罕地問道。

「『一腳踢』是所有工作一個人包攬的意思。」杜麗問：「妳是嗎？」

菲傭點點頭笑着說：「不錯，我是『一腳踢』，這別墅的一切工作都是我一個人做。」

「倪冰小姐常到這兒來嗎？」

「一個星期大約兩天左右。」菲傭想了想答道。

「你覺得倪小姐這個人怎樣？」

「她長得很漂亮，沒有架子。」菲傭說：「她是島太郎先生認識的幾個親密女朋友中最隨和的一個。」

「平日倪小姐到這裏來是自己乘車，還是司機去接她？」

「有時候是司機接她，有時候是島太郎先生親自陪她回來。」

「離開呢？」杜麗在記事簿上記錄了後繼續問：「她離開的時候，也是司機或島太郎先生駕車送她嗎？」

「是的。」菲傭點點頭說。

「倪小姐從來沒有試過自己駕車離開，是嗎？」

菲傭想了想後，點點頭稱是。

「但是……」杜麗盯着她問道：「為甚麼汽車失事那晚，倪小姐會自己駕車離開呢？」

菲傭搖着頭支吾地說：「那天晚上我侍奉過島太郎先生和倪小姐晚餐後，就回到我自己的房子去。十點鐘左右就睡覺了，甚麼也不知道。」

菲傭還悄聲告訴杜麗，島太郎有一項規矩，他有朋友到訪的時候，除非他特別吩咐，不然，她不能走進主人房來，祇能躲回她自己睡的房子裏去。

「為甚麼？」杜麗納罕地問。

「不知道。」

羅根走到花園，發覺井野已經抹完車，把車子泊回車房裏。

他走進車房，見了井野躺在放平了的座位上，閉着眼睛在假寐。

羅根走到車旁，輕輕地敲車窗。

井野似乎沒有聽見。

羅根大力地再敲了兩下。井野睜開眼睛，見到羅根站在車旁，於是伸手按了按掣鈕。

車窗的玻璃徐徐地降下，車裏傳出了悠揚的音樂聲。

「甚麼事？」井野坐起來問道。

「可以跟你談談嗎？」羅根說。井野聞言從車廂鑽出來，臉上掛起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倪小姐平日到這兒來，都是由你接送的嗎？」羅根問。

井野抱着雙手，靠着車門，態度淡漠地說：「我是司機，接送客人是我的工作。不過，有時候倒是老闆親自接送的。」

「倪小姐出事那晚你在哪兒？」羅根盯着他問。

「那晚我到上水接倪小姐回來後，就出市區找蓓拉。」井野答道。

「蓓拉是誰？」羅根問。

「我的女朋友。」

「你甚麼時候回來？」羅根在記事小冊子上記上了蓓拉的名字後問道。

「整夜沒有回來。」

「在蓓拉的家中？」

「嗯！」

「蓓拉是日本人嗎？」

「是澳洲人。」

「是幹甚麼職業的？」

「時裝模特兒。」井野不耐煩地說：「你問這些幹甚麼？難道倪冰小姐駕車失事與我們有關嗎？」

「我們不會放過任何線索。」羅根答道。

跟着，他向井野問了蓓拉的地址和電話。

井野無可奈何地告訴了他之後，嘴裏忿然地嘀咕着說：「有沒有搞錯，她自己駕車失事，而警方檢查過車子的機件性能良好，沒有遭到被暗中破壞的嫌疑，失事完全是她個人駕駛不小心所致。現在竟然查到我的頭上來，眞是豈有此理！」

羅根沒有理會他的埋怨，繼續向他問了一些問題，直至見到姚華和杜麗從台階上走下來才停止。

僱傭公司　提供內情

姚華回到警署後，將剛才三個人分頭查問紀錄核對一遍，跟着派杜麗去找蓓拉調查，亦證實當晚井野跟她在一起。

調查結果，一切均無可疑之處。於是，姚華向上級呈遞了調查報告，確定倪冰駕車失事死亡是屬於意外。

倪玉書憶述了女兒與島太郎認識、交往及意外死亡的經過後，精神感到很沮喪，臉色也沉了下來。

「你沒甚麼吧？」坐在他身旁的倪太太捉住他的手，關切地問。

「沒甚麼。」倪玉書輕輕地拍拍太太的手背說：「我祇是感到有點累而已。」

藍宇知道倪玉書觸及失女之痛，情緒低落，連忙向祖兒及倪雷打個眼色，起身向他們夫婦告辭。

在回酒店途中，藍宇向祖兒問道：「你認為如何？倪冰的死因有可疑嗎？」

「既然香港警方已經因倪先生的上訴再派人詳細調查後，仍作交通意外案處理，應該是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了。」祖兒說：「不過，我認為值得去調查的是倪冰是否平日都有服食興奮藥物的習慣？」

「據我所知，她是一個品性純良，行為正派的人。」倪雷說：「應該是不會隨便服用那些有損健康的藥物的。」

「照你的推測，她是被人暗中下了興奮藥物在飲品之類的東西裏，讓她服用，對嗎？」藍宇問道。

「我認為有這個可能。」倪雷說。

「對，島太郎說他不知情，可能是在撒謊！」祖兒附和說。

藍宇聽了點點頭。跟着他凝神思索着說：「我倒有一件事情感到奇怪。」

「甚麼事情？」祖兒和倪雷異口同聲地問。

「島太郎是一個時裝設計師，應該是一個唯美主義者。」藍宇說：「我不明白他為甚麼要聘用一個如此醜陋的菲傭？」

祖兒和倪雷經藍宇說起，亦不禁嘖嘖稱奇。

「通常聘請菲傭時，那些年紀較大而樣子平庸的多由主婦選用，為的是怕菲傭年輕貌美會引起丈夫有歪念。」藍宇狐疑地說：「但島太郎孤家寡人，沒有人左右他的選擇，但他為甚麼要僱用一個醜陋的菲傭呢？」

「難道你以為這與倪冰的死有關嗎？」倪雷好奇地問道。

「有沒有關係現在尚言之過早。」藍宇聳聳肩膊說：「但我覺得從一個人的思想行為中去了解和推敲，也是在調查一件沒線索的案件中尋找線索的一種方法。我們先去找林剛幫忙，設法取得與島太郎有關的幾個女死者的資料進行研究。」

藍宇、祖兒和倪雷一行三人，到警署找林剛。

藍宇向林剛道明來意，要求他協助影印包括倪冰在內的四個與倪冰有關，而死於意外的女孩子的死因資料時，林剛臉有難色地說：「老弟，這次你們到香港來是過境性質，而且是你們的蜜月假期，不要為這些已經定了案的意外死亡案件而費心吧！」

「如果能夠查出她們的死是被害的話，我們願意協助香港警察緝拿兇手。」藍宇向祖兒交換一下眼色，然後說道：「就是犧牲了蜜月假期，也是值得的。」

「你們眞是個傻瓜，沒事找事做！」林剛白他一眼，苦笑着說：「難道你們在中央情報局平日沒工作可做，技癢得要到香港來施展嗎？」

「倪雷是我的表弟……」藍宇指了指坐在旁邊椅子上的倪雷對林剛說：「而倪冰是倪雷的堂姊，那麼倪冰總算是與我是有親戚的關係，我怎能坐視她被人謀殺而不理會呢？」

林剛臉上仍有難色，最後正色地說：「我還有幾個月就退休了，不想在退休前出現甚麼岔子。何況，那幾宗案件不是在我管轄的警區，也不是由我經手處理的，所以我愛莫能助了。」

「我明白的。」藍宇點點頭無奈地說。

跟着，他們向林剛告辭。

離開警署，藍宇感到快然。跟倪雷道別後，他與祖兒乘計程車回酒店。

一路上他沉默不語。祖兒看在眼裏，伸手拍了拍他的大腿問道：「怎麼啦？不開心嗎？」

藍宇聳聳肩膊苦笑一下說：「我料不到表姐夫是一個如此怕事的，沒有正義感的人。」

「這倒難怪他的，他快退休吃長糧了。你們廣東人有一句俗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祖兒說：「不過，如果你決意要去查這些案件的話，我倒想到一個可以協助我們的人。」

「是誰？」藍宇追問。

「鄭雄。」祖兒說。

「他……」藍宇疑慮着。

「他一定會幫忙我們的！」祖兒說：「因為我們替他在愛琴海的小島找回了兒子，他正想找機會報答我們哩！」

藍宇聽着，點點頭。

「他退休前是重案組總督察。」祖兒繼續說：「相信仍有許

多現職的警官是他的舊部下同僚。如果由他出面向他們索取那些案件的資料，肯定輕而易舉！」

「對！」藍宇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恍然地說：「爲甚麼我想不起去找他呢？」

說完，他馬上叫司機把車子改駛到中環去……

他們走到鄭雄私家偵探社，碰巧鄭雄正一邊穿着上衣，一邊從他的社長室推門走出來，一副趕着要出外的樣子。

他見到藍宇和祖兒，高興地上前握手，並請他們到社長室去。

「你不是趕着有要事要外出嗎？」藍宇問：「不妨礙你吧？」

「不礙事，太太約了我到菲傭介紹公司去，那地方就在附近，遲一點也不要緊。」鄭雄一邊說，一邊伸手請他們在椅子上坐下。

「你家裏不是已經請了菲傭嗎？」祖兒納罕地問。

「家裏那個菲傭的兩年合約快到期了，太太認爲她工作不太好，想趁機換一個。」鄭雄說：「所以，準備到菲傭介紹公司去看錄影帶選擇一個。」

聽到這裏，藍宇靈機一觸，站起來笑着說：「我倒想到那菲傭介紹公司見識一下，我們邊走邊談好嗎？」

「你們找我沒別的事情嗎？」鄭雄望望藍宇和祖兒問道。

「別令嫂夫人久候，我們的事情可以待會兒才談。」藍宇說。

菲傭介紹公司就在鄭雄私家偵探社的鄰街，不消十分鐘就走到了。鄭太太見到藍宇、祖兒和丈夫一起到來，滿心歡喜地說：「好極了，有你們提供意見！」

菲傭介紹公司的女職員請他們走進一間會客室坐下。

會客室置有一部電視機和錄影機。

女職員待他們坐下後，把兩本照片册遞給他們選擇。

照片册裏貼滿待業的菲傭的全身及半身照片。

他們逐頁翻開，揀了四個樣貌較好的。那女職員就將這四個菲傭的錄像帶逐個在電視機上放出來。

這些菲傭在鏡頭前走動一下，然後作自我介紹。

而那女職員則在旁作旁白，向他們介紹這些菲傭的年齡、身高、文化程度、婚姻及家庭狀況等。

當鄭雄和太太徵詢了藍宇及祖兒的意見，選定了一個菲傭，走到櫃枱前辦理手續的時候，那女職員口裏還誇誇其談地說：「本公司的菲傭質素是全港菲傭介紹公司最高的！」

「那不見得吧！」藍宇打趣地笑着說：「我們見到照片册裏，許多菲傭的樣子並不好看。」

「樣子不好看並不等如質素不好。」女職員睜大眼睛認眞地說：「樣子不好看的往往是家務做得較好的。」

「通常僱用外表較好的多，還是外表較差的多？」藍宇問。

「你猜呢？」女職員笑着反問。

「應該是外表較好的多呢！」

「當然啦！」女職員笑着說：「很少人願意僱用一個醜八怪回家工作。除非做太太的不信任丈夫，怕他與菲傭鬼混。」

「看來你們公司規模不小。」藍宇轉頭張望一下辦公室內的佈置，說道：「應該生意很好吧！」

「是呀！」女職員點點頭說：「全港的菲傭，至少有三分一是由本公司介紹來港工作的。」

「許多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家裏的菲傭也是通過你們僱用的，是嗎？」

「不錯！」女職員興奮起來，說了一大堆光顧他們的影視紅星和歌星的名字。

鄭雄和太太見藍宇和女職員閒聊這些話題，沒有準備離開的意思，心裏暗暗感到奇怪。

但祖兒從藍宇與女職員開始交談的時候，就知道了他的意圖。果然，藍宇又向女職員問道：「那些娛樂圈的人士，他們僱用的菲傭是選標緻的，還是醜陋的？」

「當然是選標緻的啦！」

「你錯了！」藍宇笑着說：「我有一位很有名氣的朋友，就愛僱用樣子醜陋的菲傭。不知道他是不是通過貴公司介紹的？」

「你那朋友叫甚麼名字？」女職員好奇地問。

「島太郎，你聽過這個名字嗎？」

「當然聽過，他是很有名氣的時裝設計師。」女職員說：「常在電視和報紙的圖片中見到他。他的樣子長得蠻英俊的！你說他僱用了一個醜陋的菲傭？」

這女職員說着的時候，臉上流露着不大置信的表情。

一直坐在櫃枱內，無聊地翻閱着娛樂周刊的另一個戴眼鏡的

女職員，這時候抬起頭來搭訕，對藍宇說：「你說的一點也不錯，島太郎先生僱用的菲傭是很醜陋的。」

「妳怎麼知道？」那女職員納罕地問道。

「因爲，島太郎先生也是光顧我們公司介紹的菲傭的。」戴眼鏡的女職員說。

「是嗎？」那女職員抓抓腮幫子，疑信參半地說：「爲甚麼我不知道？」

「那是兩年多前的事。」戴眼鏡的女職員說：「那時候妳還未到這裏工作。」

「奇怪，島太郎先生這麼英俊瀟灑，卻僱用一個醜陋的菲傭。」那女職員大惑不解地說：「我看他的審美眼光有問題！」

藍宇笑着說：「不然就是他女朋友替他選擇的。」

「我記得，那天跟島太郎先生一起到來選擇菲傭的不是女朋友，是一個男的。」戴眼鏡的女職員說。

「是一個男的？」藍宇好奇地問：「那男的是甚麼模樣的？是島太郎先生的父親嗎？」

「不，那個男子約莫二十六、七歲左右……」戴眼鏡的女職員思索着說：「他是個子高高的，眼睛是單眼皮的。」

「這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情了，怎麼你會記得那麼清楚？」祖兒搭訕問道。

「因爲……」戴眼鏡的職員帶點赧意地說：「島太郎先生的俊俏和名氣引起我的注意。而他們在衆多菲傭的照片中，選中了那個最醜陋的令我感到意外。所以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他們爲甚麼要僱用醜陋的菲傭呢？」祖兒好奇地問。

「當時……」戴眼鏡的女職員說：「我心裏感到好生奇怪，在替他們辦理文件的時候，忍不住問道：『島太郎先生，樣子端正的菲傭有很多，爲甚麼你偏要選樣子不好看的那一個呢？』」

「『這個嘛……』島太郎有點靦覥地望望那個朋友，訥訥的欲言又止。

「『是我替他選擇的，免得他存有歪念！』那個朋友瞟島太郎一眼說。

「說完，他們互相拍拍對方的肩膊，哈哈地仰頭笑起來。」

「你知道島太郎那個朋友姓甚麼的嗎？」聽完她的話，藍宇問道。

戴眼鏡的女職員搖搖頭，跟着答道：「不過，我看兩人的熟絡親切態度，猜他們是一對知己朋友。」

「那島太郎的朋友，有島太郎那麼英俊嗎？」祖兒興趣盎然地問。

「樣子雖然沒有島太郎那麼俊俏，但身材高大，亦算得是個英偉的男子。」戴眼鏡的女職員說：「祇可惜他說話的時候怪聲怪氣的，廣東話說得很蹩脚，我懷疑他是由大陸來的。」

離開菲傭介紹公司，在升降機裏藍宇悄聲向祖兒問道：「你猜那個替島太郎選菲傭的男人是誰？」祖兒想了想，搖搖頭。

鄭雄在旁見藍宇和祖兒交頭接耳地談話，心裏料到是怎麼一回事，於是，笑着問道：「怎麼啦！剛才你們在菲傭公司裏，頻頻打聽『狗頭鍘』島太郎的事，是否……」

說到這裏，升降機的門打開，有兩個男女走進來，鄭雄把要說的話在嘴邊停住了，沒有說下去。

藍宇微笑着向鄭雄點點頭，表示給他猜中了。

回到鄭雄私家偵探社，在社長室裏，藍宇向鄭雄道出自己要偵查前後四個與島太郎有關的女孩子的意外死亡的原因。希望鄭雄給予支持和協助。

鄭雄聽完了他的話，毫不猶豫地拍了拍胸膛說：「祇要你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我會爲你赴湯蹈火去做的！」

對於鄭雄毫不考慮就答應了他們的要求，藍宇和祖兒都不禁感到歡欣。

鄭雄聽到藍宇需要倪冰及另外三名意外死亡的女孩子的警方調查資料後，馬上就拿起話筒，分別打電話到那幾個案件發生的所屬警署去，請求他的舊同僚們協助。

不消十五分鐘，他放下電話，把身體往高背椅的椅背一靠，舒展一下四肢，笑着說：「OK！明天中午之前，我會吩咐鄭煒到各警署去拿那些檔案影印本，送到酒店去給你們。」

「鄭先生你眞是神通廣大！」祖兒向鄭雄豎起大拇指讚嘆道：「你辦事的效率比我們中央情報局高得多！」

「過獎了！」鄭雄笑瞇了眼睛說：「我祇是因利乘便，舉手之勞而已！這算得甚麼？」

「你平日因業務上的需要，經常跟舊同僚有聯繫嗎？」藍宇問。

「當然啦！」鄭雄收斂了笑容，認眞地說：「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忙，偵探社的業務就無法發展。」

「那好極了！」藍宇說：「我們調查那些案件時可能會遇到一些障礙或麻煩，到時希望能得到警方的協助。」

「沒問題！這些事兒包在我鄭某人身上！」鄭雄又拍拍胸膛，爽快地說：「如果需要的話，我隨時可以在偵探社裏調兩三個人給你差遣。」

鄭雄的熱誠支持令藍宇和祖兒增加了查案的信心。

藍宇和祖兒回到酒店，發覺放在床頭櫃上的電話閃亮着燈號。

藍宇打電話到酒店的電話總台詢問。電話生告訴他，有一個白蓮達小姐等候他覆電話。

「是誰打來的電話？」躺在床上歇息的祖兒問道。

「白蓮達。」

「白蓮達？」祖兒一時記不起是誰。

「那獵頭公司的女孩子。」藍宇說：「她留言請我們覆電話。」

「準是追問我們是否答應拍廣告的事。」祖兒說。

藍宇在祖兒的身邊躺下來，湊過嘴去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說：「如果不是要偵查案件，我們答應她到上海、北京各地拍廣告，寓工作於蜜月旅行，又可嫌取外快，不失爲一件賞心樂事哩！」

「現在你打電話拒絕她嗎？」

「不！」藍宇把頭枕着雙手，望着天花板說：「我想拖延。」

「爲甚麼？難道你認爲偵查完案件後，還有時間去拍廣告嗎？」

「我是想必要時通過她來認識島太郎。」藍宇說完，爬起床來打電話。

「藍先生，你們考慮得怎樣？」白蓮達一聽到藍宇的聲音，就急不及待地問：「願意拍廣告嗎？」

「這幾天還有一些重要事情要辦，所以暫時還不能確實地答覆你。」藍宇說。

「你們可以給我半天的時間嗎？」

「甚麼事？」藍宇納罕地問。

「廣告公司方面希望你們先進行試鏡，不會花你們太多時間，半天就可以了。」白蓮達說。

「……」藍宇捂着話筒，低聲征求祖兒的意見。

白蓮達聽不到藍宇的聲音，心想：他在猶豫不決，於是連忙繼續說道：「我希望你們先行試鏡，是讓廣告公司方面知道，我給他們推薦的是最佳的人選，免得他們再去另覓演員。」

這邊廂，藍宇得到祖兒點頭同意，待白蓮達說完後就答道：「好吧！既然你一番誠意，我們實在不忍心拒絕你。」

「謝謝！」白蓮達聽了寬懷地問：「你們甚麼時候有空？」

「明天上午好嗎？」藍宇略一思索後說道。

「好的！我馬上通知廣告公司！」白蓮達興奮地說：「明天早上我到酒店去接你們！」

放下話筒，藍宇笑着對祖兒說：「香港人的辦事節奏眞快！」

「我看那白蓮達對你青睞，可能是給你迷住了！」祖兒笑謔地說。

「我不會讓任何女孩子迷倒，祇給你一人迷！」藍宇說着，做起鬼臉，撲到床上去，伸手搔祖兒的胳窩。

祖兒緊抱着兩手，笑得花枝亂顫。

兩人摟作一團，在床上打滾……

查詢司機　發覺有異

翌晨。

藍宇和祖兒剛在房間裏吃過早餐，就接到白蓮達在酒店大堂打上來的電話。

她告訴藍宇，廣告公司派來的車子已經在酒店的門外等候。

藍宇和祖兒匆匆更衣，打了一個電話給鄭雄，把他們去試鏡的事情告訴他。

他們乘升降機落到地下大堂，升降機門打開，就見到白蓮達站在升降機門口等候他們。她穿着牛仔褲，淡藍的絲質襯衣，捲起袖子的白色麻質外衣，太陽眼鏡推上架在前額上，顯得英姿颯爽，朝氣蓬勃。

白蓮達領着藍宇和祖兒走出酒店門口，鑽進停泊在路旁的一輛小型客貨車裏。

客貨車裏已經坐着四五個人。

白蓮達給藍宇和祖兒介紹，他們是導演、攝影師和工作人員。

車子經過了東區海底隧道後

向西貢方面駛去。

一路上，白蓮達像嚮導似的給藍宇和祖兒解說沿途的景物。

最後，車子在一幢西班牙式的洋房門口停了下來。

鑽出車外，祖兒發覺這洋房的款式新穎，不禁讚嘆道：「這房子好漂亮！」

「它的主人也是很漂亮的！」白蓮達笑着說。

說完，她走到鐵柵前按門鈴。

攝影工作人員把攝影器材從車上搬下來。

片晌，一個菲傭從洋房內走出來。

她走到鐵柵前向門外各人打量一下，用英語問道：「你們是誰？」

這菲傭樣子醜陋。藍宇和祖兒互相交換一下眼色，不約而同地低聲說：「這是島太郎的家！」

果然，他們聽到白蓮達向菲傭答道：「我叫白蓮達，昨天已經跟島太郎先生通過電話，他答應讓我們到這裏來拍外景。」

「哦……」菲傭點點頭，一邊拉開鐵柵，一邊說道：「主人已經跟我說過了。請進來！」

「島太郎先生在家嗎？」白蓮達問。

「他還沒有起床。」菲傭說道：「所以請你們不要弄得太響，免得吵醒他。」

這幢三層高的洋房外，有一個偌大的園子。園子左邊有一個橢圓型的游泳池，右邊是一個鋪着綠絨似的大草坪。

拍攝工作就在草坪上和游泳池旁邊進行。一個負責化粧的工作人員把藍宇和祖兒叫到草坪旁一頂太陽傘下，替他們化粧。

而攝影師和助手則忙於在游泳池旁邊和草坪上走動，研究着鏡頭位置和取景的角度。

白蓮達坐在太陽傘下的一張椅子上，看着化粧師給祖兒化粧。

藍宇仰着頭，目光望向面前這洋房的外貌。

這洋房的外貌。髹得雪白的牆壁在陽光下顯得份外炫目。洋房的二、三樓所有的窗子內，都拉閤了紫色的窗幔。

三樓的一個半圓形的陽台的鐵欄河上，站着兩隻黑色的烏鴉。

牠們似乎在對草坪上出現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不停地擺動腦袋，像在窺望和監視着草坪上的情形。

「這兒的環境很不錯！」藍宇回過頭來，向坐在他旁邊的白蓮達問道：「主人就是你對我說過的，那個時裝設計師島太郎先生嗎？」

「嗯。」白蓮達點點頭。

「想不到他是一個如此富有的時裝設計師。」

「他設計的時裝很受歡迎，除了在東南亞地區，包括日本和中國大陸大受歡迎外，最近更加拓展了歐美市場。」白蓮達點燃了一根香煙，吸了一口，繼續說：「所以，他的收入像『豬籠入水』。」

藍宇想再向她問話的時候，導演把一張寫了講詞的稿紙交給他，叫他預先熟讀它。

拍攝之前，白蓮達走進洋房內，向菲傭要了兩杯飲品作道具。

拍攝開始，鏡頭從洋房的外貌搖下，推近坐在彩色的太陽傘下的藍宇和祖兒。兩人態度親暱地低聲淺笑。藍宇端起飲品呷了一口，跟着轉頭望望洋房，然後對着鏡頭笑着說：「這是我們的安樂窩，你們也可以同樣有一個……」他的記憶力特別好，把講詞一字不漏地說完，而且表情自然逼眞。導演高聲叫停後，在場的白蓮達和工作人員都不禁拍手叫好。

頭戴喼帽，鼻樑上架着墨鏡，嘴裏叼着小雪茄的導演，上前大力地拍了拍藍宇的胳膊，豎起大拇指笑着說：「老弟，你是天生吃演戲這行飯的料子，有興趣拍戲嗎？」

藍宇聳了聳肩膊，笑着與祖兒互望一眼，然後答道：「我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演戲的。」

「香港的影圈裏正缺乏像你這樣外形英俊的小生。」導演一臉認眞地說：「如果你肯投身這圈子，我擔保你一炮而紅，成爲天皇巨星！」

祇略識廣東話的祖兒，這回不大懂得導演說的是甚麼，她低聲問站在身邊的白蓮達。

白蓮達用英語給她解說。

「我呢？」祖兒聽完白蓮達的話後，用不鹹不淡的廣東話向導演問道：「我也可以當大明星嗎？」

「當然可以！」導演點點頭說：「不過，你是金髮美女，在荷李活將會比香港更加容易攀上明星寶座。」

「如此說來……」站在旁邊的

白蓮達喜孜孜地打岔說：「他們獲選當這輯地產廣告的演員，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已經有幾個人試過鏡了，我最滿意是這一次。」導演說：「但是，最後決定還是在於廣告公司的上層和客戶。」

「到時請你多美言幾句吧！」白蓮達拍拍導演的手臂，笑着說：「我不會忘記你的幫忙的！」

「你們放心好了！」導演拍了拍胸膛說：「我老龔是伯樂，不會放過任何一匹好馬！」

各人在收拾器材準備離開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在叫着白蓮達。

各人不期然地循聲音的方向仰望過去，祇見洋房三樓的陽台上站着一個穿晨褸的男子。

這男子正是島太郎。

「你好！」白蓮達向他揮揮手打招呼，高聲笑着問：「是我們把你吵醒嗎？」

「你倒有自知之明！」島太郎大聲笑着說：「你別走，留下來向我道歉！同時介紹我認識你的朋友！」

「好吧！」白蓮達點頭大聲應道。跟着，她向藍宇和祖兒問道：「你們有興趣認識島太郎先生嗎？」

藍宇瞧瞧腕錶，再用徵求的目光望望祖兒。祖兒點點頭，他才向白蓮達點點頭答道：「中午我們還有一個約會，希望不會逗留太久。」

其實，此刻他和祖兒的心裏暗忖：這正合我們的意思！

龔導演、攝影師和工作人員先行離開。龔導演臨離開時還不忘回過身來，把自己的名片遞給藍宇說：「有時間打電話給我，讓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詳細地談談。」

望着龔導演跟其他人走出園子，白蓮達低聲對藍宇和祖兒說：「你們不要輕易答應他任何事情。」

「爲甚麼？」藍宇納罕地問。

「因爲……」白蓮達認眞地說：「這個圈子裏到處是陷阱，一不小心就會被人利用。」

「哦……」藍宇恍然。

「所以，如果你想加入這個圈子的話，一定要有一個經理人代你處理一切，這樣你就不會被騙。」白蓮達說。

藍宇一邊聽着，一邊點頭。

白蓮達跟着繼續說道：「我在這圈子浸淫了許久，熟悉圈子裏的一切。而且，我人面廣，認識的人很多。許多新冒起頭的歌星和影視明星想找我當他們的經理人，我都沒有答應。不過，我覺得自己跟你很有緣份。所以，如果你們願意加入娛樂圈，而又想找個爲你們解決一切事務的經理人的話，我是很樂意爲你們效勞的！」

藍宇和祖兒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後答道：「假如我們他日有意加入娛樂圈找生活的話，一定請你做經理人。」

這當兒，他們見到菲傭送走了龔導演等人，關上了鐵柵，朝他們這邊走過來。

「主人請你們三位到客廳裏去坐坐，他馬上就會下來見你們了。」菲傭對他們說。

「你叫甚麼名字？」祖兒問菲傭。

「我叫瑪莉亞。」菲傭答道。

「這裏就祇有你一個人嗎？」祖兒再問。

「還有一個司機。」瑪莉亞說：「這洋房裏連我們的主人島太郎先生在內，共三個人居住。」

「一切雜務和廚房工作都是你一個人負責嗎？」藍宇搭訕問道。

「嗯。」瑪莉亞點點頭。

「那司機不會協助你，幹些雜務嗎？」祖兒問。

「他？」瑪莉亞苦笑着說：「他像半個主人，會做這些下等工作嗎？」

「半個主人？」藍宇故意好奇地問。

這時候他們走到台階前，瑪莉亞想說甚麼，但還是住了口。

瑪莉亞領着白蓮達、藍宇和祖兒走進洋房樓下的客廳裏。

奉過飲品後，瑪莉亞退了出去。

白蓮達仍在繼續說着一些游說藍宇加入娛樂圈，並且請她當經理人的話。

藍宇和祖兒一邊敷衍着她，一邊瀏覽着客廳內的日式佈置。

片晌，客廳旁的弧型樓梯傳來細碎的腳聲。他們朝樓梯望過去，見到島太郎從樓上走下來。

他的頭髮梳得油光水滑，臉上的皮膚白淨細嫩得如羊脂白玉。

他穿着米黃色的暗花絹質晨褸，脖子上圍着一條白色的絲巾。

他身上散發着古龍水和沐浴露的幽香的氣味。

白蓮達站起來迎上去，她和

島太郎互相吻一下臉頰爲禮。

在白蓮達給藍宇和祖兒介紹，互相握手的時候，藍宇感覺到他的手柔軟得像女孩子纖細的手。

「我們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藍宇故意思索着對島太郎說。

「在酒店的升降機裏。」島太郎微笑着說。

他的微笑很迷人，他嘴角泛着兩個小小的酒窩，逗得人有上前吻一下的衝動。

「在酒店的升降機裏？」藍宇抓着腮幫子，故意與祖兒面面相覷。

「那天我在酒店二樓的宴會廳裏有一個時裝表演。」島太郎說道：「我從酒店樓上乘升降機下來的時候，在升降機裏碰見你們。」

「哦……」藍宇故作恍然地說：「原來是我們看時裝表演的那一天碰見過，難怪有點面善。」

「島太郎先生，你的記性眞好！」祖兒嫣然地笑着說。

「幹我們這行的，對美的事物特別容易感覺。」島太郎笑着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對如此俊美的男女！」

「你自己呢？」白蓮達打岔笑道：「你不也是俊美得令人目炫嗎？」

島太郎聽了，有點忸怩地笑着，露出了一點女兒態。

藍宇看在眼裏，心裏突然閃過一個疑問：他是個女扮男裝，抑或是同性戀者嗎？

藍宇望望身旁的祖兒。祖兒的眼神顯得有點迷惘，正轉過臉來與他交換一下眼色。

她的目光告訴藍宇，她與他有着同一個疑問。

這當兒，他們瞥見一個身材高大的年輕男子匆匆地從樓梯上走下來，逕自走出客廳外去。

「他是我的司機井野。」島太郎待他們的目光移回來的時候說道。

「井野？」藍宇故作驚奇地問：「他是個日本人嗎？」

「嗯。我三年前到日本搞時裝表演的時候，他因爲崇拜我，他拜我爲師，但給我拒絕了。但他死心不息追到香港來願意當我的司機。」

島太郎說着話的時候，見到藍宇低頭瞧腕錶，於是問道：「你們有要事嗎？」

「嗯。」藍宇點點頭抱歉地說：「約了一個朋友到酒店來見面，看來我們要告辭了，眞對不起！」

「別客氣，有幸認識你們……」島太郎一邊與他們握手，一邊笑着說：「以後有機會多點聯繫。」

說完，他俯身從矮茶几的下格，拿起一個精緻的小盒子。他打開它，從裡面拈起兩張粉紅色的名片來，分別遞給藍宇和祖兒。

當他把名片遞給祖兒的時候，深邃迷人的眼睛盯着她，語態摯誠地說：「要是你能做我的時裝模特兒，將會令我的作品更具魅力，你會考慮嗎？」

祖兒莞爾地笑了笑，向藍宇望了望，然後回答道：「我行嗎？」

「一定行，對於美的東西，我是從來不會走眼的！」島太郎說。

「我已經是他的經理人了！」白蓮達在旁半說笑，半認眞地說：「有甚麼你跟我這個紅粉經理人說好了。」

「是眞的嗎？」島太郎有點錯愕地望望祖兒和藍宇問道。

藍宇和祖兒相對笑了笑。

「我們還沒決定呢！」藍宇笑着說。

說完，他低頭再望望腕錶。

「不用急，我叫司機送你們回去！」島太郎說。

在送他們前往園子草坪旁的車房去的時候，島太郎還一路上游說祖兒當他的模特兒。

他表示可以用世界頂級時裝模特兒的酬金來聘用她。祖兒從藍宇的目光裡得到暗中示意，點頭答應會回去考慮一下。

走到車房門口，他們見到井野正在抹車。藍宇發覺他有一張輪廓分明，粗獷中帶着英氣的臉孔，一雙單眼皮的眼睛露出點慧和精明的神采。

「井野，你送藍宇先生和祖兒小姐回酒店去。」島太郎對井野吩咐道。

「是的！」井野必恭必敬地鞠了個躬道。

跟着，他扔掉手中的抹布。連忙拉開後車廂的門，伸了手請藍宇和祖兒上車。

當白蓮達想跟着鑽進車裏的時候，島太郎伸手拉她一下說：「白蓮達，妳有空留下來跟我聊聊天嗎？」

「好的。」

白蓮達說完，向藍宇和祖兒揮手道別。

井野駕着名貴房車，載着藍

宇和祖兒駛出別墅。

藍宇回過頭來，見到島太郎與白蓮達站在一起向他們揮手。

「你的主人島太郎先生是一個熱誠而好客的人！」藍宇打開話匣子對井野說道。

他發覺井野一次又一次地從後望鏡外窺望他。

井野的眼神在窺望時顯得有點異樣。

藍宇因他的眼神而心裏產生了一種難以描摹的感覺。

「你們是第一次認識島太郎的嗎？」井野又從後望鏡中望藍宇一眼，問道。

「嗯。」藍宇說：「剛才在聊天的時候，他談起了你。」

「他說了些甚麼？」井野揚了揚眉問道。

「他說你是日本人，對時裝很有興趣。」祖兒打岔說：「爲了拜他爲師，迢迢千里從日本追到香港來當他的司機。」

藍宇發覺井野聽完祖兒的話後，嘴角牽着一絲笑意。

「他是一個很值得崇拜的人。」井野一邊扭動駕駛盤把車子拐彎，一邊笑着說道。

「他有沒有在設計時裝方面指導你？」祖兒問道。

「祇偶然一點點吧！」井野聳了聳肩膊說：「事實上他太忙了，尤其是近來他的心情不太好。」

「爲甚麼？」祖兒納罕地問。

「他的未婚妻在一宗車禍中死了。」井野嘆了一口氣說：「中國有『天妒紅顏』這句話，她是一個美麗而溫柔的女孩子。」

藍宇和祖兒聽後不約而同地「哦」了一聲，露出惋惜的表情。

緘默了一會，藍宇故意說道：「島太郎先生似乎已經忘記了哀傷了。」

「他很善於掩飾自己的情緒。」井野說道。

「你似乎很了解島太郎先生。」藍宇笑了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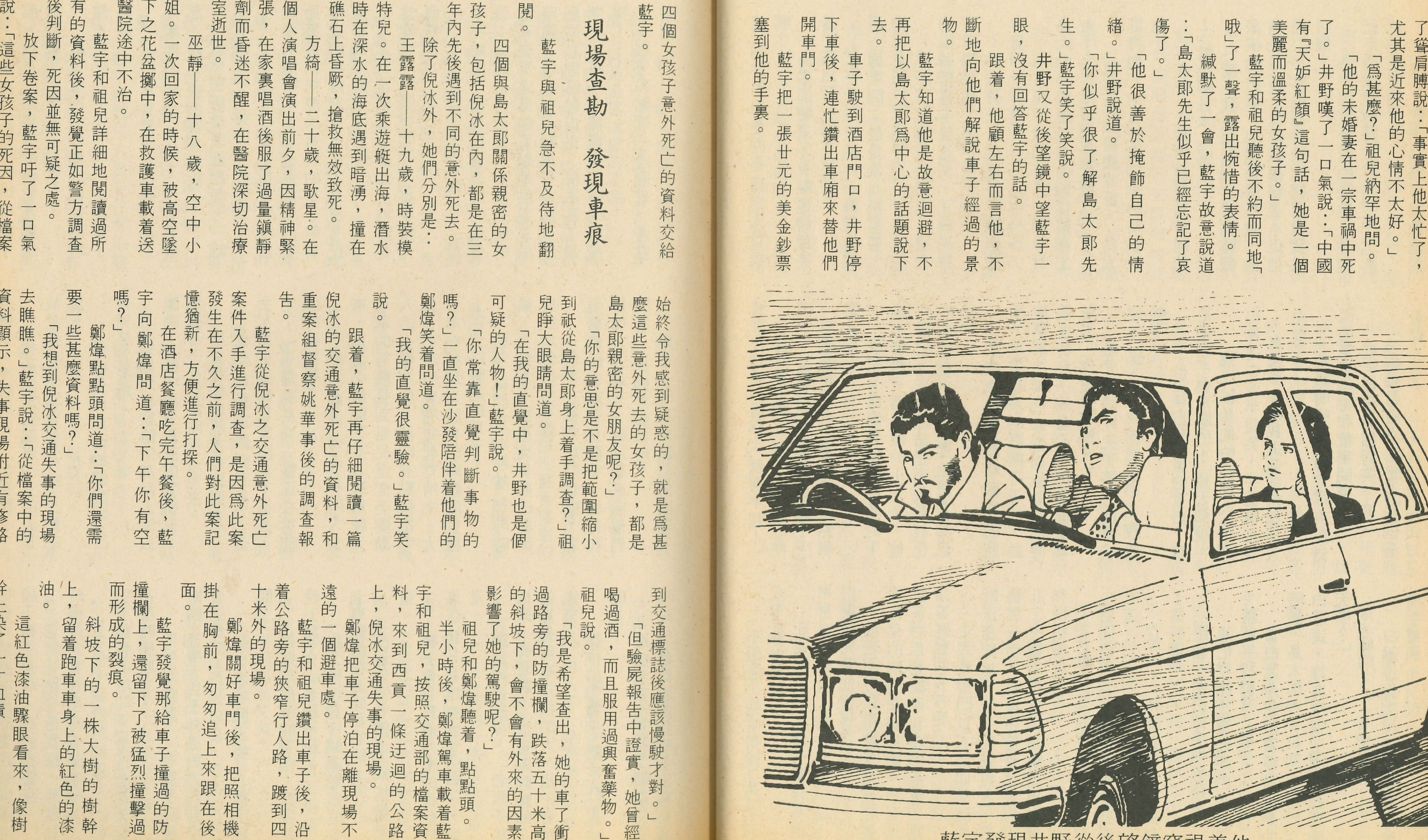
井野又從後望鏡中望藍宇一眼，沒有回答藍宇的話。

跟着，他顧左右而言他，不斷地向他們解說車子經過的景物。

藍宇知道他是故意迴避，不再把以島太郎爲中心的話題說下去。

車子駛到酒店門口，井野停下車後，連忙鑽出車廂來替他們開車門。

藍宇把一張廿元的美金鈔票塞到他的手裏。



藍宇發現井野從後望鏡窺視着他。

井野婉拒把鈔票交還藍宇，藍宇不肯收回。兩人推推讓讓的時候，藍宇發覺井野有意無意間握了握他的手。

他感覺到井野的掌心滲着汗水。

在藍宇的堅持下，井野終於收下了鈔票。他鞠躬道謝的時候，那點慧的眼睛向藍宇深切地望了一眼。

走進酒店大堂，祖兒回頭瞥見井野已駕着車子離開，於是對藍宇說：「你有沒有發覺，井野常偷偷地望你，那眼神很懾人。」

藍宇點點頭說：「很奇怪，他看來有點緊張，掌心在滲着汗。」

這當兒，他們發覺鄭煒從酒店大堂裏的一張沙發站起身，向他們走過來。

「你們認識了島太郎，對嗎？」鄭煒笑着向他們問道。

「你怎麼知道？」藍宇問。

「我見到島太郎的司機載你們回來。」鄭煒說。

「我們也沒想到會這麼快就認識了他。」藍宇笑着說：「這麼巧的，原來白蓮達借他的別墅替我們拍試鏡。」

回到樓上的房間裏，鄭煒把從警署取回來的與島太郎有關的四個女孩子意外死亡的資料交給藍宇。

現場查勘　發現車痕

藍宇與祖兒急不及待地翻閱。

四個與島太郎關係親密的女孩子，包括倪冰在內，都是在三年內先後遇到不同的意外死去。

除了倪冰外，她們分別是：

王露露——十九歲，時裝模特兒。在一次乘遊艇出海，潛水時在深水的海底遇到暗湧，撞在礁石上昏厥，搶救無效致死。

方綺——二十歲，歌星。在個人演唱會演出前夕，因精神緊張，在家裏唱酒後服了過量鎮靜劑而昏迷不醒，在醫院深切治療室逝世。

巫靜——十八歲，空中小姐。一次回家的時候，被高空墜下之花盆擲中，在救護車載着送醫院途中不治。

藍宇和祖兒詳細地閱讀過所有的資料後，發覺正如警方調查後判斷，死因並無可疑之處。

放下卷案，藍宇吁了一口氣說：「這些女孩子的死因，從檔案紀錄中找不到可疑之處。但是，始終令我感到疑惑的，就是爲甚麼這些意外死去的女孩子，都是島太郎親密的女朋友呢？」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範圍縮小到祇從島太郎身上着手調查？」祖兒睜大眼睛問道。

「在我的直覺中，井野也是個可疑的人物！」藍宇說。

「你常靠直覺判斷事物的嗎？」一直坐在沙發陪伴着他們的鄭煒笑着問道。

「我的直覺很靈驗。」藍宇笑說。

跟着，藍宇再仔細閱讀一篇倪冰的交通意外死亡的資料，和重案組督察姚華事後的調查報告。

藍宇從倪冰之交通意外死亡案件入手進行調查，是因爲此案發生在不久之前，人們對此案記憶猶新，方便進行打探。

在酒店餐廳吃完午餐後，藍宇向鄭煒問道：「下午你有空嗎？」

鄭煒點點頭問道：「你們還需要一些甚麼資料嗎？」

「我想到倪冰交通失事的現場去瞧瞧。」藍宇說：「從檔案中的資料顯示，失事現場附近有修路工程。照道理倪冰駕駛的車子看到交通標誌後應該慢駛才對。」

「但驗屍報告中證實，她曾經喝過酒，而且服用過興奮藥物。」祖兒說。

「我是希望查出，她的車了衝過路旁的防撞欄，跌落五十米高的斜坡下，會不會有外來的因素影響了她的駕駛呢？」

祖兒和鄭煒聽着，點點頭。

半小時後，鄭煒駕車載着藍宇和祖兒，按照交通部的檔案資料，來到西貢一條迂迴的公路上，倪冰交通失事的現場。

鄭煒把車子停泊在離現場不遠的一個避車處。

藍宇和祖兒鑽出車子後，沿着公路旁的狹窄行人路，踱到四十米外的現場。

鄭煒關好車門後，把照相機掛在胸前，匆匆追上來跟在後面。

藍宇發覺那給車子撞過的防撞欄上，還留下了被猛烈撞擊過而形成的裂痕。

斜坡下的一株大樹的樹幹上，留着跑車車身上的紅色的漆油。

這紅色漆油驟眼看來，像樹幹上染了一片血漬。

斜坡的野草上，仍零星地散

滿了玻璃碎片。

玻璃碎片在太陽下閃閃發光。

藍宇發覺，公路的中央還清晰地留下車子煞掣時，輪胎與地面磨擦留下的十多米長的痕跡。

藍宇站在路旁，仔細地觀察這從車子輪胎形成的長長的痕跡時，發現另外有兩道較淺的痕跡。

這兩道較淺的輪胎痕跡與上述的輪胎痕跡的方向成四十五度角。

祖兒見藍宇對着路面的痕跡蹙着眉頭思索，於是問道：「你認爲這些煞停車子形成的痕跡是倪冰駕車失事那晚留下去的嗎？」

「根據交通部的資料紀錄，這些輪胎痕跡長度和位置，應該是那晚留下來的。」藍宇摸着下頷思索着說：「奇怪！」

「奇怪甚麼？」祖兒問。

祖兒和鄭煒好奇地等待藍宇的回答。

藍宇却一聲不响，走前去在路中央蹲低身子來，仔細地審視着那兩道較淺的痕跡。

然後，他站起身來，循着痕跡的方向往前走到路的另一邊。

他發覺那邊有一條隱蔽的私家小路，他走到私家小路的中央，朝那兩道較淺的痕跡瞄了瞄。站在公路路旁的祖兒及鄭煒對於藍宇的舉動感到好奇。

藍宇走回到他們的面前的時候，祖兒忍不住問道：「你發現了甚麼？」

「我認爲負責倪冰這件交通意外案件的警司可能工作上有疏忽。」藍宇臉色凝重地說。

祖兒和鄭煒面面相覷，一時不明白藍宇所指的是甚麼疏忽。

「不是嗎？」藍宇指着那兩道較淺的痕跡：「負責處理此案的交通警員祇把倪冰駕駛的車子煞車形成的痕跡紀錄下來，却沒有紀錄那兩道較淺的痕跡。」

「你認爲那兩道較淺的痕跡是當晚同一時間形成的？」祖兒睜大眼睛問。

「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藍宇點點頭，轉身指着公路的遠處說：「我們可以假設，倪冰駕駛的跑車從那邊風馳電掣地駛過來的時候，這邊有一輛車子從路口隱蔽的私家路駛出來，倪冰爲了避開它，車子失控撞向右邊的防撞欄……」

祖兒和鄭煒一邊聽着一邊點着頭。

「你認爲肇事後，那輛車子怕惹麻煩，不顧而去？」鄭煒問。

「我甚至懷疑那車子上的人是故意造成這次交通意外的！」藍宇說。

「那祇是你自己的假設吧？」祖兒笑了笑說。

「我們到私家路的那戶人家去瞧瞧！」藍宇沒有正面回答祖兒，挪動步子往私家路那邊走去。

祖兒和鄭煒跟在他後面走。

他們從私家路路口往上走去。原來這條私家路並不很長，走了一分鐘就見到一幢正在拆卸中的建築物。

一輛滿載碎磚破瓦的大卡車，正沿小路駛下來。那駕駛大卡車的司機見到祖兒這個美艷動人的金髮女郎，登時有點神不守舍，不禁呶着嘴吹起口哨來。大卡車在拐彎出路口的時候險些撞上從公路駛過的車子。

藍宇他們走近建築物的時候，見到有一個用大貨櫃改裝而成的地盤的辦事處。

一個坐在辦事處門口的，看更模樣的老頭子見藍宇、祖兒和鄭煒走近過來，就站起來向他們問道：「你們來幹甚麼？」

藍宇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走在他身後的鄭煒人急智生，連忙從口袋裏掏出記者證來向這老頭子揚了揚說：「我們是警探。」

老頭子聽見是警探，態度登時變得友善起來。

「老伯，我們想知道……」藍宇上前和氣地問：「這地盤每天是甚麼時候收工？」

「下午六點鐘。」老頭子眨着眼睛答道。他不知道對方爲甚麼會這樣問。

「晚上沒有開工嗎？」藍宇再問。

「拆樓是危險的工作，誰肯在晚上開工？」老頭子說。

「收工後沒有日間運坭頭的大卡車停泊在這條私家路上嗎？」

「沒有。」老頭子搖搖頭答道。

「晚上會有其他外來的車輛駛進這條私家路來嗎？」藍宇再問道。

「應該沒有吧……」老頭子搖搖頭，笑着說：「這兒黑黝黝的，就算是駕車拍拖的人，也不會駛進來。」

「你肯定嗎？」藍宇盯着他問。

「這個……」老頭子期期艾艾地說：「最低限度我晚上沒有見過

外來的車輛駛入。」

藍宇見老頭子有點兒畏怯，於是伸手拍拍他的胳膀笑着說：「謝謝你！」

跟着轉身向祖兒和鄭煒示意離開。

老頭子吁了一口氣，望着這三個自稱警探的陌生人的背影，有點像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他們爲甚麼問這些晚間在路上泊車的問題。

三個人沿私家小路走下去的時候，藍宇對祖兒和鄭煒說：「剛才那老頭子說晚上沒有車輛駛進這私家路來，你們知否證明了一個甚麼問題？」

他說完後望望祖兒，又望望鄭煒。

「證明你的推測錯誤。」鄭煒搶着說：「倪冰的交通意外，根本不是受一輛從這私家路走出的車子影響而釀成！」

藍宇聽笑了笑，轉頭問身旁的祖兒：「妳呢？妳認爲如何？」

「我認爲那老頭子證實平日沒有其他車輛駛進這私家路來停泊的話，那麼……」祖兒想了想說：「當晚停泊在私家路路口，伺機駛出去的車子，肯定是有目的的！」

「對！」藍宇興奮得拍拍祖兒的胳膊說：「我向地盤那老頭子查問，就是希望這樣的答案。」

這時候他們從私家小路走出公路。藍宇吩咐鄭煒用照相機拍攝路中央的輪胎痕跡，又拍攝私家路與公路之間的幾個不同角度的位置。

跟着，因爲沒有尺子，藍宇便從路邊拔了兩株小草，分別根據輪胎痕的闊度而截了長短。然後用紙巾小心翼翼地包着小草，放進祖兒的手袋裏。

藍宇站在路旁張望，見到不遠處的公路旁，有幾間興建中的洋房。

因爲這些洋房是在斜坡上興建，承建商借用了地盤的公路的地面放置建築材料。所以，公路上離地盤五十呎左右的地方，豎起了一個「前面修路」的路牌，以警惕駕車行駛這公路上的司機注意。

藍宇他們三人信步往那地盤走去。

地盤門口左邊有一間架搭在公路旁斜坡上的木屋。

木屋門側懸掛着「地盤售樓處」的木牌。

藍宇站在這木屋門前，回頭向公路上剛才他們拍攝及量度輪胎痕跡的地方望去。

他發覺這裏可以清楚地看見那邊的車輛駛過的情形。

「阿煒，這回又要你重施故技了！」藍宇抬頭望望地盤售樓處的門口，笑着對鄭煒說。

「冒警是犯法的，小心給人家拆穿。」祖兒在旁說。

「別擔心，這回我用自己眞正的身份。」鄭煒笑着說。

說完，他率先步上這地盤售樓處的木樓梯。

售樓處門側的小露台上，一個腦袋包裹着白布的印度人司閽，正斜靠在木欄杆在打盹。

鄭煒、藍宇和祖兒步上樓梯的聲音把這印度人驚醒。他睜開眼睛望望他們，然後向門口伸了伸手，懶洋洋地說道：「買樓請進裏面！」

說完，他又閉上疲憊的眼睛繼續打盹。

他們走進售樓辦事處。

辦事處內有兩個職員，兩人閒得無聊，正在下棋對弈。

他們見到進來了三個人，連忙把棋盤推到一旁，其中一個笑臉迎人地問：「三位是想買樓的嗎？」

「我是×報的記者，這兩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是到來查案的。」

這兩個職員聽見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名字，神情登時顯得有點驚訝。

「甚麼案件？」其中一個瘦個子的職員納罕地問。

「不久以前的一宗凌晨跑車失事，衝下斜坡的交通意外。」藍宇指了指辦事處的窗口外說。

「是那個叫倪冰的電視藝員車禍死亡那宗案件嗎？」另一個職員恍然地問。

「是的。」藍宇點點頭。

這兩個職員聽了面面相覷。那瘦個子的聳聳肩膊說：「你們怎麼會查問到這兒來？」

「這地盤離那發生車禍的地點不遠，我們想知道，這裏有沒有人目睹當時的情形？」藍宇說。

「當時是深夜，在地盤上工作的人都休息了，有誰會目睹車禍發生的情形？」瘦個子職員不以爲然地笑了笑說。

「有員工在地盤裏睡覺嗎？」藍宇想了想問。

「沒有。」

「有沒有看更的？」藍宇問。

「有的。」瘦個子職員指了指

門外說道：「如果你們要查問甚麼的話，去問守門的那個印度人吧！」

藍宇道謝後，與鄭煒、祖兒走出售樓辦事處。

門口那個印度司閽睡着了。他張着口，響着鼻鼾，兩隻蒼繩伏在他那濃密的虬髯上。

藍宇趨前去俯低身，輕輕地拍了拍他那毛茸茸的手。

他睜開眼睛，見到藍宇站在面前，連忙站起了身子，用手背拭了拭嘴角流出來的唾液，疑惑地問道：「甚麼事？」

藍宇向他道明來意。

他聽後遲疑了一下，猛搖着頭說：「我甚麼也不知道。」

鄭煒湊前去，瞪了瞪他，正色地問：「你常在值班的時候睡覺的嗎？知不知幾年前，你有個同鄉因爲值班時睡覺被警方檢控？」

這印度司閽給鄭煒這一嚇，登時心怯起來，連忙囁嚅地說道：「我今天有點不舒服，所以……」

「我只想你告訴我們，那件交通意外發生的當晚，你是不是也在值班的時候睡覺？」藍宇打斷他的話題道。

印度司閽想了想說：「那晚不是我當夜班，所以我甚麼都不知道，只從第二天的報紙上看見那段跑車失事的新聞。」

「那晚是誰當夜班的？」藍宇問。

「我的一個同鄉。」

「今天他也是當夜班嗎？」

「嗯。」印度司閽點點頭，瞧瞧腕錶說：「他快回來接我的班了。」

話間，他們見到一個同樣是用白布包着腦袋的印度人，從木樓梯走上來。

「是他嗎？」藍宇向印度司閽問。

「是的。」他點點頭。

那走上來的印度人見三個陌生人望着自己，不禁納罕地問：「甚麼事？」

「他們要找你查問那天晚上交通意外的事。」印度司閽指了指不遠處發生過車禍的現場，對這位同鄉說。

這印度人叫卡度星。他承認那天晚上是他當夜班，而且，車禍發生後還是他打電話向警方報案的。

「當時是晚上幾點鐘？」藍宇問。祖兒在旁邊從手袋裏掏出筆記簿來作記錄。

「接近十二點。」卡度星答。

「當時你坐在這裏嗎？」藍宇指了指地板問。

「不，我在辦事處裏面。」卡度星指着辦事處裏說。

「你在辦事處裏，怎麼會知道公路那邊發生車禍呢？」祖兒打岔問。

「當時我坐在窗下的寫字枱前閱讀畫報，突然聽到了一聲巨響，於是馬上站起來朝窗外望去。」卡度星憶述道：「見到一團紅色影子翻下斜坡。」

「一團紅色的影子？」鄭煒好奇地打岔問道。

「我定睛一看……」卡度星繼續說：「原來是一輛紅色的車子。」

「那是深夜時分，你能看清楚是車子？」藍宇問。

「那天晚上的月光很明亮，而且，車子失事的位置附近，剛好有一盞路燈，所以我能把它辨別出來。」卡度星說。

「我希望你仔細地想一想……」藍宇拍一拍卡度星的肩膊，誠懇地問：「當你往公路上望過去的時候，有沒有見到其他的車輛經過？」

「那時候才接近十二點，當然還有其他的車輛經過。」卡度星說。

「我的意思是說在那紅色車子失事的一刹那。」藍宇補充說。

「好像有一輛車子駛過。」

「你肯定嗎？」祖兒在旁插口道。

「應該是沒有看錯的。」卡度星再想了想，肯定地說。

藍宇心裏不禁暗喜。他與祖兒及鄭煒交換一下眼色後，再向卡度星問道：「那輛車子是甚麼顏色的？」

「應該是灰色或者是銀色的，這點我看得不太清楚。」卡度星皺着眉頭思索着說：「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有一點我感到奇怪。」

「是甚麼事情？」藍宇問。

「照當時的情形，那輛灰色或銀色的車子的駕駛者，應該是目睹那輛紅色的車子失事的。」卡度星說：「但是，那駕駛者卻沒有把車子停下來察看及救人，而且飛快的把車子駛走了。」

「你看見那車子的駕駛者是男的，還是女的？」藍宇問。

卡度星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那輛車子裏有多少個人？」藍宇又問道。

「車子駛得很快，一霎眼就消失了，我看不清楚。」卡度星說。

「那是一輛甚麼類型的車子？」藍宇追問道：「客貨車？房車？還是吉普車？」

「是房車。」卡度星肯定地說。

「是甚麼牌子的房車？」

「不知道。」卡度星搖搖頭說：「我對汽車沒有認識。」

「是大的房車，不是小的房車？」祖兒打岔問道。

卡度星想了想，答道：「應該是小房車。」

「可是……」祖兒翻閱一下手中的檔案資料，盯着他問道：「爲甚麼你沒有向警方提供這些資料？」

「我怕麻煩。」卡度星聳了聳肩膊說：「我在這兒當看更工作是不准請假的。我怕警察把我召去問話，所以沒有出來承認是自己打電話報警的。」

「但警方可以根據電話的記錄，查到報案電話從這地盤裏發出的！」鄭煒打岔說。

「不錯，事後警察查到這兒來。」卡度星說：「但我信口撒謊說是一個駕車者到這售樓辦事處來拍門借電話報警的。」

對於卡度星有問必答的合作態度，藍宇感到很滿意。所以，臨走的時候，往他手裏塞了一張紅色的百元面額鈔票。

藍宇、祖兒和鄭煒回到酒店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

藍宇的情緒顯得很興奮。事前他壓根兒沒想到這次現場查勘，意外地發現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

牽涉之人　愈來愈多

吃晚飯的時候，藍宇、祖兒和鄭煒在一起興致勃勃地討論案情。

「你認爲卡度星所說的，在車禍時經過現場的灰色或銀色的小房車是與倪冰的交通意外有關嗎？」祖兒呷了一口餐酒向藍宇問道。

「如果卡度星說的是事實的話，那是極有可能的。」藍宇說：「因爲，按常理那駕駛者應該下車救人，除非心中有鬼。」

「你認爲那駕駛灰色汽車的人是誰呢？」鄭煒問。

「極可能是一個與倪冰或島太郎認識的人。」藍宇思索着說：「不排除涉及桃色糾紛。」

「會是倪冰的前度男友……」祖兒脫口而出地說：「那個當見習律師的劉斌嗎？」

「對！」鄭煒附和說：「他被倪冰拋棄，因愛成恨，有謀殺的動機，值得我們懷疑！」

「我們該去查問一下劉斌，倪冰發生交通意外的當晚，他在哪兒？」祖兒說。

藍宇聽了他們的話後，想了想說道：「我記得在倪冰的喪禮上，倪雷沒有向我提過這個人物，難道他沒有參加弔唁？」

「打電話問問倪雷吧！」鄭煒說道。

說完，他從身旁那載照相機的工具袋裏掏出手提電話遞給藍宇。

藍宇接過電話打給倪雷。

在電話中，倪雷告訴藍宇，劉斌的確沒有參加倪冰的喪禮，因爲，他情場失意，一氣之下，遠赴歐洲旅行去了……

「在倪冰交通失事那天，他已經離開香港去旅行沒有？」藍宇向倪雷問道。

「聽說已經離開了。」倪雷在電話中說：「在倪冰舉殯後一個星期，他才從法國飛回來。」

「他的話可靠嗎？」

「他大概不會撒謊吧！」倪雷好奇地反問：「你爲甚麼要查問這些？」

「我懷疑倪冰是被人故意造成交通意外而不幸罹難的！」藍宇說。

「你懷疑是劉斌？」倪雷失聲叫起來。

「現在還不能肯定。」藍宇說：「我要調查每一個與倪冰交往過的人。所以，要證實一下劉斌在倪冰發生交通意外當日，是否不在香港，這個你不用替我再去查問他，我會設法從人民入境事務處翻查出入境紀錄。」

「我有甚麼可以效勞的？」倪雷忽然對查案的事情感到興趣，在電話向藍宇問道。

「劉斌有沒有私家車？」藍宇問。

「有的。」

「你知道是一輛甚麼牌子的車子嗎？」

「不知道。」倪雷說：「我只聽說他是有私家車，但是沒有見過他那輛車子。」

「你可以替我打聽一下……」藍宇說：「劉斌的車子是甚麼牌子、車牌號碼、顏色、和每天泊在甚麼地方？」

「樂於效勞！」倪雷爽快地答應了。

放下電話，藍宇對鄭煒說：「明天早上，你把拍攝到的輪胎痕的照片冲晒出來。」

「我們拿去跟劉斌的車子的輪胎對照一下，是嗎？」祖兒笑着說。

「嗯。」藍宇點點頭說：「而且，我們已經量度了那輪胎痕的闊度，到時可輕易地辨別劉斌的車子是不是那晚經過交通失事現場的車子。」

吃完晚飯後，藍宇到酒店大堂的櫃圍前，向酒店職員借了一把尺子。

當祖兒從手袋裏掏出一塊紙巾來放在櫃面上，小心翼翼地把紙巾打開。藍宇用尺子仔細地量度紙巾上的一根截斷過的青草時，三個在櫃圍內的酒店職員湊前來，好奇地觀看着。

「這是一根甚麼草兒？」其中一個女職員忍不住好奇地問。

「香港的野草。」藍宇打趣地笑着說。

「跟其他的野草有甚麼分別？」另一個女職員俯前察看着問道。

「它比其他地方的野草青綠一點，可口一點。」藍宇收斂笑容，認眞地答道。

「可以吃的青草？」三名女職員面面相覷，不約而同地問。

「不錯！」藍宇正色地說：「我是植物學家，我說它可以吃，就可以吃！這根草兒送給你們嚐嚐，味道可眞不錯哩！」

藍宇說完，留下那根青草，牽着祖兒往升降機走去。

走到升降機裏，兩人再忍不住了，「噗嗤」一聲大笑起來……

＊　＊　＊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倪雷打電話來告訴藍宇——劉斌的車子每天早上八點三十分左右，便駛進中區天星碼頭前的停車場裡停泊。

他還說了劉斌的車子的車牌號碼及車身的顏色。

放下話筒，藍宇拍案與奮地對祖兒說：「劉斌的私家車是灰色的！」

「極可能是卡度星在倪冰交通失事那晚便見到那輛車子！」祖兒說。

「對！極度可能！」

藍宇說完，馬上打電話給鄭煒，叫他到酒店來跟他們會合，一起到中區去。

半小時後，鄭煒匆匆來到酒店。他除帶來冲晒了的昨天拍攝的照片外，還帶了一把小捲尺，準備作量度輪胎之用。

當鄭煒知道劉斌的車子是灰色的時候，情緒也登時興奮起來。

三人匆匆乘計程車到中區天星碼頭前的停車場。

他們在停車場的二樓找到了劉斌的車子。

那是一輛灰色的日本製造的小房車。

藍宇和鄭煒蹲下身來，仔細地把照片中輪胎痕的條紋與小房車輪胎的條紋比較。

他們發覺兩者的條紋完全一樣。

藍宇跟着從鄭煒手中接過小捲尺，親自小心地量度輪胎的闊度。

輪胎的闊度跟藍宇在交通失事的現場，用野草量度的長度亦完全一樣。

藍宇和鄭煒與奮得互相擊起掌來。

「你們來看！」祖兒在一旁突然指着小房車車頭的防撞「泵把」叫了起來。藍宇和鄭煒趨前察看，他們發覺防撞「泵把」有碰撞過的痕跡，上面還沾了一些紅漆油。

藍宇馬上向祖兒要了一張紙巾，然後用一條鑰匙小心翼翼地把沾在「泵把」上的紅漆油刮落在紙巾上。

藍宇把紙巾小心地摺好了，交給祖兒放進手袋裏。

「眞是人心叵測，沒想到劉斌這廝竟然是害死倪冰的兇手。」鄭煒搖搖頭，感慨地說。

「我看不一定是他吧！」祖兒說：「其實還有許多疑點需要我們去研究分析的。」

「我想聽聽你對各疑點的見解。」藍宇點點頭，微笑着對祖兒說。

「首先，在倪冰發生交通意外那天，劉斌正在歐洲旅行。」祖兒說：「假如我們到人民入境事務署調查記錄，証實他當時的確已離境外遊的話，他就有不在場的証據。」

藍宇聽着，點點頭。

「另外有一點值得懷疑的是……」祖兒繼續說：「假設他眞的想殺害倪冰的話，他會不會蠢到使用自己的私家車呢？而且會不會事後不把失事跑車車身沾了的紅漆油擦掉呢？」

「可能他當時是想跟倪冰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但撞車後，他却無恙，怕得要死的駛車離開現場哩！」鄭煒搶着說。

「這點，待我們調查過劉斌的出入境紀錄後就會淸楚了。」藍宇說。

於是，藍宇請鄭煒要求他父親鄭雄協助辦兩件事：

一：翻查劉斌在倪冰交通失事前後日子的出入境紀錄。

二、調查倪冰當晚所駕駛的，屬於島太郎的紅色跑車被撞毀後的下落。

與鄭煒在停車場分手後，藍宇和祖兒乘計程車回酒店等候他的調查結果。

他們踏進酒店大堂，就瞥見白蓮達站在電話間打電話。

白蓮達剛好轉過頭來見到他們，連忙放下話筒，跑過來笑着對他們說：「我正準備打電話到房間去給你們哩！」

藍宇和祖兒沒想到白蓮達會來找他們。藍宇心裏面盤算着如何遣走她，免得她阻礙他們的查案工作的時候，白蓮達從她那掛在肩上的大布袋裏，掏出一盒錄像帶來遞給他說：「你們昨天拍的試片拷貝，我印了一套給你們。」

「怎麼樣？我們演得還可以嗎？」祖兒伸手搶接了錄像帶，笑着問。

「你們猜猜！」白蓮達故作不快和無奈的表情說。

祖兒望望藍宇，藍宇聳聳肩膊，漫不經心地說：「看來你這個經理人做不成了！對嗎？」

白蓮達「噗嗤」地笑了起來說：「情況剛剛相反，拍攝廣告的合約已交到我的手裏，只要你們肯揮筆簽個名字，就可以先獲得二萬美元的片酬的一半——一萬美元的訂金！」

藍宇和祖兒聽到了，感到有點意外，不禁互相交換一下眼色。

白蓮達從大布袋裏掏出一份合約來遞給藍宇，笑着說：「如果你們肯與我簽經理人合約的話，我敢擔保你們三年內，在香港電影、電視和廣告界紅透半邊天！」

「我們還須要詳細考慮一下。」藍宇瞧瞧合約的內容後，把它交還給白蓮達說道。

「是否嫌片酬太少？」白蓮達見藍宇的表情冷淡，似乎興趣不大，連忙說道：「或者，你們給我一個數目，我馬上去廣告公司跟他們談談。」

「那麼說來，廣告公司對我們的演出是很滿意了！是嗎？」祖兒見白蓮達表情緊張，不禁笑着問。

「嗯。」白蓮達點點頭說：「他們看過錄像帶後，都驚爲天人，認爲不作第二人想。所以，他們叫我馬上來找你們。」

藍宇聽後笑了笑說：「除了片酬我們要考慮外，還要考慮時間問題，所以，過幾天才能答覆你。」

白蓮達再三叮囑藍宇和祖兒早日決定後打電話給她，才離開酒店。

藍宇回到房間，剛坐下來，瞥見祖兒把手中的錄像帶放在桌子上的時候，突有所悟地站起來對她說：「我們找鄭雄去！」

說完，他拿起剛擱在桌子上的錄像帶，拉着祖兒的手往外走。

「有甚麼重要的事情嗎？」祖兒見藍宇神情認眞，不禁納罕地問。

「去鄭雄的偵探社裏，用他的錄像機看錄像帶。」

「很急於一睹自己昨天拍片的表現嗎？」祖兒「噗嗤」地笑起來說。

「不是這個原因。」

「那麼是甚麼？」

「昨天進行拍攝的時候，我發覺有些東西令人疑惑，要從錄像帶上去求證一下。」藍宇說。

兩人匆匆乘計程車到中區鄭雄私家偵探社去。

鄭雄見到他們到訪非常高興，把他們招呼進他的社長室裏去。

把錄像帶放進錄像樓放映後，藍宇把遙控器拿在手中。

螢屏上出現了藍宇和祖兒。當螢屏上的藍宇對着鏡頭說台詞的時候，藍宇馬上按了按遙控器的定格鍵，然後轉過頭來向祖兒和鄭雄問道：「你們看出有甚麼特別的地方沒有？」

鄭雄和祖兒聞言集中注意力往螢屏中細看，但沒有找出甚麼特別的地方。

兩人先後向藍宇搖搖頭。

「你們瞧瞧背景中的別墅三樓的窗口！」藍宇笑着說。

這時候，鄭雄和祖兒發覺到別墅的三樓窗口有兩個人在張望。

陽光正照射着窗口，鄭雄和祖兒清楚地看見，窗口站着的是兩個光着上身的男人。祖兒離開

座位，湊到螢屏前仔細地察看後不禁嘖嘖稱奇地叫起來：「是島太郎和他司機井野！」

「那是誰的房間？」鄭雄納罕地問：「怎麼他們會光着身子在一起？」

「別墅三樓是有島太郎的睡房和他司機井野的睡房。」藍宇說：「不論那窗門是在誰的睡房裏，主僕兩人赤體相向共處一室，就令人產生疑竇！」

「對！」鄭雄拍案附和說：「他們的主僕關係很曖昧，內裏一定有蹊蹺！」

「他們會是同性戀者嗎？」祖兒突有所悟地說。

「我也正這樣想！」藍宇說。

「可是，如果島太郎是同性戀者的話，他爲甚麼要跟倪冰戀愛，而且暗訂終身呢？」祖兒懷疑地說。

「這正是問題所在！」藍宇點點頭說：「我們可朝這個方向去偵查倪冰交通失事的案件，順籐摸瓜，相信很快就會查個水落石出來！」

看完錄像帶後，藍宇、祖兒和鄭雄在一起研究案情。

這時候，電話響了起來。

鄭雄接聽電話，聽完放下話筒，對藍宇和祖兒說：「我托人翻查劉斌的出入境紀錄，已證實倪冰交通失事之前三天，他已乘飛機離開香港，在倪冰喪禮一星期後才回港。」

「如此說來，他肯定與該案無關了。」祖兒說。

「但也不能排除他主使別人，在他離開香港後謀殺倪冰。」鄭雄說。

「不過……」藍宇想了想說：「他大概不會愚蠢到讓那兇手駕駛自己的車子行兇吧！」

三人討論間，電話又響了起來。

這次打電話來的是鄭煒，他告訴藍宇，在油塘灣一間汽車修理廠裏，找到當日倪冰駕駛的屬於島太郎所有的紅色跑車。

藍宇向他問了修理廠的地址，囑咐他留在廠內等候。

鄭雄放下偵探社的工作，親自駕車載藍宇和祖兒到九龍油塘灣去……

來到那間汽車修理廠，他們見到鄭煒已經站在門口等候。

原來，倪冰交通失事後，警方扣留了那輛倪冰駕駛的紅色跑車作詳細的檢查，在定了案後，才把跑車交還車主島太郎。

因爲車子撞向路邊的防撞欄，衝下斜坡後，車頭部份已經毀爛不堪。所以，從警方手中收回車子後，島太郎索性把它賤價賣了給汽車修理廠。

汽車修理廠的東主向該車的製造商訂購車頭部份的外殼及零件，準備把車子進行大修翻新，然後高價出售。

藍宇、祖兒和鄭雄在鄭煒的帶領下走進修理廠內，一眼就見到那輛破爛的紅色的車子給擱置在廠房內一個角落裏。

因爲鄭煒事前已跟車房東主打了招呼，所以他們可以隨意走到那紅色的車子旁邊。

他們圍着車子進行仔細審視。

藍宇叫鄭煒向修理廠的技工借了一支攝子，然後從車身上刮下一些漆油來，以便拿去化驗。

鄭雄發現車子的左邊車門有一處被撞凹的地方。

「你們看！這可能就是那輛灰色小房車撞到的地方！」

藍宇湊前察看，從車上這被撞過的痕跡可以推測到當晚那輛小房車撞向它的角度。

他不明白警方爲甚麼會忽略了失事車輛曾與另一輛車子相撞過這一點。

藍宇吩咐鄭煒從不同角度，把這輛毀爛了這車子拍攝下來。

離開汽車修理廠後，鄭雄駕車送藍宇與祖兒回酒店的途中，藍宇對鄭雄說：「我想知道井野的女朋友蓓蒂的日常生活情況，和一張她的照片，你可以給我幫忙嗎？」

「沒問題。」鄭雄答應了後跟着問道：「你認爲她與案件有關嗎？」

「我想從她那裏去了解井野。」

「警方不是已經向她查問過嗎？」祖兒說。

「我不想作公事上的查詢。因爲，這樣與警方調查所得的結果將沒有分別。」藍宇說道：「我想用私人身份，先與她結識，然後從中打探一些井野的私生活情況。」

祖兒用白眼瞪他一下，揶揄地說：「爲甚麼你沒想到利用我去接近井野呢？那不是更直接了當嗎？」

「你別呷醋好嗎？」藍宇伸出手去握着她的手笑着說：「我是爲了你的安全，不想你受到傷害。」

「你認爲井野那斯有嫌疑？」

鄭雄從後望鏡中望藍宇一眼，問。

「我說過，這是我的直覺。」藍宇笑了笑說。

回到酒店後，藍宇打電話給倪雷：「你可以介紹劉斌給我認識嗎？」

「當然可以！」倪雷跟着納罕地問：「你爲甚麼有興趣認識他，是否與調查倪冰的交通失事的案件有關？」

「嗯。我想向他了解一些事情。」

「你想甚麼時候見他？」

「愈快愈好。」

十分鐘後，倪雷覆電話給藍宇，告訴他約了劉斌在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酒店的咖啡座與他見面。藍宇準時乘升降機落酒店的一樓咖啡廳。祖兒因爲感到有點疲倦，在房間裏休息，沒有與藍宇一起。剛走進咖啡廳，藍宇就瞥見倪雷在一張面海的桌上，向他揮手打招呼。藍宇走近去的時候，坐在倪雷身旁的一個青年站起身向他伸出手來。倪雷給他們作了介紹。這樣子長得純厚耿直的青年正是劉斌。劉斌顯得落落大方，寒暄幾句坐下後，就向藍宇說道：「倪雷告訴我，你是因爲調查倪冰的眞正死因而想見我。雖然倪冰死前的一段日子已經沒有與我來往，她已經不愛我，但她的死訊令我失眠了幾個晚上。我想，如果她沒有遇上島太郎的話就不會發生意外。」

藍宇發覺劉斌說話的時候，聲調漸轉低沉，情緒顯得有點哀傷。

劉斌說到最後，還低聲嘆了一口氣。

「到歐洲旅行的時候，你的私家車停泊在哪兒？」藍宇問。

「借了給一個在將軍澳居住的同事使用。」劉斌答道。

「你的這位同事認識倪冰嗎？」

「他知道倪冰曾是我的女朋友，因爲倪冰是當紅的電視藝員，所以他認識她，但他們彼此沒有見過面。」劉斌答完後納罕地反問：「你爲甚這樣問，難道你懷疑我的這位同事與案件有關嗎？」

「這個暫時不能肯定。」藍宇表情嚴肅地問：「你知道自己的私家車，可能在倪冰失事的那一晚，曾經與她駕駛的跑車發生過碰撞？」

「有這麼一回事？」劉斌錯愕地揚起眉，有點不置信地問。

「我說可能，是因爲那從你的車子的「泵把」上刮下來的油漆，和倪冰駕駛、失事撞毀的車子上的油漆，拿去化驗還未有化驗報告，所以未能百分之一百證實是否你的車子。」

「那可眞奇怪了！」劉斌嘖嘖稱奇地說。

「你有沒有發覺你的車子的『泵把』，有被碰撞過的痕跡？」藍宇問。

「我沒有留意。」劉斌搖搖頭說。

「你借車給他的那個同事，爲人如何？可靠嗎？」藍宇問。

「他是個好好先生。」

「他借用你的車子期間，晚上把車子停泊在甚麼地方？」

劉斌搖搖頭表示不清楚。

「你可以介紹我認識他，讓我向他查問一下嗎？」藍宇說。

「可以的，他正在寫字樓加班，我打電話給他，叫他下班後馬上到這兒來！」劉斌說完，立即拿起手提電話，打電話回律師樓去……

約莫過了四十五分鐘，一個穿着整齊的男子匆匆走近咖啡座來。

劉斌向他招手。

他走到劉斌面前，望望藍宇和倪雷，然後對劉斌說：「原來你跟朋友在一起！」

剛才劉斌打電話給他的時候，沒有跟他說叫他到酒店咖啡座的原因，所以令他感到有點意外。

這時候，劉斌給藍宇和倪雷介紹，這男子叫彼德，是律師行的文員。

劉斌跟着向彼德道明原因的時候，他的表情顯得有點緊張地說：「藍先生，你可能是弄錯了吧！我從來沒有試過深夜駕車的。」

「九月十五日，倪冰小姐交通失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兒？」藍宇盯着他問。

「在家裏。」彼德毫不思索地答道：「我每天吃過晚飯後，都跟太太一起看電視，直到十一點四十五分左右，看完了『最後新聞』後，就洗澡及上床睡覺了！」

「你自己有私家車嗎？」藍宇問。

「四年前是有的。」彼德說：「後來搬家到將軍澳居住，爲了減輕開支，我把車子賣了。」

「你借用劉先生的車子，那十幾天晚上把它停泊在甚麼地方？」

藍宇問。

「我家附近有塡了海的空地，我每天下班駕車回家，就把車子停泊在那裏。」

「你有沒有發覺，在九月十五日晚上曾經給人偷偷開走車子，事後又把車子泊回原處？」藍宇問。

彼德一臉狐疑地望着藍宇，不置信地搖搖頭。

「你知道車子曾經與別的車子碰撞過嗎？」

彼德點點頭說：「我發覺『泵把』上沾有紅色的漆油，我料是因晚間空地沒有燈光黑黝黝的，有人泊車時不小心碰到的緣故吧！」

當藍宇向他表示，懷疑劉斌的車子曾經與倪冰駕駛的紅色跑車碰撞過時候，他驚訝得張着口，許久沒閤攏下來。

坐在旁邊的劉斌打岔問道：「彼德，說實話，你當晚有沒有把車子借給別人？」

「沒有。」彼德搖搖頭說。

「有沒有人可以證明九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你整晚在家裏沒有外出呢？」藍宇盯着彼德，問道。

「我太太可證明。」彼德衝口而出答道。

「除了太太，還有其他人嗎？」藍宇再問。

彼德想了一想搖了搖頭：「沒有。」

「太太不能爲你證明。」藍宇說。

「爲甚麼？」彼德納罕地問。

「因爲她是你的至親的人。」藍宇說道：「要是在法庭上作證的話，證供將不會被承認。」

「你以爲我是那個駕車碰撞過倪冰的車子的人嗎？」彼德睜大眼睛，驚愕地問。

劉斌也以狐疑的目光望着藍宇。

藍宇笑一笑說：「『眞金不怕洪爐火』，如果沒有做過壞事的話，你是不必理會別人怎樣猜想的。」

「對！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彼德點點頭說。

在彼德離開後，劉斌和倪雷也向藍宇告辭。臨行時，劉斌緊握着藍宇的手誠懇地說：「藍先生，如果倪冰的死是被謀殺的話，我希望你能早日查出眞兇，爲她昭雪。」

藍宇回到酒店房間，見到祖兒在床上睡着了。

他沒有叫醒她，讓她繼續安睡。所以，他坐在桌子前翻閱有關的檔案。

晚上七點半鐘的時候，鄭煒打電話來，說要到酒店來找他們。

祖兒給電話鈴聲驚醒。她待藍宇放下話筒後，舉起雙手要藍宇擁抱自己。

藍宇撲到床上擁吻她。深深的一吻後，祖兒偎在他的懷裏，幽幽地說：「你似乎爲了查案忘記了我們正在度蜜月。」

藍宇微俯低頭，輕輕地吻她的額角，柔聲說：「你忘記了嗎？我是得到你同意後，才開始插手調查倪冰的案件的。」

「但是……」祖兒一邊動手解開着他的襟鈕，一邊吃吃笑地說：「我並沒有同意你冷落我。」

藍宇聽了，「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他動手要替祖兒寬衣解帶。

「先洗澡去！」祖兒推他落床說。

查詢蓓蒂　何以爲生

藍宇瞧瞧腕錶，笑着說：「鄭煒三十分鐘後就來找我們，我們要迅速行事！」

說完，他匆匆地脫光衣服，走進浴裏去……

鄭煒在酒店二樓的餐廳裏打電話到房間給藍宇和祖兒的時候，他們雲雨方歛，正躺在床上喘着氣。

兩人連忙起床穿衣，十分鐘後，雙雙攜手走進餐廳。

鄭煒待他們坐下後，把一張照片遞給藍宇。

照片中是一個棕色頭髮的洋女郎。

「蓓蒂？」藍宇問道。

「對，她是時裝模特兒。」鄭煒說：「澳洲人，身高五呎九吋，三圍：三六、二四、三六。」

祖兒聽了伸手搶過照片來看。

這是蓓蒂在天橋上表演時所拍攝的。她的身材高挑，樣子甜美。祖兒把照片交回藍宇的時候，瞟他一眼問道：「你說她美嗎？」

藍宇接過照片，瞧了瞧後點點頭說：「樣子和身材都不錯，但要是跟你相比，她還是略遜一籌。煒，你說是嗎？」

「對對！」鄭煒連忙附和地說：「她當然沒有嫂子那麼天色姿國色！」

「你甚麼時候教曉了鄭煒油腔

滑調？」祖兒嬌憨地白了藍宇一眼，嗔笑着問道。

跟着大家都笑了起來。

在點過了菜後，鄭煒將一份蓓蒂的個人資料交給藍宇。

蓓蒂今年二十三歲，未婚。來港三年。最初在一間澳洲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商業機構當秘書，去年轉行當模特兒。

「井野認識她有多久？」藍宇向鄭煒問道。

「應該是當了模特兒之後吧！」鄭煒說：「因爲，每次島太郎有時裝表演，都有聘請她參加演出。相信井野是在這種情況下與她認識的！」

「香港每個星期都有時裝表演的嗎？」藍宇想了想，問道。

「不一定有。」

「那麼，她單靠做時裝模特兒的收入如何能夠維持生計？」藍宇納罕地問。

「雖然上天橋的時裝表演不是常常有，但是……」鄭煒說：「據我所知，時裝模特兒經常被一些製衣廠聘請，到廠裏去穿着製成品，讓外國來的買家欣賞。」

「哦……」

藍宇恍然。

「同時，她們還不時接到一些廣告拍攝，所以，生活是不成問題的。」鄭煒繼續說。

「她跟誰一起居住？」藍宇問。

「獨居。」鄭煒說：「她在魷魚灣租了一個住宅單位居住。」

「魷魚灣在甚麼地方？」坐在藍宇身旁的祖兒搭訕問。

「將軍澳。」

「將軍澳？」藍宇錯愕地叫起來：「這麼巧也是住在將軍澳！」

鄭煒和祖兒狐疑地望着藍宇，一時間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說……」藍宇分析道：「剛才我在咖啡座裏，認識了一個也是住在將軍澳地區的人。」

「是誰？」祖兒和鄭煒異口同聲地問道。

「彼德。」藍宇說：「這人是倪冰前度男友劉斌的同事，劉斌歐遊時把車子借給他。」

「他們兩者之間是認識的嗎？」祖兒好奇地問。

「不知道。」藍宇思索着說：「但是，倪冰交通失事的線索却牽涉到他們。」

「難道他們都是嫌疑人物？」鄭煒睜大眼睛問。

「是否嫌疑人物尚待深入調查。」藍宇說：「我所說的牽涉到他們，是倪冰的前度男友劉斌的車子，懷疑在倪冰交通失事的現場，曾與倪冰駕駛的車子碰撞過。而劉斌的車子當日是借給彼德使用。蓓蒂是井野的女友，而井野是島太郎的司機。警方向井野調查的時候，他供稱案發當晚是在女友蓓蒂的家裏度宿。蓓蒂的家在將軍澳。而彼德也把車子停在將軍澳他家附近的空地上。所以，我相信事情可能另有蹊蹺。」

祖兒和鄭煒點點頭。

「根據調查，知道蓓蒂差不多每晚都到中環蘭桂坊的一家酒吧裏喝酒。」鄭煒說：「我相信白蓮達一定會認識她，如果你想與她認識的話，可以請白蓮達給你介紹。」

「我想在一個偶爾的場合，不用別人介紹自行認識她。」藍宇笑了笑說：「這樣對調查工作會較好。」

「以你這麼英俊蕭灑，認識女孩子肯定是輕而易擧的事。」鄭煒笑着說。

「這點尚算托賴，我的確從來沒有失過手。」藍宇莞爾地說。

「臭美！」祖兒噘噘嘴，白他一眼打岔說。

藍宇瞥見祖兒臉上閃過一絲不快，雖然她很快就用笑容掩飾了。所以，他連忙伸過頭去，在她的粉臉上輕輕吻了一下說：「親愛的，我這次去接近那蓓蒂小姐，純屬爲了調查命案，絕無私心。何況，她雖然漂亮，但跟妳一比，還是相形見絀，無論美貌或氣質，都比你略遜一籌。」

「你就是靠這張塗了蜜糖的嘴去哄人家歡喜！」祖兒嗔笑着說。

吃完晚餐，藍宇到洗手間小溲的時候鄭煒跟着走了進去。

他走到尿槽前，站在藍宇的身邊，低聲對他說：「蓓蒂偶爾也經營副業的。」

「副業？」藍宇納罕地問：「甚麼副業？」

「應召女郎。」

「哦……」藍宇恍然地說：「中外的烏鴉一樣黑！在美國也有許多時裝模特兒暗地裏幹醜業。」

「這樣你認識蓓蒂就比較容易多了！」鄭煒拍拍藍宇的胳膊，做了個鬼臉笑着說。

「你光顧過她沒有？」藍宇笑着打趣地問道。

「我不喜歡牛高馬大的外國女人，做愛時像個小孩子爬在母親身上吮奶似的！」鄭煒自嘲地笑着

說：「同時，髣髴一葉小舟飄蕩在汪洋大海裏！」

聽他這麼一說，藍宇忍俊不禁「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晚上。

十一點鐘的時候，鄭煒帶藍宇來到中環蘭桂坊。

藍宇曾到過兩次香港，今晚才第一次到這酒吧林立，充滿歐美情調的街道來。

街上有許多金髮碧眼的人在來來往往。藍宇似乎懷疑自己是走在三藩市的街道上。

鄭煒領他走進街尾的一間門外閃亮着霓虹招牌的酒吧。

這酒吧並不很大，祇有二十多張桌子和一個小水吧前面幾個座位。

小水吧旁邊有一個小小的舞台，白色的鋼琴前，一個頭髮鬈曲，膚色黧黑的菲律賓樂師在彈奏着。

電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題曲，通過琴音，在酒吧的空間迴盪，如斯地幽怨動人。客人們都不敢高聲說話，恐怕會打擾了此刻酒吧裏浪漫的氣氛。

鄭煒領着藍宇在門側的一張桌子旁坐下。

一個穿高衣領無袖子的白襯衣、短花裙的女侍者走到鄭煒和藍宇面前。

鄭煒向她叫了兩杯啤酒。這女侍者走開時，忍不住回過頭來偷偷望藍宇一眼。

鄭煒用手肘輕輕推藍宇一下，低聲地說：「你這人可眞的不簡單，一進來就引得女侍應向你偷偷送秋波！」

藍宇莞爾地笑了笑。

跟着，他游目四顧。煙霧迷濛裏，他發覺酒吧裏所有桌子都差不多坐滿了客人。

而到來光顧的客人華洋參半，彼此相處融洽。

「她還沒有來。」鄭煒低聲向藍宇說道。他以爲藍宇的目光在搜索蓓蒂。

「看來這酒吧的生意眞不錯哩！」藍宇問道：「其他的酒吧也是這麼旺場嗎？」

「通常在晚間，蘭桂坊所有酒吧的生意都很不錯。尤其是假期及週末的時候，差不多每一間酒吧都客似雲來。」

說話間，那女侍應端了兩杯啤酒走到他們面前。

她把酒杯放到藍宇面前的桌子上的時候，俯低着身，故意遲遲不挺起腰，讓身上那鬆了兩顆鈕扣的襯衣，露出她那兩個豐腴的乳房來。

鄭煒用手肘偷偷地撞藍宇一下。藍宇莞爾地笑了笑。

女侍應向藍宇送了一瞥秋波。敷了濃厚脂粉的臉上堆滿笑容地問道：「先生貴姓？」

「小姓藍。」藍宇答道。

「姓林？」

「不，是藍色的藍。」藍宇更正說：「不是雙木的林。」

「喔！這個姓很少見的。」女侍應乘機自我介紹說：「我叫雲妮。你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光顧的，是嗎？」

「嗯。」

「我覺得你有點面善。」雲妮說：「你是電影明星嗎？」

「你猜他是誰？」鄭煒在旁笑着打岔道。

雲妮注視着藍宇，微蹙着眉心思索了片晌，然後指着他，恍然地說：「我認出來了！你是尊龍！」

藍宇與鄭煒聞言不禁相視而笑。

「我猜對了！是嗎？」雲妮雀躍地問道。

藍宇想開聲否認，鄭煒暗暗拍一下他的大腿，搶先說道：「你祇猜對一半。」

「祇猜對一半？」雲妮望望鄭煒，再狐疑地審視藍宇，大惑不解地問。

藍宇望望鄭煒。鄭煒笑着向他打了個眼色。

「嗯。」藍宇轉過頭來對雲妮莞爾地笑了笑說：「你祇猜對一半。」

「不！」雲妮嗔笑着說：「別作弄我！你是尊龍！」

「你站起來讓她瞧瞧！」鄭煒推推藍宇，對他說。

藍宇如言站了起來。

雲妮的目光由上而下地打量着他。

鄰近的幾張桌子的男女客人，都把好奇的目光投到藍宇的身上。

「知道我爲甚麼說你祇猜對一半嗎？」鄭煒笑着對雲妮說。

雲妮茫然地搖搖頭。

鄭煒向她招招手，故作神秘地示意她走到他的身旁來。

雲妮走到鄭煒身邊，躬着身，把頭湊近他。

藍宇坐下來，微笑着望着他們，不知鄭煒會跟她說些甚麼？

祇見鄭煒把嘴湊到雲妮的耳邊，輕聲地說話。雲妮一邊聽

着，一邊睜大眼睛，好奇地望着藍宇。

「原來是這樣！」雲妮聽完鄭煒的話，向藍宇嫣然一笑說。

雲妮扭着屁股走開後，藍宇向鄭煒問道：「你對她說些甚麼？」

「我對她說……」鄭煒笑着說：「你是尊龍的孿生兄弟，長得比尊龍稍高了一點。」

「看來她倒信爲眞哩！」藍宇笑了起來。

這時候，鄭煒突然用手肘碰了碰藍宇，悄聲道：「蓓蒂來了」

藍宇向門口望過去，瞥見一個身材高挑而健美的洋女郎推門走進來。

她那一頭長而鬈曲的棕色的頭髮披在肩膊上，帶着一點野性的風姿。

她穿着白色的雪紡背心和披着長及膝際的黑色嗶士闊袍。

她走路的姿勢優美，高聳的、沒有戴胸圍的乳房隨着步子而跌盪着，吸引了在場的人的目光。

她走到水吧櫃圍前，在高圓櫈上坐了下來，熟絡地向酒保要了一杯洋酒。

「這回要瞧你的泡妞本領了！」鄭煒笑着對藍宇說。

「我是情場殺手，從來沒有女人逃得出我的指縫！」藍宇把右手抓揑一下，向鄭煒眨眨右眼，做了個鬼臉說。

說完，他站了起來，向水吧櫃圍那邊走過去。

他在蓓蒂身旁的高櫈上坐下。

蓓蒂拿起酒保推到她面前的酒，呷了一口，轉個頭來望藍宇一眼。

藍宇正向酒保招招手，然後指了指蓓蒂手中的酒杯說：「我要一杯跟她要的一樣的酒。」

說完，他向蓓蒂笑了笑。

蓓蒂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

藍宇並不與她的目光接觸，他望向酒保。當酒保斟完酒，把酒杯從桌面熟練而準確地推到他面前的時候，他一邊接住酒杯，一邊對酒保說：「把整瓶酒給我。」

酒保如言把那瓶洋酒放到藍宇的面前。藍宇端起酒杯，一口氣把杯中的酒喝得涓滴不剩，然後把空杯放在桌面。

藍宇轉過臉來望望蓓蒂。

蓓蒂正在望着他，她連忙垂下頭避過他的目光。

「你能一口氣把杯中的酒呷光嗎？」藍宇指了指她手中的、尚餘小半杯酒的酒杯問道。

蓓蒂望他一眼，又望望手中杯裏的酒，二話不說就一仰首，「咕嚕咕嚕」兩聲，就把酒呷光。

「看來我今天晚上遇到對手了！」藍宇拍了兩下手掌說。

蓓蒂沒有答他，祇指了指空酒杯向酒保示意斟酒。

當酒保正準備另外開一瓶酒的時候，藍宇舉手在空間按了按，示意他慢着。然後把自己面前的那瓶洋酒推到蓓蒂面前，牽了牽嘴角笑着說：「敢跟我『吹喇叭』嗎？」

蓓蒂望望酒瓶，又望望藍宇，猶豫一下，把垂到胸前的長髮往肩後一撥，猝地拿起酒瓶，仰頭啣着瓶口，鯨飲了兩大口，才放下來。

棕色的酒液從她的嘴角滲下，滴落在她高聳的胸前。沾濕了的雪紡背心緊貼着她豐腴的乳房。

她一邊用手背揩拭着嘴角的酒液，一邊用藍眸子瞧着藍宇，把酒瓶推到他面前。

藍宇剛才拍掌的時候引起坐在櫃圍附近的人客注意，此刻蓓蒂放下酒瓶，馬上響起了喝采聲和掌聲。

其中鄭煒的聲音比任何人都響。

藍宇向蓓蒂豎起大拇指表示欽佩，然後拿起酒瓶。

他仰着頭，張開口，把酒瓶的瓶口離開嘴巴五吋，棕色的酒液「咯隆、咯隆」的傾倒進口裏。

酒瓶偶一偏側，酒液濺在他的臉上和衣領上。

又是一陣掌聲和喝采聲。

蓓蒂搶過酒瓶，依樣畫葫蘆地把酒傾注到口裏。她有意與無意間，把酒濺到衣襟上，濕濡了的白色的緊身雪紡背心，把一對高聳的胸脯呈現出來。

藍宇把酒瓶搶過來的時候，發覺瓶裏的酒已經倒清了。

「再給我們來一瓶！」藍宇向酒保招了招手說。

「慢着！」蓓蒂向酒保說完後，把身體挨近藍宇，悄聲道：「我們換個地方再喝好嗎？」

她的身體靠在藍宇的手臂上。藍宇感覺到她那富於彈性的胸脯在起伏。

聽了她的話，藍宇猶豫着，故意用狐疑的目光望着她。

「怎麼啦？」蓓蒂瞇着眼睛，嫵媚地笑着說：「你害怕我嗎？」

「爲甚麼要害怕你？」藍宇聳聳肩膊笑了一聲說。

「因爲我會吃人。」蓓蒂打了個酒呃，伸出舌頭舐了舐嘴唇說：「尤其是英俊而有魅力的男人！」

「讓你吃掉是一件最美麗的事！」藍宇搖頭擺腦地說：「中國人有句話：『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那麼，我們走吧！」蓓蒂把手穿進他的臂彎裏說。

藍宇掏出鈔票來結賬，然後摟着她往門外走。

「哎喲！」一聲，水吧櫃圍突然閃出一個人，跟着「砰」的一聲，一個盛啤酒的玻璃杯墜在地板上，摔得粉碎。

原來女侍應雲妮捧着啤酒撞在蓓蒂的身上。

「對不起！」雲妮連忙掀起自己身上的圍裙往蓓蒂身上亂抹，嘴裏不停地在道歉。

藍宇見到雲妮雖然在道歉，但嘴角掛着一絲笑意。而他還發覺，另一個女侍應站在一旁抿着嘴偷笑。

所以，他猜到雲妮與蓓蒂相撞，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

雲妮在替蓓蒂抹身上的啤酒的泡沫時，偷偷望藍宇一眼。

藍宇知道她原來是在吃醋。蓓蒂本來已沾濕了衣襟，此刻更加濕漉漉的，把她那玲瓏浮突的身材呈現出來。

蓓蒂沒發覺雲妮是故意撞自己，祇撫着給撞痛了的胸部，苦笑着說「不要緊。」，任由雲妮替自己抹去身上的啤酒泡沫。

在場的所有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

藍宇脫下外衣，披在她的身上，拉着她的手走出酒吧去。

在街上，他們剛想橫過馬路，後面突然有人喊道：「藍先生，請等一等！」

藍宇和蓓蒂停下步，回過頭往後望，見到雲妮推門追出來。

「甚麼事？」藍宇納罕地問。

「請你過來。」雲妮站在門口向他招手說。

藍宇與蓓蒂交換一下眼色，放開牽着蓓蒂的手，走到雲妮的面前。

「你遺下了東西。」雲妮說着把手中握着的東西遞向藍宇。

藍宇伸手接過她手中的東西，張眼一看——原來是一個廉價的塑料打火機和一張小紙條。

「這……」藍宇發覺這不是自己的東西，正想告訴她。

雲妮搶着打斷了他的話說：「謝謝光顧，有空多點到這兒來喝酒吧！」

說完，她轉身推門走回酒吧裏去。

藍宇望望手中的塑料打火機和小紙條，不禁莞爾地笑了起來。

「你遺下了甚麼？」蓓蒂好奇地問。

藍宇豎起塑料打火機給她看，笑着說：「這不是我的東西。」

「這是一兩塊錢一個，扔在地上沒有人會拾取的東西。」蓓蒂說着，重新把手穿進藍宇的臂彎裏。

「她的目的是想給我這個……」藍宇的手指靈巧地一捏，把手中的紙條和塑料打火機交換了位置。

「這張紙條？」

「嗯。」

「甚麼紙條？」蓓蒂納罕地問。

「她沒有說，我也沒有看過，但我可以猜到裏面寫着些甚麼。」藍宇笑着說。

「寫着些甚麼？」蓓蒂興趣盎然地問道。

「應該是寫着一個電話號碼。」

「讓我瞧瞧是否如你所說？」蓓蒂伸手搶過他手中的紙條。

他打開紙條，上面除了寫着雲妮的英文名外，果然是一個電話號碼。

「你怎麼會知道她寫的是電話號碼？」蓓蒂偏着頭，盯着他問。

「因爲司空見慣了。」藍宇聳聳肩膊，輕描淡寫地說。

「這是不足爲奇的……」蓓蒂忍不住伸長脖子，在他的臉頰上深深地吻了一下說：「你是我見過的，最英俊和最有魅力的中國男人。」

藍宇莞爾地回敬她一吻。

「你會打電話給她嗎？」蓓蒂問。

「假如寂寞的話，我會的。」

「你常寂寞嗎？」

「偶爾罷了。」藍宇跟着掉轉話題問道：「現在我們再到哪兒去喝酒？」

「跟我來！」蓓蒂牽着他的手，從蘭桂芳走到皇后大道中去。

英俊瀟灑　撈女上鈎

他們沿着皇后大道中東行，一路上蓓蒂依偎着藍宇，沒有說話。

兩人走了一大段路，走到希爾頓酒店的時候，蓓蒂拉着他往酒店旁的通道走進去。

「上酒店的酒吧？」藍宇低聲問。

蓓蒂搖搖頭，詭譎地笑了笑。

「上酒店房間？」

蓓蒂又是搖搖頭，突然張口在他的手臂上咬了一下。

「哎喲！」藍宇叫了起來。

「你還懂得疼痛，大概還是沒有醉。」蓓蒂伸手撫挲着咬過的地方笑着說。

說話間，蓓蒂拉着藍宇走進酒店後面的停車場。

在停車場的二樓，蓓蒂領着藍宇走到一輛小房車前。

「我帶你到一個充滿詩意的地方再喝酒。」蓓蒂一邊打開車門，一邊說。

蓓蒂駕車載着藍宇駛出停車場後向左轉，直向皇后大道西的方向駛去。

蓓蒂把車子駛得很快，有兩次甚至在十字路口衝過紅燈，令夜街上的途人側目。

「你常駕快車的嗎？」藍宇轉過臉來望望她問道。

「嗯。」蓓蒂點點頭說：「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偷偷地駕駛着父親的貨車在公路上飛馳。」

說話間，她扭動駕駛盤急促拐彎，輪胎與地面磨擦，發出了尖銳刺耳的聲音，掠破週遭市聲斂息後的寂靜。

藍宇直蹬着腳，手緊抓着門邊的把手。

「你害怕嗎？」蓓蒂轉過臉來望他一眼，笑着問道。

「你的駕駛技術很不錯。」藍宇莞爾地說：「我祇是怕你喝醉了酒累事。」

「你覺得我醉了嗎？」

「你這樣地亡命飛車，倒像是喝醉了！」

「帶着酒意駕快車是一件最痛快的事。」蓓蒂微笑着說：「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當自己駕駛的車子竄越過前面的車子的時候，那種快感比做愛時的快感更甚。」

藍宇祇微微笑了笑，沒有回答她。

馮嘉（奇俠司馬洛故事）

作品介紹

血戰金山

考古學博士龐得利買到二枚金幣，知道它們是西班牙人在很多年前到處攻打搶掠時鑄成的金幣，具有古董價值，數量有一萬枚之多。他想查出發現金幣的地方，於是找司馬洛和他合作，但司馬洛正在辦一件重要事情，沒有多餘的時間，遂介紹廖阿毛與他合作。

不久，阿毛從高空的飛機上跌下斃命，龐得利博士也跟着失踪。

兩名大漢在寓所內襲擊司馬洛，最後反被司馬洛綑綁，他們是在七美人俱樂部與巴路士邂逅，由巴路士主使他們來擄走司馬洛的。司馬洛到七美人俱樂部查探，受到主管襲擊。事件越來越複雜，司馬洛此次任務步步兇險。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蓓蒂以爲他害怕得不敢吭聲。她朝他偷偷笑着，把車子開得更快。

車子沿彎曲的薄扶林道往南區駛去。當車子駛到深水灣，在迂迴的小路拐彎的時候，有兩三次幾乎與迎面而來的車子相撞。

藍宇暗地裡捏了一把冷汗。

蓓蒂每次化險爲夷的時候，都樂得「咯咯」地大笑起來。

最後，蓓蒂把車子駛到淺水灣沙灘旁邊的馬路上停下來。

蓓蒂跳下車，走到車後打開行李箱，從裏面取出一瓶洋酒來。她拉着藍宇的手興致勃勃地說：「來吧！我們到沙灘上喝酒！」

沙灘上一片靜謐，祇聽見海浪湧上灘岸和退下去的「嘩啦、嘩啦」的聲音。

銀色的月光寂然地洒在沙灘上黃色的沙粒上。接近路旁的一些樹影下，有雙雙對對的情侶的影子在蠕動。

蓓蒂牽着藍宇的手，直往近海的灘邊走去。

她走到浪舌剛舐過的地方坐下。

「來吧！我們坐在這裏喝酒最夠刺激！」蓓蒂說着，在濕濡濡的沙粒上坐下。

藍宇猶豫一下，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

蓓蒂把酒瓶交給藍宇開瓶蓋，她則脫下鞋子，身體往後躺下，頭枕在手臂上，仰望着湛碧無雲的天空上的皓月。

退下去的浪花又捲上沙灘來。

浪舌舐着蓓蒂光着的腳。

「噢！」蓓蒂愜意得叫了起來。

待浪舌滑回海中去的時候，蓓蒂坐了起來，把藍宇縮後的雙腳上的鞋子脫了下來，說道：「你該享受一下，海水吻雙腳比人用舌頭去舐還要舒服。」

說完，她搶過藍宇剛弄開了蓋子的酒瓶，仰着頭「咕嚕咕嚕」地喝了一大口，然後把瓶子遞回給他。

藍宇接過來也喝了一口，向她問道：「你常到這兒來，在月色下對着海，讓海水吻着雙腳喝酒嗎？」

蓓蒂又喝了一口，仰躺在沙上，舒適地張開雙手，笑着答道：「我祇帶自己喜歡的人到這兒來！你不覺得這樣很羅曼蒂克嗎？」

「我想不到自己得到你的青睞。」藍宇笑着說：「其實我們才剛認識，一點也不了解。」

「喜歡一個人是不需要去了解的，你不馬上去抓住他的話，快樂很可能瞬息消逝了。」蓓蒂一邊說着，一邊轉側身子，把長腿放在藍宇的大腿上。

「我想……」藍宇把酒瓶伸到她的嘴上，將酒灌注進她的口裏，說道：「最低限度我們應該知道對方的姓名。」

蓓蒂突然翻身伏在藍宇的身上，把嘴凑到他的嘴上，將含在口腔裏的酒液吐進他的嘴裏。

「記得讀書的時候，有一次遠足旅行我掉了隊迷了路，」蓓蒂重新仰躺在沙上，望着天空上的星星說道：「好不容易才從森林裏走出來，在公路上站了三、四十分鐘才截到一輛肯載我的順風車。那駕車的是一個金髮的美國留學生。他那雙藍眼睛令我着迷。我跟他躲在汽車酒店住了兩天，從電視中看到拯救人員在森林裏搜索我的踪跡的時候，我才離開那美國留學生回家去……」

藍宇轉過臉來望望她，發覺她凝着神，似乎陷進了甜蜜的回憶裏。

「他是令你最難忘的男人嗎？」藍宇問道。

「嗯。」蓓蒂點點頭：「我的第一次是獻給了他。」

「以後你們還有來往嗎？」

蓓蒂搖搖頭，有點感慨地說：「我們以後沒有再見面，我們甚至不知對方的姓名、電話和地址。」

蓓蒂停頓了一會，繼續憬然地說：「但我很懷念他，懷念那段短暫相處的時光，所以，我認爲兩情相悅的話，知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並不那麼重要。」

「可能更顯得浪漫和洒脫，對嗎？」藍宇問。

「嗯。」蓓蒂點點頭，轉過臉來朝藍宇的臉頰吻一下說：「所以我沒有打算問你的名字，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你。」

藍宇坐起來，伸手把她的背心掀起。

月色下，她的腹部顯得特別白晣。

藍宇把瓶子裏棕色的酒液倒在她的肚臍上。

蓓蒂吃吃地笑着，腹部的起伏加快了。藍宇俯下頭，用嘴去吸吮她肚臍上的酒液。

蓓蒂的身體在微微扭動，喉

嚨裏發出了「啊啊」的聲音。

這當兒，海浪捲上灘岸，碰到蓓蒂的、直蹬着的雙腳和藍宇的身邊，濺起了白色的浪花。

蓓蒂突然爬起身，牽着藍宇的手就跑。

藍宇不知道她把自己領到哪兒去，祇任由她牽着自己的手，跟着她跑。

她的步法有點輕浮，似乎已經有了醉意。

原來她拉着藍宇跑回到停泊的路邊她的車子前。

她從褲袋裏掏出車匙來塞到藍宇的手中，說道：「由你駕駛！」

藍宇打開車門，讓她鑽進車廂，然後自己坐到司機座位上去。

藍宇在扣好安全帶的時候，轉過臉去望望她。

光線黯淡的車廂裏，仍可見到她酒後滿臉酡紅，她含情脈脈地望着藍宇。

藍宇發覺她還沒有扣上安全帶，於是伸手過去準備替她扣上。她突然捉住他的手，把他手掌貼到自己的臉頰上，向他問道：「我的臉很燙，是嗎？」

「嗯。」藍宇輕輕地撫挲着她的柔滑的臉說道：「你喝了太多酒，開始感到醉了，對嗎？」

「誰說我醉？」蓓蒂呶着嘴，吻一下他的掌心說：「悄悄告訴你，我遇到了令我動情的男人，我就會臉上發燙，心在亂跳了。」

說完，她把藍宇的手拉着往下移，讓他的手掌按在她高聳的胸脯上。

藍宇感到一陣溫熱從掌心直傳到自己身體的各部份。

「怎麼啦？我沒騙你吧！」蓓蒂吃吃笑地望着他說。

藍宇情不自禁地鬆了自己身上的安全帶，想伸手過去擁抱她。

蓓蒂「咭咭」地笑起來，一邊用手推開他，一邊笑着說：「我還以爲你是個情場老手，原來是個急色鬼！」

這當兒，兩個巡邏警察牽着一頭警犬，從不遠的拐彎處走來。

那警犬瞥見藍宇和蓓蒂在車內蠕動的影子，狺了一聲，朝他們的車子跑過來。

「警察來了！」蓓蒂一邊笑着一邊說道。「開車吧！」

藍宇聽了連忙坐正身子發動引擎。

兩個警察走到車旁，用手電筒往車內照了照。

「請你們把身份證交給我瞧瞧！」其中一個警察對他們說。

藍宇和蓓蒂把護照交出。那警察用手電筒的光照着，審視一下護照，又瞧瞧他們，然後把護照交還給他們說道：「這兒夜深的時候，不時有歹徒出現，你們要小心，最好是不要久留。」

「謝謝！」藍宇把手伸到額前敬禮表示謝意。然後，他向蓓蒂做個鬼臉。

「開車吧！」蓓蒂笑着說。

藍宇駕駛着車子，在蓓蒂沿途的指引下，從香港仔隧道駛回市區。

一路上，蓓蒂不時哼着歌，或伸過頭去，捧着藍宇的臉吻了又吻。

當她指示藍宇駕車向東面駛去的時候，藍宇向她問：「我們到哪兒去？」

「待會兒你便知道。」蓓蒂詭譎地笑着說。

說完，她叫藍宇把車子駛上東區走廊。

這時候，藍宇心裏已經猜到她會把自己領到甚麼地方。

果然，她叫他駛進東區海底隧道，到九龍東部地區去。

蓓蒂發覺藍宇臉上流露着凝思的表情，伸手拍拍他的大腿問道：「你在想着甚麼？」

「沒想甚麼。」藍宇聳聳肩膊答道。

「你在撒謊。」

「你以爲我在想甚麼？」

「在想你的太太！」

「我的太太？」藍宇暗暗怔了怔，連忙笑着否認說：「我還未結婚哩！」

蓓蒂沒有再追問他，只牽牽嘴角笑了笑。

車子駛出東區海底隧道後，再進入將軍澳隧道。

這條道路藍宇已經經過兩次，但他仍佯作陌生地向蓓蒂問道：「這條隧道是通往甚麼地方的？」

「將軍澳和西貢。」

「那裏有喝酒的地方？」

「嗯。」蓓蒂笑着點點頭。

車子駛出將軍澳隧道後，藍宇發覺路上經過的車子疏落。眼前是一幢幢建在山谷上的高樓大廈。

因爲已經夜深的緣故，人們多數已進入夢鄉，所以大廈亮着燈光的窗子不多。

藍宇瞧瞧車子儀表板上的時鐘，原來時間已經是凌晨一點三十分了。

車子拐了一個大彎，藍宇在蓓蒂的指示下，駛到一個魷魚灣的地方。

最後，蓓蒂叫藍宇把車子在山邊的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停下來。

藍宇發覺這條馬路旁是一幢幢三層高的西式洋房。

這時候，這馬路上靜悄悄的闃無人影。鑽出車子後，蓓蒂牽着藍宇的手，走近路旁一幢洋房。

「這是你的家嗎？」藍宇輕聲問。

「嗯。」蓓蒂從他手中取過與車匙串在一起的鑰匙。

她打開了洋房側的一扇鐵門，領着藍宇走上樓梯去。

蓓蒂住在洋房的二樓，裏面是開放式的設計，睡房、客廳、飯廳和廚房都是沒有間隔地相連在一起。

地板上滿舖地氈，牆上掛着幾幅蓓蒂的藝術裸照。佈置簡單而幽雅。

蓓蒂請藍宇在一張紅唇形狀的沙發上坐下後，走到那個與廚房相連的小酒吧前，給自己和藍宇調了兩杯酒。

藍宇用欣賞的目光瀏覽着室內的一切，接過蓓蒂遞給他的酒後，問道：「你獨個兒居住的嗎？」

「嗯。」蓓蒂答完，跟藍宇碰了碰杯，呷了一口酒，在他兩腿之間的地氈上坐下。

「是自己購置的物業嗎！」

「不，是租的。」

「租金多少？」

「一萬五千元。」

「你是幹甚麼工作的？」

「你似乎很想了解我的底細，是嗎？」蓓蒂把頭放在他的大腿上，仰着臉凝視着他問道。

「隨便問問而已。」藍宇俯低頭，在她的額角上輕輕吻了一下說：「因爲，找一份能負擔得起一萬五千元房租的工作，實在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不要再談這些掃興的話好不好？」蓓蒂放下酒杯撐起身子，在藍宇的大腿上坐下，雙手捧着他俊朗的臉，像欣賞藝術品似的，深情地望着他說：「談情的時候提到金錢就沒趣味了。」

說完，她伸手去解藍宇襯衣的鈕扣。

藍宇任由她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個精光。

蓓蒂脫了藍宇的衣服，又俐落地將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

跟着，她赤着身子，走到掛着自己裸照的牆前，雙手按着牆，做出一個與裸照中相同的動作，轉過頭對藍宇說：「這些照片是四年前給一本成人雜誌拍攝的，你瞧瞧，我現在的身材是不比照片中的我更完美？」

藍宇站起來欣賞着她的動作。

她依次走到幾幅不同姿勢的裸照前做不同的動作。

藍宇臉上露出陶醉和怦然心動的表情，上前從後面摟着她。

他把嘴湊到她的耳邊，輕輕地舐她的耳珠。

她仰着臉，伸出右手向肩後摟着他的腦袋，口裏傳出急促的呼吸聲。

藍宇把嘴從她的耳朵滑落到她的圓渾的肩膊，輕輕地啃咬着她。

「噢！」蓓蒂感到一陣酥軟，呻吟聲從喉嚨裏發出來。

她捉住藍宇的雙手，讓他的手掌按住她高聳的胸脯上。

當藍宇想從她肩膊向下，逐寸白晰的肌膚吻下去的時候，她突然從迷亂中清醒過來似的，轉過身來推開他說：「我們先洗個澡！」

浴室在睡床的後面。裏面有一個直徑五呎的圓形浴缸。浴室四邊的牆壁和天花板上嵌了明亮的鏡子。

藍宇給蓓蒂推進浴室裏的時候，忽然感到有一種驟然熱鬧起來感覺。

因爲，他發覺浴室裏突然間多了許多人。這些人就是鏡子上的他和蓓蒂的影像。

藍宇坐在圓形浴缸裏，缸邊有幾個小孔噴出强力的水柱，直射着他的腰間，令他髣髴接受指壓按摩似的，有說不出的舒服。

蓓蒂坐在浴缸邊緣，一邊在自己身上塗抹着粉紅色的浴露，一邊咧嘴微笑着望着他，藍色的眼睛裏在燃燒着慾焰。

她在乳房上和毛髮豐茂的下體塗浴露的時候，做出了挑逗性的動作。

藍宇接觸過不少女孩子，經驗豐富，此刻也不禁爲之心旌神飛，血脈在漸漸沸騰起來。

這當兒，蓓蒂似乎是看準了時機，撲到他的懷裏，伸手探進

水裏摸索，然後抓到甚麼似的「咯咯」的笑了起來。

浴缸裏的溫水因兩人有節奏的動作而急促盪漾着。

白色的浴露泡沫給濺到浴缸旁的地板上……

半小時後，兩人赤條條的躺在床前的長毛地氈上。

這所謂床，其實只是將一塊寬闊的床褥放在地氈上，像日本的榻榻米。

他們慵倦得一動也不想動。

兩個人互相摟抱着，仍在微微地喘息，閉目養神。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蓓蒂伸手往藍宇下身摸了摸，哈哈笑地問道：「你還可以嗎？」

藍宇睜開眼睛望望她，伸手捏了捏她的下巴，把嘴湊到她的耳邊說：「這要看你的功夫了！」

蓓蒂往他的嘴上吻了一下，爬起身來，走到小酒吧去。

過了一會，她用一個銀盤子端了一瓶洋酒和兩個酒杯走回來。

她瞧了瞧藍宇仰臥着的身子，忽然「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在閉目養神的藍宇睜開眼睛，好奇地問道：「你笑甚麼？」

「笑你們男人靜止的時候樣子很醜怪！」蓓蒂在他的身邊坐下來。

聽她這麼一說，藍宇故意翻轉身俯臥，伸手拍拍自己的臀部，笑着問：「這樣看，大概夠美感了吧！」

蓓蒂抿着嘴笑着，拿起酒瓶斟滿了兩杯酒，然後把酒瓶伸到藍宇的身上，往他腰間脊椎骨上的凹下去的地方斟酒。

酒斟滿了，沿腰部瀉下地氈上。

蓓蒂俯低身，把頭湊到藍宇的腰部，伸出舌頭來舐那小窩上的酒液。

她的舌尖濕濡濡的舐在肌膚上，使藍宇本來已平靜下來的心又怦然而動。

但蓓蒂這時候卻沒有繼續舐下去。她把自己的中指放進酒杯裏醮濕了，然後放進微翹的嘴裏吸吮着，做出陶醉的性挑逗表情來。

藍宇的慾火漸漸給再次撩起，他忍不住想伸手去撫摸她的乳房，但給蓓蒂「咭咭」的謔笑着，滾開身子避開他。

她滾到一旁，伸手往床褥下掏出一個載雪茄煙的木匣子來。

她打開木匣子，從裏面拈出一根紙捲煙來叼在嘴裏，一邊按亮了打火機點燃，一邊向藍宇問道：「你喜歡吸大麻嗎？」

「嗯。」

蓓蒂吸了一口，向他噴了一股灰煙，順手把大麻捲煙塞到他的嘴裏。

跟着，她自己從大匣子裏拈起另外一根來點燃，一起抽起大麻來。

這時候，藍宇透過面前的白色的煙霧，瞇着眼睛，把目光望向牆上的蓓蒂的裸照。

他凝神地望了一會，爬起身來，踏着輕浮的腳步，有點踉蹌地踱到蓓蒂的裸照前面。

他偏側着頭，蹙着眉心，端詳了一會裸照，回過頭來望望仍躺在地氈上吸着大麻的蓓蒂，臉上露出了狐疑的表情。

「你怎麼啦？」蓓蒂見他的舉動怪異，不禁問道。

「現在再細心看你這些照片，我發覺最近好像會在報紙或雜誌、見過你的照片。」

蓓蒂含笑不語。

「你是電影明星？」藍宇睜大眼睛，試探地問。

蓓蒂莞爾地搖搖頭。

「噢……」藍宇伸手拍拍自己的額頭，故意作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記起了！除了在報紙雜誌外，我曾經在一個時裝表演中見過你！你是一個模特兒，對嗎？」

蓓蒂微笑着站了起來，用時裝模特兒在天橋上表演時走路的姿勢，在藍宇面前來回走動。

她赤裸着身子，走動的時候高聳的胸脯隨着步韻在盪動，誘人之極。

「這樣走着讓你看，會更容易恢復你的記憶，對嗎？」蓓蒂伶俐地轉過身來，吃吃笑地問他。

藍宇上前，伸手把她擁進懷裏，捧着她的臉，貪婪地吻她的額、眼睛、鼻子和軟濡的嘴唇，然後凝視着她，說道：「你這麼迷人，又常在公眾的場合表演，一定吸引了許多狂蜂浪蝶的追求，對嗎？」

「你也是其中之一，是嗎？」

蓓蒂說着，把藍宇放開了，捉着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部，要他再摟抱自己。

「我是一個最弱的競爭者。」藍宇笑着說。

蓓蒂吸了一口大麻，把嘴湊到藍宇的嘴上，然後把口腔裏的煙吐送到他的口裏去。

藍宇吸了吸氣，登時嗆了起來。

蓓蒂連忙伸手爲他拍拍背部，待他停止了嗆咳後，就拉着他的手，重新在地氈上躺下來。

「其實，你不算是我的追求者。」蓓蒂把白晰而修長的大腿擱在他的腹下，一邊用手指從他的額角沿他高挺的鼻子撫摸下去，一邊說道：「因爲，是我主動把你引到這裏來的。」

「島太郎呢？」藍宇張開口，輕輕地咬了一下她摸到嘴上的手指，然後盯着她問道：「他也不算是追求者吧？」

「你認識島太郎？」蓓蒂睜大眼睛問。

「不，我不認識他。」藍宇搖搖頭，笑着說：「據聞他是一個在香港最具名氣的時裝設計家，而且長得玉樹臨風，俊朗非常，你一定會向他投懷送抱吧？」

「他不喜歡西方女孩子。」蓓蒂聳聳肩膊，做了個無奈的表情說：「我曾找過機會誘他上床，但給他拒絕了。」

這時候，藍宇心裏不禁暗自歡喜，因爲終於在不着痕跡的談話裏，已漸漸把問題拉到島太郎身上去。

「像他那樣的鑽石王老五，單身貴族，要求當然比其他人高的。不過……」藍宇故意露出抱不平的表情說：「像你這樣美艷脫俗、令人銷魂蝕骨的美人兒，他居然拒絕了，實在太自負了！」

「你比島太郎可愛得多！」蓓蒂呶着嘴朝他的腮頰吻了一下，笑着說道：「因爲，你口甜舌滑，懂得用甜言蜜語哄女孩子開心。」

「我看過一本專門揭露上流社會或娛樂圈內幕的雜誌，曾透露過島太郎被人冠了一個綽號，這綽號叫……」藍宇說到這裏，佯作思索地說：「叫甚麼呢？我倒忘記了。」

「『狗頭鍘』，對嗎？」蓓蒂突然用廣東話把「狗頭鍘」三個字說出來。

「怎麼你也知道？」藍宇故作驚奇地問。

「圈裏人沒有誰不知道。」蓓蒂說。

「聽說與他發生過關係的女孩子，都會遇到意外死亡的，」藍宇好奇地問：「這麼說他是女孩子的尅星，對女性來說，他是個不祥的人，但爲甚麼仍有那麼多女孩子接近他呢？包括你在內。」

「因爲，他實在是一個英俊瀟灑、溫文爾雅、很有紳士風度的男人。」蓓蒂說：「他的魅力是女孩子無法抗拒的，所以鍾情他的女孩子都置生死於度外。」

「哦……」藍宇露出既羨慕又妒忌的表情說：「我一向很自負，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呢！」

「你倒不必太謙虛，其實我覺得你比他更具魅力！」蓓蒂的手一邊在撫摸着藍宇的結實的胸膛，一邊膩聲對他說道。

「我比島太郎更具魅力？」藍宇莞爾地笑了笑說：「我並沒有自慚形穢，你不用說假話哄我開心。」

「我並沒有哄你。」蓓蒂一臉認眞地說：「你比島太郎有男子氣概，不像他……」

蓓蒂把滑到唇邊的話卡住，沒有把話說下去。

「不像他甚麼？」藍宇好奇地追問。

蓓蒂欲語又止。

「你不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吧！」藍宇故意向她激將道。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但你千萬別告訴別人！」蓓蒂猶豫了一會，突然低聲對藍宇說道。

藍宇心裏暗喜，連忙點頭答應她。

「島太郎他……」蓓蒂遲疑一下，說道：「他是一個雙性戀的人！」

「眞的？」藍宇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露出將信將疑的神色：「不會吧？」

「你不相信？」

「嗯。」藍宇說：「他既然跟女孩子親熱，聽說還準備結婚，怎會是個雙性戀者！」

「你不相信算了！」蓓蒂倏地轉過身去側臥着，背向着藍宇負氣地說：「我最不高興的事情是人家不相信我說的話！」

藍宇連忙伸手使勁地把她的身體拉轉過來，抱歉地說道：「對不起！我不是不相信你說的話，而是這樣的事情實在太匪夷所思了！」

說完，爲了逗回她開心，他呶着嘴，雨點似的在她的粉臉上吻個不停。

蓓蒂星眸半閉，享受着藍宇的熱吻之際，藍宇突然納罕地道：「你叫我保守秘密，難道除了你之外，別的人不知道島太郎是雙性戀者？」

「也許是吧！」蓓蒂一邊伸手撫弄着藍宇的鼻子，一邊答道。

「是島太郎自己親口告訴你的

嗎？」

蓓蒂搖搖頭。

「那麼是誰？」

蓓蒂猶豫了一下，答道：「是井野。」

「井野？」藍宇故作納罕地問：「井野是誰？」

「島太郎的司機。」

「哦……」藍宇恍然地問：「我明白了，井野跟你相好，所以把這個鮮爲人知的秘密告訴你，是嗎？」

「嗯。」蓓蒂點點頭說：「不過，我跟井野相好是假的，祇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

聽她這麼說，藍宇從地氈上坐起來，納罕地問：「掩人耳目？爲甚麼你跟井野相好是掩人耳目？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爲……」蓓蒂伸手撫挲着藍宇結實的胸膛，說道：「井野是個同性戀者。」

「噢！」藍宇恍然大悟地說：「原來島太郎的同性戀對象是井野！」

蓓蒂笑了笑，爬起身來。她走到小酒吧裏，斟了兩杯酒，走回來把其中一杯遞給藍宇，然後在他面前坐下來。

「我有點兒不明白。」藍宇接過酒杯，輕輕呷了一口，說道。

「不明白甚麼？」蓓蒂把赤裸的身體靠在藍宇的胳膀上。

「你爲甚麼願意受井野和島太郎利用，跟井野做一對假戀人？」

「這祇是互相利用而已。」蓓蒂笑着說：「島太郎會因此而長期僱用我當他的模特兒。」

藍宇若有所悟地問：「島太郎跟女孩子相好的時候，井野會呷醋嗎？」

「當然會啦！」蓓蒂說：「每次島太郎認識一個心愛的女孩子，井野都會顯得煩躁不安，常到蘭桂坊的『基吧』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就溜到我這裏來。」

聽蓓蒂這麼一說，藍宇心裏不禁暗喜。

因爲，終於從彼此交談之間找出一個罅隙來，不動聲色地把要探查井野的話說出來：「那麼，他爲甚麼不反對島太郎結識女孩子？」

「島太郎是他的主人，他敢反對嗎？」蓓蒂說。

「難道他不怕島太郎跟女孩子結婚後，會冷落他嗎？」

「所以，他唯有暗中破壞這一招。」蓓蒂笑着說。

「你是說……」藍宇睜大眼睛望着她，好奇地問：「每一個與島太郎做過愛後都離奇地死亡的女孩子，都是他……」

「我沒有眞憑實據證明他與那幾個女孩子的死亡有關，祇是胡亂猜測而已。」

「我明白的。」藍宇與她碰了碰杯，呷了一口酒，然後說道：「法治的社會裏，任何案件都是要眞憑實據才能作出合理而公平的裁判。不過，像你這樣精明的女孩子，對一件事物的猜疑和推測，一定是有根據的，對嗎？」

藍宇這一句褒獎的話令蓓蒂登時有點飄飄然起來。於是也不用藍宇再誘導，她跟着說道：「其實，我也是在最近這次倪冰的交通意外死亡事件才發覺井野的形跡可疑。」

「如何可疑？」藍宇興趣盎然地問。

蓓蒂仰頭把她手中酒杯裏的酒喝得涓滴不剩，然後向藍宇說出倪冰交通失事那晚，井野的可疑行徑……

查出癥結　偵破命案

那天晚上九點鐘左右，蓓蒂在家正想出門去蘭桂坊的時候，接到井野給她的電話。在電話中，井野告訴她要到她的家裏來，叫她在家裏等他。

九點四十分左右，蓓蒂在窗口見到井野駕着一輛灰色的小房車在屋旁路邊停下來。

她給井野開門時，發覺他手裏拿着兩支洋酒，表情顯得很輕鬆。但她看出他這輕鬆的表情是强裝出來的。

「怎麼啦？」蓓蒂笑謔地說：「遇到了不快意的事，到這裏來要我陪你借酒澆愁嗎？」

「誰說的！」井野白她一眼。說完，他沉着臉走到小酒吧前，弄開酒瓶的蓋子斟滿了兩杯酒。

蓓蒂鑑貌辨色，心裏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她上前端起其中的一杯酒，舉着杯對他說：「來吧！我陪你共醉，忘掉煩惱！」

井野二話不說，與她碰一下杯，跟着仰首把杯中的酒一口氣呷光。

蓓蒂拿起酒瓶一邊替他斟酒，一邊試探地問：「今晚倪冰與島太郎在一起嗎？」

「你怎麼知道？」井野納罕地問。

「不然，你怎會到我這兒來喝

問酒？」蓓蒂嫣然地笑着說。

井野沒有吭聲，端起杯子又一口氣把酒呷光。

跟着，他自己拿起酒瓶來斟酒。

杯子裏的酒滿溢，流瀉在櫃圍上，他似乎並沒有發覺。

蓓蒂伸出手來，替他把酒瓶的頸子扶起。她瞟他一瞥秋波莞爾地說：「要是你愛的是女孩子而不是男人的話，那該多好！我們可以做一對眞心的情侶，不必像現在這樣祇是一個幌子，多可惜！」

井野這回把杯子的酒呷了一半，垂下頭來默然不語。他頭頂那微鬈而發亮的黑髮在微微抖動。

蓓蒂伸出手來，輕輕地撫挲着他腦袋的頭髮，關切地說：「難道你不可以改變同性戀的癖好嗎？」

井野搖了搖頭，把頭垂得更低，髣髴給沉甸甸的鉛塊重壓着似的。

「你跟島太郎一起的時候，是做男的，還是做女的角色？」蓓蒂好奇地問。

「男的。」井野低聲答道。他的聲音忽然顯得如此柔弱。

「既然你做男人的角色，那麼改變同性戀的癖好不是很容易的嗎？」蓓蒂認眞地說：「我不相信男人的屁股比女性的下體更具吸引力！」

井野聽了，抬起頭來苦笑着說：「我自幼就不喜歡女孩子，祇喜歡跟男孩子接近。到長大後，我曾經試過跟女孩子接近，但無法逗起慾念。那女孩子脫光衣服引誘我，但我一見到她那長滿毛髮的下體就感到作悶和嘔吐。」

「哦……」蓓蒂恍然地說：「難怪你不准我在你面前光着身子，也從不進時裝表演的後台去。」

這時候，井野忽然從褲袋裏掏出一個細小的瓶子來。

他拈開小瓶子的蓋，把裏面的淺藍色藥丸抖落在手掌上。

他拈起一粒，扔進自己的酒杯裏，然後拈起另外一粒，向蓓蒂問道：「你要嗎？」

「是甚麼藥丸？」蓓蒂好奇地問。

「混在酒裏喝下，可以令你飄飄欲仙。」井野說完，也不待蓓蒂同意與否，把藥丸扔進她手中的酒杯裏。

跟着，他伸出食指探進自己的酒杯裏攪動了幾下，然後端起酒杯，把杯中混了藥的酒一口呷光。

井野放下酒杯，望望蓓蒂，把目光移到她的酒杯上，伸出手指去想替她攪拌。

蓓蒂搶先端起酒杯來，自己伸出中指放進酒裏去攪動了幾下，然後舔了舔沾滿酒液的手指。

她這個富於挑逗的動作，要是別的男人見到，一定會怦然心動。但井野却是無動於衷。

蓓蒂舉起杯，把酒喝光。

井野又把一粒藥丸扔進她的酒杯，和扔一粒落自己的酒杯裏，然後拿起酒瓶，把兩隻酒杯斟得滿滿的。

他舉起杯，望着淺藍色的藥丸在酒液中溶解，冒着小小的泡沫，笑着說道：「嘗試迷醉了自己，看能否把你當作男人！」

說着，他把酒杯搖動幾下，然後仰首把酒呷光。跟着，他瞇着醉眼望着蓓蒂，把她面前的酒杯端起來遞給她。

蓓蒂這時候已感到胸膛裏髣髴有一堆篝火在燃燒，眼前的東西漸漸感到有點迷糊。

她接過井野遞給她的酒，猶豫一下，仰頭把酒杯裏的酒喝個涓滴不剩。

她開始感到脚步輕浮，身體像一團雲絮似的在空中浮動。迷迷糊糊間，她感到井野把她抱起來，輕輕地把她放在地氈上。

跟着，井野動手脫光了她的衣服後，把一個枕頭塞進她的懷裏，然後躡手躡脚地開門，離開她的家……

蓓蒂憶述到這裏，端起酒杯，呷了一口酒繼續說：「當時我雖然迷迷糊糊，但我的腦筋仍清醒。我爬起身來，跟蹌地走到窗前，見到井野駕着屋外的灰色小房車，離開。」

藍宇聽到這裏，向蓓蒂打岔問道：「他駕駛的那輛灰色小房車是屬於他的嗎？」

蓓蒂皺着眉頭想了想，搖搖頭說：「那輛小房車我從來沒有見他駕駛過，相信他是向朋友借回來的吧！」

「你知道他駕車到哪兒去嗎？」

蓓蒂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當晚有沒有回來？」藍宇問。

蓓蒂點點頭。

「甚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蓓蒂說：「當時我

站在窗前，望着他駕車離開後，已經漸漸支持不住，迷迷糊糊的倒下來睡着了。到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發覺他睡在我的身邊，不曉得他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你就憑這樣，懷疑他與倪冰的交通失事死亡案有關？」藍宇睜大眼睛望着她，狐疑地問道。

「因爲……」蓓蒂說：「在警方到來向我調查他當晚是否與我一起之前，他打電話給我，叫我回答警方的時候，承認他是整晚跟我在一起，我想，要不是他心中有鬼，他爲甚麼要求我向警方撒謊？」

「你不知道向警方提供假口供是犯法的嗎？」藍宇一臉認眞地向她問道。

蓓蒂聳聳肩膊，做個漫不經心的表情說：「我不想開罪井野，因爲他可以主使島太郎不僱用我當模特兒的。」

藍宇想想問：「後來井野還有沒有再駕駛那輛灰色的小房車？」

「沒有。」蓓蒂回答後突然納罕地反問道：「你爲甚麼有興趣追問這些事情？」

「祇是好奇，隨便問問而已。」藍宇說着，拿起酒瓶給她斟酒，跟着伸手托起她的下巴，深情地凝視着她，故意改變話題，柔聲問道：「有興趣陪我洗澡嗎？」

蓓蒂嬌慵地摟着他的脖子，星眸半閉，吃吃笑地說：「你想洗完澡，驅散疲勞，跟我再來一次嗎？」

「難道你不想嗎？」藍宇捏捏她挺秀的鼻子說。

說完，他俯低身把她抱了起來。

她把臉貼在他的脖子上，棕色的長髮在搖曳着。

藍宇把她抱進浴室，小心翼翼地把她放進圓型的大浴缸裏。

他趁她閉着眼睛在享受浴缸中的水力按摩的時候，躡手躡足地走出浴室。藍宇匆匆地穿上衣服，然後輕輕地拉開了大門，離開蓓蒂。

這時候，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鰂魚灣這條住宅區的街上，靜悄悄的杳無人影，連一輛駛過的車輛也沒有。

藍宇踏着給月光灑下的自己的影子，沿着斜路走下山去。

此刻他的心情既興奮又有點不安。興奮的是自己一擊即中，從蓓蒂的口中，試探出島太郎與他的司機井野有同性戀的曖昧關係。更重要的是井野唆擺蓓蒂向警方說謊，隱瞞倪冰交通失事喪生那晚，井野在灌醉她後曾經離開她家裏的事實。

藍宇不安的是，吃完晚飯離開酒店，與鄭煒一起到蘭桂坊接觸蓓蒂，到此刻差不多凌晨四點鐘了，祖兒在酒店裏一定爲他躭心。

藍宇匆匆地往山坡下的大路走去，希望能截到的士載他回酒店去。

走到拐彎處的時候，他見到路旁有一個電話亭，於是連忙上前打電話給祖兒。

「你在哪兒？」祖兒聽到他的聲音，焦慮地問：「沒甚麼事吧？」

「不用躭心，我現在在九龍將軍澳區，準備乘的士回酒店。」藍宇安慰她說。

「你跟誰在一起？」祖兒問。

「蓓蒂，島太郎的司機井野的女朋友……」說到這裏，藍宇瞥見有一輛的士從遠處駛過來，於是連忙說道：「待我回酒店再說吧！」

說完，他匆匆收了綫，伸手截的士……

* * *

藍宇回到酒店，一踏進房間，祖兒就上前擁吻他。

跟着，她由頭至腳的打量他，然後盯着他問道：「你喝過烈酒，吸過大麻和洗過澡，對嗎？」

藍宇聳聳肩膊，做個鬼臉笑了笑說：「全給你猜對了，你的嗅覺眞厲害！」

身爲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的特工，都受過特殊訓練。祖兒從藍宇口腔裏和身上的氣味作出了準確的判斷。

「還做過甚麼？你自己說出來吧！」祖兒半說笑半認眞地對藍宇說。

「你也知道的……」藍宇作出委屈的表情說：「幹我們這行的，有時候爲了達到目的，不能不作出一些小犧牲的。」

祖兒雖然是個性格開放的美國女子，但聽到藍宇這麼說，心裏登時湧起一股醋意，生氣地別過臉，轉身走出房間外的陽台去。

藍宇把脫下的外衣扔在沙發上，跟着走出陽台外去。

「怎麼啦？」藍宇從後環抱她，把臉孔貼在她的面頰上，輕聲問：「生我的氣嗎？」

祖兒默不作聲，把目光投向

燈光璀璨的彼岸，木然地站着，不理不睬他。

藍宇暗忖：女人總是小心眼的，不能對她說實話，於是在她的腮頰上吻了一下說：「親愛的，你別誤會，我跟她祇是接吻，並沒有做愛。」

「你以爲我會相信你嗎？」祖兒用手推開他湊到臉上來的嘴巴，破嗔爲笑地說。

她覺得他的否認是對她的尊重，所以胸臆間的不快頓時消失了。儘管她心裏不相信他的話。

「我說的是眞話。」藍宇一臉認眞地說。

「作了如此大的犧牲，查到甚麼沒有？」祖兒伸手揑了揑他的鼻子，笑謔地問。

「收穫很大……」藍宇興奮地說：「井野那廝向警方隱瞞事實！我肯定他與倪冰的死有關！」

跟着，他把今晚與鄭煒到蘭桂坊去，借故與蓓蒂結識及到她家裏作客的經過告訴祖兒，祇漏去與祖兒共浴及做愛的部份。

祖兒興趣盎然地聽着，最後開心得情不自禁地吻了他一下說：「這回我們可以把餘下的蜜月時間，答應白蓮達拍攝飲品廣告了！」

「不過……」藍宇沉吟着說：「我恐怕蓓蒂面對警方的時候不會承認她跟我說過的話。」

「那該怎麼辦？」

藍宇思量了一下說：「我要令她再說一遍，暗中把她說的話錄了下來作證據。同時，我還要證實一下，那晚井野駕駛着去找她的小房車，是不是劉斌的那一輛車子。」

這時候，夜風撲面，滲着點點寒意，藍宇摟着祖兒走回房間裏去。

他們再三商量後，決定進行下一步的行動……

天朦朦亮的時候，藍宇就打電話把鄭雄和劉斌從睡夢中吵醒過來。

原來，藍宇是向鄭雄借用私家偵探社的微型錄音機，及向劉斌借用他的日本小房車。

跟着，藍宇駕駛着劉斌的日本小房車，到將軍澳魷魚灣去。

他把車子停泊在蓓蒂的家門外的路邊，這個位置祇要蓓蒂從梯間走出來，一眼就可以見到車子。

藍宇坐在車子裏往蓓蒂住的洋房二樓張望，祇見那扇朝街的窗子關閉着，布幔低垂。

藍宇暗忖：她也許還在夢鄉。於是，他倚坐在車子裏閉目養神。不一會，他因爲太疲倦的緣故而睡着了。

中午時分，洋房二樓蓓蒂家的那扇窗子的布幔拉開了。

蓓蒂站在窗前往外望，見到門外路邊停泊着的灰色小房車和坐在司機座位上睡着了的藍宇，不禁露出驚訝的表情。

她推開窗，探首大聲向藍宇喊道：「喂！你怎麼啦？」

藍宇從睡夢中給她驚醒。他睜眼惺忪的睡眼，中午的陽光令他的眼睛一時間瞇了起來。

他定了定神，才循聲音的方向望上去。

「你怎麼睡在車子裏？」蓓蒂高聲向他問道。

藍宇推開車門從車子裏鑽出來，他沒有回答，祇伸了伸懶腰，搖搖腦袋抖擻一下精神。

「喂……」蓓蒂向他招着手叫道：「上來吧！」

藍宇遲疑一下，走進小洋房的梯間去。

蓓蒂打開門，見到藍宇的時候以怨懟的目光瞪他一眼，問道：「昨晚你爲甚麼靜悄悄地溜走？」

「一定要我回答嗎？」藍宇露出靦覥的表情問。

「嗯。」蓓蒂點點頭，回身走進廳子去。

她穿着蟬翼似的絲質睡袍，沒有穿內衣褲，走動的時候隱約見到她身體上柔美的曲綫。

她在大紅唇形狀的沙發上坐下，翹起修長的腿，仰起頭等待藍宇的回答。

藍宇繞到她身後，摟着她的脖子，在她的身邊輕聲說道：「昨晚因爲喝多了酒，突然發覺身體皮膚產生敏感反應，癢不可當，而且起了紅斑斑的疙瘩，我恐怕你見了會害怕，所以不辭而別。」

「眞的嗎？」蓓蒂轉過臉來打量着他，將信將疑地問。

「我不敢騙你。」藍宇一臉認眞地說：「不然，我怎麼會一清早就駕車到來，守在門外準備向你道歉。」

蓓蒂見他態度誠懇，於是深信不疑。她伸手撫着藍宇的面頰，湊過嘴去深深地吻他。

「剛才你推開窗門，見到我的車子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甚麼？」藍宇試探地向她問道。

「第一個反應？」蓓蒂沉吟着。

「我的意思是……」藍宇提示她說：「你見到車子的第一剎那，腦海裏會猜到是我來找你嗎？」

「不，我以爲是井野。」蓓蒂笑了笑說。

「爲甚麼？」

「因爲，他曾經駕駛過一輛與你駕駛的、同一模樣的小房車來找我。」蓓蒂說。

「你是說他在倪冰交通失事那晚駕駛着來找你的，灰色的日本小房車？」藍宇故意問道。

「嗯。」蓓蒂點點頭。

「你再過來看清楚有沒有認錯？」藍宇走到窗前向她招手道。

蓓蒂心裏對藍宇如此着意井野所駕駛的小房車，與他自己的小房車是否相同感到奇怪。但她還是順從他的意思，站起來走到窗前去。

她往窗外朝藍宇停泊在小洋房的小汽車望了望，毫不猶豫地說：「我對車子很有認識，絕對是同一款色及同一顏色！」

「你是否肯定……」藍宇打蛇隨棍上乘機向她問道：「在倪冰發生交通意外的那天晚上，井野雖然是跟妳在一起，但其中有一段時間他灌醉了妳，駕着灰色的小房車離開過？」

「嗯，我昨晚不是對你說過了嗎？但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喲！」蓓蒂說到這裏，突然感到事有蹺蹊，於是向藍宇納罕地問道：「你爲甚麼老是向我查問井野的事情？」

「隨便問問而已。」藍宇聳聳肩膊，裝作漫不經意地答道。

但蓓蒂似乎不相信他的話，睜大眼睛打量着他，狐疑地問道：「你不是警探吧？」

「我像是個警探嗎？」藍宇莞爾地笑了笑說。

「但你向我問話的語氣卻像極了！」蓓蒂仍有點疑慮地說。

「如果我是警探，你就不會對我揭露井野的行徑了，對嗎？」藍宇笑着問。

「嗯。」蓓蒂點點頭說：「我答應過他保守秘密的。」

「那麼，你爲甚麼對一個剛認識的陌生人說出來呢？」藍宇離開窗子，走到小酒吧內斟了兩杯啤酒，把其中一杯遞給蓓蒂，然後問道。

蓓蒂接過酒杯，眼睛一邊深情地望着藍宇，一邊呷了一口酒，臉上浮起一絲羞澀的表情答道：「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像你這樣令我着迷的男人，我承認希望以誠懇來博取你的歡心。」

說完，她把酒杯放在小酒吧的櫃圍上，伸出雙手摟着藍宇的脖，閉上眼睛，微仰着臉，期待着藍宇吻她。

藍宇把冰冷的酒杯送到她的微翹的嘴唇上輕輕觸一下，然後擺脫了她的雙手，笑着說：「愛情往往使人盲目，尤其是對情感放縱的女孩子。」

說完，他向蓓蒂揚了揚手，拉開大門，告辭離開。

蓓蒂楞呆地站在窗前，望着藍宇駕駛着的小房車噴出了一股灰煙在視野內消失……

＊　＊　＊

重案組總督察姚華接獲藍宇交給他的有關井野隱瞞事實的證據後，馬上將井野拘捕歸案。同時亦傳召蓓蒂到警署問話。

經過四十八小時疲勞審訊後，井野終於承認自己的罪行──連倪冰在內，共四個與島太郎相好的女孩子，都是他因妒忌而暗中殺害的，每一次他都把受害人遇害現場佈置成意外死亡的環境，令警方人員調查後將案件列爲意外或不幸案件處理，他則逍遙法外。

倪冰遇害那天，井野知道島太郎晚上與倪冰在別墅幽會，於是暗中在他們喝的酒中放進興奮藥物。在晚上八點三十分他接倪冰到別墅後，馬上離開，到將軍澳坑口附近，偷了一輛小汽車駛到蓓蒂家裏。灌醉了蓓蒂後，他駕車到清水灣道一條私家小路口等候，待倪冰駕車駛過時衝出去，嚇得倪冰閃避時把車子衝下山坡。然後，他把偷來的小汽車駛回原處，跟着回到蓓蒂的家裏去，一切都以爲神不知鬼不覺。

井野在偷車時恰巧偷去倪冰前度男友劉斌的車子，完全是無巧不成書的巧合。而藍宇和祖兒卻因此而順籐摸瓜，偵破了這幾宗命案，該算是天意。經審判後井野四項謀殺罪名成立，被判無期徒刑。而島太郎的「狗頭鍘」綽號亦因此漸漸被人淡忘……

（全文完）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

紅衣女郎

沈西城・文　劉偉生・圖

秦林發現彎腰鞠躬的紅衣女郎背影好美。

「秦林！你替我走一趟。」何老總望着我，露出了懇求的神情。

「老總，我看這個不大好吧！席議員跟我們的老闆是死對頭呀！」我提出了反對。

「這個我知道，所以才要你走一趟。席議員的聲名如日中天，如果我們不給他面子，對將來有關選舉的消息，一定落在人後頭，老闆也會不高興的吧！在商言商，我們不能不表示一點意思。」何老總把一個白信封塞進我手中：「秦林，勉爲其難吧！」

「這個！」我猶豫着，說眞的，我對那個席議員素來沒有好感。

「甚麼這個那個，去去去！」何老總揮揮手：「還有，這個喪禮十分隆重肅穆，你去最適合！」

「爲甚麼？」秦林有點摸不着頭腦。

「去這個場合，總得要穿西裝呀！除了你，還有誰穿得像樣呢！」何老總笑咪咪地：「你是我們先聲區報的俊男呀！不派你去，派誰去？」

人總是愛被拍馬屁，給何老總那麼一捧，我連骨頭也酥了。我點點頭：「我去鞠個躬就是！」

「行！祇要你肯去，你坐多久，我不管！」何老總興奮地拍了拍自己的額頭。

我離開了總編輯室，心裏有一萬個不舒服，我一向怕出席這種盛會，像今趟一樣，由於區議員席明强死了元配夫人，區內各行業的老闆都爭相獻媚，要求席明强舉行一個隆重的喪禮，元配夫人的屍體才移到殯儀館，數以萬計的花圈就送了過來，不但擺滿靈堂，還佔據了殯儀館外的空間。

如果死者是一個普通人，相信就不會有那樣的陣勢了。這個年頭，富在深山有人識，唉！看開一點吧！

我把那個白信封塞進西裝內袋裏，獨個兒駕了那輛小型「本田思域」，獨闖殯儀館。

我一向怕去殯儀館，原因是最怕生離死別，看着熟悉的朋友直挺挺地躺在棺材裏，那種感覺並不好受。

因此，我向少去殯儀館。

卅分鐘後，我走進了殯儀館的大堂。

「席府舉殯」四個大字跳進了我的眼帘。

富貴人家的舉殯的確不同凡響，未入大堂已聽到了喧沸的人聲。

我在禮堂入口處簽上了何老總的名字，卻沒有將那個白信封掏出來。

在駕車往殯儀館途中，我偷偷地拆開白信封，嘿！居然是一千大元。

何老總這個人，哼！

上個月，文化界的朋友老徐因癌病去世，在殯儀館舉喪。

憑何老總跟老徐三十年的老友交情，奠儀不過是三百元，席明强是甚麼東西，跟何老總前前後後見面不過三趟，奠儀就是一千元。我決定將這一千元據爲己有。明天買一扎上佳的劍蘭，到墳場去拜祭老徐，順便把「打劫陰司路」告訴老徐，好讓他泉下有知，老懷安慰。

想到了這一點，我將一千元據爲己有這件事，就當成是理所當然了。

我踏步向前，照堂倌的吩咐，向席明强的太太遺照作了三鞠躬。

在我鞠躬之際，我感到背後有一點異動。

因此，拜祭之後，我立刻回頭去看。

一看，就呆住了。

我的背後站着一個女人，她全身都罩在一片紅色中，紅色的套裝，紅色的帽子，紅色的高踭鞋子，令人看上去，就像看到了一團火。

祇有那提在右手的皮包才不是紅色的，但白色配合着紅色，那就更是炫目生輝。

那女人大抵看到我眼神中的詫異，居然咧嘴笑了一下。

在嚴肅的氣氛中，看到了女人的微笑，倒眞教吃了一驚。

但不知怎地，我對紅衣女郎的微笑，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朝靈堂左邊那邊走去，在一張空椅子上坐了下來，這時才發覺，原來注意她的，並非我一個人，而是所有參與吊唁的賓客，他們不約而同地一起望着她。

葬禮是隆重而肅穆的，因此來吊唁的人，絕大部份都是穿上素色的服裝，男人嘛，不是黑西裝就是深藍西裝，而女性則大多都是黑色的套裝，像這個女人那樣，穿了火紅的服裝來吊唁，可說史無前例。

她是誰呢？

在我的心裏立刻湧現了這個疑問。

我偷偷地望向席明强，他坐在遺屬席上，低着頭。

但當紅衣女郎走過他的跟前時，他陡地抬起了頭。

在他抬頭的那刻，我看到了席明强的表情，十分曖昧和詫異。

之後，席明强就皺起了眉頭。

作爲一個議員，席明强總算合格。起碼，他說會依時出席各大小會議，而且絕不中途退席。

雖然有人批評他沒有好好地爲選民爭取應得的權利，不過，孤掌難鳴，要成功一件事，絕非祇靠一個人的力量。總而言之，席明强是一個表現不差的區議員，有基本的政績，這對他進入下屆立法局肯定有很大的助力。

我對席明强說不上愛憎，不過，對他的皺眉卻頗有興趣。

一個肅穆的喪禮裏陡地出現了一個紅衣女郎，這跟此刻的氣氛無論如何是不很相襯的！

這時，席明强稍稍地抬起了頭，望向那紅衣女郎。

陡地，不知是心理作祟，還是甚麼的，我覺得他臉上閃過一抹狠狠的神色。

這就更引起了我的疑心。

那紅衣女郎默默地坐着。

我看了看錶，如果這時候不走，到瞻仰遺容時，就不能走了。

我站了起來，走向門口。

出口那裏，站着一個穿着黑色西裝，結黑領帶的青年，手上捧着一叠報紙。

一見我走近，就送了上來。

是一份傳單，一份四頁。

頭版報導了區內競選立法局議席各議員的近況，自然是歌功頌德，然後是一些有關區內的消息。

我翻到第四版，一則故事緊緊地吸引着我的視綫，即是席明强的故事。

題目是「亡妻引我走上成功之路」。

我連忙站向一邊，細細地看故事的內容。

「妻子在彌留之際，緊緊地抓住我的手，低低地說：『請你無論如何都要闖入立法局，在你未能進入立法局之前，不要爲我豎立任何墓碑。你能成爲立法局議員，就是對我最大的酬報。』聽到妻子這樣說，我的淚水，不禁汨

汨地流下。我一定要努力，報答妻子對我的期望。」

看到這樣的殺手鐧，我不禁有點憾然。但轉念一想，這會不會是席明強的競選策略，特意地利用妻子的死亡來爭取選民對他的同情？

如果是這樣，席明強可就太卑鄙了。

然而，又有那個議員是不卑鄙的。記得有一個退休的老議員曾經這樣說過：「我初時以爲做議員是一項高尚的任務，豈料做了，才知道這是甚麼的一回事。」

議員生涯是否這樣黑暗？我不知道，不過斷不會光明到那裏去。我把那張傳單丟進垃圾箱裏，離開了殯儀館。才走了幾步，一陣濃烈的香水味從我背後傳了過來。

轉頭一看——那美麗性感的紅衣女郎也站在我背後，我們四目交投，女郎怔了怔，連忙轉過身，向另一邊走去。看來，本來是跟我同路的，看到我對她的注意，就故意繞過別道，避開我。

我祇想了一秒鐘，就決定跟踪她。跟踪她，有兩個理由支持着我。

一是想弄清楚她跟席明強到底有沒有任何曖昧的關係，有了那就成爲先聲區報的頭條！其次則是——唉！別說了！身爲男人，還有甚麼的……

我慢慢地跟在她背後，距離保持二十米左右，這樣，她就不易發覺我在釘梢。

保持着這樣的距離，除了可以隨時閃避外，還有一個好處，說出來，眞是有點兒色情狂，保持着這樣的距離，我就可以仔細地欣賞那女郎的臀部美。

背影迷人　緊追不捨

根據性學權威金賽博士的說法，女人最能吸引男性的，除了臉孔、乳房、長腿外，就輪到臀部了。

艾堅遜博士作出了適當的糾正，他說：「除了乳房，臀部是女性最最性感誘人的地方。」我同意艾堅遜博士的論調，對女性的臀部特別欣賞。這時，出現在我眼睛裏的臀部，實在無懈可擊，尤其在那女郎蓮步姍姍底烘托下，更增加不少的性感。

跟了一會，忽然我想起了琳玲。

琳玲是我的女朋友。

不不不！不能說是女朋友，我跟她的關係是僅比客人和小姐好一點而已。

琳玲是一個舞女，在一家二流的舞廳裏伴舞，我平均一個星期找她一次，許多朋友都奇怪，因爲琳玲並不美麗，而我呢！又是文化界裏公認的美男子。

美男子怎會戀棧一個平凡的舞女呢？

也許他們都不明白，我之所以迷戀琳玲，主要是她擁有一個綫條異常優美的美臀。

不過比起走在我前面的那位紅衣女郎，那就相差太遠了。

若以賽馬評分制度來區別，琳玲祇值第三班，而那個女郎，簡直就是第一班中的翹楚分子了。

女郎似乎沒發現有人在跟踪她。或者知道了，卻又慶幸有男人在跟着她哩！

有幾個少年走過女郎的身邊後，馬上轉過頭去看。

「嘻！好美呀！」

「對，簡直是絕世尤物！」

「如果是我的女朋友就好了！」

少年們七嘴八舌地大加讚美。

不知怎地，聽到這樣的話，我內心有着說不出的興奮，我覺得有人在讚美「我的女人」。

直覺上，我已感到女郎跟我之間的距離已拉近了不少。爲甚麼會有這種直覺，我不明白。想到這裏，我陡地想起了一件事。

在我有着那種直覺時，我不由自主地住了腳，而那個女郎當然不會停下來等我，差了那十多秒，也許她會消失在我的視綫裏吧！

向前一望——那豐滿的臀部仍然在不遠處搖曳。

哈哈！還好，我連忙追上去，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樣跟了一會，女郎走進了一條較僻靜的小路，在一幢六層高的洋房前停了下來。在二樓的樓底下，有一個長長的招牌，寫着「西醫洪瑞蓮」。

我閃身在一條燈柱的後面，定定地監視。

女郎取出鑰匙，開了診所的門。

然後，她就走了進去。

門才一關上，我就奔近去看個究竟。

「本日休診」。門上掛着這樣的一個紙牌。

哈！可眞奇怪！女郎怎會到診所來的，看她的動靜，又不太像病人，也許她跟診所的人是熟識的，所以才有診所的鑰匙吧！

我向周圍一望，看到了一家士多店。

士多店的面積並不太大，但貨色齊全。店舖裏，一個中年女人正坐在角落，低頭打着毛衣，對我的進來，似乎提不起興趣。我在烟架上揀了一包「健牌」，把鈔票放在枱上。

「請扔進竹簍裏！」女人抬起頭，看了我一眼，低低地吩咐着。

原來烟架下，放着一個竹簍，裏面塞滿鈔票，我抓起枱上的鈔票扔了進去。

「謝謝！」女人又低下頭打毛衣。我拆開烟包，拿了一根烟，點了火。

「太太！」我低低地叫了一聲：「對面那個診務所的醫生是女醫生嗎？」

女人連頭也沒有抬：「是的。」

「甚麼年紀？」我問。

「這個嘛……」女人放下毛衣，看了我一眼：「用現代的標準說嘛，是年輕的了，不過三十吧！」

我剛才判斷女郎的年齡大約是二十七、八歲，不過，我沒看清楚她的容貌，再者那襲大紅的裙子，也令她看上去更年輕。廿七、八，跟三十，大抵是很難分別的。

「她……她一個人嗎？」

「大概是吧！」女人回答。

不過語氣有點兒曖昧。我聽出有點弦外之音：「是不是跟男人同居？」

「這個嘛，我……我不大清楚。」女人有點慌亂，忽然，她一眨眼睛：「先生！你是甚麼人？問這個……」

我爲之語塞，但很快就找到了藉口：「我是私家偵探！」

女人的臉色稍寬：「你可以問她，她剛走過！」女人用手指着店舖外。

「是誰？」我怔了怔，向大廈門外的馬路望過去。

在離我大約五十米的處所，正走着一個女人的背影。

那女人踏着淺黃色的半高踭鞋子，穿着舊式的套裝，手裏提着個竹籃子，正慢條斯理地走着。女人指着那個女人說：「她是護士，好像是姓胡的。」

武俠小說名家　臥龍生

武打場面氣勢磅礴

武俠經典百看不厭



新釘本全書四集

仙鶴神劍

重現江湖

各大書局、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呀！謝謝你！」我滿心歡喜，連忙追了上去。

看背影那麼婀娜，我還以爲不到二十歲，她轉過身來，才知道居然是個頗成熟的女人，年齡看來有二十五六歲，樣子長得蠻好看，眉梢間有一份說不出的嫵媚。

「胡小姐嗎？」我問。

對方站定了，臉上湧起警戒神色：「你……是哪一位？」她低低地問。

「我是記者。」我掏出名片，遞了過去。

「哦！」胡小姐似乎有點兒意外：「有甚麼事嗎？」

「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們喝杯咖啡，可好？」

「這個嘛！」胡小姐想了一下：「今天放假，這……」

「你是出來買東西的嗎？」我望着她手上的竹籃。

「呀！」胡小姐笑了：「不不不！你誤會了，」她指指竹籃：「這是手皮包，不是購物籃子。」

我笑了起來，對女人的日常用品，我眞的不大淸楚。我想了想：「我們喝杯咖啡吧！」

「不好！」胡小姐搖搖頭：「我有點餓，還是吃碗水餃麵吧！轉角那裏的斗記，不錯的。」

我當然不會拒絕，就跟着胡小姐走進了斗記這家麵食店。

胡小姐似乎是常客，一坐下，就要了一碗水餃湯麵。

「試試吧！這裏的水餃，香港第一。」她笑說。

我要了一碗。

胡小姐說：「爲甚麼你會對我有興趣？」

呀！她誤會了，還以爲我想採訪護士的生涯。

我笑了一下：「胡小姐！你弄錯了，我想知道的是洪醫生的事。」

「洪醫生？」胡小姐彷彿有點意外：「她……她有甚麼好問的？」

「這個你不必管。」我說：「記者的觸覺是敏銳的，總之，我想知道她的事。」

「唉！」胡小姐吁了口氣。

這時，水餃湯麵送了上來，熱騰騰的，胡小姐灑了胡椒粉，還下了辣，「呼呼」地吃了起來。

我嘗了一隻水餃。

沒錯，眞的很美味，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水餃。

「胡小姐！你有聽過席明强的名字嗎？」我忽然問。

「呀！你……你聽誰說的？」出乎我意料之外，胡小姐的反應十分强烈。

我鑑貌辨色，知道事有蹊蹺：「沒有人說，我是記者，當然知道。你也認識席明强？」

「這個……」胡小姐吃了一口麵：「他太太最近死了，他太太一向有心臟病。」

「眞的嗎？」這是我意料不到的答案。

「她是洪醫生的病人呀！常常來看病，有時洪醫生也會出去門診。」

「原來如此！怪不得洪醫生今天去了殯儀館。」我又吃了一隻水餃。

「甚麼？」胡小姐怔了怔：「洪醫生去了殯儀館？」

「你不知道嗎？」我好奇地問。

「我是她的職員，那會管老闆的事。」胡小姐吃完最後的一隻水餃。

「對了！你可知道爲甚麼洪醫生會去殯儀館嗎？」我試探地問。

「席太太不過四十多歲，這麼年輕就死掉，可惜呀！」胡小姐感喟地：「所以說，有錢不是萬能的，至少買不到健康。」

「唔！」我漫應了一下。

「心臟病嘛，很難講的，早一分鐘前還好好的，突然就會倒下，這不關醫生的責任，不過，席太太是老病人了，一直信賴洪醫生，突然死去，作爲一個醫生，多少有點內疚，所以去殯儀館鞠一個躬，也不是甚麼太奇怪的事。」胡小姐笑着說。

我望着胡小姐，突然覺得她的眼神有點兒異樣。

紅裙疑惑　難明其意

「喂！待會去看電影好不好？有一部電影，很不錯。」胡小姐說出了電影的名字。

「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問。

「影評說的。」

「影評也能相信？」

「不！那影評家很有水平，値得信賴，陪我去看好嗎？」胡小姐膩着聲。

我嚇了一跳，跟胡小姐來吃麵，無非是想知道多一點關於洪瑞蓮的事，如今徒勞無功，還不身退，痲煩必多，雖然胡小姐的樣貌還不錯，往來一下，沒甚麼問題，但護士跟舞女是不同的，黐上了，就難脫身，我連忙說：「

不行，我還有事要做呢！」

但是，胡小姐看來對我很有好感。

她說：「我每晚六點以後就有空，你有甚麼事，打電話給我好了。」

說完，她就在白紙上寫上了電話號碼。

我接過，道了謝。

胡小姐又說：「聽說卡拉ＯＫ很好玩，甚麼時候我們一起去好嗎？」

我點點頭，其實是一種敷衍。

付了賬，送了胡小姐上的士，我有了一個念頭，去找琳玲。

我眞的有點兒倦了，琳玲的家正好讓我躺一下，我截了輛的士，趕去琳玲的家。

的士在馬路上飛馳了十多分鐘，到了跑馬地，在一幢舊式大廈門前停了下來。

我從樓下的快餐店買了雞腿、沙律，匆匆上了樓。

琳玲住的是女子公寓。

一層樓宇裏，分隔成五六個房間，住的都是職業女性。

正因如此，琳玲白天都不讓我去，避免讓其他住客見到，惹來閒言閒語。

是以當大門打開，琳玲看到我時，不禁吃了一驚。

「你……你怎麼會來的？」她惶恐地問。

「怎麼？房間裏有男人嗎？」我故意地問。

「亂講！快進來！」琳玲一把拖了我進去，把我推進了她的房間，然後立刻把房門關上。我裝腔作勢地打開櫥門察看。

「你這個人，就是不相信人。」琳玲有點生氣。

「看看不行嗎？」我把一隻鷄腿塞到琳玲嘴裏。

「哼！想用雞腿來哄我嗎？」琳玲把雞腿往嘴裏拿開，啐了我一口。

衣櫃裏仍然是空空如也。

「呀！」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在床沿上坐了下來。「有啤酒嗎？」

琳玲開了冰箱：「我警告你，下趟不要在白天撲上來，你知道的，這裏是女子公寓，給人看見了，會說閒話。」

「你怕人說閒話？」

「不是怕，那不大好。」

「她們沒有俊男做男朋友，這才妬忌你呢！好好好！下趟我介紹幾個給她們，她們就閉口的了。」我接過冰凍的啤酒，喝了一口。

「你這個人眞是沒好話說。」琳玲自己也開了一罐啤酒：「看你這個樣子，怎麼，又有外快了。」

所謂外快，那是一種變相勒索見不得人。

我的職業是記者，收入低微，因此有時候，我就會利用職業上的方便去查探一些人物的私隱，僥倖掌握到證據，就用十分禮貌的方式向當事者「調動」一些金錢。

由於是善意的要求，許多時都會得心應手。

琳玲雖然不大贊成我這樣做，但當我利用調動得來的金錢買禮物給她後，她就默然不語了。不過，我是對得起天，對得起人，我的對象，其實都是那些爲富不仁，沽名釣譽的傢伙，他們要往上爬，却又怕人拆穿他們的秘密，這種人，正成爲了我的「羔羊」。

我喝了口啤酒：「我也不知道這會不會帶來外快。」

「甚麼事？」琳玲奇怪地問：「快說。」

我一把摟住了琳玲，先一個熱吻。

我在熱吻了一番後，本來是有所行動的。

琳玲阻止了我，她指指牆壁：「隔牆有耳。」

我眞給氣壞了。

琳玲半哄半騙地說：「乖！聽話！將來儲夠了錢，我們搬個好地方，到時，你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我氣炸了肺，把一罐啤酒灌完。之後，我就說出了前因後果，當然，我沒有把胡小姐叫我打電話的事說出來。女人都是醋罎子，說了，戲就沒得唱了。

「我是憑我的第六感，對那個女人展開跟踪的，料不到竟然是醫生，唉！我的第六感不靈了。」我感喟地。

聽得琳玲陰惻惻地冷笑。

「笑甚麼？」我氣惱地。

「沒有！我怕倒不是甚麼第六感覺作怪吧！必然是那個女人有着天使容貌，魔鬼身材，你這頭色狼才跟上去吧！如果是醜八怪，你會跟，我呸！」

呀！風塵女人就是風塵女人，敏感過度！

「才不呢！」我反駁！當初我祇看到她的背影，那能知道她美

不美！我是感到有問題，那才跟上去的！」

「眞的？」琳玲半信半疑。

「還有……」我又施展情聖手段了：「我想多賺一點錢，買一隻兩卡拉的戒指給你。」

「別說了！你已前前後後說了一千幾百趟，媽呀！沒一趟成爲事實。」琳玲叫起屈來。

「說不定這一次夢幻成眞呢！」我接上去，順手在她的胸脯摸了一把。

「啪」地一聲，我的右手手背中了一記。

「請你尊重一點。」琳玲板着臉孔。

琳玲一邊埋怨，一邊喝着啤酒。忽然，她輕輕地打了我臉孔一下說：「不對！不對！」

「甚麼不對！」我每趟看到琳玲這樣的神色，就知道她想到了一點甚麼。

「哼！你說那個女人是醫生，醫生嘛，一般說來，都比較保守，不過由於職業，總不能像我們那樣花枝招展，對嗎？」琳玲神氣地作着分析。

「對！有道理！醫生，教師，大多喜歡穿深色一點的服裝。」

「可是那個洪醫生却穿了紅色的裙子去殯儀館，那不是天下第一怪事嗎？」

「對！確是天下第一大怪事，從來就沒有人穿上這樣鮮艷的服裝去殯儀館的，你也不敢吧？」

「敢！你百年歸老之日，我必然穿上比她更紅的裙子去禮堂拜祭，我會對着你的遺照，哈哈大笑。」琳玲一口氣地說。

「爲甚麼？」我問。

「我慶幸從此獲得了自由，再也沒有人苦纏着我。」琳玲笑嘻嘻地。

「滾你的蛋！」我抓起枕頭擲過去。琳玲抱緊了枕頭，笑了起來。

「我見她那麼怪，所以才跟她。」

「不是因爲她長得漂亮，我們的大情人動了心？」

「我祇會動你的心！」我作勢撲過去，嚇得琳玲呱呱大叫起來。

「我想到了她穿上紅裙的原因了。」琳玲叫過後，忽然這樣說。

我興奮得連啤酒罐也扔掉了：「快說！」

「她可能還要去別的地方。」琳玲說：「來不及換衣服，所以就乾脆穿上了紅裙子。」

「不對不對！」我搖搖頭。

「甚麼不對？」琳玲問。

「即使下一檔的宴會是喜慶性質，她也可以穿黑衣服去的，現在黑衣服並不代表甚麼呀！你看吳嘉麗不是整天穿上黑裙子的嗎！」

「嗯！」琳玲沒話說。

「還有，我一直盯着她離開殯儀館，她就回診所，可沒去別的地方呢？」

「對！」這趟琳玲承認錯誤了：「做醫生不會沒錢，不會不買衣服，說沒有黑衣服，那沒有可能。」

大膽假設 姦夫淫婦

「對！如果平日看病也穿紅裙子，那麼性感，男病人的脈搏可要加速呢！」我說。

「哼！你道出了男人的心聲呀！」琳玲眞是醋娘子，這麼說說，也聽不進耳朵。

「不要呷乾醋，研究事情要緊。」我岔開話題：「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醫生，病人死了去拜祭，雖不能說是奇怪，也不常見，哈！居然還穿了紅裙子去弔唁，不是有點那個吧！」

這女人的意圖是甚麼呢？

「眞奇怪！」琳玲對這件事感到了很大的興趣：「喂！我有一個脫離常軌的假設，你可不介意？」

「說！」我眞想聽聽琳玲的分析，她不是一個普通的風塵女人。

琳玲笑了笑：「假定你的太太死了……」

「噢！那是你嗎？」我打趣地。

「不是！假定若干年後你跟別的女人結婚……」

「好好好！那是個甚麼模樣的女人？」我問。

「討厭！」琳玲啐了口：「一聽到女人就起勁，眞是色狠之尤！」

我笑了起來，女人的醋勁，眞是隨時隨地發作，了無先兆。

琳玲嚥了口口水：「你的太太後來得了急病死了，呀！這是我的假定，不要放在心上。」

「我明白了，男的，就是我，結了婚，最後却殺了她……」

「喂！你這個人可不可以讓我說完才發表意見？」琳玲抗議地。

「行行行！」我舉手投降。

「我聽到你太太死了，就去殯儀館拜祭。」琳玲說：「我的意圖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告訴你，我

出現了，因此穿上了炫目的紅裙子，藉此望能引起你的注意。我說得對不對？」琳玲瞪着眼睛望着我。

「這個推論，我找不到漏洞反駁你。」我賣乖地。

琳玲的推論，很明顯地，是把事件跟男女關係連結了起來，也就是懷疑席明强跟洪瑞蓮之間，有不可告人的曖昧關係。

琳玲見我沒作聲，又往下說：「洪瑞蓮，聽你說，年紀差不多近三十了，却依然是個大美人，人見人愛，至於你見了她，就像貓兒見魚似地，跟個不休……」

我輕輕地打了琳玲一下：「你嘴刁！好！我不再找妳。」

「你捨得嗎？」琳玲有恃無恐地。這一招，我眞的吃不消，搖了搖頭，舉起雙手投降。琳玲笑了，笑得像春日的和風。

「我覺得席明强和洪瑞蓮有不可告人的關係。」

「就像我們。」我摟住琳玲：「姦夫淫婦。」

「你呀！這個人，狗嘴長不出象牙。」琳玲用手指頭在我額上點了點。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把那份傳單給琳玲看：「看來，席明强夫婦的感情還不錯呢！」

琳玲接過一看，搖搖頭：「這是爭取同情，反過來更見自私。」

我一聽，心跳了一下，如果看到有甚麼漏洞，那就成爲賺取外快的有利條件。

「不過……」我插嘴。

「不過甚麼！」琳玲搶着截住我：「你看到了有甚麼漏洞？」

「沒有。」我搖搖頭：「祇不過，目下，我們祇是推測而已，沒有眞憑實據。」

「這個……」琳玲沉吟着：「一般男人如果外面有情婦，大抵不會讓老婆跟情婦見面吧！從這一點考慮，情婦比老婆要……」

「對！情婦手按老婆的脈門……」我應和着，隱隱覺得大事不妙。難道這裏面隱藏着更重大的犯罪嗎？

「喂！」我抱住了琳玲。

「甚麼事？」琳玲急惶問。

「現在才六點鐘，我九點才有事，我們來……來一會吧！」我一把把琳玲壓在自己的身軀底下。

一覺醒來，是晚上八點鐘。

我連忙推開睡在身邊的琳玲，爬了起來。

「怎麼？要走了？」琳玲揉了揉惺忪睡眼。

「時間不早啦！」我拍了她乳房一下：「如果一切順利，別說一隻鑽戒，十隻我都買得起。」

「別說了！」琳玲啐我一口：「能買一隻金戒指，我已滿足。」

「別小覷我。」我大聲的抗議：「今趟的事，非同小可，分分鐘發一大筆橫財。」

「好了好了！算我相信你。」琳玲說，看了看几上的鬧鐘：「還早呢，再躭一會！」

「不行！我得去尋金。」我穿上衣服：「還有，你也該起床化粧去招呼客人了。」

「唉！你這個臭男人！」琳玲又啐了我一口。

我在琳玲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吹着口哨，離開了房間。走到房門外，還聽得琳玲在說：「記得回來吃消夜，我等你呀！」但是我的靈魂，早已飛走了。

我若今晚再要逍遙快活，我也不會找琳玲，一夜之間，找同樣的女人，會多麼的乏味！我匆匆闖進附近一家廉價的桑拿浴室，花了一個小時，爲全身進行了清潔，弄清楚琳玲的香水味消失，這才施施然地離開了浴室。

在公衆電話亭那裡，我打了個電話。

「胡小姐！」我低低地說。

「呀！是你，是徐先生，對嗎？」對方驚異地：「我是海倫！想不到你會打電話給我。」原來胡小姐叫海倫，我現在才知道。

我問：「有空嗎？」

還沒講完，胡海倫已接了上來：「有空有空，你在哪裏？」我說了後，她說：「那好！我們到公園去。」我聽了，嚇一跳，到公園去，有沒有搞錯？

「公園？」我吸了口氣。

「九龍塘公園好不好？」胡海倫問：「聽說那裏環境很淸靜，我沒去過，想去看看。」

「嗯！」我漫應着。

她聽得出我語氣有異，胡海倫解釋地說：「我這個人不喜歡去酒店的咖啡館，人多又嘈……」

「我知道了，那麼四十五分鐘後，我在九龍塘公園那裏等你。」

我掛上了電話。沒去過九龍塘公園？誰相信。這眞是欲蓋彌彰。很明顯那個胡海倫對我有好感，我正好利用這一點打探多一點資料。

一個女人對一個陌生男人，可以他出到九龍塘公園的邀請，看來也不會是情場新兵了。

（未完・一）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水火劍

三而樓主・文　可飛・圖

方炳烈道：「家師叫我將水劍贈予有緣人。」

正是流火鑠金的六月天。雲南省大理縣點蒼山下，濃碧沉沉的洱海，其間有四洲、三島、七臬之勝，是個天然的避暑所在，各洲島綠蔭凝雲，遊人不絕；湖上蘭橈畫舫，來往如梭，和春秋佳日相比，又是一種情調。

在衆熱鬧地區之外的一個遠島，沙洲之旁，綠柳之下，繫着一隻小艇；艇家正在艙裏午睡得酣。堤上一位背負雙劍的白衣秀士，敢情就是僱艇來此，領略清幽之趣的人。他一面縱目遊賞，一面還縱聲朗吟，吟誦的是文天祥當日描寫這地方風物的詩：

「雙龍關裏百花香，銀海透迤抱點蒼；六月街頭叫賣雪，行人錯認是瓊漿。」

吟聲未歇，忽然「咿呀」一聲，前面濃密的蘆荻叢中搖出一條小船，船頭鐵鑄也似的卓立着一個玄色勁裝佩劍女郎。秀士目光一花，風聲微颯，那少女已經從船頭一掠到了他的身前，兩道冰冷的秋波筆直射在他的臉上，同時用一種比目光更冷的聲音說：「方炳烈，拔劍吧！」

那秀士正是四川峨嵋紅雲上人唯一的門徒，江湖上稱做「赤練劍」的方炳烈。當下，他錯愕地面對那指名挑戰的黑衣女郎，頗感躊躇。一來不知她的來歷，二來憑她剛才飛身上岸的身手，看出她功力不凡。在他心念電轉的瞬息間，女郎冷冷的聲音又響起：「方炳烈，你的赤練劍見不得人嗎？」

方炳烈此時不能不答話了，祇得道：「姑娘何以衝着方某而來？方某從來不無故拔劍的。」

女郎冷哼一聲，說：「還擺甚麼名門大派的臭架子！紅雲上人還不是暗地裏傷人的下三濫角色……」

方炳烈不等她說完，就陡喝一聲「住口！你辱及先師，我倒不能不教訓你一下！」說着反手從背負着雙劍中抽出一把，擺個門戶，祇等女郎進招。

女郎「颼」地從腰間拔出長劍，方炳烈祇覺一泓寒光，在眼前閃爍不定，不由脫口讚一聲「好劍！」

女郎冷笑說：「你的劍也不壞。不過，你還是用雙劍吧！」方炳烈笑着說：「就這樣便好，萬一我這把劍讓妳削斷或者磕飛，還有後補的好用呢。」說罷又是一笑。

女郎把臉一寒，說：「誰管你

這些，少廢話！」劍隨聲發，一招「葉墜寒泉」，飄飄忽忽的劍尖已經指到方炳烈腰際。

方炳烈心中一凜，錯步避過，手中赤練劍一個「金絲纏腕」，便要繞女郎的五指、虎口、脈門。女郎靈巧地把劍收回，美妙的來個大廻旋，盪起颯颯風聲，一招威力無比的「寒泉瀉地」直向方炳烈下三路捲去。

方炳烈借勢躍出圈子，喝聲：「且慢！」

女郎冷笑着收了招，說：「現在用雙劍也還不遲。祇是要快點，別拖時間！」

方炳烈說：「方某還不至如此不濟事，兩招就吃不消。我祇想問一聲，長白山雲山長老和你是甚麼關係？」

女郎把劍一擺，怒說：「你囉嗦甚麼！」又要進招。

方炳烈把門戶一封，採取的是嚴密的守勢，口裏說：「妳剛才使的一招『葉墜寒泉』，一招『寒泉瀉地』，都是雪山老祖所創『嗚泉劍』法的高招。你是雪山老祖的弟子嗎？」

這時女郎臉上驀然泛起悲憤的容色，銀牙一挫，說：「不錯！我是先師雪山長老門下的如冰，今天爲報師仇而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話說過了，接招吧！」說着。長劍連揮，「雁下寒泉」、「寒泉映月」、「流泉下灘」，連綿使出。

方炳烈忙着一面化解來招，一面說：「白姑娘，報仇也不爭這點時間，讓我說幾句話行嗎？」

白如冰寒着臉道：「不行！有甚麼說好說！」說着，明晃晃的劍尖分心便刺，好一招「飛泉入澗」！

方炳烈此時也動了三分眞氣，喝聲「不行也得行！」手上劍順着對方來勢閃電似的貼過去，運起神功一迫，劍刃閃出赤色光芒，便像從洪爐中鉗出來的精鋼似地，把白如冰的長劍硬生生迫了開去，然後收招停立。

白如冰此時才知道對方初時未用全力，報仇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簡單，祇好抱劍屹立，傲岸地看對方要說甚麼。

方炳烈用一種極爲誠懇的聲音對白如冰說：「白姑娘的心情，我很了解。令師仙遊至今大概已有五年了吧？家師謝世也已經兩年了……」

白如冰不耐煩地把手中劍一揮，說：「你還說這些廢話做甚麼？」

方炳烈說：「家師和令師兩位老人家之間的不愉快的事，如果不解說清楚，怎能冰釋妳的誤會呢？」

不聽解釋怒揮劍

「你還說誤會！」白如冰手上的寒泉劍，劍身顫動不已，可知她心中激動到了極點，但勉強忍着發招的衝動，爆發出一連串的質問：「好，你說誤會，我且問你，五年之前，你師父老遠的從四川的峨嵋山，跑到關外的長白山去，是不是想劫奪我們那棵千年人參？你師父到達之後，發現家師早已在千年人參出現的地區結廬，每晚窺伺，爲甚麼還要在附近繼續守候？到千年人參出現那天晚上，你師父爲甚麼乘着家師全力攫逐人參精靈的時候，偷偷從後面下手，把家師一掌推下千丈懸岩，掠奪了我們雪山的寶物千年人參而去？這難道都是誤會嗎？」

方炳烈一面聽，一面顯出難過的神色。等白如冰說完，解釋道：「這卻難怪你誤會。我告訴你，家師那時在製煉一種『天心再造丹』，百種靈藥都齊備了，就缺一枝千年人參，才親自遠赴長白山去採擷。去了好幾個月才回來，人參是有了，但是我發覺他的神色非常沮喪……」

白如冰尖聲說：「貓哭老鼠！沮喪甚麼？」

方炳烈道：「你聽我說，家師當時把他在長白山的經過都告訴我了，大概和白姑娘剛才所說的相符，祇有一點……」

白如冰冷然道：「祇有甚麼？難道還冤枉了你師父不成？」

方炳烈道：「白姑娘誤會的就是這一點，令師是在追逐中自行墜崖的。」

白如冰聽到這話，竟悽厲地慘笑起來，笑了幾聲才說：「想不到紅雲上人這等成名人物，在奪寶害人之後，還打誑語欺騙徒兒，還打算騙盡天下的英雄好漢。」

方炳烈面容嚴肅，高聲說：「先師一生不作誑語，他歸來之後，對長白山之行深自懊悔，認爲到達時見到令師結廬守候多時，就應該即時下山，承認自己無緣獲此曠世奇寶；但當時竟因長途跋涉，心存僥倖，捨不得放棄，故在附近逡巡，希望有所發

現；在千年人參出現那天夜裏，還參加追逐……」

「還施展卑鄙的手段來搶奪！」白如冰高聲加上這麼一句。

「別打岔！」方炳烈喝道：「我還沒有說完。你們雪山派在長白山，整個長白山都是你們的嗎？難道我們峨嵋派就該霸佔着整個峨嵋山了？我還要問妳，妳口口聲聲說家師打誑語，難道令師親口對妳說，是爲師從他後面出其不意發招，把他推下千丈懸崖的？」

白如冰哼了一聲說：「家師當日在天亮之後勉强支撑回到山門，已經不能說話。你師父企圖奪寶的動機，是他每晚守伺之後，白天回山門時對我們說起的，至於最後那天的情形，是我憑先師臨終的手勢推想出來的。」

方炳烈說：「你豈可憑推想來入人以罪？」

白如冰說：「先師背上留有你師父的指痕，背後衣服也破了一塊，這是我親眼見到的。」

方炳烈急說：「唉！你錯了，這是家師發現令師有墜崖之險，才加以援手，想從背後抓住他，誰知衣服破了，人還是抓不住……」

方炳烈話還未了，白如冰已經連稱「鬼話！鬼話！」手中鳴泉劍早已幻起一片寒光，向方炳烈沒頭沒腦地蓋過去，口裏恨恨地說：「害了人還說救人，跟你說話眞是白費時間，勝得我手中劍，甚麼也由你說去！」話說過了，便一聲不响地施展起雪山派的絕藝，一招緊似一招，使方炳烈也不敢分神說話，唯有對當前勁敵的捨命强攻，全神應付。

原來白如冰是長白山長老晚年的得意門徒，當年雪山長老原冀採得千年人參，使自己延齡却病，也使弟子們伐毛洗髓，功力增進，誰知來了個紅雲上人，事勢演變如此之意外，讓下一代兩派的年輕掌門人來算這筆死無對證的糊塗賬。

其時，這遠島上闃無他人；柳樹下那艇家還兀自好夢未醒；載來白如冰那小船早退回蘆荻深處；午後的驕陽有如火傘一般，沿岸綠蔭掩映中，劍光閃爍，這雙一白一黑的俊男美女，正在相持不下地以性命相搏。

白如冰的鳴泉劍使到得心應手之處，一招一式都令人分不清，傾銀潑乳似的萬斛飛泉，還隱隱透出了潺湲澎湃之聲，涼氣沁人肌骨；這一陣陣匹練般的劍光，無休無止的向方炳烈怒捲。

方炳烈的赤練劍却防守得異常牢固，劍身的赤氣比之剛才迫開白如冰那招「飛泉入澗」時更見奪目，在挽出一團團劍花時，看來像紅雲朵朵，艷麗動人。大概他已經深通師父紅雲老祖「紅雲出岫」絕藝的了。

在久戰無功情形下，白如冰顯然有點焦燥，左手劍訣一領，右臂一抬，長劍翻飛，霍然向上一揮，又陡然向下一沉，直削方炳烈右腕關節，口裏喝聲「撤劍！」

說時遲，那時快，原來離方炳烈頂門之上三尺地方的一段樹椏，已爲白如冰抬腕揮劍時運勁削斷，挾帶着她的內力向方炳烈迎頭壓下；白如冰就是利用這時間來削他手腕，使他上下兼顧不來，除了棄劍躍後，就難以化解。

好個方炳烈，在這電光石火間居然哈哈一笑道：「方某遵命撤劍！」竟在白如冰劍尖險險觸到手腕時五指乍放，一縮手，使對方一劍落空，但同時左腕閃電的一探，把才離右腕凌空未墮的劍抓着，還順手抖出一團紅影，迎向已將壓到頭上的樹椏，樹椏即被劍氣絞得枝葉粉碎，紛紛射向白如冰身上。

這彈指間的轉變，可謂大出白如冰意外，微一錯愕間，忽感虎口灼熱，方炳烈的劍尖已經離她大拇指不盈一黍，其時任何動彈皆無可能，長嘆一聲，手一鬆，棄劍跳開，急急向蘆荻叢中直竄。

方炳烈着急地說：「咦，方某並不要姑娘撤劍呀！」劍尖一挑，把那即將落地的長劍帶起，飛向急竄中的白如冰，說：「請姑娘接了劍說話，方某剛才的解釋還沒有完呢。」

白如冰伸手把劍接了，納回鞘中，頭也不回地繼續竄向蘆荻叢中，其時小船已現，白如冰一掠上船，一陣「咿呀」就搖了開去；方炳烈不便追上她的船，祇好折回柳蔭之下，叫醒熟睡的艇家，指點前舟，追蹤而去。

方炳烈的小艇離得岸來，白如冰的船已經離開了十餘丈，方炳烈一急，接過艇家的槳，使出內力一划，情急之下不及周詳顧慮，一下子把一支新槳弄斷了，祇好索然而止。前面來往的船漸漸多起來，更那裏認得清楚，祇

好讓艇家用一支槳緩緩的搖到大理城，賠償了他折槳的損失，惘然回到寓所，心裏好生納悶。

水火相濟泯恩仇

方炳烈到雲南來的目的，原要入山採擷理想中的老茯苓，調製師門秘傳的丹藥。本來入山採藥，要到秋冬之間才是理想季節，祇因他久慕大理的蒼山洱海，有風、花、雪、月四大勝景，所以提早前往，暢遊一番。

原來他的師尊紅雲上人，生前是個文武雙全，兼精醫道的異人，方炳烈天資過人，在他悉心調教之下，盡得其傳，行俠濟世，已經在江湖上獲致崇高聲譽。大概也爲此之故，白如冰才能訪到他的下落，跟蹤尋仇。這一來，使到方炳烈心中受到大大困擾，決定第二天就提早上山採藥，不等秋天來臨了。

第二天清早，方炳烈趁着曙前的清涼步上點蒼山。原來這點蒼山是滇中名山，一名靈鷲山，十九峯蒼翠如黛，故有點蒼之名。其山高而不險，山頂積雪終年不溶，又有「玉洱銀蒼」之號。文天祥詩中「六月街頭叫賣雪」，賣的就是點蒼山的雪了。

方炳烈行行看看，在山腰欣賞到遠近聞名的大理石，心想，可惜花時早過，如果春天到來，可以看到大理有名的各種茶花子。他知道大塊的茯苓，要在大棵的古松根下才會結聚，便一味望人跡稀少的高處攀登。山上是不會缺少巨松的，但巨松之下却未必有茯苓，就是有了也未必值得他採擷，所以走到時已近午，仍然未有所獲。

他倒並不着急，因爲入山採藥的人必須首先練習耐性。愈是名貴的藥，愈是不容易採得。就在他尋尋覓覓的當兒，鼻子偶然吸入一些給風吹來的氣味。練武和採藥的人，鼻子都較常人靈敏得多，於是他翻過一個山坡，朝着氣味來源的方向看去。

一片奇境突然在他眼前出現，山坡那邊有個山中的谷地，谷地上有式樣奇特的屋舍，屋舍外種着許多高大的山茶，樹上白的紅的茶花竟開得異常燦爛。

方炳烈是個精細的人，他不曾被眼前奇景所動，祇靜悄悄地隱身一棵古松之旁，靜靜地觀察着。

谷中屋舍的形式，他覺得和四川山區的擺夷所住者，大同小異，但比較寬敞和齊整，所以他忖度是夷族的特殊階級所居；吹來的氣味，是熟悉的某些藥物和其他不熟悉東西之混合，顯然谷中有人在製煉甚麼丹藥。

他觀察了一會，覺得沒有甚麼動靜，不想惹上麻煩，便想離開那裏，轉到別的山峯去。但在他轉身走到剛才翻過來那山坡，却發現到來時忽略了的跡象：有些灌木折斷，有些青草被壓過……他俯身細察，在一叢灌木的根旁，竟看到一片手指甲大小有刀削痕跡的木片，心頭一震，立即反手掣出劍來，採取了隨時應敵的戒備。

原來那片手指甲大小的木片，竟是柳樹的木片。楊柳性喜近水，山嶺間極之少有；何況那塊木片，方炳烈認得竟是白如冰施展暗襲，後來被自己用劍絞碎的樹椏一樣，劍痕宛然，普通刀子決計削不出這樣一塊木片來。他想，一定是當時許多碎片朝她打去，有些會附在她的衣服和頭髮上。那麼，白如冰一定經過這地方，而又多半被人挾持着。他想到這裏，不由得向奇異的谷中望去，不敢再想。

他知道這是須要迅疾行動的時候，一伏身就從樹叢中穿過，走迂迴路線，讓樹叢掩護着，不久就走近那片山茶林外。近看時，那些鮮紅的，純白的，粉紅的山茶，朵朵重瓣，盛開的足有碗口大小，實是奇觀。不過他無心細賞，眼睛一掃那些屋舍的門、窗和門外曠地，都一塵不染，整潔到極點，不禁暗暗點頭，知道裏面住的是放蠱毒的大行家；剛才在坡上聞到的怪味，此刻更爲濃烈。他從懷中掏出一個瓷瓶，挑了點藥末吸入鼻孔，展開身形掠過茶花林內，如風地轉了一個圈，發現屋舍都緊緊關着，裏面毫無人聲，祇當中大廳模樣的一間有個夷人在門外看守，就飛身過去一把抓着，用劍抵住他喉嚨，靠了認識的幾句夷語和手式幫助，知道他說師父正在祭神。弄清楚了神壇方向，一指將他昏穴點了，飛身而去。

神壇在一處平整的崖石之上，由一條小路通往，路口由四個夷人守着，兩個拿刀，兩個拿着能吹出毒箭的細長吹管。方炳烈知道除去這幾個人並不難，祇怕他們發出聲音驚動裏面，使事情棘手。就悄悄的檢了兩顆石

子，遙遙打中兩個拿刀的啞穴；兩人被打中出不得聲，祇管指手劃脚的亂轉，方炳烈現身出來，兩個拿長管的人拿管就吹，方炳烈看得眞切，舞起劍花，使個巧勁，把兩支毒箭激射回兩個拿刀者的額上；發箭的不知就裏，看到敵人尙未中箭，又各自吹出一支，方炳烈照樣把箭激射回，讓他們作法自斃，不到一會，四個都不聲不響倒在一起。

方炳烈那敢怠慢，搶步過了小路，從拐角處見到崖上一個身材高大形貌醜陋的夷人，身上穿得怪模怪樣，手裏拿了白如冰那把刄如寒霜的長劍，指指劃劃地向着被綑綁得結結實實地放在崖上的白如冰說話。說的是生硬的漢語，意思是若不答應嫁給他，就把她投進崖上的石窟祭神，受千萬毒蟲鑽體之苦。

方炳烈打量崖上的地形，崖面闊約十丈，深約三丈，前臨萬丈深淵，後有光滑石壁，壁上繪着光怪陸離的神像，神像下面鑿了一個方圓二丈許，看不到多深的石窟，大概就是蓄養毒蟲的所在了。

方炳烈在審度地形的當兒，那怪人又向白如冰威嚇；白如冰一聲不響，方炳烈看出她正在運着內勁，有所企圖；忽地她兩足一曲一挺，身體直向崖邊滾去，知道她要寧死不辱。

方炳烈失聲喊道「使不得！」身形直射而前，恰好攔着，赤練劍如風捲出，縛在白如冰身上的獸筋寸寸而斷，此時怪人才挺劍撲到，方炳烈一劍把他擋了回去，伸左手拔出背上另一把劍，拋給一躍而起的白如冰，這才閃在一旁，讓白如冰親自向他討回所受的凌辱。

這時白如冰兇得像一頭雌虎般，祇兩招，就把怪人的劍磕飛危崖之下，一抬腿就把怪人踢進了滿是毒蟲的石窟，二人看時，怪人在慘叫聲中已經滿身釘滿蜈蚣、蠍子、蜥蜴、青竹蛇等至毒之物，兩人打個寒噤，不忍看下去。

原來昨天白如冰悻悻而回，又羞又惱，跑到山上亂闖，誤進此谷，被毒物所迷，幾乎性命不保。這番被自己認爲仇人者救回性命，這恩恩仇仇的賬，她不知怎麼去算。

方炳烈說道：「白姑娘，現在可以聽完我昨天沒說完的解釋嗎？」白如冰不聲響。他道：「令師背部顯現的是指痕，不是掌印。如果家師如你所疑的在後發掌，那顯現的就該是掌印而不是指痕了。」

白如冰仍舊不聲響。方炳烈續說：「家師那時實在要加以援手，從背後一抓，抓破了衣服，這樣，背上出現指痕，不是應該的嗎？」

白如冰仍舊不聲響，雙頰漸漸出現紅暈。方炳烈繼續說：「先師採到千年人參回來，製成了『天心再造丹』，可是他老人家始終堅拒進服，說是令師之死，他始終有間接關係。他希望製成的丹藥，由峨嵋派與雪山派後人共同享用。先師逝世後，我曾帶着丹藥，遠赴長白山訪尋，但找不到雪山派的山門……」

白如冰這才輕輕說：「這時，我已下山去找令師復仇，其他師兄弟也星散了，現在別說這些吧！」說着，把手中劍還給方炳烈，幽幽一嘆說：「我的劍也失了。」

方炳烈說：「這柄劍就是你的。家師把這雙劍贈給我的時候，囑咐說：這叫水火劍，一個人不能同時使用，否則不祥，須贈與有緣之人。」

白如冰俏臉微紅，說：「水火劍各拿一把，俗說水火不相容，看來我們又要打起來了。」

方炳烈說：「不，兩劍在我手上是水火不相容，如今火劍在我處，水劍在你處，這叫『水火相濟』，是好事情！」

白如冰輕輕說：「誰聽你的！」

是時紅日偏西，兩人一壁談着，一壁緩步下山而去。

（完）

武俠世界
篇篇精彩
猛稿如雲
目不暇給
訂閱請電
二五四七三三七七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董飄香誤信了東方霞的話，祇好跟她回到水寨，不料黑蝴蝶趙妙仙乃是江湖上著名淫賊，見色起異心，因知她是華山青靈師太門下，小心起見，使用計誘她到假山後欲迷姦她……董飄香奪舟逃出水寨，奈何包裹全留在水寨，祇好褪下金鐲當當，却引來官差……董飄香到「青女宮」欲找師姐張靈芸不遇，住持百渡道姑亦不在……

董飄香脚程比那幾個武師快得多，片刻間已跑到最前，但離前面的「飛賊」仍有數箭之遙，這樣追追趕趕，一直追到城外曠野裡才把那人截住。那人見董飄香已趕上，情知脫不了身，右掌「呼」的打來。這一招出手極快，乃是少林門中的「出雲手」，董飄香「咦」了一聲，一反手便去扣他脈門，那人變招頗快，右掌一按，左掌朝懷裡一撥，乃是「懷抱琵琶」，董飄香縮腰轉身，雙臂一揮一撥，「巨蟒撼山」「啪」的一下打在那人肩上，那人退後數步，覺得肩上一陣疼痛，暗想：這是那裡跑出來的丫頭，拳法如此了得，回顧追兵已近，不敢再鬥，一晃身朝左側樹林撲去。

不料董飄香比他更快，那人身形才落地，發覺董飄香已到身後，心中大怒，使出少林門反敗爲勝的絕招「虎尾掌」，反手一掌揮去。

董飄香嬌喝一聲：「來得好！」身形微挫，雙掌上揚「高橋手」，一下把敵人手腕拿住。緊接着進身換步，肩頭向那人肋下一靠，左足朝後一勾，使出一招「纏拿硬靠」，「噗通」一聲，將那人摔倒在地上。

這時後面追趕的四人已經趕到，一擁上前七手八脚的將那人按住，解下腰帶來綁了，這才齊聲向董飄香道謝。

董飄香得意洋洋的道：「那不算甚麼，我不過是湊巧碰上罷了，你們是幹甚麼的？」

其中一個使雙刀的大漢，似是衆人之首，對董飄香抱拳道：「小人姓陸，單名一個文字，乃是徐府上的護院，今晚我們府裡來了飛賊，如非女俠仗義相助，險些被他走脫，在下衆弟兄感激不盡。」

那被擒住的漢子忽然叫道：「姑娘休聽他胡說，我不是飛賊。」

董飄香詫異道：「這是怎麼說？」

那人道：「姑娘請想，我如果是飛賊，去他家做案，豈能不帶兵刃呢？剛才我和姑娘交手的時節，我可是一雙空手。」

董飄香一想，果然不錯，再一打量這人，見他約莫三十五六年紀，生得虎背熊腰，好一條漢子，似乎不像是做賊的。

陸文見董飄香低頭沉吟，生怕又惹麻煩，急忙催着家人把這條漢子帶走，又對董飄香拱手道：「多承姑娘幫忙，後會有期，我

們先走一步吧。」

董飄香忽然喝道：「給我站住！」

陸文聽了一驚，問道：「姑娘有話說麼？」

董飄香哼了一聲道：「我替你們拿住了人，就這麼謝一聲就算了嗎？」

陸文道：「還要怎樣呢？」

董飄香道：「你這人好不曉事，姓名也不請教我一聲，茶也不請我喝一口，須知我不是你們府上的護院！」

陸文想了一想，陪笑道：「姑娘罵的很是，是小人們失禮，現在就請姑娘到我們下處歇歇如何？」

董飄香撇嘴道：「現在我又不愛去啦，你們且等一等，我要向這位朋友問幾句話。」

陸文着急道：「這却使不得，我們公子爺立等覆命呢。」

董飄香道：「胡說，甚麼公子爺不公子爺，可不干我的事，我偏要問個明白，喂，那漢子，妳姓甚麼？到底你是不是飛賊？」

那人急道：「在下巴州李遇吉，乃是少林門徒，怎能說是飛賊呢？」

董飄香點頭道：「不錯，剛才我看你使出的兩招，確是少林眞傳。」

須知少林寺門規素嚴，門徒敢在江湖上胡作非爲的，難免被擒回處死，故此李遇吉說出自己是少林門下，不啻是一有力的洗刷。

這裏陸文正在着急，忽見遠處奔來兩條黑影，脚程極快，瞬息已到面前，乃是一高一矮兩個漢子，年紀都在四十開外，兩人手裏拿着單刀。

陸文一見來了幫手，精神爲之一振，叫道：「周師傅、楊師傅，兩位來得正好，這位姑娘不讓我們把人帶回去呢。」

高個子看了董飄香一眼，盛氣問道：「姑娘是誰？」

董飄香怒道：「我先問你！」

高個子道：「我叫周起蛟，外號人稱潑風刀，這位是我結義兄弟楊開化，我們全是徐公子禮聘來護院的，喂！我問你，這兒的事你憑甚麼要伸手？難道這飛賊和你有親不成？」

董飄香厲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這人是我拿住的，我偏偏要問個明白。」周起蛟臉露驚喜，向陸文道：「是她拿住的麼？」陸文無奈，祇得點頭。

周起蛟暗忖：這人昨日和我交過手來，端的一身好功夫，如今這女子能赤手空拳將他擒住，看來又是個扎手的東西。他却沒想到李遇吉已被細縛了一天一夜，手脚痲木未退，自然不如往日靈活，再加以動手之時心慌意亂，自然容易吃虧，倒並不是董飄香比他强多少。

這裏董飄香也在心裏盤算，從這兩個人適才奔跑的身法看來，功夫似較陸文等人强得多，自己從早晨餓到現在，身體已疲弱不堪，一旦雙方動手，必落下風無疑，心下好生躊躇。

僵了一陣，楊開化笑道：「姑娘既要問話，倒不如請姑娘也隨我們回去，一問自會明白，姑娘意下如何？」

董飄香心想：這位徐公子不知是甚麼樣人，不要哄了我去拿我。便搖頭道：「我不去，我沒那個工夫。」

楊開化接口問道：「那麼姑娘住在哪兒？我們好來陪話。」

董飄香搖頭道：「我沒准住處，你們也不必來找，陪話甚麼的更用不着。」

楊開化笑道：「既然姑娘不肯賞臉，那麼我們就把這人帶去了。」說着一揮手，衆人擁住李遇吉走去。董飄香大急，正在這時，忽然樹林中有個女子問道：「是六妹麼？你在這裏鬧些甚麼？」

董飄香聽出張靈芸的聲音，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衆人也隨着聲音來處一看，祇見一個背負長劍，手提雲帚的年輕道姑正從樹林中緩步走出，月光下更顯得來人素衣飄飄，羅裙勝雪，俊目修眉，顧盼神飛，俏麗威儀兼而有之。

董飄香也顧不得有外人在場，一個箭步跳到張靈芸身邊，扯住她的衣袖嚷道：「三師姐快幫我，這些人欺負我呢？」

張靈芸推開她道：「你別瞎鬧，這兒的事我早看見啦。」說着緩步走到衆人面前，用雲帚向李遇吉一指道：「快放了這人，須知你們並非公差衙役，也不可以誣良爲盜。」

周起蛟和陸文齊聲怒道：「那不成！」

倒是楊開化見機，一扯周起蛟，越衆而前，陪笑道：「要放人也不難，但你也得告訴我們一個名字，我們方好覆命。」

張靈芸冷笑道：「你們要問我

來歷，你認得這個麼？」說話之間，祇見她素腕一翻，晶亮一閃，已從肩上抽出長劍，微一抖動，祇聽一陣龍吟之聲，劍尖抖起數點寒星，如一條銀蛇在她手裏伸縮一般。

楊開化大驚道：「女俠莫非華山青靈觀門下？」

張靈芸微微冷笑道：「不錯，我姓張。」

路見不平伸手管

張靈芸收劍入鞘，擺手道：「貧尼刻下暫住城內青女宮，如果你們不服，盡可約高手到那裏找我。」

楊、李二人連稱不敢，慌忙替李遇吉鬆了綁，李遇吉走過來納頭便拜，張靈芸手裏雲帚微拂，纏住李遇吉手腕一提，李遇吉頓時身不由主被帶了起來，心裏暗驚。

這裏張靈芸微一稽首道：「諸位請回吧。」

楊、李二人打了一恭，率領衆人回去不提。

張靈芸向董飄香上下打量一眼，皺眉道：「你是怎麼弄的？」

董飄香臉上一紅，正想解釋，張靈芸却搖手道：「回去再說。」又對李遇吉一擧手道：「李施主也暫請隨我們去吧。」

李遇吉一怔，暗想：她怎知我姓李？隨即明白過來，必定是方才我自道姓名之時，她正在樹林裏，因此聽見了，便陪笑道：「青女宮是供女仙的，在下去得麼？」

張靈芸也會過意來，笑道：「無妨，百渡道友倒不介意這些俗禮，」又對董飄香道：「你宛青姐也來了。」

董飄香雀躍道：「卡姐姐也來了麼？」

張靈芸微微一笑，雲帚輕拂，道聲：「走吧！」轉眼間已在十餘丈外，祇見她衣袂飄然，羅袜無塵，逕向城牆奔去。

董飄香叫聲：「李……李大哥，快走！」李遇吉答應一聲。兩人一提氣，緊緊相隨。

來到城牆跟前，張靈芸緊走幾步，身體平空拔起，雲帚一揮，搭在城牆雉堞上，身軀一弓一翻，已立在城牆上。

董、李兩人可沒有這份功夫，江陵城牆頗高，有武功的人跳下來倒很容易，上去却難，董飄香祇得使出「青蛇游牆功」李遇

張靈芸身軀一弓一翻，已立在城牆上。

吉用少林門裏的「換掌移身」，先後上得牆來。

張靈芸用雲帚一指道：「青女宮就在前面不遠。」

董飄香接口道：「我知道，先前我去過一次。」

張靈芸看她一眼，便向青女宮奔去。

三人越牆而入，直到後院，祇見小小三間廳房，正中一間房裏燃着玻璃宮燈，正有人在縱聲談笑，張靈芸一落下地來，便在院子裏笑道：「喂，我這個客人是從房上來的，沒有驚嚇着主人吧。」

裏面一個女人接口笑道：「大約是從月宮裏來的吧？我們這裏剛來了一位散花仙子，如今屠龍仙子又來啦，這可是青女宮之幸。」

另一個女人也笑道：「三姐怎麼這時候才到？百渡姐姐等了你好一陣啦。」

董飄香一聽這聲音，便急忙闖進去，一面歡聲道：「卞師姐也來啦。」

這裏張靈芸微一舉手道：「李施主請！」

李遇吉連忙恭身後退，嘴裏說：「不敢，不敢，在下就在這院裏站一會吧，不知仙姑還有甚麼吩咐？這兒却不是在下久留之地。」

張靈芸强他不過，祇得舉手道聲：「得罪！」轉身進屋去了。

少時一個中年道婆提着燈出來，對李遇吉稽首道：「住持有請！」

李遇吉雖則闖蕩江湖已久，但却從來不曾和女尼之流打過交道，況且又是黑夜，不免顯得尷尬，祇得整整衣襟，隨着道婆進去。

屋裏四人一齊站起身來，慌得李遇吉不住打恭，左邊一位道姑稽首道：「不想李施主駕到，貧尼不曾出迎，還望恕罪！」

一面又舉手肅客。

李遇吉謙讓了半天，才在下首一張椅上坐了，再一凝神打量，見屋裏除了張靈芸和董飄香之外，另外兩個女人也是道姑裝束。

上首的一位年紀甚輕，頭上綰着全眞雲髻，身上穿着青緞道服，腰繫絲絛，垂着一塊碧玉青蛇珮，下面素白羅裙，削肩細腰，柳眉星目，眼裏似乎閃耀着智慧光芒，神態舉止十分溫柔文靜。

下首主位的一個年齡較長，看來似有三十二三，體格豐腴，膚若凝脂，身上穿着湘妃色道袍，外罩鵝黃盤雲對襟褂，手裏拿着雪也似白的雲帚，和悅中顯出一股莊嚴之態。

李遇吉打量了一下，暗想：這人大約便是此處的住持了，便站起來拱手道：「這位想必便是百渡師太了？」

那道姑微笑道：「貧道正是百渡，這位是青靈觀卞宛青道友。」

李遇吉慌忙打恭，卞宛青也稽首相還，李遇吉道：「在下巴州李遇吉，蒙張仙子呼喚，不敢不來，夤夜冒闖淨地，實在惶恐。」

張靈芸忙抱拳道：「李施主快別這樣仙子仙姑的，沒的叫人笑話。我們雖是些女道友，却並沒到超凡入塵的地步，何來仙子二字。」

百渡微笑道：「施主休得太謙，施主既來此地，便是貴客，有何惶恐可言，何況貧道等輩雖屬女流，一戴上黃冠，便與紅塵隔絕，更沒甚麼不便之處，施主不必拘束。」

李遇吉連稱受教，張靈芸笑道：「如今閑話休說，施主倒是把剛才城外之事解釋一番，皆因貧道姊妹既然伸手管了這樁事，總得明白始末才是。」

百渡和卞宛青忙追問何事？

張靈芸將方才之事概略講了一遍，這時衆人目光都注視在李遇吉臉上。

李遇吉嘆息一聲道：「這事說來話長，在下昔年在少林寺學了三招兩式的毛拳，本是見不得人的玩藝，不料在下有一好友，此番來江陵探親，因恐路途不靜，所以邀了愚下同行。」

百渡接口問道：「尊駕這好友是誰？」

李遇吉道：「他姓梅名歸，是巴州人氏，自幼聘得江陵卞府上的小姐爲妻……」

剛說到此處，卞宛青忽然渾身一震，但隨即恢復鎮定，百渡看了她一眼，又問道：「這位梅公子是特地來江陵迎娶的麼？」

李遇吉搖頭道：「不是，我聽敝友談起，這場婚事原本是梅老大人在任時所聘定的，後來卞家遭了官非，家道中落，不知怎的反而託人來巴州索回聘禮，要求悔婚。」

百渡點頭嘆道：「也許是女家自慚家計已經式微，忽起齊大非

偶之念。」

李遇吉道：「梅老大人也是如此想，所以不特不肯，反而去信勸慰，其後彼此書信往還，也沒談出個眉目來。」

董飄香聽得不耐煩，便着急道：「你淨說這些幹甚麼？三師姐問的是你爲甚麼和那徐家的護院打起來？人家又爲甚麼稱你做飛賊？」

張靈芸喝道：「你胡嚷甚麼？我歇會兒還要仔細盤問你呢，如今給我乖乖地坐在那兒。」

董飄香嚇得不敢作聲，卞宛青溫言對她道：「六師妹，萬事總有根源的，你急些甚麼呢？」又回身對李遇吉道：「我這師妹年輕不懂事，施主別和她一般見識。」

李遇吉連稱：「不敢！」繼續道：「直到敝友年齡漸長，知道這事以後，總覺對那卞家姑娘不住，終日郁郁寡歡，這次便是特地來江陵打聽卞家下落的。」

張靈芸聽罷笑道：「看來貴友倒是個多情種子。」

李遇吉尚未回答，卞宛青冷笑道：「三師姐這話差了，那卞小姐究竟才貌如何，這位梅公子並未見過，這情之一字從何產生？大約這位梅公子此番出川遊歷，順道來江陵探聽卞家下落，也是有之，我想彼此既無一面之緣，也斷然不會情深如此。」

李遇吉怫然道：「那也不然，我這位朋友確是情深似海的人，倒不可以常理測度。」

卞宛青笑道：「這樣說來，貴友大約是唸書唸得太多，有些兒糊塗了，李施主應該勸勸他，書中自有顏如玉，還是應該致力功名才是。」

旁邊百渡大師忽然「噗嗤」一笑，張靈芸道：「你笑些甚麼？」

百渡道：「我笑卞道友今日有些好像反常起來？」

卞宛青方察覺自己有些失態，祇得勉强笑道：「這與我有甚麼相干呢？」又覺這句話不妥當，不禁臉上漾起一陣紅暈。

張靈芸道：「貴友刻下在哪裏？」

李遇吉凄然搖頭道：「連我也不知他現在何處。」

張靈芸驚道：「這是何說？」

李遇吉長嘆一聲道：「我們在江陵住了數日，雖也打聽到幾家同姓的，仍未探出那卞家下落，但一詢問下來俱都不是。」

說至此處，卞宛青便接口道：「這也難怪，偌大一個江陵城，同姓的自然很多。」

張靈芸含嗔道：「四師妹是怎麼的啦，當眞是穿青衣就護黑漢不成？一提卞家你便要打岔。」

卞宛青含笑不言，李遇吉道：「敝友見卞家小姐無下落，不免終日憂煩，在下祇得陪他每日去城外遊玩散悶，不想這一遊却遊出事來了。」

百渡忙問出了何事？當下李遇吉說出當日經過，衆人聽了都咄咄稱怪。

* * *

且說那日李遇吉梅歸二人出得城來，信步所之，不覺走出二十餘里，這時已是申牌時分，忽聽空中一陣老鷹呼嘯的聲音，二人抬頭一望，果見一隻飛鷹在長空裏盤旋，不一時，對面樹林後忽喇喇一聲響，另一隻老鷹振翅起飛，直往藍天衝去。

梅歸不覺發了呆性，點頭讚嘆，「古人說：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衝天，此之謂也。」

李遇吉忽然呼道：「賢弟快看！」

那先前在天空裏盤旋的蒼鷹，一見另一隻飛起，便俯衝下來，背着陽光下撲，下面一隻待敵人來得近切，却突然一翻身，伸出雙爪拒敵，雙方來勢都極快，一觸即行分開，兩隻蒼鷹各在天空裏繞了半個圈子。這時那後飛的蒼鷹已經升高爭取到有利位置，便朝它的對手凌空下擊，來勢極狠，另一隻蒼鷹急忙翻身上撲，但已略遲半步，祇一擊便將它打得直落下去，但它的敵人並不放鬆，箭也似疾衝下來，再給了它一下，這才回頭向上飛，一面發着勝利的呼嘯。

道出原因非飛賊

梅歸不覺以扇擊掌，嘆道：「孫子云鷙鳥之擊，至於毀折，節也。又云：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剛才凌空這一擊，險、迅、勁，四字皆備，安不得勝？安得不勝！」

李遇吉却一直凝神注視天空，並不理睬他。這時那隻蒼鷹已盤旋着下降。忽又長鳴數聲，騰空飛起，梅歸正在不懂。祇見那樹林邊又飛起兩隻蒼鷹來，一左一右向天空飛去。

梅歸才恍然大悟，說道：「這便是所謂，居高臨下以待敵了，看來這隻老鷹倒滿肚子兵法，竟

比我們人類還要强些。」

這時李遇吉正思索着別的事，沒聽清他的話，便接口道：「唔……是有人在指使。」

梅歸一楞：「大哥說甚麼？」

李遇吉道：「我說這幾隻鷹是人放的。」

梅歸詫異道：「祇有鬥雞鬥雀，那有鬥鷹的？嗯，這倒有趣，如果賭彩頭，那麼我却看好先前的那一隻。」

李遇吉搖頭笑道：「那倒不見得，這次是兩隻打一隻呢。」

梅歸道：「不然，不然，這隻深通兵法，必能以寡勝衆。」

正說話間，三隻老鷹之中，已有一隻翻身下跌，勉强撲着翅膀掙扎，其餘兩隻還在糾纏着，梅歸喜道：「大哥快看，小弟的話竟應驗了，果然以少勝衆。」

李遇吉笑道：「賢弟倒可稱這鷹的知己。」話猶未了，忽然一團黑影對着兩人頭頂直衝過來，倒把二人吃了一驚。

那黑影從二人頭上掠過，跌落身邊地上，兩人才看清正是先前那隻受傷的蒼鷹。原來它在翻身直落的時候，竭力撲着翅膀掙扎，順風滑翔着下降，竟從兩人頭頂掠過，這時它身上羽毛染滿血汚，撲翼張嘴憤怒的掙撲着，神態兇惡之極。

這時天空之戰已結束，那隻得勝的蒼鷹將它的對手一直趕到天邊去，瞬息已祇剩下兩粒黑點。

李遇吉正走過去看那受傷的蒼鷹，忽然一陣鈴聲響，樹林背後轉過一騎健馬，飛馳過來，馬上人騎術精絕，來在近前，見了二人，臉帶驚疑之色，躍下馬來抱拳道：「二位大哥是行路？還是閑遊？」

李遇吉見那人生得高顴深目，鷹鼻闊口，不禁暗暗稱奇，也抱拳道：「在下和這位朋友出城閑遊，不想遇見幾隻老鷹在天空相鬥，這隻鷹是尊駕養的麼？」

那漢子道：「正是。」說着走過去撿起傷鷹，那鷹並不掙扎撲擊，那人從懷裏取出個木哨一吹，「噓溜溜」一陣響，宛似雕鳴。接着林後也響起了同樣鳴聲。

梅歸正覺奇怪，林後又轉出五六匹馬來，馬上人容貌裝束都和先前那漢子大致相同，鞍下掛着刀鞘，其中三人臂上還站着蒼鷹。

李遇吉見這批人形容有異，已自起了戒心，正想走開，內中一個身軀長大的青年已經躍下馬來，含笑招呼道：「二位兄台貴姓？」

李遇吉詐稱姓胡，報了一個假名，梅歸却自稱姓劉。

那人又問：「是本城人麼？」

梅歸搖頭道：「不是，我們是路過此地。」

那人道：「小可姓張，是本城獵戶，今日和幾位兄弟出城調教獵鷹，不想恰巧碰上兩位，也可算是巧遇。」

李遇吉含糊應了幾句，梅歸却問道：「這鷹能打獵麼？」

那姓張的少年道：「當然，抓狐狸，抓蛇，極有用的。」

李遇吉向梅歸一使眼色，正想走開，忽覺頭頂風生，一團黑影直撲下來。

姓張的少年右手一招，左臂一抬，那鷹已落下來，端端正正的站在他左臂上。

梅歸見那鷹生得金羽鐵翼，爪似鋼爪，顧盼之間威猛異常，不由十分喜愛，便用手去撫摸，那人急叫：「摸不得。」

那鷹已作勢欲撲，姓張的少年嘴裏吆喝一聲，那鷹便斂翼縮頭，不再逞凶，姓張的少年笑道：「這種鷹是禽中最猛者，極易傷人，尊駕還是小心爲上。」

梅歸臉上一紅，這時旁邊另兩個少年正在交談，一人問道：「那翻身上擊的一着，你看清了麼？記住，要這麼着。」說着做了一個姿勢，那形狀果然和鷹的姿態一模一樣。另一少年咕嚕着說了幾句，似是維語，李、梅二人都一字不識。

李遇吉一直在冷眼旁觀，這時不禁大疑，心想：這些人似乎都有一身武功，但又不是中原武林朋友的味兒，皮膚顏色也和漢人略有差異，倒有點像蒙古人，不知他們來這江陵做甚麼？

梅歸雖然不如李遇吉機警，但也看出一些迹象來，深覺這些人來頭不正，正在猜疑間，忽見那姓張的少年衣襟下露出一角紅綢，似乎頗爲眼熟，這時那少年也已發覺，便用手往內塞了一塞，這一下反而露出他裏面腰帶上扣着的一排鐵鷹爪。

這雖然僅是一瞬間的事，但梅歸已看得明白，這鐵鷹爪和巫山絕頂徐全白屍體上的並無二致。這一下尤如頭頂上走了三魂，登時如泥塑木雕一般，呆在當地，做聲不得。

那少年見梅歸臉色有異，心知秘密已被窺破。暗自盤算一下，這兩人中似乎祇有一個是有武功的，另一個却是文弱書生模樣，倒不如一不作二不休，將這兩人做翻了再說。

想着便走過來笑道：「胡兄也似一條好漢，我們親近親近。」

李遇吉見他伸手來，已暗暗戒備，特別留意他指甲指節等處，見沒藏有暗器，才知道他是要考究自己功力。便也伸出來和他相握，口裏笑道：「張兄說得是，咱倆親近親近。」

忽覺手裏一緊，方暗道不好，也潛運內力一握，這一下兩人都用了眞力。

李遇吉急忙往外一拉一甩，將手掙脫，不料那人手脚極快，左手突然伸出搭住他的肩頭一扳，右手扯住他腰間絲帶一扭，下面再用足一勾，竟是蒙古武士摔角之法，饒是李遇吉一身武功，也施展不出，「啪達」一聲被摔倒地上，他本也沒防到對方會使出這一着，登時大怒，倏地跳起，雙拳一晃，飛起一腿，這一招爲「岳家散打」裏的腿法，十分厲害，但那人滑似游魚，祇一閃便已躲過，李遇吉忽聽背後風響，不及回身，一招「回馬腿」，但仍然打了個空。須知北派少林，素以腿法見長。有道是：手打三成脚打七，李遇吉是少林弟子，所以他在腿上下過苦功，但却兩招落空，心中已心虛了。

這時其餘衆少年却放了飛鷹，有四人上來圍攻李遇吉，其餘兩人却去收拾梅歸。

若論李遇吉武功造詣，自然也有相當火候，如果單打獨鬥，他定可佔上風，怎奈這裏四人圍攻，此退彼上，所以祇能打個平手，又聽那邊梅歸大叫：「有話好說，不可動粗。」心中越發焦急，手脚一亂，頓時落在下風。

須知比武過招，第一要心平氣和，有道是：「打拳如走路，看人如篙草。」方可臨敵制勝，如今李遇吉心念着去搶救梅歸，偏被這幾人纏住，急憤交迸，自然破綻百出，不但衝不出去，自己反而迭遇險招。

但他畢竟也有十餘年功力，雖危不懼，仍然拳出如風，發腿如輪，拚命格鬥。左邊一個漢子稍爲欺前一步，被他一招打在耳上，直跌出去。李遇吉趁勢搶前一步，向那姓張的少年劈面一掌，那人急閃，不想李遇吉下面一招踢出，將那人一脚踢翻。這招使得恰到好處，所謂「脚西手東兩相關，上下相連撼泰山」。那人不明此理，所以着了道兒。

這一下形勢突然倒轉，李遇吉精神大振，那姓張的漢子忽然發出一聲暗號，其餘兩人倏地跳開，李遇吉方覺奇怪，忽聽「忽喇喇」一陣拍翼聲，三隻蒼鷹已振翼凌空，向他頭上直撲下來。

李遇吉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這些蒼鷹嘴尖爪利，挨上一下就別活命，而且鷹類性殘，如果自己受傷倒地，必會死於它們爪喙之下。

他正在忙中無計，猛然想起身畔尚帶有十三隻鋼鏢，這種鏢長有三寸六分，重約六兩，頭呈三角形，後爲平頂，不帶鏢衣，十二個爲一「槽」，另一隻成圓錐形，名爲「絕」，尾端帶有紅色鏢衣，爲不得已時使用，他今日與梅歸出城閑遊，原想這江陵地面，乃是繁盛之區，決不會遇甚麼意外，因此未帶兵刃，這時見蒼鷹下撲，便拈出一隻鋼鏢來，窺得眞切，叫聲：「着！」一鏢打去。

誰知那鷹却敏捷異常，脚爪一伸便將鋼鏢抓住，低飛着從李遇吉頭頂掠過。

李遇吉大急，窺準中間一隻，三鏢連發。那鷹見鏢飛來，或用爪抓，或用翼撲，將三鏢盡數打落，但這麼緩得一緩，攻擊時機已逝，祇得從他頭頂掠過，李遇吉見此計得售，也就如法炮製，一頓連珠鏢，又將第三隻擋得一陣。

那姓張的少年見三隻鷹俱未得手，便雙臂一揮，一聲呼喝，那三隻鷹便排成一排，平平的朝他衝來，李遇吉連發兩鏢，俱被抓去。人急智生，一矮身從鷹爪下掠過。待三隻鷹繞圈飛回時，他仍然用此法避開，這樣掠來掠去，雙方俱未得手。

旁邊衆少年看得撫掌大笑，李遇吉被笑得心頭火起，冷不防一鏢向那姓張的少年咽喉打去。那人一偏頭，鏢中左肩，痛得「哎呀」一聲！

另一少年道：「咱們先把這書生帶回去，讓鷹兒在此收拾他。」

姓張的道：「說得是。」衆人將梅歸縛了，各自扳鞍認證，上馬飛馳而去。

李遇吉眼看着梅歸被帶走，却毫無辦法。這裏三隻鷹失去人指揮，祇是各個單獨撲擊，威力

倒減了許多。

李遇吉伸手摸鏢時，摸到的却是那支「絕」。心內暗暗着急，明知身上鋼鏢已盡，赤手空拳，如何能夠對付三隻猛禽？

這時三隻鷹在天空盤旋了一陣，其中一隻突然激箭一般向他落下，其餘兩隻後隨。

李遇吉暗暗禱告道：「上天見憐，不要誤我！」運足內力，對準那鷹前胸，抖手就是一鏢。

一則是李遇吉發這一鏢勁道特大，二則那鷹被紅色鏢衣眩了眼目，三則這隻「絕」是圓錐形，鏢身平滑，那鷹伸出爪子一抓，却未抓住。鋼鏢直入前心，掉下地來，翅膀撲了兩撲，登時喪命。

隨後的兩隻本已相繼撲下，一見同伴落地，立即又掉頭上飛，在天空繞着圈子，似是不明白同伴何以突然墮地，有些驚疑懼怕。

李遇吉過去檢了兩隻鋼鏢，拾起死鷹向天空揮舞，一來表示這鷹確已被打死，二來防其餘兩隻一旦再撲下時，也可用死鷹作爲武器抵擋一陣。

誰知這一來倒收了奇效，那兩隻鷹似乎見同伴慘死，有了懼意，盤旋了一陣便掉轉頭向東飛去，祇一會工夫，祇剩兩個小黑點，在雲端消失了。

李遇吉見鷹已飛遠，方才放下心來，揩拭一下額上冷汗，暗叫：「好險！」

再一想到梅歸被劫，不知生死如何？又着急起來，祇得先將地下鋼鏢悉數拾起來收好，姑且順着那些少年去的方向尋去。

一路上雖然發現一些蹄印馬糞，但也拿不準是否那些少年坐騎所遺？看看天色又晚下來，無法搜尋，祇得先尋了一戶農家歇下。

偏生這晚又下了一夜細雨，次日路上蹄印糞迹俱被冲去，更無法着手，無奈祇得重新折回城裏，打算到衙門報官，梅歸父親是告老大員，本身又是個舉人，不怕那些官兒不理。

誰知他剛一進城，便見天空裏有兩隻巨鷹互相追逐，心下便留了意，祇見那兩隻鷹落入一家巨宅之中。李遇吉不動聲色，先到那家門外牆邊，踩踏清了道路，回得客店來，暗忖道：「眼見雙鷹飛入這巨宅，那些賊子定然藏匿在這宅中，梅賢弟也定被拘在這宅子無疑。我若先去報官，這事便被張揚開來，反叫對方有了準備，何況那些捕快班頭也未必眞有能耐。」

當下且不去報官，自己飽餐一頓，放翻身睡了一覺，先養好精神。這天夜裏，李遇吉裝束整齊，背插單刀，待外面打過三更，便翻房越脊的進了那家巨宅。誰知這裏護院武師極多，李遇吉雙拳難敵四手，結果不但沒探出梅歸下落，自己反而被周起蛟、楊開化、陸文等人合力拿住。關了一夜，次日晚上正好董飄香也夜探徐宅，李遇吉窺着這晚防守的人也特別鬆懈，便掙脫繩索逃走。不料却與董、張等人遇上。

* * *

李遇吉說完經過，張靈芸首先憤憤的說道：「這徐公子大約也不是甚麼好人，否則豈會匿藏大盜呢？待我明日去問問他。」

百渡却微笑道：「張道友太性急啦，再說也找不着證據，總不能說見到兩隻鷹飛到他宅裏，就是匿藏大盜，便是公堂上也不能據此定罪，豈能拿這話去質問人家？如今頭一件要事，是得查出這位梅公子下落。」

（未完・四）

環球誠意推薦
林如是 作品
一個全新風格　不落俗套
對愛情、親情均有感人描述的故事。
十七歲的純情
那棵枝葉茂盛，
幾乎「吻」到二樓窗口的桂花樹，
是趙家獨生女趙意中秘密的「私房」；
祇要她腳大開一跨，
就可安全地躲進她自己的小天地。
那是她個人的世界，
沒有人能夠「侵犯」——除了項平。
是的，除了項平……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文東玉在雙獅鏢局任文牘方面工作二年，因苦候其父相見落空，到居易酒樓買醉消愁，在酒樓遇到同桌醜漢提到五句歌，內中所指高人正有一與他同姓文，醜漢懷疑他與之有血脈關係……「芙蓉仙子」第三女徒「五月花」夏紅雲見到醜漢，態度無禮，見到文東玉在場，頓時改口叫醜漢叔叔，並問他明天是否去「雲鶴山莊」……

絲瓜臉側眼將申老二打量了一下，不住點頭，似乎頗爲嘉許雙獅鏢局中居然還有這麼一個眼刀過人的趟子手。

另外那個佩刀的冷冷接口道：「最好三百兩，沒有便罷！」

申老二一呆，忙又陪笑道：「是，是……」

鄭師爺楞在那裏，半晌方道：「櫃上此刻全部只剩五十餘兩，兩位局主又都不在，一下子叫我去那裏找？」

絲瓜臉哼了一聲道：「眞巧呀！人不在，銀子沒有，咱們兄弟，今天這個顏面看樣子大概是丟定了！佩服佩服，雙獅兄弟果然是腰桿愈挺愈硬！」

這時，申老二沒了詞兒，鄭師爺更是沒了主意，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就算他兩個能作這個主，其奈沒有現銀何？

另一邊的張、李兩鏢師雖然二人都在眼中冒火，但此刻却無進一步表示，因爲他們一聽「許」、「辛」兩姓並列，已猛然想出來人之身份，兩鏢師知道，他們縱然不惜一拚，但這家雙獅鏢局，就不得不卸招牌了。兩位局主待他們不薄，爲了鏢局前途，受點閒氣，畢竟也是小事。

文弱書生惹禍端

靜立一旁的文東玉，這時忽然走過來，非常平靜地向鄭師爺道：「鄭師爺不必爲難了。」

鄭師爺眼中一亮，忙道：「文相公方便？」

文東玉不答，身子一轉，面向二名來人沉聲道：「兩位有事不妨請便，別說櫃上沒有銀子，就是有也不給，話是我說的，我姓文，明天便離開這兒，兩位隨時可以指教！」

局中上下人等，無不駭然倒抽一口冷氣，張、李兩鏢師救人心切，雙雙搶出大駭道：「且慢……」

許、辛二人同時轉過身去，冷笑道：「誰在這兒大呼小叫的？」

張、李兩鏢師本是想解釋一下，說明文東玉只是局中一名文職人員，希望對方不可誤會，假如對方不滿，兩位局主將來自會代他登門賠罪，二人一時情急，嗓門不免大一點，以致又引起另一誤會，張、李兩鏢師氣往上沖，便索性也不解釋了，由李姓鏢師搶着報以冷笑道：「『雲鶴山

莊』一場『爭寶會』想不到竟爲我們雙獅鏢局帶來如許無妄之災，現在，本局好話已經說盡，殺人不過頭點地，這位文老弟說得一點不錯，別說沒有，就是有也不給，兩位瞧着辦吧！」

絲瓜臉那廝滿聽掃了一眼，側臉向另外那廝道：「老二，你看這屋內夠不夠寬？」

那名辛姓老二毫無表情的道：「如由小弟動手，當然以街心上當衆表演來得過癮！」

許姓老人頭一點道：「也好！」二人說着，逕自併肩向室外走去。張、李兩鏢師對望一眼，一言不發也向屋外跟出。

申老二不住抹汗跺足，連聲吁嘆，不斷說：「完了，完了！」

文東玉呆立在那裏，心中有如箭攢。他知道禍是自己惹的，不爲自己，張、李兩鏢師不至挺身而出，而現在聽申老二語氣，張、李兩鏢師顯非來人之敵，如果張、李兩鏢師因而喪命來人之手，他將何以自處？

過去他雖身在鏢局，却始終對江湖上一切人和事沒有好感，如今，他突然覺得要是自己此刻也有一身武功多好……

文東玉正沉思間，一陣怪笑突然傳入耳鼓，是那個申老二的聲音：「眞痲煩，還要分二次，嘿嘿，亮傢伙啊！」

文東玉一驚連忙向外奔出。

這時外面大街上，無數聞訊而來的人已將張、李、許、辛四人團團圍在街心。

張、李與許、辛四人相隔丈五左右對面站定，辛老二手中已多出一柄明晃晃的潑風刀，張李二人則空手站在那裏。

遠處自東街方面，正有三騎緩緩而來。

三匹馬上坐的都是少女，一騎在前，另外兩騎則落後約莫五六丈光景。後面馬上的兩名少女，一個身材豐滿，一個則較瘦削。前者背插雙劍，衣着紫色。後者背斜單劍，衣色純白，而最前面的那名則是一身火紅。

這時紅衣少女首先攏近，只聽她皺眉自語道：「『金谷』問題尚未解決，人倒先死去不少，昨夜酒癡晁老兒收拾了魯東三雄，今天一清早文癡余老兒宰了開封霍家兄弟，現在這前面又不知道是那一幫對上了……」

紅衣少女自語至此，馬上一長身，不禁失聲道：「咦！甚麼？是『惡客』許幹，『快刀』辛立他們兩個？『雲鶴山莊』中沒見到『血屠夫』那個老鬼，怎麼他一對寶貝徒兒却來了長安呢？唉唉，對面那兩個傢伙不曉得是不是雙獅鏢局的鏢師，他們碰上這兩個小煞神，今天大概是報銷定了！」

街心中快刀辛立抬頭瞥及馬上的紅衣少女，陰沉沉的一張臉孔忽然綻出一絲笑容，揚聲招呼道：「紅雲姊，快來欣賞小弟的刀法……」

紅衣少女狠狠啐去一口道：「甚麼了不起的臭刀法，竟也值得向本姑娘誇耀，哼！本姑娘要不是顧忌你那老鬼師父還眞有兩下子……」

紅衣少女語音一頓，忽然注目「咦」道：「誰在那邊拚命向前擠？」緊接着又「啊」了一聲道：「是他？看他這副惶急神情，難道他跟對面那二人同是雙獅鏢局的鏢師不成？唔……這一來就說不得了！」

文東玉剛剛擠到前面。辛老二一把潑風刀已經「呼」的一聲向張、李兩鏢師閃電般盤掃而去！

這廝似因受了紅衣少女一頓奚落，氣無可出，剛才還端出大家風度，說甚麼要一個一個分開來，這時不但前言盡棄，出手也透着特別辛辣，張、李兩鏢師雖明知不敵，此刻只有橫心一拚了。

於是兩人大喝一聲，分向左右閃開，人退七尺，旋身倒捲而上，兩雙鐵掌不約而同向「快刀」辛立夾攻過去。

「快刀」辛立果然不愧快刀之名，去勢一頓，全身下挫，潑風刀於自己頭頂上迅速絞起一道光圈，張、李兩鏢師因存着拚命之心，一時能發不能收，竟然四掌向刀圈中撲去！

就在張、李兩鏢師四隻手臂行將不保的刹那，但見紅衣少女紅袖一揚，猛然打出一道紅光，紅光所至，刀芒立斂，「快刀」辛立手腕一痲，一把潑風刀幾乎脫手，直氣得他跳脚大罵道：「夏紅雲，你，你……」

紅衣少女馬上側目道：「我怎麼樣？」

「快刀」辛立咬牙道：「你下來！」

紅衣少女冷笑道：「眞的嗎？」

「快刀」辛立使氣叫道：「不眞的，難道還會是假的不成？你怕我的師父，我可不怕你的師父，過去我辛立處處讓着你丫頭，也

不過是爲了……」

紅衣少女一聲脆叱道：「住嘴！」

「快刀」辛立又叫道：「既然你對我一點意思沒有，我還有甚麼不可以說的？」

紅衣少女粉頰全緋，忽然扭過頭去道：「大姊，您幫小妹去教訓這小子一下，看看究竟是『血屠夫』徒弟『快刀』辛立的刀快，還是『芙蓉仙子』徒弟『雙劍貴妃』楊芬芬的劍利！」

「快刀」辛立眼光順瞧，不禁微微一楞。他一時氣昏了頭，竟沒有注意到「芙蓉」三徒——「雙劍貴妃」楊芬芬、「冰姬」白玉梅、「五月花」夏紅雲，這時全部在場。老實說，由於雙方師父齊名，自己雖不將一個夏紅雲放在心上，但是，如果三對二，那就決難無便宜可討！

「惡客」許幹是出了名的鬼心眼，人揀忠厚的欺，吃不下的決不逞强，這一拉師弟衣袖低聲道：「走吧，以後有機會再說不遲。」

一對惡煞兄弟向四週掃出一道狠狠的眼光，大踏步衝開閒人而去。

站在鏢局門口的猴眼申老二，這時深深噓出一口大氣，同時搖頭喃喃道：「眞是怪事，雖然誰也沒有見過『芙蓉仙子』，但大家都知道其人心腸之冷，實較那位甚麼『血屠夫』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芙蓉三徒』更是出了名的潑辣，尤其是最小的『五月花』夏紅雲，雙獅鏢局不知何時積了德，今天居然會由這名小魔女出面解了一厄……」

對這件事要弄不明白的可多哩，不但當事人張、李兩鏢師一頭霧水，連「雙劍貴妃」楊芬芬和「冰姬」白玉梅兩姊妹這時也在向小師妹「五月花」夏紅雲追詢原因不已。

「雙劍貴妃」楊芬芬惑然道：「雲妹今天怎麼了？『五行歌』中列名人物一直有着河井兩不相犯之默契，這次爲了『金谷』之寶，各人之代表爭得那麼厲害，彼此間都沒有誰跟誰輕易翻臉，雲妹如何爲了漠不相關的兩名鏢師，竟去將血屠夫那老鬼的門下得罪了，師父知道了怎麼辦？」

「五月花」夏紅雲不在意地一笑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冰姬」白玉梅「呸」了她一口道：「活見你的大頭鬼！」



「雙劍貴妃」楊芬芬輕輕嘆了口氣道：「算了，走吧！不知怎麼一回事，從昨天下午開始這丫頭就像忽然換了另外一個人似的。」

「五月花」夏紅雲眼角迅速一溜，漫聲道：「妳們早晚也會的。」

「雙劍貴妃」楊芬芬一怔道：「丫頭怎麼說？」

「五月花」夏紅雲微笑道：「我說，走……」雙頰浮霞，眼角又是偷偷一溜，接着一揮鞭，潑剌剌領先向西城方面縱騎而去。

「雙劍貴妃」楊芬芬與「冰姬」白玉梅對望一眼，搖搖頭跟着催動坐騎。

＊　＊　＊

閒人散清，雙獅鏢局這邊衆人剛回到廳屋裏，雙獅兄弟，「怒獅」蔡大功、「病獅」蔡逢辰也接着返局。

衆人不敢隱瞞，由張鏢頭將適才經過向兩位局主一一報告出來。

雙獅聽完，怒獅首先大叫道：「好，好，大家都做得對，文兄弟夠勇敢，申老二夠機靈，鄭師爺夠耐心，你們兩個則夠血性，我在也一樣！」

病獅皺眉道：「不過……」

怒獅攔住道：「沒有甚麼不過的，殺了頭只是碗大一個疤，我們蔡家兄弟平常自信對得起道上任何一位朋友，假如說盡好話，賠盡小心，仍有朋友要跟雙獅鏢局過不去，雙獅鏢局又沒有開甚麼金礦銀山在那裏，遲早是關門一條路，大不了賠上幾條命，除了這些還能怎樣？」

衆人聽了，均甚感動，張、李兩鏢師雙目盡潤，那是感恩之淚也是英雄之淚，他們都爲剛才做得値得而感到無限自慰。

停了一會，病獅皺眉又道：「芙蓉三徒會幫本局這個大忙，想來也眞是怪極。」

好幾個人同時脫口說道：「是呀！」

怒獅也爲之搔耳道：「這倒的確……」

文東玉便趁這機會將昨天那名青衣醜漢的話轉述出來，怒獅不待聽完，搶着道：「我明白，我明白都是一回事，那人意思無非說，這兩天上門的好朋友可能不在少數，我們兄弟最好來個避不見面，其實，大家看到的，我們兄弟在不在還不都是一樣？」

怒獅說着忽然「咦」了一聲道：「文老弟，你說那人甚麼長相？」

文東玉重將青衣醜漢的長相說了一遍，怒獅呆了好半天，方才失聲喊出一句：「我的媽呀！」

衆人大驚，怒獅轉向病獅道：「老二，這人是誰可能連你都不知道，你猜這人是誰？」

病獅果然搖頭道：「沒見過。」

怒獅接着道：「但該聽說過。提起此人之名號，張、李二鏢頭大概也不陌生！」

病獅張目道：「誰？」

怒獅一字一字地道：「誰？『鬼爪抓魂手』，丑……義……嗚！」

驚聞抓魂手現身

衆人全爲之口目口呆！「五句歌」雖然不少人都能背誦如流，然而，歌中列名之人物在武林中却始終像遙處在另一個世界一般，眞正見過那些人物的，可說百不獲一。這次，雲鶴山莊開甚麼爭寶大會，一般武林人物趕來，也不過是來看看熱鬧而已。因爲參加者，據說多爲前述之五句歌中人物，別人誰敢去找霉倒？但是，就雙獅晨間所得消息，那些人物並沒有一個是本人親身參與，有的派徒弟，有的派專使，有的甚至只託人帶來一個口信。至於爲甚麼大家重視此會，而又不肯親自出席的原因，外人自是莫測高深，而今，「血屠胭脂爪」中的一爪居然在居易酒樓上現過身，這在武林中自然要算是大新聞了！

文東玉皺眉道：「五句歌中人物，就以鬼爪抓魂手之武功最差，又說甚麼此人能列名其中可說是全憑僥倖，想不到他說的竟是他自己。」

衆人問清始末，均不禁爲之失笑不已。

＊　＊　＊

下午，文東玉一個人又從鏢局中溜出來。

不過，今天他去居易酒樓，其目的已經不是單單爲着喝酒消悶了。

第一，他現在業已「無怨可遺」。父親逾期不見前來，大概今年——也許永遠——不會再來了。像這樣也好，就讓它留爲美好的記憶吧。他有父親，跟任何人一樣，而且，父親還曾一年看望他一次，先後連續達十餘年之久，比起那些生不見雙親的孤兒們來說，也算是夠幸福的了。

第二，他希望再見到那位「鬼爪抓魂手」。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今天，的的確確「百無一用是書生」，午前那一場風波，給他的刺激實在太大了！當時，他「詞」夠「嚴」，「義」夠「正」，「理」夠「直」，「氣」夠「壯」，但是，這些又有甚麼用？它們的價値，全部加起來也抵不上那位姑娘一枚小小的暗器！因此，他對習武一事產生狂熱。

文人之重「明哲保身」，和武人之重「施義普濟」，正相當於佛家「小乘」與「大乘」之別，他願意捨前者而就後者。不過，這也並不是說他拜鬼爪抓魂手爲師，他希望再見那位鬼爪抓魂手，只是想請對方指點一條路而已。

雖然他對那位甚麼鬼爪抓魂手之爲人並無惡感，然而，他總覺得鬼爪抓魂手這幾個字太過不雅。他要習武，就應師承於堂堂正正之門派，練習一種堂堂正正的武功，以堂堂正正的手段去蕩寇掃醜，以魔制魔終非正道。

是的，他今天還準備痛痛快快的醉一次，不過，這也許就是最後的一次自暴自棄了。

「得　得……　得　得……　得得……」當文東玉快要走到居易酒樓，正在一邊走，一邊出神之際，驀然間蹄聲入耳，突然十餘騎自東門方面飛一般狂奔而來。

文東玉身軀一偏，疾忙讓在街邊店簷下。

鞭聲與叱喝交雜，十餘騎風馳電掣般頃刻過盡，跟昨天情形完全一樣，第一批剛剛過去，第二批又接着出現……

馬上騎者多半爲勁裝大漢，亦有少數男女滲雜其中，而騎姿間十九相同，一個個上身勾伏，左手韁，右手鞭，揮汗如雨，全想馳越人前，有如一場競爭激烈的馬賽……

文東玉知道這一羣定是昨天趕去雲鶴山莊的原班人馬，但令人不明白的是，今天何以還要趕得這樣急？

難道……大家都知道寶藏所在，唯恐後人落空不成？

文東玉對這些不感多大興趣，也懶得去多費腦力。等到人馬過完繼續向居易酒樓走去。

文東玉登上二樓，眼光四下一掃，馬上發覺到今天樓上的氣氛已與往日大不相同。

過去，來這兒喝酒的，十有八九都是長衫客，而今天穿緊身短打幾達一大半，餘下那些穿長衣者，僅有極少數是以前見到過的熟臉孔；文東玉當然清楚這批人都是甚麼身份，他因爲沒有廻避這些人的必要，便按老習慣，向東首靠窗那副常坐的座頭走過去。

伙計過來陪笑打躬道：「老樣子？」

文東玉點點頭，伙計退去，文東玉開始留意那些人的談話。

議論紛紛說三奇

這時只聽得一個嗓門兒特粗的傢伙大叫道：「喂喂，大家聲音小一點好不好……還有你，管老三，你他媽的，就你一個吵得特別厲害，叫，叫……你他媽的嚷個屁！」

這一嚷叫還眞有效，雜音果然隨之減低不少，只聽那人接着以命令式的語氣大聲道：「好，孫老大，你說下去！」

文東玉循聲打量過去，他看到那是樓中央的一席上，約莫坐着六七個勁裝大漢。出聲制止吵鬧的那人背向這一邊，無法瞧清其人面目，不過，從背後看上去，那人肩胳膊粗，體形之偉遠超同席諸人，想來此人能使儕輩貼服，也並非全仗嗓門兒粗大所致；武人的本錢是甚麼，這又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大個子對面，這時有個三角眼的漢子在點頭，看樣子此人大概便是大個兒口中的孫老大了。

當下但見那位三角眼的孫老大清了一下喉嚨，說道：「當然，這種懷疑並非全無可能。因爲，在武林中誰都知道的，『瀟湘三奇』雖然志趣各異，但是，在行動方面却甚少分開。這次大家原在奇怪，『五句歌』中人物十之六七都有代表到會，像『天機』、『七巧』等人對『金谷寶藏圖』不動心尚有可說，『瀟湘三奇』又怎會自動放棄的呢？而今，三奇中的『寶癡』雖然至今尚未露面，但由於另外二奇，『酒癡』和『文癡』曾先後在三元寺和碑林兩處地方，分別將『魯東三雄』和開封『霍家兄弟』等煞星悉數格斃，好了，現在大家明白了，原來『瀟湘三奇』早就來啦！」

這時，孫老大下首，一個尖嘴削腮的漢子插口道：「『酒、文』兩癡，做甚麼要跟『魯東三雄』、開封『霍家兄弟』過不去，這一點孫老大知不知道？」

孫老大未及答腔，背向這邊的大個子已是勃然大怒，只見他猛然抬起胳膊，一巴掌拍在桌面，怪吼道：「你他媽的管老三，你，你是跟我『反毛虎』裴某人有意搗蛋是不是？這種題外文章，你他媽的就不能等一等再問？」

原來現下挨罵的這人即是「管老三」！那位管老三大概是臉上實在掛不下了，雷公嘴一個緊抿，兩眼翻白，大有掀桌而起之勢。

背向這邊的大個兒反毛虎，胸脯一挺，嘿嘿冷笑：「來啊，你他媽的……」

那位孫老大連忙站立排解道：「你們要再鬧，我可不說啦！」

這倒是一記殺手鐧，反毛虎第一個軟下來，忙叫道：「好，好，不鬧，不鬧，你說吧！」

孫老大緩緩落座，端起一杯酒喝了，這才抹抹嘴巴接下去道：「剛才說到那裏了？噢……所以說，今天早上，不，錯了，應該說就在適才一個時辰之前，當各派代表分別拿着一張才完成四分之三的金谷位置草圖，聚集在雲鶴山莊大廳中等候雲鶴山莊莊主取出最後一塊竹簡，以便完成全幅金谷形勢圖之際，忽然有人發覺那位雲鶴山莊莊主胡大海已暴斃於書房之內，消息一出，大家騷動起來了！」

滿樓鴉雀無聲，孫老大清清喉嚨接着說道：「怪不得三奇……尤其貪得無厭的『寶癡』……這次居然……嘿嘿……原來……嘿嘿嘿！各派代表，異口同聲，結論是：『找三奇去，尤其那位『寶癡』，非得馬上設法攔截下來不可！』」

「現在呢？」這下是反毛虎本人忍不住了。

「剛才下面過去的那陣急蹄……」孫老大比了個手勢道：「大家不是已經聽到了嗎？現在各派代表，一半回去報訊，調集援手，另一半則採取緊急措施，分路追踪搜索！」

文東玉皺眉暗忖道：「這種推論好武斷，既無事實根據又無見証指認，僅因爲三奇一向很少分開，便由『酒、文』兩癡之出現，而肯定『寶癡』之『貪得無厭』，又進一步肯定莊主之暴斃係三奇所爲，唉唉，難怪武林中要有那麼多的是非恩怨了……」

孫老大述說完畢，樓上立即響起一片竊竊私議，忽然一個蒼老的聲音提出疑問道：「敢問這位孫老大，你對這件事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

發話者是個年約六旬，臉容清癯，身穿一件竹布罩袍的老者。老者這麼一問，私議之聲馬上停止。

孫老大非常注意的在那老者身上打量了一陣，然後傲然「哼」了一聲道：「因爲本人亦忝爲在場者之一！」

眾人神色一凜，全都爲之肅然起敬！在今天，誰要能有資格自由進出雲鶴山莊那座大門，此人之身份就大可不必再問了！

那位發問的老者顯然也是一驚，「哦」了一聲道：「俠駕代表何派？」

孫老大有點不自然地含混地道：「這個，咳咳……」

孫老大的意思，頗想就此一咳帶過，但是，那老者却不識趣之至，眼皮一眨一眨的，硬是等在那裏要聽出結果來，孫老大無可奈何，只好訕訕然接着道：「『流星拳』首徒，『小旋風』孟其勇，有個朋友朋友，咳，咳，他是我們少主人的……」

眞是不堪聞問，原來只是一個跟班的脚色！不過，想笑的並不多。能跟「五行十三奇」之中某一位拉得上關係，不論疏親，畢竟是值得羨慕的。老實說，換了別人，就想拉這麼一點關係也還拉不上哩！

老者沒有再問甚麼，樓中也就靜了下來。

這時，老者似有付帳離去之意，自懷中摸出一個錢包，打開來攤出一堆青錢，左挑右揀，選出十來枚又小又薄的疊起放在一邊，一面側臉又向那位孫老大漠不經心的問道：「依孫俠之看法，三奇有無嫌疑？」

孫老大見此老如此吝嗇，已是懶得多理，仰臉冷笑道：「否則有誰？」

老者點點頭，似乎也有同感。老者點着頭收起錢包，又從懷中取出一隻鼻烟壺，一邊把玩着，一邊不時送去鼻孔上嗅兩下。忽然，眾人眼光一個個亮了起來，沒料到那隻鼻烟壺竟是由碧玉所琢成！十個富翁九個嗇眞是一點不錯。

文東玉身在鏢行二年多，對於各種珍玩自是見識不少，這時不禁皺眉不已，心想：這老兒昏了麼？這是甚麼地方，四週圍都是些甚麼人物，似這等值錢寶物也可以隨便露眼麼？

老者站起身來，背手向外踱出，口中喃喃道：「古人有所謂：『病從口入……』」

自語至此，適至中央那一席，老者忽然停身轉向那位孫老大道：「下面怎麼說？」

孫老大不假思索，接口道：「『禍從口出』呀！」

老者大聲讚道：「對極了！」

「叭」的一聲脆響，孫老大臉頰上已經挨了重重一記大耳光！

同席眾壯漢也想不到這名老者竟敢出手打人，呆得一呆之下，一齊大吼着跳身而起！

眾漢身手果然敏捷，人影一錯，已將老者團團圍住。那位被打的孫老大張口吐出一口血水，血水中竟然雜有三枚斷牙，這一來，孫老大狂怒了。一脚踢翻枱面，搶上一步，戟指厲喝道：「好個老賊，居然……」

老者若無其事的又舉起那隻碧玉烟壺嗅了嗅，一連打出三個噴嚏，舒暢了，這才搖頭深深一嘆道：「別衝動，老弟，知道『魯東三雄』和『霍家兄弟』他們怎麼死，也不過是說錯幾句話而已。唉唉，老弟，遇上了我這個『爭財不爭氣』的『寶癡』，你老弟算是夠運氣的了！」

語畢又是深深一嘆，從容轉身，一手環負背後，一手盤弄着那隻碧玉烟壺，輕咳着緩步下樓而去。

眾壯漢魂飛膽裂，駭然欲退；孫老大臉色如土，手臂僵舉着，久久無法放落。

* * *

文東玉走出居易酒樓時，天已微黑。今天，他雖然有幸又見到了「瀟湘三奇」之一的「寶癡」，但是，因爲沒等着那位甚麼「鬼爪抓魂手」，出得樓，內心仍不免悵悵然若有所失。

在走回鏢局的路上，文東玉經過一番思忖，決意在返局後向兩位局主提出一項忠告，目前，江湖上實在太混亂，他想勸兩位局主最好能放棄這次與八達鏢局的合作，暫且守一守，過段時期再說。

可是，等他回到局裏，雙獅兄弟業已領着張、李兩鏢師以及七八名鏢伙起程趕去三原。

* * *

第二天，長安城中，到處都在談論着「金谷寶藏圖」；寶藏原圖持有人，雲鶴山莊莊主之死却反而很少人提及了。

據說，「金谷寶藏圖」的來源是這樣的：

遠在二十多年前，武林中幫派林立，奇人迭出，或爲虛名，或爲實利，磨擦時有所聞。因此，有人在一夜之間名揚天下，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同樣的，也有很多成名人物常在一夜之間，就此烟消灰滅！

仇恨有如投石於湖，本身下沉，愈沉愈深，波紋則跟着向外一圈圈擴大。

於是，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勢；許多原屬私人間的意氣之爭，都在這時先後演變成門派與門派之間水火般的積不相容，形勢最緊張，甚至連一向與人無爭，清譽素負的「少林」與「武當」兩派，都給捲入是非漩渦中。

就在這時候，一位奇人出現了。那位奇人在黃山召了一次武林大會，他等天下各門各派的人物到齊，人立在台上，一句不說，接連演出三套武學：一套劍法、一套掌法、一套輕身術。演畢，他轉身面對台下沉聲問道：「諸位之中，可有人自信能强過老夫？」

那位奇人面對台下，連問三遍，台下終於不聞一絲聲息，於是那位奇人沉聲接下去說道：「從今以後，無論對人對事，各門各派均應自我檢討，自清害羣之馬，方爲敦睦之本，如有人再圖興風作浪，即爲老夫之敵，禍福自擇，屆時莫謂老夫不教而誅，言之不預也！」

黃山一會，武林中，果然是爲之平靜了一段相當時期。但是，那位奇人却於黃山一會之後，即沒有再在武林中露過臉。而那位奇人究竟姓甚名誰？來自何方？去向何處？直到今天，它在武林中仍然是個謎！

現在，大家眾口哄傳着的這幅「金谷寶藏圖」，據說便是當年那位奇人所遺留下來的！

寶藏原圖係先刻在一方竹簡上，然後一分爲四，昨天在雲鶴山莊失去的便是其中一塊。

至於這幅寶圖它何以會落入武林中一名微不足道，像雲鶴山莊莊主胡大海這麼一位人物手裏？這一點誰也懶得去花無謂的腦力。今天，大家最關心的是，它給誰弄走了？

今天以前，雲鶴山莊外曾一度警戒森嚴，閒雜人等，輕易不得擅入一步，爲的是莊內正在仿繪寶圖，現據晨間自東門入城者說，刻下的雲鶴山莊前，已經連鬼影子也見不到一個！（未完•二）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雷庫驚魂

魏力・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高翔駕駛着小車衝過大卡車的四面包抄，他們回到警察局之後，木蘭花要求方局長授予高翔指揮全市警察的權力，目的是配合他們的行動……三人坐上小飛機偵查「雷庫號」，看到船上屍體狼藉，飛機降低欲察看究竟，結果中計被擊中墜海，穆秀珍被推出機艙，木蘭花的生死未卜，穆秀珍與高翔在馬里坦佈下的包圍圈下祇好上船……

兩人的身子震了一震。

「我認爲，」高翔想拖延時間，「我們先要休息一下，換上一件乾的衣服，再來討論這個嚴重的問題，你認爲怎樣？」

「廢話，」馬里坦竟一口拒絕，「如果你們還不答應，那我也不想多浪費時間了。」

「那麼……」高翔苦笑了一下，「我是警方的高級人員，和你合作或者有用處，穆小姐只是平民，先將她遣回去吧！」

「高翔，你別在我的面前弄甚麼花樣，你和穆秀珍兩人，從今日起，便成爲紅衫俱樂部的會員，你們若是答應的，立即就舉行儀式辦手續。」馬里坦頓了一頓，「如果不答應的話，那麼，你們就去步木蘭花的後塵，我絕不是眞的稀罕你們！」

馬里坦竟不容他們拖延時間，這令得高翔和穆秀珍兩人爲難之極，他們臉青唇白地站着，馬里坦冷冷地望着他們。

就在這尷尬的時刻中，只聽得快艇摩打聲飛快地傳近，一隊潛水人在快艇上向「雷庫號」駛近，一個潛水人除下了銅帽，興奮地叫道：「首領，木蘭花已經死了！」馬里坦的身子挺了一挺，道：「是麼？」他聲音雖然像是若無其事，但却也掩飾不了他內心的喜悅。

木蘭花死了！除去了這個對頭之後，自己便可以爲所欲爲了，馬里坦閉上了眼睛，似乎已看到「紅衫俱樂部」的勢力在東方如火如荼地展開！

「你們發現了她的屍體？」馬里坦問。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緊緊地靠在一起。

他們要互相靠在一起，才能避免跌倒。在聽得那潛水人高叫木蘭花已死之後，兩人的眼前，只覺得一陣陣地發黑，天旋地轉。

「沒有，但是那飛機的殘骸，完全插入了海底的積沙之中，絕沒有人可以活着出來的，如果要看她的屍體，」那潛水人興沖沖地道：「只要將飛機吊起來就行了。」

「不必了！」馬里坦表示滿意地揮了揮手。

那一隊潛水人一個一個走上「雷庫號」的甲板來。

由於他們身上全副潛水配備，他們的脚步十分沉重，有的人早已將銅罩除去，有的人一面

走，一面在除着銅頭罩。

其中有一個人，步伐笨拙地向馬里坦走來。

「甚麼事？」馬里坦瞪着那人。

「我在海底找到了一樣東西……」那人一面說，一面用力地旋轉頭罩，所以他的聲音聽來十分模糊，「首領一定有興趣的。」

「是甚麼東西？」馬里坦又懶洋洋地在椅上躺了下來。

那人穿過了兩個保鑣，來到了馬里坦的面前，他已掀起了頭罩，道：「就是這個，首領，你可看到了沒有？」

那人已來到了離馬里坦極近的前面，他一手掀起了銅頭罩，一手向前伸去。但是高翔和穆秀珍兩人，都沒有看出他手中拿的是甚麼，因爲那人是背對着他們的，而那人的臉孔如何？他們也未曾看清楚，那人雖然掀起了頭罩，但未曾除下來。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只看到馬里坦的臉上，本來是一副懶洋洋的神態，只是愛理不理地望了一下，但是突然之間便睜大了眼睛。

他在睜大了眼睛之後，臉上現出了滑稽之極的神情來，緊接着，他的臉色便變得比紙還白。

臨危不亂倖免難

當那架搜索機中彈的時候，木蘭花正站着，她因爲飛機機身的震蕩，而滾跌了下來，她的肘部撞在座位下的一隻箱子上。

那隻箱子中放的是準備飛機失事時急用的東西，有穿着簡單的石棉防火衣，和一拉就充滿了氣體的救生圈等等。

木蘭花還未曾站起來，飛機就已着火了，她一手拉開了那隻箱子的蓋子，攫了一件石棉防火衣，立即套在身上，然後，她雙手揮舞，先將穆秀珍拉到了艙門口，推了出去，然後，她站起身來，摸到了駕駛室的一個掣，用力按了一按。

搜索機的駕駛座上，是有着逃生設備的，木蘭花一按動逃生掣，高翔便被座椅上的彈簧，彈出了機艙之外，落入了海中。

這時候，木蘭花是還有時間逃生的。

但是她却不走。這是她在攫到了那件石棉衣之後便決定的，在濃烟之中，她拉上了石棉衣上的氧氣面罩，面罩中有足夠一小時之用的壓縮氧氣。

她連跌帶爬，來到了機艙門口，烈火捲向她的身上，她雖然穿着石棉衣，但是也熱得混身是汗，如同全身都要被燒裂一樣。

飛機從中彈到跌入海中，其實是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但在烈火中的木蘭花，却像是過了一個世紀，終於，火花濺了起來，火熄了。

木蘭花本就是在機艙門口的，飛機才一浸入海水，在海水還未曾湧進機艙，那股極大的衝力尚未曾產生之際，她已經跳了出來。

木蘭花向海中沉下去，她看到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在掙扎，她只是向下沉，將自己隱沒在海底的一大簇在隨水飄動的昆布之中。

然後，她看到飛機的殘骸插入了海底的浮沙之中，浮沙揚了起來，將整個海底都弄得混濁了，當浮沙漸漸沉下去之後，飛機的殘骸幾乎全部埋在浮沙之中了。

這正是木蘭花所希望的。

在「雷庫號」甲板上突然起了變化之際，木蘭花已經知道，馬里坦是一個眞正的敵人，是她從來也未曾遇到過的兇狠、狡猾的大敵！

木蘭花隱在昆布叢中不動，她知道馬里坦一定注意到有幾個人從飛機中跳出來，自然也會派出水底搜索隊來找她的。

她已經在馬里坦的手中失敗了，她要忍耐着，等着水底搜索隊下海來。

她臉罩中的壓縮氧氣盒，可以使她在水中停留一小時，雖然因爲她潛得太深，海水壓力使得她的血液沖向腦部，有昏眩的感覺，但她是受過武術訓練的人，知道如何去忍受不利生存的環境。

她順着海底的暗流，使得身子作緩慢而柔軟的起伏，以減輕海水的壓力。

這樣，她便可以潛在海底了。而一般來說，在這樣深的海底，若是沒有銅製的潛水頭罩，是很難久待的。木蘭花耐心地等着。

終於，她等待的人來了。

透過碧藍的海水，她看到了二十多個全副潛水配備的人到了海水中，四下游了開來。下海的人都有銅頭罩，這正是她所需要的。

木蘭花的槍口對準了馬里坦的肚子。

木蘭花的心中也不免十分緊張，因爲她的行動是否成功，不但關係着她自己的生命，而且也關係着高翔和穆秀珍兩人！

她又等了片刻，不見有人向她藏身之處游來，她便伸手輕輕地在海底上按了按，將海沙撥得揚起了小小的一團，和升起了一些氣泡來。

她的誘敵政策是成功了，有一個潛水人向她游來。

木蘭花取下了頭箍彈出了利刄，靜靜地等着。

那「紅衫俱樂部」中的匪徒越游越近，來到了木蘭花的近前，由於那一大叢昆布又高又密，所以他仍然不能看到木蘭花。

那人看來十分小心，他在昆布叢外，巡逡了一陣，又待游了開去，木蘭花心中不禁暗暗着急，因爲她的計劃是要在海底，不聲不響地對付一個人，如果那個人召了同伴來，那麼木蘭花這半天的等待就算是白費了，她不能再有這樣的機會了。

因此，木蘭花一看到那人像是要離去，她連忙身子向上升了幾呎。她身上還穿着灰白色的石棉衣，所以當她的身子向上升起之際，突然在昆布叢中出現的灰白色影子，又將那個匪徒吸引住了，那匪徒手持着槍向前游了過來。

木蘭花終於將那個匪徒引過來了，可是這還只不過是第一步，那匪徒手中有着水底發射的武器，那是特製的魚槍。

這種强力的魚槍可以在十秒鐘之內，連續發射八支可以洞穿虎鯊腹部的魚叉，是在水中十分厲害的武器！木蘭花對着那個漸漸游近的匪徒，身子一動也不動，而她的左臂，則有意地纏住了一簇昆布，石棉衣將她全身罩住，看不清她的面目。

但是那個向她游近的匪徒，却也可以看清楚那是一個人！只不過他心中却並沒有將那人和木蘭花聯繫在一起，因爲他看到的，只是一個穿着白袍的怪人。

「那是甚麼人呢？」那匪徒心中暗忖：「看來他已經死了，不管他是死是活，還是先給他一槍的好，免得出亂子。」

那匪徒已來到了離木蘭花只有兩碼處了。

他停止了前進，端起魚槍來準備放射。

也就在這時候，木蘭花陡地身子一個翻滾，海底的浮沙，一

齊攪了上來，眼前的目標已失去了，那匪徒知道不妙，掉頭便游，然而，木蘭花却像是大魚一樣地追上來，在那匪徒還不知道敵人已來到了近身之旁的時候，利刄已經刺進了那匪徒的脅下。

木蘭花絕不想被人注意到昆布叢中的惡鬥，是以她將利刄刺進了那匪徒的要害之後，並不拔出來，那樣，大量的鮮血便不會湧出，也不會將海水染紅。

那匪徒幾乎是立即就死去的，木蘭花將他的身子拖進了濃密的昆布叢之中，而那時，大部份的匪徒，恰好發現了那架飛機的殘骸。

所以，他們之中，沒有人注意到那場惡鬥，也沒有人知道他們中的一個人已經死了，正是死在他們要找尋的木蘭花手中的。

五分鐘後，木蘭花從昆布叢中游了出來。

她大膽地接近其他匪徒。

而其他的匪徒甚至連望也不向她望一眼。因爲木蘭花已換上了全套潛水人的設備，透過銅頭罩的厚玻璃，只能依稀看到一個人的雙眼，是絕不能夠認得出那究竟是甚麼人來的，木蘭花跟着他們在海底游了一會，又跟着他們，一齊上船。

最後，木蘭花上了「雷庫號」。

當她上了「雷庫號」，看到了馬里坦之後，便粗着喉嚨向馬里坦走去，她直等到了馬里坦前面，手中的魚槍已對準了馬里坦的肥肚子，她才將整個銅頭罩都掀了起來。

當時，高翔和穆秀珍兩人，還不知道站在馬里坦面前的那人就是木蘭花，他們只是驚訝，何以馬里坦的臉上忽然會有這樣的神情。

而當馬里坦看到了站在面前的是木蘭花時，他當眞想哭出來，可是却又逼不出眼淚，是以只好以一種十分奇特的聲音笑了起來。

木蘭花微笑着，她將銅頭罩掀了下來。

「砰」地一聲響，銅頭罩跌到了地上，她抖開了一頭秀髮，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全身皆震，失聲叫道：「蘭花，是你！」

你們兩人一叫，圍在馬里坦四周圍的衞隊立時轉過身來，高翔哈哈大笑，脚步輕盈，伸手在那幾個手持機槍的大漢肩頭上各自輕輕拍了一下，道：「喂，你們的首領，如今只怕不會好脾氣，我勸你們還是小心一點，不要令他光火的好！」

那幾個大漢，自然立即看到了眼前的情形。

木蘭花的手指鈎在魚槍的扳機上，槍口對準了馬里坦的肚子，那一槍射下去，馬里坦或者可以不死，可是他的大肚子多了一柄魚槍，那滋味自然是絕不好受的，是以他們也立即如同木偶一樣，一動也不動了。

那幾個衞士站着不動，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却老實不客氣，將他們手中的手提機槍，一齊「接收」了過來，每人肩掛的兩柄，手提的一柄！

你們兩人退到了馬里坦的身邊，一邊一個，機槍的槍口對準了馬里坦的左右太陽穴，馬里坦剛才還在力持鎭定，但此際已臉如死灰了。

「馬里坦，」高翔故意用冷冰冰的槍口去碰馬里坦的太陽穴，他每碰一下，馬里坦的口角便牽上幾次，如同發羊癲瘋一樣，「你剛才還說紅衫俱樂部不可抵抗的，如今你可還堅持你的意見麼，如果你已改變了意見的話，我們願聽高論。」

「你……你們……你們……」馬里坦的聲音發着抖，一句話也講不完全。

而這時候，甲板上，「紅衫俱樂部」的匪徒越聚越多了，這些人當中並沒有甚麼人是瞎子，因之人人一看到這種情形，便立時不動了。

木蘭花拿開了魚槍，道：「馬里坦，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你應該講些甚麼話，我相信不必我提示，你一定可以知道的了？」

「是……是……」馬里坦總算講出了一句話來，「你們快退開去，絕不准上甲板來，還不快退？可是要我的腦袋開花麼？」

馬里坦最後的一句話幾乎是哭叫出來的。

甲板上的匪徒，你推我擠地向甲板下的船艙中走去。

轉眼之間，甲板之上，便靜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了。

「馬里坦，」木蘭花的聲音仍然十分平靜，在她的聲音中，是永遠找不到勝利的興奮的，她可以十分冷靜地對待重大的勝利，所以她的勝利可以持久，「你應該回到甚麼地方去，想必你自己一定也知道的了。」

「是，是，我知道，我願意回

到監獄去，我願意現在就在監獄中！」馬里坦冷汗直標，戰戰兢兢地說着，混身哆嗦。

當然，在監獄中，他比被人在兩邊用手提機槍對準了太陽穴好得多了。他這兩句話，可以說得是由衷之言，而且，他這時候，居然信起上帝來了，他祈求上帝：高翔和穆秀珍兩人手指千萬不要忽然發抖，若是他們的手指一抖……

馬里坦想到這裏，他流下來的汗可以洗臉了！

「不錯，監獄。」木蘭花道：「回監獄之後，你還以越獄的，是不是？」

「不……不……我不越獄了。」

「那要有保證。」

「保……證？這……這……」

「這很簡單，你將警方受賄者的名單給我，我們消除了警方的叛徒，你自然不會再逃獄了，你說這個保證，是不是合理？」

「合……得得……得得理。」

在「合」字和「理」字之間的「得得」聲，是馬里坦牙齒相叩的聲音，他對着他的腕錶，啞聲道：「理查，你上來。」

一個漢字在艙口內探頭探腦望着，不敢走過來。

「你在我的艙房之中，椅墊之下，去取那隻紫紅色的文件夾來。」馬里坦吩咐着：「快去取來……我等着要用它，不要取錯。」

「是！」那個叫「理查」的答應了一聲又縮了回去。

不一會，他捧着一隻紫紅色的文件夾，戰戰兢兢地向前走了過來，將那文件夾交給了馬里坦，馬里坦又遞給木蘭花。

木蘭花正準備伸手去接，可是一轉念間，她後退了一步，道：「放在地上。」

馬里坦震了一震，道：「我能彎下身子麼？」

穆秀珍在一旁，待要伸手去接，可是木蘭花喝道：「別碰那夾子，令他放在地上！這夾子之中，可能有古怪，要小心些。」

馬里坦的牙齒又「得得」地相叩起來，他彎下身，將夾子放在地上，木蘭花用脚一撥，將文件夾撥到了七八呎外，對着文件夾放出了一柄魚槍，魚槍穿透文件夾，釘在甲板上，並沒有甚麼變化，木蘭花才走過去，拔起了魚槍，取起了那文件夾來。

她打開夾子來，看了看便闔上，抬起頭來，道：「馬里坦，你可以站起來跟我們走了，秀珍，別忘了，他這艘船上的花樣多，你們兩個人將他夾在中間。」

高翔一伸手，勾住了馬里坦的手臂，將他整個人都提了起來，馬里坦雙足發軟，幾乎難以走得動。

好不容易，來到了船舷上，木蘭花放下了繩梯，道：「爬下去！」她自己一躍而下，到了大船旁的一艘快艇上。馬里坦肥胖的身軀沿着繩梯爬下去。

兩級之差陷困境

馬里坦的身子慢慢地向下移動着。只差兩級就可以落到小艇中來了，但是也就在此際，整道繩梯，突然以極之驚人的速度，向上縮去！

穆秀珍立即扳動槍機，掃出了一排子彈！

穆秀珍的反應，已經可以算是快到極點的了，但是，那這繩梯上揚的速度却還要快，所以那一排子彈，竟完全射空。

而那條繩梯因爲上揚的勢子實在太快，向上揚了起來，等到高翔端起手提機槍，待要向上發射的時候，繩梯已將馬里坦拋到了船上的另一面，再也射不中他了！

這一切變化，所有的時間，只不過一秒鐘！

而「雷庫號」的甲板之上立即湧出許多人來，木蘭花迅速地發動摩打，快艇以驚人的高速，劃破水面，向前衝去！

快艇衝出了二十來碼，密集的槍聲已自「雷庫號」上發出，子彈射在海面上，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水柱，刹那之間，海面如同沸騰了一樣。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想要還手，木蘭花已喝道：「伏下，伏下，千萬別浪費子彈，他們一定會追上來的，等他們追近才發射！」

木蘭花將小艇的速度控制在最高的一檔上，快艇的前半部翹了起來，將海水劃成了兩道，在快艇的兩側飛掠而過。

五分鐘後，他們離開雷庫號已漸漸遠了。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心想馬里坦只怕沒有那麼大的膽子，「雷庫號」只怕不會追上來了。然而，就在這時，雷庫號又出現了。

巨大的「雷庫號」以驚人的速

度向快艇接近！

它在剛開始追來的時候，離快艇足有五百碼，但是不到五分鐘，距離便已縮成三百碼了，而且恰好在這個時刻，快艇的摩打發出了一陣如同乾咳也似的聲音，告訴駕駛快艇的木蘭花：油用完了！

快艇陡地停了下來！

在快艇停下來之後的一分鐘內，「雷庫號」來到了離他們只有七八十碼處，穆秀珍大叫着，站起身子來，向前拚命地掃射。

高翔望着木蘭花，臉上現出無可奈何的苦笑。

「雷庫號」正在全速向前衝來，穆秀珍掃出的子彈，一顆又一顆地嵌進「雷庫號」的船身，但是由於「雷庫號」的船身鑲有防彈的鋼板，所以機槍子彈絕對傷害不了船身。

「雷庫號」越來越近了！

五十碼……四十碼……三十碼……

快艇已經因爲「雷庫號」全速向前衝來而左右搖晃着，這樣的速度，這樣的大小懸殊，「雷庫號」可以毫不費力地將快艇撞沉。

非但可以將快艇撞沉，而且可以將快艇撞成碎片！

而在快艇上的三個人，當然也要同歸於盡了！

* * *

在警局總部中，方局長背負雙手，在通訊室中，來回地踱着步，幾個通訊員正緊張地在工作着，整個通訊室中的氣氛十分緊張。

其中一個通訊員直了直身子。

「有消息了麼？」方局長連忙問：「可是搜索機已經有消息了？」

「沒有。」那通訊員搖搖頭，「沒有法子聯絡，飛機的通訊設備沒有理由損壞的，應該是整架飛機都已毀去了。」

「唉，搜索隊的報告回來了沒有？」

「還是那句話！並無發現。」

方局長伸手搔着頭，他的頭髮本來就已經花白了，在這一小時中，似乎更多了許多白髮，自從高翔的搜索機忽然斷了聯絡之後，那是多麼令人心焦的一小時啊！

方局長在飛機一失去了聯絡之後，便立即派出了水警輪，還請求軍方派飛機，去協助偵察那架搜索機的下落。

然而，一小時過去了，一點結果也沒有。

高翔、木蘭花、穆秀珍三個人全在那架飛機上，他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難道無情的大海，就這樣葬送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方局長的脚步聲，不斷地敲打着地板。

他實是難以想像，如果木蘭花等三人犧牲了，他憑現有的警方力量，能不能遏阻「紅衫俱樂部」以本市作據點，在東方擴張勢力！

當然，優秀的警務工作人員很多，但是被收買的人却也不少，而且最致命的，是自己根本無法分辨誰是已經被對方收買的！

方局長的額上，滲出了汗珠來。

電訊室的門，就在這時候被打了開來。

局長的副官站在門口低聲道：「報告局長。」

方局長陡地抬起頭來。

「局長，有人求見。」副官致禮之後，立即報告說。

「不見！不見！你看不到我有要事麼？」

「是，局長，我已向來人說了，來人說，局長如果見他，那或者事情就沒有甚麼要緊了。」副官恭敬地回答着。

「來的是誰？」

「一個胖子，自稱是男爵。這人好像就是越獄的……」

馬里坦男爵！方局長的心中，立時閃過了這個魔鬼一般的名字來，他竟敢直趨警局總部來見自己，這未免太大膽了。

他是恃着甚麼，才如此大膽的呢？

多年來警務工作，使方局長立即知道，馬里坦的手中，一定握着極有力的王牌，要不然，他是絕不會前來總部的。

因爲他是一個受通緝的越獄犯，任何警員見到他，就可以將他拘捕的，而他居然敢以直趨警局的總部，他是爲甚麼而來的？

方局長急匆匆地走出了電訊室，來到了會客室中。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一個胖子站了起來，但是那却並不是馬里坦，而是一個外貌如同商行老板一樣的一個中年人。

「你是……」方局長不免有點怒意。

「男爵不便親來，我是他的全權代表。」

「好，請坐，事情怎樣了，你不妨開門見山地說，不必拖泥帶水。」方局長在他的前面坐了下來，焦急地搓着手。

「高翔、木蘭花和穆秀珍三人的搜索機，被我們擊落了。」那胖子緩慢的說。

這本是方局長意料之中的事。

但是當他終於證實了這個消息之際，他還是不免全身震了一震，他幾乎是呻吟也似地說道：「他們三人如今怎樣了？」

「他們在我們的手中，這也是男爵派我來的原因……」

「你們……」方局長霍地站了起來，「實在太猖狂了，我從來也未曾見過像你們這樣胡作非爲的匪徒，你們以爲可以逃脫法網麼？」

「局長閣下，那或者是你少見多怪吧！」

方局長狠狠地盯着那胖子。

當然，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他逮捕，還可以吩咐手下先讓他受點「教訓」。可是，這又有甚麼用處呢！木蘭花等三人還在他們的手中。

好一會，方局長終於又坐了下來。

「你們想要甚麼條件，快提出來。」

「條件很簡單，只要你簽兩個字就行了。」

「簽兩個字？」方局長有點不明白。

「是的，簽在這份文件，和這七張收據之上。」那胖子取了一疊紙張，交到了方局長的面前，「這實在是輕而易舉的。」

方局長望了望那胖子，才俯首去看文件。

他才看了一行，臉上便已經變了色，那一行文字是：「我，志願參加紅衫俱樂部爲會員，盡會員的義務和享受會員的權利……」

方局長感到一陣昏眩，伸手按住了那份文件，抬起頭來，目射怒火，道：「不行，這算甚麼，你以爲我會簽字麼？」

「還有幾張收據，你先過過目。」胖子安詳地道。

方局長的手在發抖，收據一共有七張，照日期來看，每個月一張，每一張的數額，都是五千英鎊，七張收據在一齊，是一筆極其龐大的數目。

「那筆數目，在你簽了字後，我立即就會付給你的，付現鈔，怎麼樣，我想你不再拒絕了罷，局長閣下，快簽字罷！」

方局長只覺得怒氣在往上衝，他絕料不到，紅衫俱樂部居然派人來公然向他行賄，他怒不可遏地站了起來，那份文件和七張收據，早已被他緊緊地捏成了一團，他將紙團狠狠地向那胖子拋去，同時人也衝了過去，有力的雙手緊緊地把胖子胸前的衣服抓住，將那胖子從沙發上直提了起來。

他大叫：「來人，來人！」

兩個警員應聲而進，方局長將那胖子猛地推向椅中，轉過身去，道：「將這個人逮捕，他是要犯，由得你們去教訓好了！」

方局長氣沖沖地走到了門口。

也就在那時，那胖子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道：「方局長，我的交涉如果失敗的話，那麼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三個人……」

方局長的一隻腳已跨出了門，但是他陡地站住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轉過身來。

那兩個警員已一邊一個，架住了那胖子的身子，將胖子提了起來，方局長猶豫片刻，道：「放他下來，你們出去。」(未完‧五)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611.00　一年港幣$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684.00　一年港幣$1,368.00
外埠連郵：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770.00　一年港幣$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790.00　一年港幣$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沙成山在客棧養腿傷，「關洛雙雄」、「飛索門」等數人也來投棧，沙成山不避反露面，目的是引他們去認篷車裡的死人是誰……這第五批要沙成山項上人頭的人依然敗退收場，沙成山繼續趕路去湘江，果然引來花滿天與兒子花郎及衆門下，花滿天承認積極參與謀他項上人頭的陰謀，但看了屍體之後却說不是她的門下……

沙成山一楞，忿怒的道：「難道他不是妳無憂門的人？」

花滿天回身叫道：「林護法、江護法，你二人上去看仔細，是不是我無憂門的兄弟！」

只見兩個紅臉大漢立刻躍上篷車，二人看得相當仔細，林大木甚至還伸手擦拭死者的臉上血跡！

不旋踵間，林大木與江水生二人跳下車！

江水生冲着花滿天抱拳，道：「回稟門主，這人不是我無憂門的兄弟，姓沙的弄錯了！」

又是一聲梟笑，花滿天道：「姓沙的事情弄錯，但他的路走對了，咯……」

沙成山立刻指着車上屍體，他吼道：「我請二位再看清楚，他究竟是不是你們的人？」

江水生怒叱道：「沙成山，你拖個死人來耍無賴？甚麼目的？」

沙成山臉色一寒，道：「這傢伙太可惡了，他們趁我不在，擄走了我的妻與子！」一頓，又道：「如果你們不敢承認，或者……」

花滿天身後的年輕兒子突然厲聲叱道：「姓沙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老實說，我們眞希望擄來你的妻與子，也好逼你獻上人頭來，可惜……」

沙成山這才如夢初醒的知道自己找錯對象了！

自己眞的成了無頭蒼蠅——亂飛一通了！

是的，無憂門如果擄走丘蘭兒母子二人，他們的目的當然是逼使自己了，然而無憂門並未以此爲勒索，顯然丘蘭兒母子不在湘江！

那麼，她母子二人究竟在甚麼地方？

沙成山又僵住了！

花滿天對於兒子花郎的反應，大表讚賞，她重重的點着頭，道：「好啊，原來你以爲是我無憂門擄了你老婆孩子，可惡！」

沙成山忽然跳上車轅，他拍着掛在兩邊把鋼爪，又高聲道：「那麼，你們那一位識得這對鋼爪？」

無憂門的人相繼搖着頭……

花滿天冷笑道：「沙成山，你也不用再找甚麼兇手了，因爲你今天絕對逃不掉了！」

憪憪的跳下篷車，沙成山道：「我也不用再多問，因爲我絕對明白，妳是不會告訴我，何人要你一定取我的項上人頭，對吧？」

花滿天道：「不錯，你明白就好！」

沙成山道：「花門主，想起去年妳率人在方寬厚的新宅子裡掘地三尺，不顧一切的要找到秦百年『百竅神功秘笈』的事情，就知道妳的作爲很固執，看來今日免不了一場拚搏了。」

花滿天冷冷道：「沙成山，本門主已預見你的人頭落地了。」

淡淡的，沙成山道：「那得費上妳大門主一番工夫了，來吧！」

花滿天關切的拉住花郎一手，道：「退過來，且由四大護法先上！」

她的話聲甫落，祇見兩個紅臉大漢與兩個濃眉大漢分兩邊抄向沙成山。

不錯，無憂門的八大護法中，如今來了戈幹、成林、江水生與林大木四人，他們在聞得花滿天的話，便立刻向沙成山包圍過來。

此刻，無憂門的二十四名白衣大漢們，立刻形成一個半圓圈堵住通路。

八名侍女已十分有序的守護在花滿天身邊。

戈幹濃眉一揚，冷沉的道：「姓沙的，你接招吧！」

四把蛇尾尖刀「咻」聲相連的自四個不同方向殺到。

沙成山猛然大喝一聲，道：「寒江月刃！」

空中忽見一片極光，就在沙成山的頭頂炸開來，立時傳來一陣金鐵撞擊之聲。

重提舊恨射暗器

花滿天大怒，喝叱道：「沙成山，看見你出刀，想起你曾殺我兩個侍兒的事，雖說那時候是中了秦百年的惡計，但你殺人却是眞的，現在，我要取你的性命了。」

沙成山冷冷道：「花門主，新仇舊恨，沙某已不去多計較，誰想要我的人頭，他就得付出一定的代價。」

花郎冷冷道：「娘，看孩子取他的人頭。」

花滿天當然知道兒子不是沙成山之敵，立刻搖手道：「不，立刻去救治四位護法的傷，看娘來收拾他。」

毒蛇金杖橫着拿，花滿天道：「沙成山，你的怪刀很奇特，竟然能吸住本門主的暗器，今日本門主再試試，你可要特別小心了。」

冷冷的，沙成山道：「我會的，花門主！」

原來花滿天與沙成山曾在方寬厚的大宅子後面搏鬥過，當時花滿天發出的暗器，全被沙成山的「銀鍊彎月」悉數吸住，這事情在花滿天的心中一直激盪着。

現在花滿天已開始繞着沙成山游走。

沙成山雙目懨懨，雙臂下垂，他無視於無憂門的人多勢衆，更不把自己的孤單擱在心上。

因爲沙成山就是沙成山，雖然，他還找不出擄走丘蘭兒母子二人的線索，但他仍能把血淚忍住。

雖然，他不知道，爲甚麼各門各派都想割下他的人頭，但他絕不能有半步萎縮不前，因爲他是「二閻王」沙成山！

一次又一次的搏殺，光景依舊沒有甚麼新鮮可言，仍是那種令人厭倦的輪迴與血腥，揮刀者，祇有在躺下去以後才會收刀，又有幾個人悟得透這種血腥原是會叫人無法忍受的一種殘酷與無奈？

花滿天倏然身子騰空，毒蛇金杖突然狂打如層層波浪，且口中大喝道：「接着！」

沙成山縮身扭腰，他十分鎮定而又準確的閃出三步，恰好避開了花滿天的一輪狂打。

於是，花滿天的金杖便在她的身形倒飛中，杖尾倒點，一縷細小的暗器便直往敵人週身射去。

沙成山一聲怒叱：「殺！」

祇見又是一片極光出現，無數暗器被他擊打得四下亂飛，沙成山却悶哼一聲歪斜出三步方站住身子，他幾乎就要倒下去了。

閃身落在三丈外，花滿天嘿嘿笑起來……

沙成山的臉上挨了一下，左臂上也中了三粒暗器。

花滿天得意的笑道：「沙成山，你中了我的『毒芒釘』，休想逃走了。」

沙成山伸手拔出臉上的青芒釘細看，發現竟是竹子削的尖釘，怪不得「銀鍊彎月」沒有吸住這些毒釘。

花滿天已嘿嘿笑道：「沙成山，自從我發現你的怪刀能制住我的暗器以後，我便把部份暗器改成青竹，你想不到吧？咯……」

沙成山忿怒的道：「不錯，沙

花郎突然雙掌橫拍疾打沙成山。

某是沒有想到！」

花滿天道：「我的預感往往十分靈驗。」

「甚麼預感？」

「預感我取下你的項上人頭。」

沙成山忿怒的挫着牙……他的目光移到了正在一邊看顧受傷的花郎身上。

於是，面頰上的肌肉有些發痳，臂上的毒針正在酸痛，迎面，八名侍女已半圓形的揮動着蛇尾尖刀圍過來。

花滿天抖顫着一頭灰髮厲聲道：「沙成山，你還不躺下去！」

沙成山在發覺中毒釘的時候即已閉住頰車穴與曲池穴，聞言一聲冷酷的怒哼，忽然拔身空中。

祇見他擰身挺腰，雙臂分張，「銀鍊彎月」洒出一片毫光。

便在他空中十三次連番滾動中一招「蒼鷹搏兔」，斜刺裡到了花郎左後方，「銀鍊彎月」「錚」的一聲已沾上花郎的脖子上。

那邊，花滿天剛叫一聲：「大家小心！」

沙成山已嘿嘿冷笑着對花郎道：「兄弟，如果不讓疼你愛你的老娘傷心，你最好別妄想反抗！」

花滿天已尖聲狂吼起來，道：「沙成山，你好卑鄙，快放了我兒花郎。」

冷冷一哂，沙成山道：「花門主，沙某不想殺人，但如果有必要的話，哼……」

花滿天手一揮，八名圍上的侍女已停下步來，被制的花郎怒聲道：「沙成山，你想怎樣？」

臉皮有些僵硬，沙成山道：「叫你老娘交出解藥！」他一頓又道：「我想，以解藥換回你的小命，應該是一樁公平的交易。」

花郎怒叱道：「休想，沙成山，你以爲花某是貪生怕死之輩？」

淡淡的，沙成山道：「你不怕死，但你可知道有人怕你死！」

花郎忿怒的道：「花家沒有怕死的人，無憂門都是忠烈之士，沙成山，你看錯我們了！」

花滿天逼近沙成山，道：「沙成山，快收起彎月刀！」

沙成山嘴角冷牽，道：「可以，但花門主先把解藥拿來，如何？」

花滿天咬咬牙，道：「跑過今日，你逃不過明天！」邊自懷中摸出個瓷瓶，道：「接着！」

沙成山一把握住抛來的瓷

瓶，看了看，道：「花門主，我怎麼會相信這是解藥？」

花滿天怒聲道：「你要如何方才相信？」

沙成山用口拔開瓶塞聞了聞，道：「花門主，口服？還是外用？」

花滿天道：「外用！」一頓，她似乎心有不甘的道：「紅色外用，白色內服，一盞熱茶時間便沒事！」

沙成山手法眞夠快，他立刻用口拔出臂上一支毒竹釘，十分俐落的刺上花郎肩頭。

花滿天忿怒的道：「沙成山，你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惡！」

一笑，沙成山道：「非常時期，必須非常手段，花門主，請多多包涵！」

花郎狂怒至極的全身直哆嗦，却因「銀鍊彎月」沾在脖子上，連動一下也不敢。

立刻，沙成山倒出紅白兩顆藥丸來，白色塞入花郎口中，紅色的揑碎敷在傷處。

花滿天已重重的道：「沙成山，你該相信了吧？」

沙成山一把拖住花郎，冷冷笑道：「煩少門主隨沙某走上一段路。」

花滿天怒吼道：「沙成山，你這狡猾的東西，你要擄走他，我絕不答應。」

花郎怒道：「沙成山，我絕不會忘記今日之耻！」

沙成山指着篷車，道：「走出十里，沙某立刻放人。」

花滿天投鼠忌器，雖然急得跳脚，却也沒有辦法。

沙成山一指點上花郎肩井穴，收起彎月刀，沉聲道：「上車！」

伸手架起花郎，沙成山已坐在篷車上，緩緩的，他也分別把白色藥丸服下，且把紅色藥丸揑碎敷在臉上與臂上。

這才冷沉的對圍過來的花滿天，道：「花門主，如果沙某施展殺手，妳的暗器也保護不了妳的安全。」

花滿天臉色寒寒的道：「沙成山，過了今日，我會不擇手段的搏殺你。」

花滿天淡淡的道：「武力永遠不會令沙某低頭，花門主，當妳使出手段之前，最好想想後果。」

沙成山抖動轠繩，篷車緩緩的往前駛着。

篷車離開野店，直往湘江岸邊馳去，沙成山已覺出週身舒暢，中毒的地方已不再痳木。

笑笑，沙成山對一邊坐着的花郎，道：「花少門主，你請下車吧！」

花郎側目怒視，道：「我的穴道！」

沙成山笑笑，伸手拍開花郎肩井穴。

不料花郎在雙肩聳動中，突然雙掌橫拍疾打，一片掌影罩上沙成山。

冷哼一聲，沙成山右手併指「絲絲」響，一招「雙龍搶珠」，食中二指巧妙的穿透掌影，直往敵人雙目點去。

花郎雙掌回阻不及，祇得一個倒翻落在車下。

沙成山哈哈一聲笑，抖動轠繩便往前飛馳而去。

後面，花郎高聲狂罵，道：「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

沙成山未回頭，他心中又想到了丘蘭兒，還有那出生才四五天的孩子，如今他們究竟怎麼樣了？

天下之大，何處才能找到丘蘭兒母子？

沙成山幾乎要發瘋。

於是，一支長鞭被他揮舞得叭叭響，兩匹健馬飛也似的往前馳去。

現在，夕陽斜照過來，青翠的山崗上一片綠油油的，好一片美景。

沙成山把篷車擺在山道邊，他猛回頭怔怔的望着篷車內的屍體，咬牙切齒的道：「你究竟是那個門派的？你這個該死一百次的傢伙，我會帶着你找遍各門各派。」

便在這時候，遠處傳來馬嘶，不旋踵間，兩匹快馬已往這裡奔馳而來……

幫找秦紅換消息

兩匹馬利時到了篷車邊，馬上已傳來哈哈笑聲。

沙成山坐在車轅不下來，臉無表情的道：「姓張的，又有甚麼事情找來？」

不錯，來人正是「龍騰山莊」總管張長江與「虎躍山莊」秦百年的入室弟子關天水。

關天水躍下馬來，十分禮貌的對沙成山抱拳，道：「沙仁兄，我們是一路打聽着才追過來的。」

沙成山見姓關的一反過去傲氣，對自己客氣的說話，便淡淡

的道：「追我？有何指教？」

張長江臉色木然的道：「沙成山，實際上是秦老爺子的事情，放下過去的不愉快事情，眼前我二人是奉老爺子的命，有事找你商量！」

沙成山道：「甚麼事情？」

關天水先是打個哈哈，道：「秦姑娘失踪了。」

一驚，沙成山道：「秦姑娘會失踪？」

點點頭，關天水道：「是的，我師妹失踪了！」

冷冷的一瞪眼，沙成山道：「二位別忘了，我可是當着你們的面放走秦姑娘，你們爲了找我痲煩而忽略了秦姑娘，這事可不能怪我。」

關天水道：「絕無責怪沙仁兄的意思。」

沙成山道：「然則找我何事？」

關天水道：「想請你接下一筆生意。」

沙成山雙眉一緊，道：「生意？彼此已經豁命相拚，還能談甚麼生意？」

一笑，關天水道：「風是風雨是雨，但有風不一定有雨，有雨也不見得風大，沙成山，我師父出價一萬兩銀子，希望你能把我師妹找回來。」

沙成山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張長江沉聲道：「幹就幹，不幹就不幹，你笑甚麼？」

沙成山道：「我在笑，如果昨天你們把我幹掉，今日你們會找誰去尋那失踪的秦姑娘，哈……」

關天水道：「我們有難言之隱！」

沙成山道：「江湖上的兩大巨擘，武林中的大豪家，失踪個人尚須找我沙成山嗎？不會是另一次戲弄吧？」

關天水重重的道：「秦姑娘確已失踪，我師父他老人家相當心急，沙成山，你如果答應這筆生意，我們一萬兩銀子等你來拿！」

輕搖搖頭，沙成山道：「不幹！」

張長江怒道：「沙成山，你一年做三次生意，就我們所知，你今年尚未開張，爲何拒絕？」

仍然在搖頭，沙成山道：「莫說一萬兩銀子，便十萬兩銀子也不幹！」

關天水一怔，道：「難道你想獅子大開口不成？」

瘦削的臉上一繃，沙成山道：「誰稀罕你們的銀子？老實說，我還想出高價找人幫我尋到丘蘭兒母子二人呢，如今我還會有心情做買賣？」

張長江聞言一拍手，道：「好，沙成山，這話可是你說的？」

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

張長江立刻又道：「沙成山，你如果答應找回秦姑娘，我答應提供你丘蘭兒可能落在何人之手！」

沙成山精神一振，道：「張總管，你原來知道丘蘭兒母子下落？」

猛搖頭，張長江道：「尚在暗中差人打探！」

沙成山急急的又問：「張總管，你懷疑是何人擄走丘蘭兒母子二人的？」

冷冷一笑，張長江道：「那得等你找回秦姑娘了！」

稍做思忖，沙成山重重的點頭，道：「好，我答應二位，這筆生意我接下了！」

關天水愉快的看了張長江一眼，二人相對一笑！

沙成山道：「二位，可否提供秦姑娘失踪前的徵兆？」

關天水重重的望了沙成山一眼，道：「甚麼徵兆？我師妹走至中途便失去踪影了。」

冷笑連聲，沙成山道：「記得那日你們四位仁兄兜上沙某人，那秦姑娘一直要你們快走，一齊回『龍騰山莊』。是你——關天水，一心看我不順眼，想在那種情況之下把我擺平，這才氣走了秦姑娘，論起責任，就該由你來負。」

斜目怒視，關天水道：「好，我可以提供你一點線索，但在說出之先，你必須要牢記，千萬不能說出是我虎躍山莊花銀子請你幹的。」

沙成山道：「爲甚麼？」

一頓，沙成山又道：「當然，在我們這一行中，有義務替買方保守秘密。」

關天水愼重其事的道：「我們還不願意在這時候去開罪遼北的黑龍堡。」

沙成山一凜，道：「原來你們已經知道是哈氏父子所爲了？」

「猜測！」關天水道：「我們猜得出可能是秦姑娘在半路上遇見哈家父子，她也許是被騙走，但絕對可能是哈家父子用强了。」

沙成山眞是乾脆，他立刻從車上拉出那具屍體，就在附近堆

上石頭，算是把屍體掩埋了。

沙成山對張長江道：「銀子我不要了，回來以後換你的消息，希望你們不叫我失望。」

張長江冷冷的道：「錯不了，我們等着你的回來，也希望你能把秦姑娘救回。」

沙成山抖動韁繩，大喝一聲：「哈！」

拉車的雙馬八蹄翻飛，疾往北方奔馳而去。

＊　＊　＊

關天水與張長江二人說得不錯，秦紅確實被哈家父子二人動手脚弄走了。

原來，秦紅見張長江與關天水一定不肯放過沙成山，她一氣之下便匆匆離去。

秦紅一口氣奔出七八十里，前面萬巒起伏，山道那面奔馳出一批健馬，秦紅望過去，五匹怒馬疾奔過來。

她閃身在道旁，祇見馬上的人正是從「獅頭山」下的「虎躍山莊」過來的「遼北」哈氏父子與隨同哈氏父子的「長白老人」顏如玉、「鬼爪手」李長泰、「怒黃河」冉再生三個人。

那哈玉的眼最尖，立刻認出是自己朝思暮想，寢食難安的心上人兒秦紅，不由得一聲歡叫，道：「秦姑娘，原來妳在這兒遊山玩水來了。」

哈克剛手高舉，五匹馬已停在秦紅面前。

秦紅本就有氣，更何況她離家出走就是爲了討厭哈家父子的纏人。

冷淡至極的一笑，也是勉强一笑，秦紅道：「哈伯伯，你們走了？一路平安哪！」說完，纖手一揚，算是向對方打個招呼，低頭便往前繼續走。

不料哈玉立刻橫身一擋，搓着雙手，笑道：「紅妹，我們原是來接你去黑龍堡玩的，如今既然遇上，就隨我們一齊到遼北住些時日，如何？」

秦紅斜目看着哈玉未開口！

哈克剛捋着大鬍子哈哈笑道：「紅姑娘，玉兒是誠心邀你到我那兒作客，老夫也很喜歡妳，走吧，跟我去黑龍堡。」

這時「長白老人」顏如玉下得馬來，走向秦紅，抖着一頭白髮笑道：「走吧，妳坐我的馬。黑龍堡妳玩夠了，顏伯伯親自送你回來！」

秦紅這才冷淡的道：「各位，我不想去黑龍堡玩，我要去我舅舅家，再見了！」

秦紅說的舅舅家，當然是「龍騰山莊」的江厚生。

哈克剛也知道江厚生有個大兒子江少勇，聞得江少勇也對秦紅這位表妹十分中意，祇是從未見到過江少勇是甚麼模樣。

此時聞言，淡淡的道：「紅姑娘，遼北黑龍堡不比妳舅舅的鳳凰嶺差，去玩玩妳就會知道了！」

仍然搖搖頭，秦紅已緩緩自李長泰的馬旁錯身走過。

她仍然臉無表情的對哈克剛五人道：「對不起了，哈伯伯，我要是有閒，一定去觀光你們的黑龍堡，但不是這時候，再見了！」

她眞的快步走了！

走得十分迅速，宛似怕被人追上來蠻纏的走了。

哈玉幾乎要追過去用强。

哈克剛更是臉色泛青。

「怒黃河」冉再生咬咬牙，道：「有甚麼了不起，豎橫也不過是個女人，哼！」

不料哈克剛沉聲道：「能在本堡主面前端架子的人就是了不起，她不要我的玉兒，我偏要她當我的媳婦。」

一邊，哈玉也重重的點頭咬牙，道：「對，爹說得對，老子英雄兒好漢，我非要她當我的老婆替我養孩子不可。而且……而且我要她給我生上一大堆娃兒！」

「長白老人」肩上的鐵扁擔重重的往地上一砸，道：「哈堡主，就用我們的方法吧！」

哈克剛一怔，道：「顏老，你們的方法？」

顏如玉道：「搶親！」

哈克剛道：「秦紅這孩子又未曾上花轎，我們怎能去搶親？更何況她又是『武林老爺』秦百年的女兒？」

顏如玉冷哼一聲，道：「搶親並不一定要女的上花轎，我們强將秦紅擄回黑龍堡，立刻發出帖子正告武林各大門派，擇日給他們成親，到時候秦百年爲顧及面子，他還能怎麼樣？」

哈玉一邊猛點頭……

哈克剛道：「不行，不行，絕對不行！」

李長泰道：「那有搶親還發喜帖？不通情理！」

哈克剛道：「我以爲乾脆的辦法就是快刀斬亂蔴！」

顏如玉道：「甚麼叫快刀斬亂蔴？」

哈克剛捋髯，道：「硬上弓，把秦紅擄回黑龍堡，立刻叫他們

洞房，到時候生米已成熟飯，秦百年不承認也不成了！」

哈克剛的話甫落，兒子哈玉忙道：「爹的主意我贊成，就是這麼辦！」

李長泰也點點頭，道：「這還像點搶親的樣子！」

「怒黃河」冉再生在馬上沉聲道：「我同意就這麼幹，反正秦百年也奈何不了我們。」

哈克剛一聲宏笑，拍着兒子哈玉的肩頭，道：「玉兒，爲父的把你最愛慕的姑娘交在你手上。也祇能送她入房，這入房以後的事情，就看你的了。」

哈玉也笑，道：「絕不叫爹失望，保準令秦紅滿意。」

哈克剛重重的點點頭，道：「好，兒子，有你這句話，爹就放心了。」

顏如玉已笑笑，道：「既然堡主如此決心，我同長泰老弟追上去……」

哈克剛道：「聞得秦紅的功夫不錯，顏兄可要當心了！」

哈玉立刻笑道：「爹，我也去！」

點點頭，哈克剛道：「對，你應該去，如果你連秦紅都制不住，我寧可不要這個媳婦，我不要自己的兒子將來怕老婆，你去吧！」

於是，三匹快馬立刻順着山道追過去。

那秦紅離開哈克剛五人之後，立刻展開輕功，一口氣奔馳十里遠。

不料她剛剛靠着一棵大樹坐下來，幾口大氣未喘完，後面傳來馬蹄聲，一怔，秦紅伸頭引頸的忙回頭望過去。

不料健馬轉眼到了面前，哈玉第一個躍下馬來，笑道：「秦姑娘，好快的身法，轉眼之間已到此地了。」

秦紅臉色一寒，道：「追來幹甚麼？」

隨之下馬的李長泰大步走近秦紅，道：「秦姑娘，自妳走後，老堡主心中十分歉然，決心請姑娘芳駕蒞臨黑龍堡一遊，這才由我三人折回來……」

秦紅已怒道：「天下那有這種硬請客人上門的？告訴你們，我不去！」

哈玉突然沉聲道：「天下那有如此固執的姑娘？妳去去會有人吃了妳不成？」

秦紅一楞，沉聲道：「我不去，你能怎樣？」

「鬼爪手」李長泰嘿嘿冷笑，道：「當然不會對妳怎樣，但妳却非去黑龍堡不可！」

秦紅看向顏如玉，道：「顏伯伯，你是我爹故交，你也不顧我爹的聲譽了？」

顏如玉臉色一緊，道：「紅姑娘，你去黑龍堡做客，妳爹知道了也不會怪我，是嗎？」

秦紅咬咬牙，道：「不！我絕對不去！」

突然，正面的李長泰拍出一掌，掌走中途，五指如鈎的爪向秦紅肩頭。

秦紅雙肩稍晃，雙腿已連環踢出十八脚，人已往樹後閃去。

哈玉大喝一聲，橫裡錯身攔住，右足猛往上鈎，左手一掌拍出，一招兩式，立刻把秦紅逼得往回閃。

哈玉看似啣尾撲去，實則他狡猾的又把上身橫向反方向，自樹的另一邊繞回頭，攔腰一把抱住驚楞又氣忿的秦紅，乾笑道：「我看妳還能往哪兒跑？」

秦紅急得雙目見淚，她掙扎着吼道：「放開我！」

一邊，顏如玉與李長泰二人已哈哈大笑起來……

兩隻粉拳猛往哈玉頭上打，打得哈玉東閃西躲。

秦紅打過一陣，氣力似是不濟的叱道：「哈玉，我不喜歡你，你用强也是沒辦法。」

哈玉笑道：「人嘛，本來都是賤，妳越是不喜歡我，我偏更要得到妳，而且……而且……」

秦紅怪聲尖叫道：「而且甚麼？你……」

「而且我哈玉不計一切後果，嗯？」

秦紅的腰幾乎要被哈玉摟折，她重重的道：「哈玉，你輕點抱我，你要把我摟斷？」

哈玉笑涎着臉，道：「祇要你答應跟我去黑龍堡，我自會好生對待妳！」

秦紅怒叱道：「我不去，放開我！」

哈玉一聲怪叱，道：「妳去不去？」說着，他雙臂用力，前胸猛挺，秦紅立刻上身後仰，尖聲大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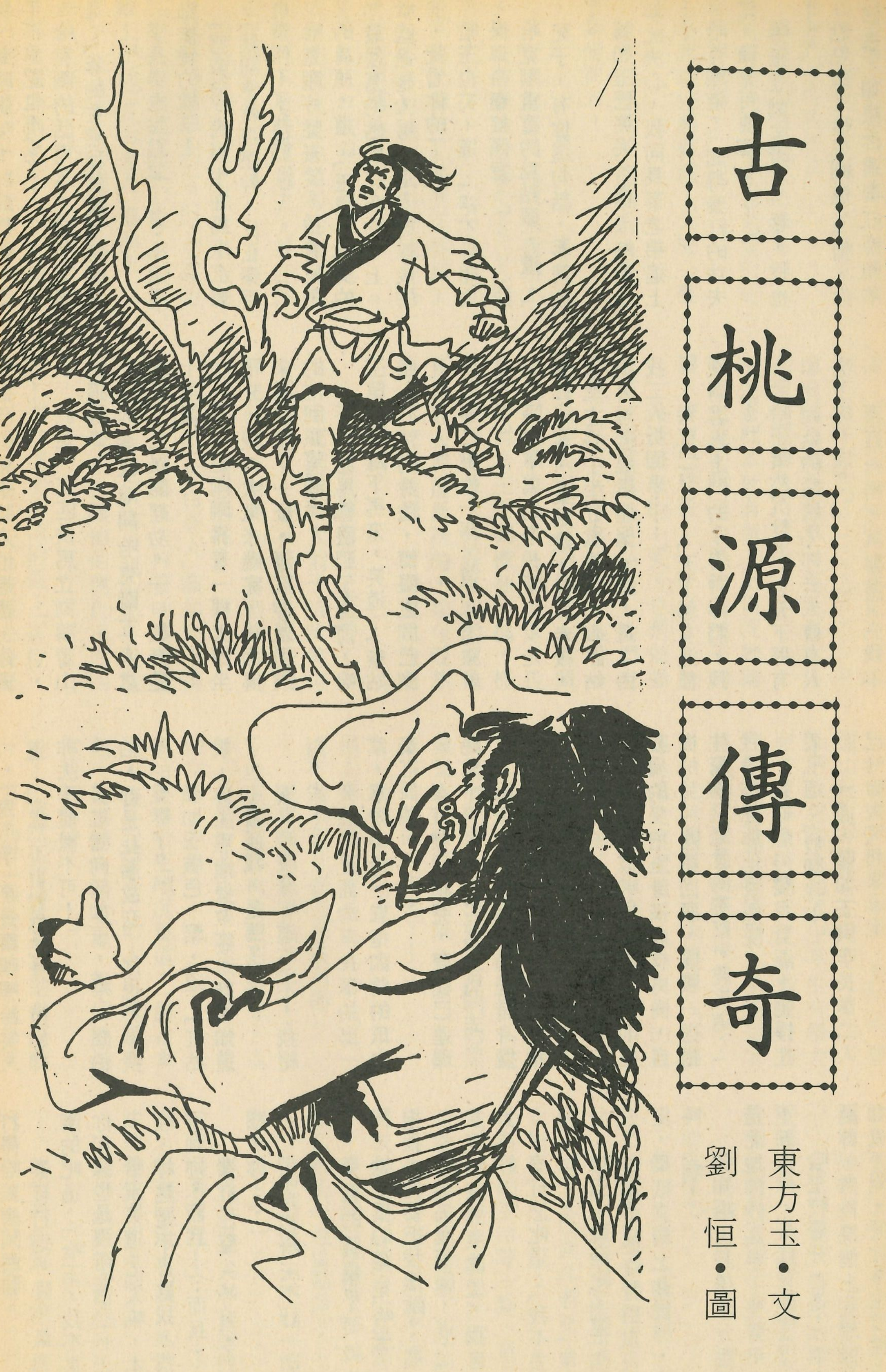
要知哈玉長得十分粗獷，也是北地摔跤高手，雙臂用力，不下五百斤，秦紅豈能受得了？

哈玉咬着牙，道：「不去我摟斷妳，然後挖個土坑埋掉，神不知鬼不覺，便你爹也沒轍！」

（未完・卅六）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　恒．圖



火千里從袖中飛出兩道藍焰。

上文提要：

南振岳好奇掀開布簾，發現衞勁秋與陸明慧躺在地上，他猜測可能是服了荊山毒叟的毒藥未醒轉，再裡面些，竟發現躺在榻上的老尼是娘親……南振岳心急母親安危，衝出石室找毒叟，看到申幹臣正與毒叟的徒弟交手……申幹臣奉桃花女之命敦聘毒叟爲護法，他不答應，此際，宮如玉帶着四個青衣女抱着老尼與艾如瑗等走出石室……

那使女祇聽喝聲入耳，眼前銀虹如電，寒風砭肌，不禁大吃一驚，慌忙疾向一側閃開。

那知南振岳却如影隨形一般，緊追而近，手腕翻動，雙脚才一落地，已然連續攻出了五劍！

那青衣使女武功也不弱，但南振岳出手實在太快了，青衣使女祇覺雙肩一痳，穴道已被人家劍尖點中。

不，連人影都沒看清，手上抱着的人已被南振岳接了過去，口中驚叫一聲，踉踉蹌蹌後退。

劍光乍斂，人影驟現，滿臉憤怒的南振岳，左手抱着母親，右手劍尖，却已指着第二名青衣使女眉心，厲聲喝道：「快把人放下，饒妳不死！」

他這手眞個快如電擊，第二名青衣使女連後退都來不及，劍尖離眉心已祇有幾寸光景，祇要南振岳輕輕一送，就可把她結果性命。

荊山毒叟一衝近宮如玉身邊，突然閃出一名綠衣瘦老人，大喝一聲：「站住！」

左手一攔，閃電擊出一掌。

荊山毒叟身形未到，正好迎上那綠衣老叟的掌風，匆忙之間，立即右手一揮，迎勢拍出！

掌力一接，兩人身子各自微微向後一仰，鬚髮衣衫波浪般飄拂不已！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宮如玉一眼瞧到南振岳的劍尖，指上了第二名使女，不由微微一笑，嬌聲笑道：「南少俠劍法如神，他叫妳放下，妳就放下來吧！」

那使女早已嚇得臉如死灰，聽到宮如玉叫她放下，當眞像皇恩大赦，慌忙把抱着的艾如瑗放到地上，脚下向後連退。

南振岳面對强敵，左手已經抱着母親，右手長劍，自然不能放下。

此刻那裡還騰得出手來，走去接艾如瑗？微微皺下了眉，立即回頭朝六個青衣童子道：「小兄弟，你們快來把人接過去。」

那六個童子眼看南振岳出手一劍，神速如電，一擧就救下兩人，心中大是敬佩，果然依言奔來。

南振岳方才看到他們劍陣之威力，心知由他們列陣守護，當可勝任。這就要他們把母親和艾如瑗接過，退到身後，列陣等候。

自己手仗巨闕劍，目含稜威，緩步朝宮如玉走去，冷冷說道：「宮如玉，還有兩個呢？妳放是不放？」

宮如玉脈脈含情的望着他，抬頭問道：「南少俠，這位老師太眞是令堂？」

南振岳道：「不錯，正是家母，宮姑娘要待如何？」

宮如玉張口欲言，但望了南振岳一眼，欲言又止。

南振岳道：「在下要妳放人，宮姑娘可曾聽到？」

宮如玉黛眉微蹙，忽然低下頭去，嘴皮微動，使出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南相公，你聽我相勸，此刻趕快抱起令堂，速向後山退走，越快越好。」

南振岳聽得不期心頭一怔，目光抬處，祇見宮如玉兩道秋水盈盈般的眼神，緊緊盯着自己！

宮如玉居然以「傳音入密」，叫自己往後山逃走？

哼！此女詭計多端，說不定後山正是他們預先佈置的埋伏！

再說自己母親，身負重病，少林方丈特地派人送到荊山毒叟處求醫，可是除了荊山毒叟，別人已是無法醫治，自己縱然脫困，一時又到那裡求治？何況艾如瑗、衞勁秋等人全在昏迷之中，自己也不能棄之而去。

想到這裡，不覺豪氣頓生，抬目道：「宮姑娘如肯聽在下相勸，命他們放下兩人，撤離此地，在下也不爲已甚。」

宮如玉目含幽怨，傳聲道：「我早知你是不肯聽我相勸的，你焉知今日之局，還另有高手趕來。」

說到這裡，忽然玉手一揮，回頭道：「妳們就把兩人放下。」

兩名使女果然又把衞勁秋和陸明慧放到地上。

她們這一放下，早已搶出兩名青衣童子，飛快的把兩人抱入劍陣。

這幾句話的工夫，荊山毒叟和綠衣老叟已經互相搶攻了一二十招之多。

荊山毒叟功力深厚，掌指上的威力，劃空生嘯，凌厲無匹。綠衣老叟手法博雜奇奧，功力似不在荊山毒叟之下。

南振岳瞧得暗暗凜駭，暗想：「這綠衣老叟武功極高，不知又是何人？」

迴眼之間，祇見申公豹帶着四個黑衣大漢，不知何時，又已回上小山，心中不禁「哦」了一聲，忖道：「原來他們果然是有計劃的行動，申公豹方才在石屋前面獨闖劍陣，也無非是企圖引人注意，宮如玉才能從容進入地室，祇不知宮如玉口中的另有高手趕來，究竟是何等人物？」

石屋前面的兩人，經過一輪疾攻之後，倏地同時緩慢下來。

綠衣老叟稍稍後退，與荊山毒叟面對面相互峙立了俄頃，突然雙掌齊發，凌空拍出。

荊山毒叟雙目烱視，凝立如山，直待他掌風逼近身前，才雙手一揮，反擊過去，一面冷冷說道：「火千里，你再不使出看家絕技，兄弟可要不客氣了。」

南振岳聽他叫出「火千里」，不覺暗暗一怔，舉目往綠衣老叟瞧去，心想：「原來此人就是江湖上素有火神之稱的火千里，自己聽人說過，他的看家本領，是獨步江湖的火藥暗器。」

火千里大笑道：「你要見識見識火千里的絕技，還不容易？」

右手一抬，屈指擊出一點藍星，閃電向荊山毒叟迎面射去！

荊山毒叟哼道：「就是這一點麼？」

揚手擊出一股强勁掌風，直對飛來的藍星劈去！

他不用掌劈，那點藍星，看來不過是星星之火，但經勁風激

强身！健體！延年益壽

學太極 不求人

吳式太極拳詳解
吳英華 馬岳梁 編著
第四版

第四版經已發行

附刊吳鑑泉老師拳照眞跡

圖文並茂 簡單易明

環球出版社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動，祇聽「轟」的一聲，立即化作一團熊熊火球，在空中燃燒起來！

火千里怪笑一聲，雙掌一豎，迎着火球，猛向荊山毒叟推去。

他這一推，火球浮動，迅速朝荊山毒叟當頭罩落！

火千里也藉着雙掌一推之勢，暴退出一丈之外，大袖齊揚，忽然從他袖中飛出兩道拇指般細，長達五六尺的藍焰！

這兩道藍焰去勢奇快，藍燐一閃，弧形射向荊山毒叟身後。

荊山毒叟雖知火千里遍身都是毒辣火器，但祇聽人傳說，從沒見過，此時眼看他出手僅僅一點藍星，倏化一團烈火，凌空當頭罩來，威勢極盛。

心中不禁暗暗點頭：「看來火千里果然名不虛傳！」

他目光朝宮如玉主婢五人望了一眼，臉上微微一笑，屈指朝火球輕輕一彈，雙袖拂動，同時推出兩股强猛勁氣，朝火千里推去，人却跟着朝後飄然引退！

兩人退得同樣快速，火球經兩人一個推來，一個推去，兩股勁風相抵，祇是停在空中燃燒。

忽然間起了一陣「滋」「滋」細響，火光之中，飛散出一陣黃煙！

這當眞說時遲，那時快，荊山毒叟才一後退，陡聽身後「蓬」的一聲，從火千里袖中飛出的兩道藍焰落到地上，立時爆散，六七尺方圓一片烈火。

荊山毒叟後退之勢，原極快速，此時眼看身後，火光一閃，急忙收勢，雙足一頓，閃電般的朝一側躍去！

火千里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口中發出一陣刺耳狂笑，道：「荊兄老兒，你不是要見識見識我的看家本領嗎？怎麼一味的躲躲閃閃？」

說話間，雙手連揚，從他大袖中連續飛出四五道藍焰，左右夾攻，朝荊山毒叟立身四週地上射去！

藍燄着地，立時火光熊熊，連山石也一起燃燒起來。

剎那間，數丈方圓幾乎圍成一團火阱，把荊山毒叟包圍在火燄之中。

荊山毒叟初時又沒料到火千里的火藥暗器會有如此威勢，眼看前後左右全是烈火！

不！那藍燄爆散，遇物即燃，要待閃避，已是不及。長袍下襬，沾上了幾點火星，立時起火燃燒，身形方動，長袍經風一拂，起火之處，變得更快！

六個童子眼看自己師傅被烈火包圍，大驚之下，情急拚命，各自仗劍朝火千里圍去。

荊山毒叟驚怒交迸，大喝道：「你們都給我退下！」

喝聲出口，人已凌空飛起，越過火燄，猛向火千里當頭撲去，他這一凌空飛躍，長袍鼓風，「烘」的一聲，全身都已起火。

撲起的身子宛如一個火人！

荊山毒叟人還沒有撲到，突然在半空中大喝一聲，雙臂一抬，但見從他身上，飛洒出無數片火燄，直向火千里當頭罩下。

荊山毒叟擅於用毒，可沒聽說過他也會火藥暗器，但他飛洒出來的這一片火燄，勢道勁急，明明也是火藥暗器！

原來他即覺身上起火，心知火千里的火器一經燃燒，想要撲滅，極非易事，他方才被烈火包圍之時，一襲長袍早已佈滿了眞氣，身形騰空飛起，眞氣猛力向外一震，身上長袍，立被震成無數碎片，朝火千里當頭洒去。

他震碎長袍，等於一下脫去了火衣，身上自然就沒有火了，身形一偏，翩然向側飛落。

火千里瞧他震碎長袍，反向自己當頭罩落，心中也暗暗讚歎：「荊山毒叟不僅擅於用毒，就是這份內功修爲，也非一般江湖高手所可比擬！」

心念轉動之間，雙掌一豎，正待迎着荊山毒叟碎衣片推去！

猛聽宮如玉的聲音喝道：「火護法速退，當心着了他的道兒！」

一點也不錯！

荊山毒叟成名數十年，和火千里動手沒有一會工夫，就全身着火，逼得他自己震碎長袍，豈不是栽到家了？

荊山毒叟如果眞是這般窩囊，也不叫荊山毒叟了！

火千里聞聲警覺！

不，他自己也已看出不對，那當頭激射而來的無數片碎衣，每一片都在熊熊燃燒，但在每一片火光之中，都帶着一股黃煙！

好個荊山毒叟，連他身上穿的長袍，都淬有劇毒！

火千里瞧得臉色一變，立即暗提一口眞氣，上身往後一仰，脚尖輕輕一點，身子朝後射出去一丈開外！

他雖然躲閃得快，身子已經射出一丈之外，但雙腳一落到地上，忽然搖了兩搖，一屁股朝地上坐了下去。

毒火二叟大激戰

宮如玉睹狀大驚，一擺手，口中低喝一聲：「退！」

嬌軀一扭，迅速後退，她身後四個使女也同時紛紛後躍。

但她們焉知荊山毒叟既然精於用毒，自然也精於辨別方向，他震碎衣片之時，也早已算準方向而發。

他怒惱宮如玉乘隙偷入地底石室，豈能容得她們？宮如玉見機得快，她手下四名使女却有兩名聞到毒煙，「咕咚」朝後栽倒。

黃色毒煙，還在裊裊散發！

正因爲它是一聞便會中毒的毒煙！

正因爲它經山風吹散了，使人俗眼無法瞧到那裏有毒，那裏無毒。

宮如玉空有一身詭異武功，却也連連後退，不敢出手搶救。

荊山毒叟雙目精芒暴射，一陣呵呵大笑，回頭朝六個青衣童子揮揮手道：「還不給我拿下？」

六個青衣童子答應一聲，立即分頭拿人，四個抬起倒在地上的兩名青衣使女，兩個却朝火千里奔去。

「站住！」

申公豹一掄手中長劍，閃身攔在火千里面前，他身後四個黑衣大漢也各掣出兵刃，同時跨前。

此刻這座小山頂上的人，一共分成三起。

南振岳手橫巨闕劍，站在石屋右側，守護着昏迷中的母親，艾如瑗、衛勁秋和八臂蒼猿陸東乾的女兒陸明慧。

竹籬前面，是申公豹和他手下四名大漢，守護中毒倒地的火千里。

宮如玉和兩名使女却退到石屋左側，站在上風頭上，冷冷哼道：「荊山毒叟，你以爲佔了上風嗎？」

荊山毒叟滿臉怒容，朝申公豹喝道：「申幹臣，我早知你此來不懷好意！」

倏地回頭，目注宮如玉怒聲道：「妳是何人？」

宮如玉道：「我奉家師之命，迎接岳夫人來的。」

「岳夫人？」荊山毒叟怔道：「岳夫人是誰？」

宮如玉伸出纖纖玉指，朝南振岳身邊一指，嬌笑道：「那不是岳夫人？她身罹重症，諒你也醫治不好，家師才派我來迎接她的。」

荊山毒叟怒笑道：「原來你是桃花女門下！」

宮如玉格格笑道：「是啊，家師久仰毒名，也請你去呢！」

荊山毒叟大笑道：「荊某素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自問和桃花女並無過節，她居然派出門下弟子，手下爪牙，找上荊某來了！」

申公豹被他這句「手下爪牙」，不禁聽得勃然變色，冷冷道：「荊兄說話，最好要有點分寸。」

荊山毒叟怒道：「你們無端找上門來尋寡，荊某難道說錯了？」

宮如玉笑道：「你還說人不犯你，你不犯人，你不先犯了太陰宮的禁忌，我們怎會犯你？」

荊山毒叟道：「我犯了你們甚麼禁忌？」

宮如玉笑了笑道：「你可知我和申護法來的目的不同嗎？」

荊山毒叟道：「這個荊某不知。」

宮如玉又道：「那你想來更不知道我到這裏來，前後也有兩件事了。」

荊山毒叟冷冷道：「荊某知不知道都是一樣。」

宮如玉秀眉一挑，嬌笑道：「那可不一樣，申護法和你有舊，家師要他前來，純出敬仰高賢，希望敦聘你擔任桃花源護法……」

荊山毒叟不待她說完，截着道：「荊某雖非名門正派中人，却也不屑去替桃花女當爪牙。」

申公豹怒嘿一聲，似要發作！

宮如玉淺笑道：「九大門派的掌門人，都擔任了桃花門護法……」

荊山毒叟嘿道：「那是他們的事。」

宮如玉又道：「至於我，原是奉家師之命，迎迓岳夫人來的，這一點也談不上是上門尋釁，因爲家師曾經交代，岳夫人是少林寺護送到你這裏來求治的，要我徵求你同意，等你荊山毒叟自己承認醫治不好的時候，再讓我接她到桃花源去，由家師替她醫治，這該並不是先犯了你？」

荊山毒叟怒哼道：「那妳何故潛入老夫石室？」

宮如玉格格嬌笑道：「是了，這是因爲你先犯了太陰宮的禁忌，我才犯你。」

荊山毒叟道：「胡說，老夫先犯了你們甚麼？」

宮如玉笑道：「你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家，總該知道江湖各門各派的門規，各有各的禁忌，這位南少俠，原是桃花源副護法，但他却倒反桃花源出來的……」

南振岳劍眉一挑，大聲喝道：「宮如玉，南某豈但倒反桃花源，總有一日，還有手刄桃花妖女！」

宮如玉橫了他一眼，輕啐道：「我不是在和你說話。」

一面向荊山毒叟繼續說道：「同時你包庇了叛師私逃的五師妹。我奉命迎接岳夫人，原是向你善意相商來的，但昨晚接到家師指示，務必緝回叛師師妹，你先犯了咱們禁忌，我也祇好乘隙下手……」

荊山毒叟眼看宮如玉滔滔不絕的祇顧和自己說話，心中不覺起疑，暗想：「她莫非是故意拖延時間？」

心念轉動，瞥見跌坐地上的火千里突然睜開眼來！

這下瞧得荊山毒叟忽然覺得事態嚴重！

自己煉製的「迷神散」如無獨門解藥，必須一個對時才能醒轉，如今祇不過一盞熱茶時光，火千里那能醒得這般快法？

不錯，除了自己獨門解藥，祇有千毒谷谷主的「攻毒丹」才能解毒！

想到這裏，不禁臉色一變，大笑道：「原來你們勾結司無忌，存心和老夫作對了！」

宮如玉掠着鬢髮，嬌笑道：「你老原來還不知道司谷主是桃花源副總護法嗎？」

荊山毒叟厲笑道：「很好！」

火千里突然一躍而起，吁了口氣，道：「荊山毒叟，原來你用毒的本領也不過是如此！」

遙空一掌，直向荊山毒叟劈擊過去。

宮如玉忙道：「火護法且慢出手，副總護法已快到了。」

火千里這一掌含憤出手，少說也用了八成勁力，他聽到宮如玉的喝聲，果然手掌一抬，「呼」的一聲，把擊出的掌力重又收了回去，身子同時朝旁閃開。

南振岳暗暗「哦」了一聲，方才宮如玉說的「另有高手趕來，」原來是千毒谷谷主司無忌。

荊山毒叟聽說千毒谷谷主司無忌果然趕來，臉色頓時顯得陰森異常，回頭朝六個青衣童子吩咐道：「你們把這幾個昏迷未醒的人，送到屋裏去。」

六個童子答應一聲，立時把岳夫人、艾如瑗等人，搬進石屋。

宮如玉道：「我的兩名使女已中了你老的迷藥，人還未醒，總該放過她們了吧？」

荊山毒叟哼一聲，揮揮手。

宮如玉便令身邊兩名使女過去把人抱過來，各自餵了一粒丹藥。

荊山毒叟看看天色，心中暗自計算，自己這邊，服下解毒藥，尚在昏迷中的幾人，也快要甦醒了！

這就回頭朝南振岳施展傳音入密說道：「南老弟，令堂身患重病，其餘三人，也昏迷未醒，就勞老弟照顧了。」

南振岳點點頭，手握長劍，退到石屋門口。

宮如玉目光滾動，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南少俠，其實今日之事和你無關，尤其令堂身患重病，除了師傅，再也沒人能夠治癒，你既然不肯聽我相勸，及早退走，待會副總護法司谷主到了，祇要你不逞强出手，以司谷主的身份，絕不會向你動手的，其餘的人，自然攔不住你，如有機會，還是抱着令堂朝後山退走的好。」

南振岳聽她口氣，似乎確是一番好意，不由抬眼朝她望去！

祇見宮如玉臉帶憂慮，一雙盈盈妙目也正望着自己！

這種脈脈含情的眼光，南振岳那會瞧不出來？不覺心頭一凜，臉上登時一紅。

宮如玉看他俊臉一紅，知道他已經會意，祇覺心頭感到一甜，情不自禁朝他嫣然一笑。

這一瞬之間，遙見幾條人影急馳而來！

那幾條人影來勢極快，一會工夫，已翻上小山，那是四男一女，五個黑衣人。

「瑤山五毒！」

南振岳認出其中兩個，正是毒角赤練任長苗和飛天蜘蛛常得功，其餘三人，自然已可想得到了。

其實不用他猜，瑤山五毒今天一身衣服上，都有着鮮明標記。

胸前一條金色蜈蚣，神情冷漠，年約四旬以上的，是五毒之首金蜈蚣常今人。

胸繡白蟾蜍，臉形瘦削的是老二玉蟾蜍柳乘風。

獨角赤練任長苗綉的是赤火練。飛天蜘蛛常得功綉的是蜘蛛，這四人，腰間都插着一柄鋼叉。

另外一個黑衣女子，約有二十七人，身材苗條，胸前用白線描空綉了一隻蝎子，腰插一柄狹長苗刀的，正是瑤山五毒中出名毒辣的黑寡婦步多嬌。

這時荊山毒叟寒着一張臉，凜然站在石屋前面，六個青衣抱劍的童子一排站在他身後。

瑤山五毒才一登上小山，便由金蜈蚣常今人當先走近，朝荊山毒叟躬身一禮，臉上木無表情，冷冷的道：「家師拜會荊老前輩，特命在下前來投帖。」

說完，從袖中取出一份大紅名帖，雙手呈上。

大紅名帖上一行九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千毒谷谷主司無忌拜」。

荊山毒叟接到手上，微微一嘿，道：「這張名帖，除了老夫，天下眞還沒人敢接。」

說話間，把名帖籠入袖中，抬目拱手道：「老夫恭候。」

金蜈蚣常今人不再說話，便自退下。

山嶺間，出現了一乘敞轎，風馳電捲而來！

眨眼已上了小山，那是一乘苗疆常見的藤兜，由兩個渾身長着茸茸黑毛，腰圍豹皮的赤膊大漢抬着上來。

藤兜上端坐一位白臉黃髭的漢子，敢情就是千毒谷谷主司無忌了，祇見他頭帶玉冠，脚登玉屐，身上穿一件半長不短金光閃爍的錦袍，裝束甚是古怪！

奉命奪取眞毒經

藤兜停住，瑤山五毒立時神色恭敬的躬下身去。

宮如玉福了一福，道：「晚輩叩見副總護法。」

司無忌頷首道：「宮大姑娘也在這裏？」

火千里、申公豹在此時一齊抱拳道：「逍遙宮護法火千里、申幹臣參見副總護法。」

司無忌咧嘴笑道：「火兄、申兄請了。」

他緩緩跨下藤兜，雙手一拱，呵呵笑道：「荊兄三十年不見，兄弟特來趨拜。」

他這一跨下藤兜，宮如玉、火千里、申公豹，以及瑤山五毒等人，立時紛紛退到兩邊，讓出中間的路來。

眞好氣派！

荊山毒叟因對方說得客氣，也祇好拱拱手道：「司兄遠來，荊某失迎。」

千毒谷主司無忌咧嘴笑道：「好說，好說，兄弟實因當年之事，雙方全出誤會，三十年來，一直耿耿在心，久想和荊兄棄嫌修好，所以……哈哈，兄弟特地登門負荊。」

此人當眞陰險，口是心非之言，却說得滿臉笑容，親切無比。

荊山毒叟冷冷一笑道：「司兄太客氣了，兄弟幾次遠上寶山，不得其門而入……」

司無忌歉意拱手道：「啊，啊，抱歉，抱歉，荊兄怎不事先通知一聲，兄弟如果早知荊兄大駕光臨，自當遠迎山外，哈哈，千毒谷地勢幽僻，外人極難找到，無怪荊兄徒勞往返。」

荊山毒叟乾笑道：「如今司兄來了，也是一樣，貴我兩門，數十年的恩怨，早就該清結一下了。」

司無忌一雙黃澄澄的瞳孔略一轉動，吃驚道：「荊兄難道對兄弟還不肯罷休麼？」

他明明自己尋上門來，却說人家不肯罷休！

荊山毒叟突然目射精芒，大笑道：「眞人不必說假，司兄遠來，兄弟自然要拜領教示。」

司無忌搖頭道：「誤會，誤會，荊兄對兄弟誤會太深了，哈哈，兄弟造訪，實在是一番好意，同時成宮主有意敦聘荊兄擔任護法，特派兄弟前來促駕，兄弟也正好想藉此機會向荊兄請罪，哈哈，這是兄弟肺腑之言。」

荊山毒叟冷哼一聲道：「司兄好意，荊某心領，桃花女縱然威脅利誘，荊某並不是作人爪牙之徒。」

司無忌被他當面搶白，絲毫不以爲意，依然堆笑連連點頭道：「自然，自然，兄弟早就知道荊兄風骨俊朗，不肯屈就，人各有志，兄弟豈敢勉强……」

「哈哈！」他打了個哈哈，又道：「祇是成宮主對荊兄冠絕江湖煉毒之術，極表敬仰，要兄弟向荊兄面陳，賜借『毒經』一閱，荊兄當不至於峻拒吧？」

荊山毒叟怒嘿道：「兄弟也久聞貴門中，歷代相傳，有一册豢養天下奇毒的秘抄，不知司兄肯賜借一閱？」

司無忌不假思索的道：「武林中對用毒一道，共分三派，各有精擅，也各有所短，可惜有於門戶之見，未能捐棄成見，互相溝通。

「兄弟這一門，確有一册『千毒寶抄』，荊兄如欲借觀，兄弟自當遵命，祇可惜此刻不在兄弟身邊，異日當命小徒專程送請荊兄過目。」

說得眞漂亮！

荊山毒叟見他答應得這般快，明知司無忌說的是一片謊言，但一時眞也答不上話去。

千毒谷主司無忌呵呵一笑道：「成宮主向荊兄商借『毒經』，想必已蒙荊兄俯允，那就交兄弟帶去吧！」

他說來十分自然，好像荊山毒叟已經答應了一般！

荊山毒叟這回再也忍耐不住，修眉一軒，仰天敞笑道：「司兄休得說笑，荊某和桃花女素不相識，本門秘笈，豈是隨便借人的？」

司無忌怔道：「荊兄那是不答應了？」

荊山毒叟道：「不錯。」

司無忌臉有難色，徐徐的道：「這就教兄弟作難了，成宮主統率武林，言出如山，她既然說出向荊兄借閱『毒經』，荊兄能借最好……」

說到這裏，忽然住口不言。

荊山毒叟道：「不借又當如何？」

司無忌道：「不借嗎？這話兄弟就難說了，照說成宮主既然說出口來，那是不借也得借了。」

荊山毒叟冷嘿道：「司兄奉命而來，那祇有向兄弟出手奪取一途了。」

千毒谷主司無忌皺眉，沉吟道：「話是不錯，兄弟爲難也在這裏，這麼一來，豈不傷了兩家和氣？」

荊山毒叟呵呵笑道：「這個司兄大可以不必顧慮，貴我兩門早該有個了斷，司兄明明是衝着荊某來的，何用繞着彎子說話？」

司無忌拱手道：「這是極大誤會，兄弟原想和荊兄棄嫌修好而來，不料却依然要弄得兵戎相見，不歡而散……」

宮如玉嬌笑道：「副總護法不用作難，晚輩方才從地底石室中，隨手揀來了一册書藉，不知可是『毒經』？」

荊山毒叟臉色一變，大喝一聲：「丫頭膽敢竊取老夫之物，還不還來？」

雙肩一晃，迅疾無儔的朝宮如玉撲到，右手一探，直向宮如玉手上抓去！

金蜈蚣常今人冷嘿一聲，揮手一掌，斜斜拍出，一股潛力直向荊山毒叟撲到。

荊山毒叟不防金蜈蚣橫裏插手，這一掌，內力極强，呼嘯生風，心裏不禁暗暗一震，司無忌門下一個弟子，竟有這般深厚內力？身形一側，斜閃開去。

司無忌已把宮如玉手上那本册子接了過去，略一翻閱，咧嘴笑道：「『毒草綱目』祇是『毒經』中的一部。」

口中說着，迅疾把那册「毒草綱目」納入袖中，一面回頭朝常今人低叱道：「徒兒，你怎好對荊老前輩無禮？」

荊山毒叟只覺一股怒火直衝而上，大喝道：「司無忌，荊某說不得討教你幾手招。」

右掌一立，筆直朝千毒谷主迎面劈去！

他這一含怒出手，勢道極强，隨掌拍出的潛力宛如有形之物，挾着呼嘯之聲，直撞過去！

司無忌臉色不變，飄身向一側讓了開去，含笑道：「荊兄何用生這大的氣，成宮主只不過想借荊兄『毒經』一閱，兄弟保證，閱後自會歸還。」

荊山毒叟一掌劈空，凌厲勁風「呼」的一聲，從司無忌身側衝出！

他此時怒火迸頂，冷笑一聲，右手猛地一抬，那衝出的勁風陡然回頭朝司無忌迫擊去，左手同時一招「飛鈸撞鐘」，同時朝司無忌迫擊過去！

司無忌身子疾轉，左手大袖一揮，消去荊山毒叟右手帶轉的掌力，右手同時一記「分花拂柳」引開了荊山毒叟的「飛鈸撞鐘」，一面大聲道：「荊兄這般相逼，倒教兄弟不得不出手自保了。」

荊山毒叟怒喝道：「今日之戰，正是爲了斷咱們三十年積怨的，最好辦法，司無忌，你有甚麼絕招，只管施展出來！」

陡然欺身而上，又是一掌劈了過去。

（未完・廿八）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　邦·圖

上文提要： 東方長壽與皇甫歸西聯袂去紫金山，半路上了凡大師倏然出現，告訴二人，龍頭乃七王爺，亦是他的兄弟，二人也是忠良之後……風月亭江南四公子碰頭了，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對皇甫歸西的獅子吼，幸虧了凡大師與老胡及時趕到……水玲瓏已得到上面指示，因此對曲十一郎刻意奉迎，水玲瓏故意引來東廠番子讓曲十一郎擊殺，目的在消滅魏奸勢力……

冷伊人道：「如今祇少了一個錢上天，祇怕他是不會來的了。」

劉子丹沉聲道：「姓錢的是個地頭蛇，他不來也好，咱們來吧！」他指着桌上寶盒道：「今天咱們怎麼賭？是誰當莊搖寶呀！」

冷伊人道：「劉當家的，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劉子丹哈哈笑了。

祇見他雙手抓起寶盒舉在半空不放下，他的雙目中冲着東方長壽翻白眼。

「你叫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淡淡一笑：「我叫東方長壽，怎麼了，有甚麼不對嗎？」

劉子丹冷哼一聲，道：「你娘的，今天你當莊。」

「咚」的一聲那金質的寶盒連盤子砸在東方長壽的面前，大伙低頭看，寶盒全變了。

寶盒凹凸出五指深槽，劉子丹露了一手鷹爪功。

他有些得意的微微笑，也是奸笑，那意思就是要看你小子怎麼搖這寶了。

東方長壽抬起桌上寶盒，道：「好，我搖寶了，各位，下，下！」

他舉着寶盒半空搖，大伙幾乎忘了下注押銀子了，大伙祇是看着東方長壽手上的寶盒。

東方長壽仍在搖，然後輕輕的把那凹凸深痕的寶盒放在桌子正中央，當他的雙掌剛離開，由不得大家吃一驚，幾乎叫出聲來。

原來那寶盒又還了原來形狀，而且一點也看不出來曾被動過手脚的樣子。

劉子丹楞然，道：「難怪老二吃癟，奶奶的，你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東方長壽道：「小孩的把戲，難登大雅之堂。」

他這話等於在罵劉子丹。

劉子丹如果不是滿臉大草鬍子遮着大半張臉，祇怕他是個關公臉了！

劉子丹一把銀票砸在單上面！

飛刀幫的三大護法跟着下，秦老大也下在單上面。

冷伊人對蕭樂天與金老八二人笑笑，道：「二位大老闆呀，你們押單押雙呀！」

蕭樂天又來了。

「押你行不行？」

冷伊人道：「那要看二位夠不夠大方！」

金老八忙問：「怎麼說？」

冷伊人指着桌上未揭的寶盒，道：「當一次莊，且先試一試你們的膽量！」

金老八的手已壓在寶蓋上了！

「東方公子，這一莊我來當！」

笑笑，東方長壽道：「請便！」

金老八一聲叫：「開寶了，統吃！」

那光閃閃的金盤中，祇有一個點，一個大紅點，四個骰子疊一起，看得金老八也怔住了！

「娘的，怎麼搖出這麼猴上桃樹，大紅屁股露出來，我操！」

「哈……」押注的全笑了。

祇有一個人不笑，這個人是劉子丹！

劉子丹贏了銀子還罵人：「娘的，那個叫你來多事，咱們是整這小子冤枉的！」

金老八在賠銀子，東方長壽忽的抓起寶蓋，他雙掌猛一壓，再把寶蓋推在劉子丹面前，道：「你當莊，我們大伙押注！」

大伙低頭看，好端端的寶蓋變成個金葉片了，想再還原，實在困難！

劉子丹齜牙咧嘴嘿嘿笑，道：「娘的，你這是在耍爺們呀，寶蓋扁成金片子，怎麼搖？」

東方長壽淡淡一笑，道：「劉當家剛才不也露了一手鷹爪功嗎？」

一怔，劉子丹叱道：「也沒像你這樣吧！」

「哈……」東方長壽笑了。

要知道，東方長壽並非把寶蓋子打橫拍成片，而是由上往下拍，這就要有點功夫了！

大伙誰都瞧得出來東方長壽的這一手不簡單。

劉子丹也皺眉頭，他心中明白，能弄出這個手段來當然也能把它還原！

劉子丹却無把握，他一掌拍在桌子上，叱道：「小王八蛋，你當莊啦！」

他這是推辭，以免惹笑！

秦老大早就與鹽幫有勾結了，此刻見劉子丹又把盤子推向東方長壽，他隨聲而吼：「對，我們押！」

東方長壽笑笑，道：「可以，各位隨便押，我來當莊家，我是隨和的人！」

祇見他抬起被他壓扁的寶蓋，左手三指拿穩，右手中指與拇指在一邊撥弄，然後再併指頂開來。

東方長壽就好像捏塑的是泥巴，他把寶蓋頂還原，微微笑着放在盤子上。

那寶蓋並非金葉片，而是半個竹筷那麼厚，大伙看得直瞪眼，這小子的指頭可洞石！

似這種小動作，在東方長壽而言，實在不值一提。

* * *

東方長壽雙手抱着寶盒子用力的搖，冷伊人站在他的一邊笑。

她爲甚麼發笑，祇因爲她太美了，金老八就因此而損失不少銀子！

她此刻又在笑，當東方長壽搖到最後一次，東方長壽故意放輕搖，然後把寶盒穩放在桌子正中央！

「下，下，押單是單，押雙是雙，輸了銀子別心慌，賣了老婆也要賭單雙！」

飛刀幫的卓雄咬牙咯吱響：「你媽的！」

「彭」的一聲，他把一張銀票砸在桌上了！

劉子丹嘿嘿冷笑，道：「單就單把！」

他把一大把銀票數也不數的抛在單上了，就好像他下的是一把擦屁股紙一樣！

秦老大哈哈笑道：「我也看是單！」

秦老大的一張千兩銀票排開來，這意思就是告訴大伙，他是千兩大銀票！

冷伊人哈哈笑道：「東方公子呀，獨樂樂不如衆樂樂，是不是？」

東方長壽道：「冷姑娘的意思是？」

冷伊人道：「把這一莊賣了，你看好不好？」

東方長壽道：「我說過，我這個人最是隨和。」

冷伊人道：「金老闆呀，剛才你輸的眞不少，這一莊你擔綱，我保證你有賺頭！」

金老八道：「要是輸了怎麼辦？」

冷伊人道：「要是贏了怎麼辦？」

金老八道：「贏了咱們二一添作五！」

冷伊人道：「輸了我全都擔待。」

她此言一出外，金老八哈哈笑得直點頭。

她可也提醒押寶的人，蕭樂天就把一萬兩銀票押在雙上面，無他，冷伊人的話他早就聽久了！

冷伊人開這「散財童子賭坊」之後，幾年來不少賭客都在心中明白一件事，冷伊人會聽骰子！

如果換別的骰子，三次之後她便能分辨出單雙來，當然，要聽四粒骰子原本不容易，冷伊人也不會全部得逞，冷伊人這兒搖單雙，比之別的地方不一樣，別的地方衹有兩粒骰子，那就更容易了！

一般人加以研究，便也會聽出單雙來。

＊　＊　＊

冷伊人這麼有把握的開了口，立刻間，桌面上所有的銀票都移了！

大伙把銀票移在雙上了。

冷伊人大叫：「你們怎麼又換成雙呀，幹甚麼！」

她轉而叱金老八，道：「都是你，叫你揭寶你不揭，你賠吧！」

金老八一笑，道：「賠個鳥，這一寶又不是我搖的，叫這小白臉賠去吧！」

冷伊人道：「原來你老奸巨猾呀，奸商奸商，奸到我的賭坊來了！」

東方長壽淡淡的道：「冷姑娘，算了，寶是我搖的，人家銀子已押，認了，我總不能走人了事！」

他把手輕輕的去揭寶。

大伙一齊等着贏銀票！

東方長壽手尚未沾上寶蓋，金老八與蕭樂天二人也把銀票押在雙上了。

單的一邊一張銀票也沒有。

東方長壽又伸手，冷伊人道：「東方公子，這一寶你搖我揭各輸一半！」

東方長壽笑笑道：「我說過，我這個人最隨和。」

冷伊人不用手掌去揭寶蓋，她輕巧的用拇食二指慢慢的把寶蓋揭開來！

大伙低頭看，眼珠子也快彆出眼眶外了！

「噢！」

「哼！」

原來四個骰子中三個是梅花五，另外一個六點在一邊！

冷伊人哈哈笑，她雙手把押在雙上的一堆銀票摟過來，有個姑娘走上來，銀票一把一把的往口袋裝！

沒有人出聲，大伙都愣了！

突然，劉子丹一聲吼：「上他娘的洋當了！」

秦老大吼道：「這女人佈個陷阱叫咱們跳呀！」

金老八道：「冷伊人，你利用我呀！」

冷伊人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賭的本身就充滿了詐，幾句話又算得了甚麼？」

劉子丹叱道：「爺們忍不下這口氣！」

冷伊人道：「劉當家的，你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鹽幫老大爺，你不會……」

劉子丹突然出掌，「叭」的一聲，那張缺了一角的檀木桌子被他一掌打得碎木紛飛！

東方長壽雙目一厲，道：「你這是幹甚麼？」

劉子丹吼道：「老實說，老子們今天是來殺人的！」

東方長壽道：「殺人？殺誰？」

劉子丹罵道：「就是你這雜種！」

東方長壽淡淡一笑，道：「可以，祇不過我有個意見，你聽聽！」

「說！」

東方長壽道：「這兒是南京，怎好在這兒殺人，各位如果有興趣，下江有個小河口，那兒有座老樹林，咱們就在那兒幹！」

秦老大哈哈笑，道：「太好了，太好了！」

東方長壽道：「別忘了，把你的牛毛毒針也帶上！」

一怔，秦老大嘿然一聲，道：「少不了毒針侍候你！」

他又對冷伊人道：「冷老闆，你也去，沒有你這小子活不成！」

冷伊人道：「我們是女人，那些殺呀砍的多嚇人，血糊淋漓的事，那是你們男人幹的！」

蕭樂天與金老八已往門外溜走了，他們是不參加打殺的。

聯手搏殺魏鷹犬

劉子丹戟指東方長壽道：「小子，咱們去下江河口等你，你小子不能溜走！」

東方長壽道：「我祇見過我的敵人溜走！」

秦老大與飛刀幫三護法咬着牙走出門，他們人已走到門外面，還聽到咯吱咬牙聲！

他們是恨極了東方長壽。

那劉子丹率人走到門邊又回

頭。

他又走到冷伊人面前了。

「冷伊人，你也別走開，我們幹掉這小子以後再回來！」

冷伊人笑笑道：「歡迎呀！」

劉子丹道：「回來不是賭，你歡迎個屁！」

他頓了一下，搔着粗糙的鬍子沙沙響，又道：「到時候你非把龍頭在甚麼地方告訴我不可！」

冷伊人笑着搖頭，道：「怕是劉爺要失望了，因爲我也不知道龍頭是個甚麼樣！」

劉子丹嘿嘿冷笑，道：「少來，咱們早已打聽到，你就是龍頭的爪牙，嘿……」

他轉身而去，那冷酷的笑聲十丈外還可聽得到！

冷伊人臉色變了，她喃喃的道：「找死！」

冷伊人從賭坊後院門走了，她繞道奔向玄武湖去了。

她爲甚麼要去玄武湖？

也許就是劉子丹去時的一句話吧！

＊　＊　＊

皇甫歸西還沒走。

他本來是要回鎮江的，但他被魚如意留在「醉翁之意酒館」後院中，這兩天過的日子眞愜意！

東方長壽雙手抱着寶盒子用力的搖。

魚如意果然令他滿意！

皇甫歸西不祇一次的對魚如意說：「我要你跟我去過日子，我們結爲夫妻吧！」

魚如意總是笑笑。

她也很會笑，總是笑歪在皇甫歸西的懷裏。

皇甫歸西還把他們的鳳凰山莊環境向魚如意加以介紹，又說姥姥見了她，必會高興！

魚如意也有回應，她的回應就是盡量滿足皇甫歸西！

女人能滿足男人的最好表現，當然是在床上。

魚如意把剝開的糖炒栗子一粒粒的往皇甫歸西的口中送着，她笑哈哈的坐在皇甫歸西的懷中。

這光景，皇甫歸西愉快了。

皇甫歸西更以爲自己是大丈夫，任何男人在這時候都以爲自己是人物！

當然，皇甫歸西自不例外！

就在這時候，房門內的小鈴鐺響了！

魚如意立刻跳下來了！

她對皇甫歸西道：「你快去酒館門外瞧瞧，是甚麼人要來了！」

皇甫歸西起身就走，他走向酒館外去了！

＊　＊　＊

繞過幔帳，掀起壁上板畫，露出個風洞來！

「如意在！」

「下江河口，殺！」

「下江河口，殺！」

就這麼簡單兩句話，風口子堵起來了！

當皇甫歸西走回來的時候，魚如意已笑了。

「沒見到甚麼人？」

「沒有，店中幾個酒客！」

魚如意道：「皇甫兄，你願意為我出刀嗎？」

皇甫歸西一怔，道：「命也可以為妳拋！」

魚如意道：「去，下江有處河口，有人在那兒等着，那是一批魏奸的外圍走狗，去殺了他們！」

皇甫歸西的臉色已灰慘慘的厲色嚇人！

他一句也不多說，起身就走！

魚如意已高聲呼叫小倩！

「小倩快來！」

「來了，小姐！」

「快去熱酒，最好的菜叫他們炒幾盤送來，皇甫公子馬上回來，我陪公子暢飲！」

小倩大聲應着：「是，小姐！」

這聲音為甚麼叫得高亢？

那當然是要剛走出去的皇甫歸西聽到！

皇甫歸西心中熱呼呼，暖洋洋的，因為他覺得他才是世上最幸福也最偉大的人物！

魚如意就是要皇甫歸西高興，因為她是龍頭的人！

南京下江有個河口，走過這個河口再往下游十幾里，便是燕子磯了！

河口兩邊有老樹林，看起來荒涼，這兒常常死人，被殺死的人……

這兒的死人不會被埋掉，拖到江邊拋入江中完事！

此刻……

下江河口有一道半里長的斜坡，朝向大江的一面是礁石，另一面斜坡黃土地，一片大樹就在這斜坡上。

遠遠的，江岸邊一片人馬麕集在樹林邊，為首的幾人併肩站在一起。

那正是以劉子丹為首的鹽幫人馬五十多，另外龍馬隊當家秦老大與他的七個殺手站一邊。

另一邊飛刀幫三大護法卓雄、魏大海、陶四元三人早已雙手握出飛刀遙看向上游的江岸邊。

這些人當然是看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果然瀟洒的來了。

他甩動着兩隻長袖，臉帶微笑，兩條腿虛無飄渺似的宛似踏雲而來。

那樣子不是玩命的，他如果再歌兩句，就更像是遊山玩水之士了！

東方長壽人尚未到，他已舉手高聲道：「對不起，對不起，害各位久等了！」

走到近前，劉子丹嘿嘿冷笑道：「個王八蛋，你就一點也不愁挨刀？」

東方長壽笑笑，道：「我快樂！」

劉子丹衝着秦老大吃吃笑，道：「要挨刀的還快樂呀，他娘的，他是不是不正常！」

秦老大道：「劉兄，莫忘了，他可是東方大笑那老小子的兒子！」

秦老大的話令東方長壽厲叱：「提到我老子，你最好尊重一些！」

秦老大反唇相識的問道：「老子我還想宰人吶，操！」

他操字甫出口，一團人影已到了他面前，秦老大舉出個鐵棒疾打，一撮牛毛毒針也射出來了！

就聽「呼嚕」幾聲響，秦老大跌了個狗啃屎！

東方長壽半空中反躍，人已落在五丈外！

東方長壽舉着雙袖抖動中，十多根毒針已自他的雙袖上抖落地上了。

秦老大的唇角已溢出鮮血來，七個殺手圍上來。

「當家的，怎麼樣了？」

秦老大雙肩一晃站起來，他「呸」的吐出一口鮮血來！

「娘的，今天非宰活人不可！」

劉子丹看得眞切，他左右看一遍，忽的拔身而上，雙手併舉，蒼鷹搏兔，往東方長壽抓去。

劉子丹的鷹爪功運出十二成功力，但見他十指宛如鋼鉤，罩了過去。

東方長壽斜目直視中，忽的大馬金刀他不動，左袖往空猛一抖。

「轟！」

「哦……」

劉子丹的雙手十指抓在東方

長壽的左袖上，却又急忙撤手後閃不迭。

等他雙足落地，兩手又見鮮血！

劉子丹以為東方長壽只是兩隻袖子，其實東方長壽的袖中有乾坤。

劉子丹落地一聲吼：「兄弟們，圍緊了，殺！」

「殺呀！」

鹽幫來了五十多人，聽了他們當家的話，立刻出刀圍上來！

東方長壽一聲宏笑，舞起雙袖迎上去了。

他的身法十分妙，宛如一頭蒼鷹衝進一羣麻雀陣，立刻間傳來不斷的哀號聲！

飛刀幫三大護法忽然由側面躍身而上，三人的飛刀在半空中打出手。

東方長壽的肩頭上着了一記，飛刀入肉有一寸！

東方長壽一聲怪叫，半空中迎上飛刀幫的三大護法！

那面，秦老大的七個殺手也拚上了。

這些人圍住東方長壽一個人。

就在這時候，從林子裡飛出一個人！

是的，皇甫歸西來了。

半里外，皇甫歸西還不知道這是東方長壽在此拚殺，當他發覺那麼多大漢圍殺一個人的時候，他就火了。

當他發覺被圍的人又是東方長壽，他幾乎要發瘋。

皇甫歸西發火的反應是他仰面冲天，忿怒的一聲「獅子吼」，那是震撼心肺的！

「哦……吼……」

他大吼中，東方長壽笑了。

他大吼三聲，已有十多人舉刀無力，心神不寧。

東方長壽大吼：「皇甫兄，咱們今天大開殺戒了！」

劉子丹已振臂再起。

他看着鹽幫十幾名殺手慘死在地上，再也忍不住的再度往東方長壽撲擊過去。

「老子要生啖了你這小畜牲！」

東方長壽剛擊退飛刀幫三大護法，忽見劉子丹又向他撲來，他捨下了龍馬隊的七名殺手，右袖反臂疾揮，半空中已見鮮血飛洒。

劉子丹不辨方向的往外撞去。

五個鹽幫兄弟扶住了劉子丹，有人已對劉子丹低聲道：「當家的，點子太硬，撤吧！」

「對，君子報仇在後頭，咱們給他來個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劉子丹已點頭同意了！

劉子丹也用力看前面，那個剛到的年輕人不叫了，他出手就要命，一路殺向東方長壽這一邊。

此刻，飛刀幫的三人已往林中狂奔而逃！

龍馬隊的當家秦老大正在猶豫間，皇甫歸西來了！

秦老大的臉色更紅了，他抖手射出一撮牛毛毒針，正遇上皇甫歸西二次「獅子吼」！

皇甫歸西在擊殺敵人之前的動作就是獅子吼！

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了。

只見秦老大射出的一撮牛毛毒針，竟然被皇甫歸西這一聲大吼，紛紛震落在地上！

皇甫歸西看到這些毒針，不由大怒，又是一聲獅子吼，人已到了秦老大面前，他舉手擊落秦老大手上鐵棒，反怕一拳，把秦老大打得平飛出五丈遠「哇」的一聲吐出幾口鮮血來！

兩個龍馬隊殺手忙架起秦老大就逃！

另外五人合力攔阻皇甫歸西，於是，皇甫歸西出刀了！

皇甫歸西拔刀旋身間，五個殺手已倒臥血泊中了！

他再看過去，仍有十幾個鹽幫殺手帶傷圍緊了東方長壽一人。

看起來這十五人有陣勢，他們交叉狙殺，縱橫支援，進退有據！

皇甫歸西一聲長吼：「殺！」

他像一頭發了瘋的猛虎，撲擊在東方長壽的左後方！

東方長壽哈哈一笑：「殺光他們！」

二人眞是談笑出刀，立刻間，地上又躺了十一人。

另外四人跑之不及，一頭越入河水裡！

這一戰死了四十人，這其中就有龍馬隊的五人。

東方長壽雙目一厲，道：「可惜呀！」

皇甫歸西道：「東方兄，你中飛刀了！」

東方長壽淡淡一笑，道：「我就是沒殺了飛刀幫三人，才叫可惜！」

他到這時候才反手拔出肩頭上的飛刀！

皇甫歸西忙用一塊布巾把東方長壽的傷口處壓緊，道：「東方兄，壓緊了，咱們回去！」

東方長壽點點頭，二人立刻往上游奔去。

走到街頭上，皇甫歸西道：「我送你回賭坊！」

東方長壽道：「皇甫兄，這一仗雖然過癮，却不精彩，可惜沒把劉子丹殺了！」

皇甫歸西道：「你已盡了力，他們人多！」

東方長壽點點頭，他往「散財童子賭坊」走去！

他走得很堅定，頭也不回。

皇甫歸西也走了，他往「醉翁之意酒館」中走，只不過當他剛走到內院中，魚如意已撲過來了。

魚如意撲到皇甫歸西的懷裡，嬌又嗲的道：「眞不希望你就走！」

「走？我剛回來，而且小河口躺下四十個！」

魚如意道：「公子的眞正任務是鎭江，你得馬上趕去鎭江！」

皇甫歸西道：「馬上去？」

魚如意道：「是的，馬上去！」

皇甫歸西道：「龍頭有了汪重山的消息？」

魚如意道：「汪重山離開徐州回去鎭江了！」

皇甫歸西只一頓間，立刻回身往酒館外就走。

魚如意沒有挽留，她甚至也未送一程，她的臉上一片嚴肅，那是另一種感動人的表情。

皇甫歸西也未回頭，壯士赴沙場不就是他這模樣，那是抱定不成功就成仁的決心。

* * *

石寡婦的茶館距離江邊不遠，頂多一里地！

石寡婦茶館距離大槐莊也最近，因爲石寡婦的茶館就是開在轉往大槐莊的彎道口！

皇甫歸西坐在茶館吃茶，七天來，他天天都來這兒坐上一兩個時辰！

皇甫歸西很少開口說話。

鎭江大槐莊，也正是江淮幫的總舵所在。

皇甫歸西這幾天發覺不少東廠番子們在這兒走進走出，從來人的裝扮上看去，他們的身份極高，不定就是東廠大當頭之流。

江淮幫的幫主「座山鵰」汪重山也非等閒，便東廠來的人也對他恭敬有加。

有一道關卡，一般不明身份

皇甫歸西看見門外奔來三個怒漢。

的人絕對通不過去，有五名江淮幫的殺手把守着，黑夜更是嚴密防守。

皇甫歸西無法接近大槐莊，但他並不急，因爲他必須一擊而中，不能失手。

林中教訓大把頭

皇甫歸西來了三次以後她就注意這個年輕人了！

在石寡婦的印象中，皇甫歸西是個沉默老實的年輕人，那身段，舉止，都令石寡婦產生好感。

石寡婦命不好，三十不到就死了丈夫，丈夫留給她的就是這一爿小小的石寡婦茶館。

石寡婦茶館原來的名字當然不是石寡婦茶館，原來的名字叫「江風茶館」！

江風茶館原來的生意並不好，但當石寡婦的丈夫死後，茶館的生意特別好起來。

細看來喝茶的人，不但有年輕人，便老頭兒也擧着鳥籠來這兒吃上幾盅石寡婦的鐵觀音。

有個伙計提着茶壺往皇甫歸西這邊走過來，但石寡婦把茶壺接過來。

石寡婦走到皇甫歸西桌邊，她輕巧的爲皇甫歸西冲茶，斜目凝視，邊冲邊道：「相公不是鎭江人吧！」

笑笑，皇甫歸西點點頭。

皇甫歸西來了七次，他連一句話也沒說過。

便是石寡婦問他，也只是點點頭。

於是，石寡婦在椅子上坐下來了。

石寡婦當然比不上魚如意的美，她甚至也比不上魚如意身邊的小倩！

但石寡婦也有吸引男人的地方。

每一個人都有吸引男人的地方，能吸引男人的女人，這個女人至少會俏，有人叫女人的俏是浪。

石寡婦不浪，但她也很吸引男人，要不然茶館中不會天天客滿。

* * *

石寡婦笑笑，道：「相公既是外地來的，怎不見你的親朋好友陪你一起來？」

「你就拿我當成孤魂野鬼吧！」

他這話是眞的，因爲有人就把鳳凰山莊當成了不歸山莊，又叫皇甫歸西爲死公子。

當然，石寡婦是不會知道的。

石寡婦聽了皇甫歸西的話，她笑道：「你也不怕冲煞，胡言亂語的多嚇人呀！」

笑笑，皇甫歸西擧杯喝茶！

石寡婦正要說話，門外面忽的奔來三個怒漢，石寡婦有些無奈的轉頭看過去。

三個大漢已走過來了。

石寡婦要起身，前面的大漢伸手按在石寡婦的肩上，却指着茶桌道：「別起來，陪林哥哥我們喝茶！」

姓林的後面兩個人，左右站在皇甫歸西身邊。

「滾！」

皇甫歸西剛抬頭，石寡婦突然起身往二門跑！

姓林的嘿嘿笑，道：「白天帶我進閨房呀，好，好，好，我來了！」

二門有個小院子，花池就在院中央，石寡婦不往她的閨房跑，她繞着花池轉。

姓林的雙手搓，口中道：「今天看你往那兒跑！」

此刻茶館中一半客人走掉了，一半客人哈哈笑！

起哄的事到處可見。

唯恐天下不亂的事，天天發生！

* * *

皇甫歸西也起來了，他衝着左右兩邊兩個大漢點點頭，笑笑，兩個大漢不笑，彷彿皇甫歸西的走是應該的！

皇甫歸西有任務在身，他不能因爲這種狗屁倒灶事，插手去管閒事。

皇甫歸西已走到茶館門口了，忽聽二院中，石寡婦一聲尖叫：「救命啊！」

皇甫歸西回頭看，他以爲姓林的殺人了！

只見石寡婦已被姓林的抱了個結實，正往一間房中走過去，姓林的哈哈笑，得意至極。

「救命啊！」

石寡婦這是第二聲喊叫，皇甫歸西站住了。

皇甫歸西發覺十幾個客人只是笑，沒有一個人再往二道院中瞧。

皇甫歸西又走回去了。

他就快走到二門了，那兩個大漢抱肩一橫，右面的一人叱道：「怎麼，驢拉磨，你小子轉了向

不是?吆,大門在那一面,滾!」

皇甫歸西淡淡的道:「我想知道,那傢伙是幹甚麼的,强姦也不是這麼明目張膽吧!」

「咻!」

好厲害的一拳打來,皇甫歸西左手擋個正着。

「噗!」

「哎唷!」

那人的拳頭在流血,痛得他忙後閃!

另一大漢出腿踢,被皇甫歸西一把抓個正着,「轟」的一聲被皇甫歸西摔在院子裏!

於是,屋子裏十幾個喝茶的站起來了。

有人厲叱:「不長眼的東西,敢插手管江淮幫的事,不想活了!」

皇甫歸西立刻明白,原來沒走的人都是江淮幫一夥的,他們難怪在發笑。

皇甫歸西却不理會,他走到二院的那間正屋門口,出腿便把門踢開了。

「甚麼人,小李子,把他拖出去砍了!」

姓林的在房內吼,皇甫歸西已走進去了。

內室中,石寡婦的上衣已被抓扯下來,石寡婦兀自四肢亂抓!

姓林的是個中年漢,臂粗腰又圓,石寡婦嬌小長得俏,滾在床上還在叫。

皇甫歸西却衝着內室道:「顯然人家女人並不同意你的作風!」

姓林的挽挽腰帶衝出來。

「他媽的,你是那兒冒出來的楞頭青,插手管閒事!」

這時候,院中站了十多人,都在吼罵皇甫歸西!

有個大漢道:「大把頭,乾脆,亂刀砍了這小子,你把這小寡婦抱回咱們大船上,今天開船回徐州!」

皇甫歸西更明白了。

原來這些人是一個大船上的,姓林的是船老大。

江淮幫同東廠番子們搭上線,他們也開始橫行了。

* * *

姓林的大把頭已跳出門外來,他順手自一個漢子手上接過一把刀!

皇甫歸西忙搖手道:「等等!」

姓林的吼罵:「你娘的老皮,你怕了不是,你後悔不該管爺的閒事,是嗎?」

皇甫歸西搖搖手,道:「老兄,怕了早走了,怕的人不是走了嗎?」

他手指茶館外,又道:「何必在人家的茶館動刀子殺人,咱們去外面樹林子裏,誰有本事誰殺誰!」

姓林的嘿嘿冷笑,道:「你小子跑不掉的!」

皇甫歸西道:「這話也是我說的。」

姓林的大手一揮,道:「兄弟們,走,林子裏宰活人,挖出他的心肝我下酒!」

立刻間,姓林的率領他的十五個漢子奔出茶館外,有兩個漢子盯上皇甫歸西,無他,怕皇甫歸西跑了。

皇甫歸西的衣衫被人拉住了。

拉他的是石寡婦!

皇甫歸西笑笑,他並不多言。

但石寡婦可急了:「你不能去呀,相公,他們是江淮幫的人,江淮幫的總舵就在不遠的大槐莊!」

她把聲音再放低,又道:「相公呀,東廠有番子,常在大槐莊出現,不得了的!」

皇甫歸西仍是笑笑,他要往外走!

石寡婦道:「相公,姓林的有功夫,他一刀送你上西天呀!」

皇甫歸西道:「我的名字叫歸西,哈……」

石寡婦鬆手了,她以爲皇甫歸西是瘋子。

祇有瘋子不怕死,所以江湖上人人怕瘋子。

二門邊,唯一的伙計想攔住皇甫歸西。

「公子爺,別去了,能狠難抵衆犬,好漢架不住人多,光棍不吃眼前虧呀!」

皇甫歸西道:「替我沖一碗上好觀音,我回來了再喝!」

他笑着往門外走去。

他這是去送死了,石寡婦雖然未說出口,但從她的眼神中看得出來。

「完了,好好一個人完了!」伙計也嘆息:「眞有不要命的人!」

皇甫歸西實在不願意同這些人動手過招,但他又不能看着一個女人被人抱進房中霸王硬上弓!

皇甫歸西怕的是打草驚蛇,那會妨礙他的任務。

皇甫歸西的任務就是刺殺汪重山!

皇甫歸西好像犯人似的,他身後跟了兩個漢子。

遠處樹林中,人影在閃晃,有人已叫了。

「來了,來了!」

姓林的把頭咬牙嘿嘿笑,他對大伙道:「你們要提高警覺,須知,常言道得好,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這小子怕者不來,來者他不怕!」

那個拳頭冒血的大漢道:「對,這小子的袖子裏有東西,大家小心!」

姓林的道:「你們記住,我這裏一旦出手,你們立刻往上圍,給我亂刀砍!」

他這裏話剛完,皇甫歸西過來了。

皇甫歸西無表情的走到樹林邊,姓林的已厲叱道:「小子,林大爺刀下不殺無名鬼,報個名來!」

「皇甫歸西。」

「唷,還有人叫歸西的呀!」

姓林的轉頭向他的人,又道:「你們誰聽過這麼一個無名小輩呀!」

「大把頭,那就叫他名副其實的歸西吧!」

皇甫歸西道:「我的意思是甚麼,你們不想知道?」

姓林的道:「甚麼,你還有意思?」

皇甫歸西道:「不錯,可要聽聽?」

姓林的冷笑道:「說!」

皇甫歸西道:「帶你的人快走,以後別再欺侮一個可憐的寡婦。」

姓林的怒道:「娘的,你是甚麼東西!」

皇甫歸西道:「不聽我的,你會後悔!」

姓林的大怒:「林大山不是被唬大的,娘的皮,你小子接招吧!」

他出刀之間,四週的漢子們也圍上了。

皇甫歸西一聲怪叱,抖開雙袖拔身而旋。

立刻間,林子裏尖嚎之聲傳來,那是懾人的哀嚎!

皇甫歸西宛如一股昏天黑地的龍捲風,當他自林中走出來的時候,他取出一塊布巾,抹拭着兩袖的鮮血。

皇甫歸西不回頭,他大步往大道上走去!

(未完・八)



天客

馮嘉 著

陸球恩來自一個遠到地球人不知有其存在的星球。他到地球來是要追捕一個在遺傳上有缺陷專做壞事的同類。

離開了自己的星球,不一定能發揮到應有的潛力,於是陸球恩求助司馬洛協助,但,發現到要追捕的天客竟附在人的身上,利用人體進行各種犯罪活動,使事件更爲複雜。

每本 HK$32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鍾桂姑娘細心照顧盲了的小于，小于覺得她雖又盲又醜，但很賢淑……盈盈踢下白如意，恐她不死，與乃父下絕壑找尋，鍾桂急與小于離去，她背小于欲去找胡不愈治眼，被清雲道長認出小于，最近有許多關於小于母子不利的傳說，右護法秦朋與清雲聯手欲捉小于回去給盟主發落……小白臉證明清雲嫖妓，清雲欲殺秦朋滅口，幸小徐救了他一命……

小徐找到師父，但小于沒來。胡不愈道：「他怎麼會失明？」

「徒兒是聽盟主身邊的右護法秦朋說的，他和清雲道人見過小于和一個女郎一起，小于失明了！」

胡不愈冷冷地道：「你不是和他們在一起嗎？」

「是的，師父……」他說了小于去找蕭盈盈失踪的事。

胡不愈道：「蕭乾的身份很曖昧！」

「師父是說蕭乾會對小于不利？他最早是反對小于和盈盈交往的，弄瞎了他的眼，想斷了他女兒的念頭？」

胡不愈道：「祇怕不會那麼單純。」

「師父，有件事十分不妙。」

「甚麼事？」

「武林中傳播一些事，是關於于伯父和于伯母殺人的事。」

「是不是說一個武功高强的蒙面人即爲于勉？」

「是的，還說他殺了很多人，奇的是，那蒙面人的確救過小于幾次，似對小于頗爲關切。而小于也以爲身材頗似其父。」

胡不愈踱了很久才道：「這的確不妙！」

「師父也許能猜出此人是誰？」

「在目前還猜不出來。」

「那蒙面人說出身份，說是不久自知。」

「能不能聽出口音？」

「頗似浙江口音……」

「不對，于勉是山左人。」

小徐道：「蒙面人爲了救小于，還和『白頭翁』幹了一次。」

「『白頭翁』羅列敗了？」

「是的，大約在八十招左右。」

胡不愈道：「此人的身手太高，很容易使人想到于勉身上去，但是，于勉昔年確已死了。」

「會不會沒有死，隱居了多年？」

「像于勉的爲人，他要是復出江湖，就不會蒙起面來。」

「師父，要不要去找小于？」

胡不愈道：「在家裏等他比去找他好些。」

＊　＊　＊

此刻小于和鍾桂在一起，她很關心他。

小于相信，就是自己的妻子也不過如此。

他們要去找胡不愈，鍾桂以爲，小于的對頭不少，最好易容一下，以免節外生枝，小于沒有反對。

因爲他一旦遇險，必會連累鍾桂。

祇不過有心人總會找到他們。

此刻二人來到前不夠村後不夠店的小野舖子中。

這兒祇有母女二人賣些乾糧和麵食。

鍾桂道：「于哥哥，這兒很簡陋，祇有三間木屋，飲食也單純，你吃碗麵還是啃大餅？」

「我吃碗大滷麵吧！」

鍾桂的火氣大，祇叫了一碗陽春麵。

吃過之後，鍾桂伏在桌上不動，立被老嫗抱入屋中。

接着，傳來了打鬥聲。

小于道：「鍾桂，怎麼回事？」

「哥，這八成是一家黑店，剛剛老嫗想向我襲擊。」

小于道：「妳還行嗎？」

「行，我已經打倒了一個，還有一個。」

「既然咱們也沒有吃虧，也不要殺死她們。」

「太可惡了，剛才這老女人在後面想要用菜刀殺了我。」

不一會，傳來了有人倒地之聲。

「怎麼？妳殺了她？」

「沒有，都被我制住了穴道。」

說話的人當然不是鍾桂，却仿她的口音。

假鍾桂道：「于哥哥，到屋子來休息一下吧！」

小于也累了。一個盲目之人，尤其是剛剛瞎了，趕遠路是十分吃力的，他被扶到屋中關上門。

「哥，在路上你摔個跤，衣衫很髒，多餘的又忘記留在客棧中，脫下來我洗一洗吧！」

小于道：「鍾桂，妳也累了，我看遷就點吧！」

「不要緊嘛，反正閒着沒有事。」

小于道：「會不會有人來？」

「不會的，這野舖子距離任何一個村鎮都有四十里以上。況且，咱們關上門，經過的人以爲已倒閉沒有人呢。」

小于脫了所有的衣衫。

這女人也片縷不存。

她知道，鍾桂即是白如意，命大未死。

兩人的命都很大，掉下絕壑，落入水中。

這幾乎是十分之一二的活命機會，因爲壑中怪石嶙峋。

這女人一路找尋下來，曾看到他們雙雙赤裸。

過着一種無遮天體生活。

他們很自然也很自在，小于失明，看不到對方。

但對方却可以隨時欣賞小于的胴體，儘管鍾桂說她也差不多是瞎子。

男人的胴體在男人看來是很粗劣的，但在女人眼中，除了極少數的軀幹不完整或畸型之外，還是很吸引人。

男人的軀體具有剛陽有力之美。

她一邊洗衣一邊欣賞小于。

最初她有一點羞怯，正面看男人的胴體，畢竟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過去他們接近過，但却未曾如此仔細地看。

「鍾桂，眞委屈了妳。」

「哥，你怎麼又見外了？」她仿鍾桂的口音很像。

「妳難道願意永遠和一個瞎子在一起？」

「是啊！祇要你不嫌我醜。」

「非但不會嫌妳醜，還以爲妳很美。」

她忽然撲上去，抱緊了他。

這感受可以想像，因爲二人都是赤裸的。

在這激情之下，會沒有反應嗎？有的。

一旦小于有了反應，是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這女人自然也有所反應，任何一次觸摸，都會使他們全身百骸無一處不震動而痙攣不已。

她往後退，到了床邊倒在床上。

小于以爲，他今生完了，鍾桂對他這麼好，又喜歡他，何不接受這份患難中建立的情感呢？

於是，兩人都作了奉獻的準備及姿勢。

這女人十分慌張，也可以說是十分激動。

因爲這是她嚮往的事，也是她爭奪的權益。

她以爲小于本就屬於她，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但這樣給他是否妥當？

就在這要命的檔口，忽然傳來厲叱的女聲。「蓬」地一聲，小于祇感覺他身子下面的鍾桂被一腳踩下床去。

這一腳當然用了很大的力

氣。

落地的鍾桂(假的)哼了一聲，這是生命交關時刻。

她來不及取她的衣衫，儘管這很重要。

事實上，她和小于的衣衫都泡在水中，還沒有洗好呢。

她，正是蕭盈盈。

她在絕壑之下發現小于及白如意未死，她當然不死心。

焦老大把小于炸下絕崖，盈盈很惱火。

爭風呷醋爭箇郎

盈盈彆了一肚子火，決心去找小于，把小于自白如意手中搶回來。她在暗中發現白如意冒名鍾桂，且自稱自己很醜。

這麼一來，盈盈就有了主意，把語音一變，就制住白而冒充她。

現在她知道事情已弄糟。

她低估了白如意，她點了白如意兩個穴道，估計兩個時辰內她無法自解，但是，不到半個時辰她就辦到了。

白又新在解穴方面有過人之處，白如意學得很徹底。

這也是不幸未造成的原因。

如果小于和盈盈發生了此事，這後果就不可想像了。

盈盈被一脚踩到地上，幾乎上下身脫了節。

但她顧不得赤身裸體，非立刻逃命不可。

因爲她曾把白如意踢下絕壑。

她本來不是如此狠毒的女人，但在情場中却往往會如此。

她以爲，小于當然是她的，白如意却要硬生生地搶去。

她越想越不能忍受。

當然，把她踢下絕壑之後，內心也不無罪惡感。

她相信，一旦落入白如意之手，必不會輕饒她。

如果此事被小于知道了，她在他心目中就一文不值了。

於是盈盈赤裸着，忍着奇痛自後窗穿了出去。

此刻已近黃昏，但天還沒有全黑。

好在附近無人走動，還不至於馬上被人發現。

她長了這麼大，可沒有出過這種醜。

她似乎還不太後悔，祇是恨白如意而已。

此刻小于道：「妳……妳是甚麼人？」

白如意道：「于哥哥，我是白如意。」

「是妳？妳怎麼會在這兒？」

「哥……我本就在你的身邊啊！」

「本就在我身邊？妳莫非就是鍾桂？」

「是的，哥……」

「妳……妳爲甚麼要改名？」

「哥，那天在森林中，我被盈盈擒住點了穴道，儘管她不讓我看到她，但因我嗅出她身上的脂粉味，知道是她。」

「莫非她把妳丟下絕壑？」

「不是丟，而是踢下絕壑。」

「如意，是我連累妳。」

「哥，還說這些幹甚麼？雖然你暫時看不見了，能活命還是幸運的。」

「妳也落在水中？」

「是的，命眞大，因我當時未昏過去，發現落點就在一根巨大石筍之旁未超過兩尺。」

「妳爲甚麼要改名鍾桂？且改變了口音？」

「哥，我當然想不到你也會丟下絕壑的。」

「是的，焦天用火器，那威力太大了。」

白如意抱住他道：「我當時發現你，十分高興，但當我發現你看不見，而且十分頹喪時，就改了姓。」

「爲甚麼？」

「因爲你一定會自卑，也一定羞見親近的人。」

「是的，如意，到現在我還自卑。」

「你自卑甚麼？你仍然是值得驕傲的年輕俠士呀！」

「如意，妳眞的這麼想嗎？」

「哥，你爲甚麼不信？」

「和一個瞎子結合，就會一輩子受累。」

「哥，在那丟花圈的台上，當我發現了你時，就已決定要套下你了，由別人頭上一彈而射向你，那也是有計劃的。」

「如意……幸虧妳沒有死。」

「哥，這句話已使我感激一輩子了。」

「如意，妳居然能瞞我這麼久。」

「因爲我幼時常到外婆家去，他們在南方，所以我的南方話說得很流俐，你聽不出來的。」

「如意，裸體相對，眞不好意思，剛才又是怎麼回事？」

「哥，我很喜歡那樣……」她

說了盈盈施襲的事。

「如意，偏勞妳把衣服弄好烤乾，咱們也該走了。」

* * *

盈盈赤裸着伏身奔行。

她祇想遇上個女人，借件衣服，或者剝了她的衣衫穿上。

越是想遇上女人，就越遇不上，天也黑了。

天一黑，山風大，冷得瑟索發抖。

她心中這份窩囊就別提了。

當然，她迄今仍不檢討，是她自己把自己害慘了。

一直在大石後小徑旁熬到半夜，終於聽到了步履聲。

她決定，不論男女，都要剝件衣服穿上。

男人衣服也比光着身子好得多。

盈盈自大石後探頭望去，竟是一個女人。

這下子她可樂了。

管她，剝了她的衣服再說，反正這女人不可能祇穿一套外衣。

近了，這女人的步法輕靈，顯然是個高手。

盈盈心頭一沉，萬一不是敵手怎麼辦？

在這情況之下，非施襲不可。

近了，這是個中年女人，隱隱發現還有幾分姿色，衣著也挺華麗。盈盈也管不了那麼多，若不出手，也許今夜再也不會有人經過此地了吧！

待那婦人走了過去，她突然凌空自後面撲到。

她身上沒有片絲片縷，所以不帶衣袂破空聲。

弦月暗淡，人影也似有似無，在這情況下對施襲者十分有利。

但是，她的運氣不佳，她遇上了高人。

即使看不到人影，也沒有衣袂聲，但頭髮迎風擺動也能聽到。

這女人迴身出手，居然未過三招就制住了她的脈門。

盈盈一籌莫展，因爲全身力道盡失。

她看清了對方，對方也在打量她。

由這女人的目光中可以看到這女人似乎十分驚喜。

也可以說十分驚豔。

本來嘛，盈盈的胴體，即是神仙看到也會思凡。



小于和鍾桂來到小野店。

「妳爲甚麼要向我施襲？」

盈盈道：「妳猜也能猜出來。」

「我沒有那麼聰明，噢！我知道了。」

「妳還算聰明。」

「是不是想搶我的衣衫？」

「對了。」

「爲甚麼赤裸着，妳的衣服呢？」

盈盈信口胡扯：「在溪中洗澡，被一個敗類偷去了。」

「妳爲甚麼不和我打個商量？」

「商量的結果如果不成功呢？」

「可惜妳選錯了對象。」

「妳是甚麼人？」

「聽說過『武夷聖母』上官紫嗎？」

盈盈一驚道：「遇上妳，算我倒霉。」

「妳爲甚麼把我看得那麼兇？」

「難道妳會放過我？」

「非但能放過妳，還可以交個朋友。」

「多謝上官前輩。」

「爲甚麼要稱前輩？」

「妳不是『無量壽佛』的師叔？」

「對，但我的年紀却比他們小些。」

「那也無妨。」

「妳乾脆就叫我一聲大姐吧！」

「這怎麼可以？」

「朋友嘛！就沒有年齡限制了。」

「『白頭翁』是妳的師兄？」

「是的。」

「你們二人誰的功力高？」

「我！」

「可是，妳是他的師妹呀！」

「一般人都以爲師兄比師妹大，武功就應該比師妹高，其實不然，因爲師妹入門晚，學的都全是新的絕學。」

「這道理也對。」

「喏！妳把我的外衣穿上吧！」

上官紫脫了外衣，裏面還有褻衣。

盈盈道：「大姐，妳眞好。」

上官紫目光中閃過一絲異彩，道：「我一看到妳就投緣了。」

「我也是。」

「那妳就跟着我吧！」

「跟着妳？」

「是啊！願意學武功，我可以教妳，而且我還能替妳抓到那個偷妳衣衫的人，爲妳報仇雪恨。」

「謝謝大姐。」

「要不要和我一起？」

「要。祇怕我的脾氣壞，得罪了大姐而攆我走。」

「不會的，倒是怕我的態度有時不好。」

兩人携手走了一會，她忽然抱起盈盈，有如騰雲駕霧一般，向深山中飛掠而去。盈盈驚喜不已。

也許不久的將來，她的武功會大有進境。到那時候，她就可以隨時對付白如意了。

＊　＊　＊

小于和白如意把衣服烤得乾，穿上就離開了野店。

時已二更，他們經過小徑，正是盈盈和上官紫剛離去之處。

快到三更時，二人來到一小鎭附近，竟然冤家路窄。

他們遇上了雷天鳴。

「小子，這可是你合該倒楣。」

小于道：「你是雷天鳴嗎？」

「當然！」

白如意道：「雷天鳴，以你的身份，不會趁人之危吧？」

「這小崽子把我整得好慘。」

白如意道：「我們一天一夜未睡，你要和他動手，總要讓他睡一會恢復體力，那才公平是不是？」

雷天鳴道：「雷某可不管那麼多，也沒有時間讓他睡覺。」

白如意道：「他睡覺很少，有半個時辰就能恢復。」

雷天鳴正在沉吟，白如意道：「不讓他休息一下，就逼他動手，可能成爲你一世英名的最大汚點。」

雷天鳴道：「半個時辰就能恢復嗎？」

「也許不要半個時辰。」

「好！雷某就讓他睡一會。」

小于走到一邊草地上，倒下便睡，不久就傳出鼾聲。

雷天鳴眞佩服他。

在一般人來說，高手要和他動手，叫他倒下就睡，那太難了。

雷天鳴道：「丫頭妳是何人？」

「我叫白如意。」

「白又新是妳的甚麼人？」

「家父。」

「妳怎麼會和這小子在一

起？」

「朋友嘛！他是個好人。」

「好人壞人，見仁見智，很難說。」

白如意道：「你就能算好人嗎？」

「難道妳丫頭以爲我是壞人？」

「『無量壽佛』『四獠』是你的師姪，他們的惡行，武林中人無人不知，你沒有聽說？如你是好人，爲甚麼不聞不問？難道被他們殺死及姦汚的人，他們就沒有父母兄弟姐妹？他們不是人？」

雷天鳴道：「他們自有師承，雷某不便過問。」

「試問，如果被他們殺死及姦汚的是你的親人，你也不管嗎？」

就在這時，小于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雷天鳴一看，這小子連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

尤其是睡了不到半個時辰，又如何能恢復疲勞？

當然，他才不會爲敵人着想哩。

絕對沒有想到，睡意未除的人，出手却中規中矩。

甚至二十招後，雷天鳴落了下風。

但就在二十五七招，雷天鳴挨了一掌時，忽然來了一個熟人，竟是「渾沌書生」陰洋。

上次被白如意施襲，如今遇上，當然要助雷天鳴了。

事實上，陰洋也正是「白頭翁」的人。

陰洋身手了得，加上雷天鳴就吃力了。

於是白如意也上了。

雷天鳴上次在小于的「夢迴陰陽立功」下輸了招。

現在他才看出，小于的睡眠大有蹊蹺。

睡眠會和武功產生直接關係，他以前絕沒想到。

白如意加入，暫時保持了均勢。

百招之後，又來了一人。

這人道：「又是姓于的這小子！」

白如意道：「你是何人？」

這人道：「我就是『要命金鈎』劉毅。」

小于聽出，正是上次和他比酒的小老頭劉毅。

此人是「四獠」之一的岳丈。

加上此人，兩小無論如何硬拚死拚，還是不成的。

陰洋道：「擒住這小子如何處置？」

劉毅道：「交給一個人。」

陰洋道：「交給羅老爺子是不是？」

「不是。」劉毅道：「交給上官女俠。」

雷天鳴道：「怎麼？你要去福建？」

「不，雷爺，聽說『武夷聖母』上官紫已來中原。」

雷天鳴道：「噢？師妹也來了！」

劉毅道：「不知你們師兄弟三人誰高誰低？」

雷天鳴道：「師妹上官紫不比大師兄低，最弱的是我。」

這工夫白如意被掃出三步以外。

小于被雷天鳴蹴了一脚，差點倒下。

即使如此，他仍然砸了陰洋一掌和劉毅一肘。

白如意又撲上來，未出三招，被劉毅擊昏倒下。

小于更危急了。以一對三，且都是高手，眞正是拳拳到肉，隨時都會失招倒下，因爲雷天鳴是一號人物。

小于稍稍一緩，被雷天鳴一掌砸中右肩。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㈠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㈡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刋，稿費從優。

㈢故事內容精彩，本刋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謠言惡毒有陰謀

這一次又閃過，却無法再閃過雷天鳴一脚，「蓬」地一聲栽了出去，人還沒有爬起，雷又凌空撲來。

施用「夢迴陰陽玄功」時遭到重擊即會醒來。

一旦醒來，功力就會大減。

而此刻，小于也正是醒來而動作較爲遲緩之時。

他自信閃不過雷天鳴的雷霆一擊。

這一擊如果正中，小于包死不活。

幾乎就在這一瞬之間，一聲厲叱，一條人影如電射到。

只聞「吭」地一聲，雷天鳴的身子被震上天空。

他還在空中翻了個觔斗，落在一丈以外。

差一點就坐在地上。

來人動也未動一下。

小于眞正是死裡逃生。

雷天鳴見多識廣，却也未見過此婦，吶吶道：「女俠是……」

「林雪樓……」

眞正是人的名，樹的影。林雪樓三字使三人噤若寒蟬。

雷等三人抱拳就要離去，林雪樓道：「慢着！」

雷天鳴道：「林女俠有何吩咐？」

林雪樓道：「以你的身份，爲何必欲置他於死地？」

「林女俠有所不知。」雷天鳴道：「此子和另外二人，在家師兄及在下『雷莊』中胡搞一通，實在是……」

林雪樓道：「請說詳細點，如有損失，我也好賠償！」

雷天鳴笑笑道：「算了，既然女俠出頭，此事就不必再談。在下就此告別……」帶着二人離去。

小于跪在地上拜過，白如意也拜見這位未來的婆婆。

「這位姑娘是……」

「晚輩白如意，白又新是家父！」

「噢！不是外人！很好，想不到白兄有這麼一個標緻的女兒。」

「伯母過奬！伯母，于哥哥的眼睛失明了……」

「甚麼？怎麼會？」林雪樓大爲吃驚。

白如意說了一切經過。

「焦天！好一個焦天……」林雪樓道：「多久了？」

「大約半個多月。」

「快去找胡不愈，越快越好，也許他還有點辦法。」

「娘，孩兒不孝，讓您老人家拋頭露面……」

「娘因是出來找你，但也沒有白出來一趟。」

白如意道：「伯母必有甚麼發現。」

林雪樓道：「收穫不少，你們有未見過蕭乾？」

「娘，不要再提此人了！」

「怎麼？是不是此人的行爲有點……」

「不是一點點，簡直令人齒冷……」他說了和白如意在原始森林中發現蕭乾和「霹靂花」焦嬌在一起。

他也說了他被焦老大的火器轟下絕崖而失明的事。

白如意也說了被蕭女盈盈踢下絕崖之事。

「你們的命眞大，撿來的小命可要珍惜。」

「娘，在武林中可聽到甚麼謠言？」

「當然，有人說你爹未死。」

「是的，娘。」

「也有人說他蒙起臉來到處殺人。」

「娘，那個蒙面人我們見過幾次，而且還救過我們兩次，武功高强，出沒不定……」

林雪樓道：「靖兒，你十歲時你爹才去世的，你應該還能記得你爹的身材，走路姿態以及口音等等。」

「娘，事隔六七年，有些孩兒還記得，有的却忘了。」

「你記得甚麼？」

「比喻說爹的身材，很像蒙面人。」

「還有呢？」

「還有劍法也有點像，走路姿態也有點像。」

「他出聲說過話嗎？」

「有，在我們面前出聲過，但在其他高手面前，尤其在『白頭翁』羅烈的面前却一直不出聲。」

林雪樓冷冷地道：「此人居心不良……」

「娘，他救過我們好幾次。」

「靖兒，只有這樣，別人才更相信他是你爹。」

「這……」于靖道：「的確有此可能。」

「你們有沒有問他的身份？」

「有，他總是回答不久便知。」

林雪樓道：「我出來不久，就聽到謠傳，說我殺了『東海之仙』

及『勞山雙狐』，這五人都是黑道人物。」

白如意道：「伯母根本就沒有？」

「當然，此番重出江湖，我還沒有見過他們。」

小于道：「而這五人必然已經被殺，只是不是娘殺的而已。」

林雪樓道：「傳言你爹殺的人也有五七個以上。」

白如意道：「于伯伯去世時伯母在側？」

林雪樓道：「我一直未離左右，所以有人說你爹還活着，這謠言就十分惡毒，想想看，你爹有罪，找不到你爹，我們母子不是變成代罪羔羊了？」

兩小恍然，小于道：「甚麼人造此謠言？」

林雪樓道：「聽說武林中新崛起一個幫會。」

小于道：「九重天？」

「不錯，但詳情知道的人很少。」林雪樓道：「此幫如此神秘，也不會是甚麼正大光明的幫會。」

「娘以爲是此幫傳出謠言？」

「言之過早。」林雪樓爲小于服了幾種藥，也有治眼的，道：「此藥只能穩住你的眼不會有惡化，治療效果談不上，那要去找胡不愈才行。」

「娘，我現在以爲，蕭乾遷到鎮上開棺材舖子，可能另有用心！」

林雪樓點頭道：「不錯，我過去說過一句話，有人說他和于勉的死有關，他大不高興，因而離開小鎭。」

「原來他是爲了此事走的。」

「是的，那時你和盈盈已經走了。」

「我們只是想去追清雲道人，看看他到底是怎麼的一個人？結果證明他換上便裝，外面有女人……」

林雪樓喟然道：「眞想不到。」

白如意道：「盟主身邊怎麼會有這種人？」

小于道：「但右護法秦朋却是個好人。清雲曾經想殺他滅口，娘，盟主是怎麼樣一個人？」

林雪樓很久才道：「昔年，他也是少數俠士中鋒頭頗健之一，他叫莊嚴，綽號『千手劍』，顧名思義，可知他的劍法少有敵手……」

「娘，他的爲人如何？」

「昔年風評不錯，要不怎會被推爲盟主？」

三人兼程趕往胡不愈處。

故人相見，自是興奮，因爲胡不愈正要離家，幸虧小徐說，小于失明是非來不可的，胡不愈才沒有走。結果被他猜中。

「雪樓姐，眞是幸會！」

「這話該由我來說，遇不上你，靖兒的眼……」

「雪樓姐，遇上我，也未必有把握。」

「我對你有信心！」

「來，我看看……」胡不愈立刻洗了手，叫小于坐下，他翻着他的眼皮仔細察看了很久。

然後又道：「你把當時被火器所傷的感受仔細說一遍。」小于很詳細地說出了當時的一切。

胡不愈的表情相當凝重。

事後他對林雪樓表示，如果是由於火器的巨大震動力量使視覺失明，這比較好治，有希望復明。

如果是火器直接炸傷了眼睛內部，復明希望就不大。

林雪樓道：「能不能看出眼珠有未受傷？」

「雪樓姐，受傷必然的，只看程度深淺而已。」

「小胡，你說說看，有幾成的希望？」

「五六成。」

「那不是希望和絕望各佔一半了。」

胡不愈道：「雪樓姐，我會儘力，但要去找一味藥，比較有把握些，所以可以先以普通方法治療，找到藥後再全力以赴。」

林雪樓道：「是甚麼貴重藥物？」

「天山雪鷹的眼睛。」

「要到天山去找？」

「東北長白山也成，一定要極冷處的雪鷹雙目才用，要到絕壁上去找，雪鷹築巢都在絕峯及絕壁上。」

林雪樓道：「我和你一道去。」

「一道去不如分頭行事，我去天山，妳去長白，長白山是妳的老家，妳對那兒比我熟得多。」

「好，我們以三個月爲限如何？」

胡不愈道：「三個月內一定要回來。」

林雪樓道：「雪鷹要活的還是死的？」

「當然要活的……」

兩人叮囑兩小，要十分機警。由於經常有人來找他治病，

環球出版社

辛棄疾

新書介紹

八方狙殺



「索命郎君」於心忍和武功高强的勝一豪，一個放棄軍中建功的機會，一個棄官不做，兩人竟然都當起專門緝兇賺取賞格的俠客。他們以命相搏的殺戮及追兇緝匪，到底爲了甚麼？是正義，還是爲了銀子？一個引人入勝的江湖俠義追緝故事。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黑白道都有，如果是仇人，可要立刻趨避，勿落入仇人之手。

小于道：「晚輩知道。」

胡不愈道：「藥一定要按時擦及服用，不能間斷。」

「是的，前輩……」

兩位長輩走後，小于道：「如意，三個月不是短時間，咱們眞的要小心，敵人也可以想到，我會來找胡前輩的。」

「是啊！所以你永遠不能應門，有人來我去應付。」

小徐道：「我來應付，你們不必操心……」

* * *

盈盈跟「武夷聖母」去了武夷山九曲宮。

她對上官紫的呵護及殷勤使她十分感動。

每天按時教她武功。

而且晚上還要同床睡覺。

「上官大姐，我一向獨睡慣了……」

「小妹，和我同床睡，我會隨時把元氣借給妳。」

「元氣？」

「對，也就是女人的陰氣。」

「怎麼個給法？」

「今夜就示範給妳看，包妳半年後即可成爲武林年輕高手。」

盈盈半信半疑。

這天晚上，二人都洗了澡，上官紫燃上檀香，二人上了床，先是上官紫輕輕按摩盈盈的中極穴。

盈盈感覺身上發熱。

按摩到盞茶工夫，她感到某種衝動。

這工夫上官紫摟住了她，而且兩人的胴體交互相纏在一起。

這種扭纏和古樹交柯在一起一樣。

盈盈感到十分驚奇，也似懂非懂。

如此緊貼交接，會使胴體局部密接摩擦。

以後每天如此，每次約一個時辰。

盈盈覺得，這只是一種嬉戲。

甚至這是女人與女人的一種苟且行爲。

她雖不知這些秘術，想一想也該體會出，雖然上官紫也是女人，却把她當作鼎爐，說得好聽是親暱，說得不好聽就是所謂「磨鏡」。

這是女人同性戀的一種行爲。

（未完・十）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可飛　培邦　劉偉生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